

官場現形記

序

官之位，高矣！官之名，貴矣！官之權，大矣！官之威，重矣！——五尺童子皆能知之。

古之人：士，農，工，商，分爲「四民」；各事其事，各業其業。上無所擾，亦下無所爭；其後選舉之法興，則登進之途雜；士廢其讀，農廢其耕，工廢其技，商廢其業；皆注意於「官」之一字。蓋官者：有士，農，工，商，之利；而無士，農，工，商，之勞者也。

天下愛之至深者，謀之必善；慕之至切者，求之必工；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，有夤緣奔競者，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！

限資之例，始於漢代，定以十算，乃得爲吏；開捐納之先路，導輸助之濫觴。所謂：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者，直是欺人之談！歸罪孝成，無逃天地。夫振飢出粟，猶是游俠之風；助邊輸財，不遺忠愛之末；乃至行博奕之道，擲爲孤注；操販鬻之行，居爲奇貨；其

情可想，其理可推矣！沿至於今，變本加厲，凶年，飢饉，旱乾，水溢，皆得援救助之例，邀獎勵之恩；而所謂官者，乃日出而未有窮期，不至充塞宇宙不止！朝廷頒汰淘之法，定澄敝之方；天子寄其耳目於督撫，督撫寄其耳目於司道，上下蒙蔽，一如故舊。尤其甚者，假手臂小，授意私人；因苞苴而通融，緣賄賂而解釋。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。烏乎可？

且昔亦嘗見夫官矣：送迎之外無治績，供張之外無材能；忍飢渴，冒寒暑，行香則天明而往，稟見則日昃而歸；卒不知其何所爲而來，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？袁隨園之言曰：『當其雜坐戲謔，欠伸假寐之時；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；當其脩垣轅，治供具之時；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！怵目惕心，無過於此。而所謂官者，方鳴其得意，視爲榮寵；其爲民作父母耶，抑爲督撫作奴耶？試取問之，當亦啞然失笑矣！不甯惟是：田野不闢，訟獄不理，則置諸不問；應酬或缺，孝敬或少，則與之爲難；大府以此責下吏，下吏以此待大府。論語曰：『上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』易曰：『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。』執是言也，官之所以爲官者，殆可想像得之！』

秦之立法也，并禁腹誅；有宋之覆國也，以廢清議；若官者，輔天子則不足，壓百姓則有餘。以其位之高，以其名之貴，以其權之大，以其威之重；有語其後者刑罰出之，有誚其旁者拘繫隨之。明達之士，豈故爲寒蟬仗馬哉？慄之於心故慎之於口耳！其意若曰：「是因可以買禍者，我既不係社稷之輕重，亦無關朝廷之安危；官雖苛而無與我之身家，官雖貪黷而無與我之資產，則亦聽之而已矣。又何必拂其心而櫻其怒乎？」於是官之氣愈張，官之饑愈烈；羊狼狼貪之技，他人所不忍出者，而官出之；蠅營狗苟之行，他人所不屑爲者，而官爲之；下之聲，色，貨，利，則嗜若性命；般樂，飲酒，則視爲故常；觀其外，循規而錯矩；觀其內，踰閭而蕩檢——種種荒謬，種種乖戾，雖罄紙墨不能書也！得失重，則妒忌之心生；傾軋甚，則睚眦之怨起。古之人，以講學而分門戶，以固位而立黨援，比比然也，而官則或因調換而齟齬，或因委署而齟齬。所謂「投骨於地，犬必爭之」者是也。其柔而害物者，且出全力以搏之，設深心以陷之；攻擊過於勇夫，蹈襲逾於強敵。宜其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」矣！而終不免於報復者，子輿氏曰：「殺人父者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兄者，人亦殺其兄。」戰國策曰：「螳螂捕蟬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。」卽此

類也。

天下可惡者，莫若盜賊；然盜賊處暫而官處常；天下可恨者，莫若仇讎；然仇讎在明而官在暗；吾不知設官分職之始，亦嘗計及乎此耶？抑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，故有以致於此耶？國衰而官強，國貧而官富；孝，弟，忠，信，之舊，敗於官之身；禮，義，廉，恥，之遺，壞於官之手；而官之所以爲人詬病，爲人輕蔑者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！

南亭亭長，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，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；凡曠昏糊塗之大旨，欲提其耳，則彼方如集許之掩之而走，欲唾其面，則彼又如師德之使其自乾。因喟然歎曰：「昔嚴介溪敬禮能作古文之人，人或訝之；介溪愀然曰：「我輩他日定評在其筆下。」是知古今來大奸大惡，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而惟竊竊焉以身後爲憂；是何故哉？蓋猶未忘「恥」之一字也！佛家之論「因果」曰：「過去。」曰：「未來。」曰：「現在。」過去之恥，固若存而若亡；未來之恥，亦可有而可無；而現在之恥，則未有不思浣濯之以滌其污彌縫之以泯其跡者。且夫訓教者，父兄之任也；規箴者，朋友之道也；謫

諫者，臣子之義也；獻進者，曠瞽之分也；我之於官，既無統屬，亦鮮關係；惟有以含齋蘊釀存其忠厚，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，則庶幾近矣！窮年累月，殫精竭誠，成書一帙，名曰官場現形記。一立體仿諸稗野，則無鈎章棘句之嫌；紀事出以方言，則無詰屈聱牙之苦。開卷一過，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，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，無不畢備，曹孟德得陳琳檄而愈頭風，杜子美對張良傳而浮太白，讀是編者，知必有同情者已！

光緒，癸卯，中秋後五日；茂苑惜秋生。

官場現形記

目錄

-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……講制藝鄉紳勗後進
- 第二回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……趙孝廉下第受奴欺
- 第三回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……悲鑄級藍呢糊綠轎
- 第四回 白簡留情補祝壽……黃金有價快升官
- 第五回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……縣令貪賊主僕同惡
- 第六回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……少訓練副將降都司
- 第七回 式宴嘉賓中丞演禮……采辦機器司馬濫交
- 第八回 談官派信口開河……虧公項走頭無路
- 第九回 觀察公討銀反臉……布政使署缺傷心
- 第十回 怕老婆別駕擔驚……送胞妹和尙多事

- 第十一回 窮佐雜寅緣說差使……紅州縣傾軋鬪心思
- 第十二回 設陷阱借刀殺人……割靴腰隔船吃醋
- 第十三回 聽申飭隨員忍氣……受委屈妓女輕生
- 第十四回 剿土匪魚龍曼衍……開保案鷄犬飛昇
- 第十五回 老吏斷獄着着爭先……捕快查賊頭頭是道
- 第十六回 瞞賊賊知縣吃情……駁保案同寅報怨
- 第十七回 三萬金借公敲詐……五十兩買摺彈參
- 第十八回 頌德政大令挖腰包……查參案隨員賣關節
-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尙科名……講理學官場崇節儉
- 第二十回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……巧逢迎爭製羊皮褂
-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羸當場出醜……弄巧成拙驀地撤差
- 第二十二回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……奉扳輿慈親勗孝子
- 第二十三回 訊姦情臬司惹笑柄……造假信觀察賺優差

- 第二十四回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……撞木鐘初訪文殊院
- 第二十五回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……獻巨金癡心放實缺
- 第二十六回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……勢利鬼偏逢勢利交
- 第二十七回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……因禍得福寒士捐官
-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……趨公郎署無意分金
-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訪豔秦淮河……闊統領宴賓番英館
- 第三十回 認娘舅當場露馬脚……飾嬌女背地結鴛盟
-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……說洋話哨官遭毆打
- 第三十二回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……謀釐局枕畔代求差
- 第三十三回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……借名頭斂錢開書局
- 第三十四回 辦義賑善人是富……盜虛聲廉吏難爲
- 第三十五回 捐鉅資執紼得高官……吝小費貂璫發妙謔
-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……強中強巧遇機緣

第三十七回 繳憲帖老父託人情……補札稿寵姬打官話

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……知客僧拉馬認乾娘

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懼內誤庸醫……瞞消息藏嬌感俠友

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……紹心法清訟翻多才

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極意媚鄉紳……算交代有心改帳簿

第四十二回 歡喜便宜暗中上當……附庸風雅忙裏偷閒

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……一班醜態堂構相承

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臺盤……拉辮子兩番爭節禮

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聲名掃地……渥承憲眷氣燄薰天

第四十六回 却洋貨尙書挽利權……換銀票公子工心計

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……爲惜費急急裏烏烟

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……騙公文忍絕良朋義

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傷心說命婦……造揭帖密計遣羣姬

-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僕學摸金……抗官威洋奴唆吃教
-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雲自相矛盾……依草附木莫測機關
-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……靠泰山劣紳賣礦產
-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……外交老手別具肺腸
-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禮拜堂……重民權集議保商局
-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……遞銜條州判苦求情
- 第五十六回 製造廠假札賺優差……仕學院冒名作鎗手
-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矜祕奧……辦交涉兩面露殷勤
-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……洋翰林見拒老前輩
-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詔能驕……掌到銀錢作威作福
-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……喜笑怒罵皆爲文章

官場現形記

校閱者 許嘯天
胡翼雲

第一回

望成名學究訓頑兒……講制藝鄉神最後進

話說：陝西同州府朝邑縣，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個村莊，這莊內住的，只有趙方二姓，並無他族。這莊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戶人家。祖上世代務農，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，居然請了先生，教他兒子攻書。到他孫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。鄉裏人眼淺，看見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莊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來。姓方的便漸漸不敵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熱。有幾家該錢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開一個學堂，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，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。

這舉人姓王名仁，因為上了年紀，也就絕意進取，到得鄉間，盡心教授。不上幾年，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；有的也會對個對兒，有的也會綴幾句詩。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，竟把筆做了開講。把這幾個東家，歡喜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陽，大家商議着，明年還請這個先生。王仁見館地蟬聯，心中自是歡喜。

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，他父親叫方必開。他家門前，原有兩個合抱大樹，分列左右，因此鄉下人，都叫他爲大樹頭方家，這方必開因見兒子有了怎麼大的能耐，便說自明年爲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貫銅錢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是年正值大比之年，那姓趙的，便送孫子去趕大考。考罷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說。到了重陽過後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得一陣馬鈴聲響，大家被他驚醒。開門看處，只見一羣人，擁簇着向西而去。仔細一打聽，却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。

此時方必開，也隨了大衆，在街上看熱鬧，得了這個信息，連忙一口氣，跑到趙家門前探望，只見有一羣人，頭上戴着紅纓帽子，正忙着在那裏貼報條呢。方必開自從兒子讀

了書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學會了好幾担，放在肚裏。這時候他一心一意，都在這報條上，一頭看，一頭念道：「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，應本科陝西鄉試，高中第四十一名舉人。報喜人卜連元。」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；正在那裏攏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他一聲親家；方必開嚇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新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頭兒。

原來這方必開，前頭因為趙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許給趙溫的兄弟。所以這老頭兒，趕着他叫親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見是太親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門外頭，當街爬下，綳冬綳冬的磕了三個頭。趙老頭兒還禮不迭，趕忙扶他起來。方必開一面揮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說道：「你老今後可相信咱的話了。咱從前常說，城裏鄉紳老爺們的眼力，是再不錯的。十年前，城裏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坟，是借你這屋裏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飯後無事，走到書房。可巧一班學生在那裏對對兒哩。王老先生一時高興，便說我也出一個與你們對對。剛剛那天下雨，王老先生出

的上聯，就是「下雨」兩個字。我想着，你們這位少老爺，便沖口而出，說是什麼「出太陽。」王老先生點了點頭兒，說道：「下雨兩個字，出太陽三個字，雖然差了點，總算口氣還好。將來這孩子倒或者有點出息。」你老想想看，這可不應了王老先生的話嗎？」

趙老頭兒道：「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記這會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約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來上坟的。親家那時候把你家的孩子，一齊叫了來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。將來望你們令郎，也同我這小孫子一樣就好了。」方必開聽了這話，心中自是歡喜；又說了半天的話，方且告別回家。

那時候已有午牌過後，家裏人擺上飯來，叫他吃也不吃。却是自己一個人，背着手，在書房廊前踱來踱去，嘴內不住的自言自語，什麼「捷報貴府少老爺！」什麼「報喜人卜連元！」家裏人聽了都不明白。還虧了這書房裏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經發達過的人，曉得其中奧妙。聽了聽，就說：「這是報條上的話。他不住的念這個，却是何故？」低頭一想：「明白了，一定是今天趙家孩子中舉，東家見了眼饞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竅老毛病來了。」忙叫：「老三，快把你爹爹攙到屋裏來坐，別叫他在風地裏吹。」這老三便是會做開講的

那孩子，聽了這話，忙把父親扶了進來。

誰知他父親跑進書房，就跪在地當中，朝着先生一連磕了二十四個響頭！先生忙忙還禮不迭，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開，一面嘴裏說：「東翁，有話好講，這從那裏說起！」這時候方必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，又雙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問道：「東翁，你是爲了他麼？」方必開點點頭兒。王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隨手拉過一條板橙，讓東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說道：「老三，你知道你爹爹今兒這個樣子，是爲的誰呀？」老三回：「我不知道，」王仁道：「爲的是你。」老三說：「爲我什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沒有聽見說，不是你趙家大哥哥，他今兒中了舉人麼？」老三說：「他中他的，與我甚麼相干？」王仁道：「不是這樣講。」雖說人家中舉，與你無干，倒底是爹爹眼睛裏，總有點火辣辣的。」老三說：「他辣他的，又與我什麼相干？」王仁道：「這就是你錯了。」老三道：「我錯甚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父親就是你一個兒子。既然叫你讀了書，自然望你巴結上進，將來也同你趙家大哥哥一樣，掙個舉人回來。」老三道：「中了舉人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王仁道：「中舉之後，一路上去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好處多着哩！」老三道：「到底有什麼好處呢？」王仁道：「點了翰林，就有官做，做了官，就有錢賺；還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門來，開鑼喝道，阿唷唷，這些好處，不念書，不中舉，那裏來呢？」老三孩子雖小，聽了做了官，就有錢賺一句話，口雖不言，心內也有幾分活動了。悶了半天不作聲，又停了一會子，忽然問道：「師傅你也是舉人，爲甚麼不去中進士做官呢？」那時候，方必開聽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，心上一時歡喜，喉嚨裏的痰也就活動了許多。後來又聽見先生說什麼做了官，就有錢賺，他就哇的一聲，一大口的黏痰，嘔了出來。剛剛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幾句話，駁的先生噤口無言，他的痰也就擱在嘴裏頭，不往外吐了。直鉤鉤兩隻眼睛，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麼話回答學生。只見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面色狠不好看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鬍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，我今兒一番好意，拿好話教導與你，你倒教訓起我來了。問問你爹爹，請了我來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還是叫你管我的？學生都要管起師傅來，這還了得。這一個館不能處了，一定要辭館，一定辭館。」這方必開，是從來沒見先生發過這樣大的氣。

今兒明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來的禍。但是滿肚子裏的痰，越發湧了上來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說說不出，急的兩手亂抓，嘴唇邊吐出些白沫來，老三還在那裏噁哩咕嚕說，是個好些兒的，就去中進士做官給我，不要在我們家裏混開飯吃。王仁聽了這話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趕過來打，老三又哭又跳，鬧的越發大了。還是老三的叔叔，聽見不像樣，趕了進來，拍了老三兩下；又朝着先生作了幾個揖，賠了許多話；把哥哥子攙了出來，纔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趙老頭兒，自從孫子中舉，得意非凡。當下就有報房裏人，三五成羣，住在他家，鎮日價大魚大肉的供給；就是鴉片煙，也是趙家的。趙老頭兒，就把一向來往的鄉姻世族誼，開了橫單，交給報房裏人，叫他填寫報條，一家家去送，又忙着看日子，祭宗祠。到城裏雇的廚子，說要整豬整羊上供，還要砲手樂工禮生。又忙着檢日子，請喜酒；一應鄉姻世族誼，都要請到。還說如今孫子中了孝廉，從此以後，又多幾個同年人家走動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棋杆；自家門前兩根，坎上兩根。祠堂兩根，又忙着做好一塊匾，

要求位翰林老先生，題「孝廉第」三個字。想來想去，城裏頭沒有這位闊親戚可以求得的；只有坊鄰王鄉紳，春秋二季下鄉掃墓，曾經見過幾面，因此淵源，就去送了一分厚禮的；央告他寫了三個字。連夜叫漆匠做好，掛在門前，好不榮耀！又忙着替孫子做了一套及時應令的棉袍褂，預備開賀的那一天，好穿了陪客。趙老頭兒祖孫三代，究竟都是鄉下人，見識有限，那裏能殼照顧這許多？全虧他親家，把他西賓王孝廉，請了過來一同幫忙，纔能這般有條不紊。當下又備了一副大紅帖，上寫着「謹擇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孫秋闈僥倖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；」下寫的「趙大禮，率男百壽，暨孫溫載拜。」外面紅封套，籤條居中寫着「王大人」三個字；下面注着「城裏石牌樓進士第八個小字。」大家知道，請的就是那王鄉紳了。另外又煩王孝廉，寫了一封四六信，無非是仰慕他，記掛他，屆期務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。趙老頭兒又叫在後面加注一筆，說趕初一，先打發孩子，趕驢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騎了下來，這裏打掃了兩間莊房，好請他多住幾天。帖子送去，王鄉紳答應說來。趙老頭兒不勝之喜。

有事便長，無話便短，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趙家一門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

得筋皮力盡，人仰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趙老頭兒，從炕上爬起，喚醒了老伴，并一家人起來，打火燒水洗臉，換衣裳，吃早飯。諸事停當，已有辰牌時分，趕着先到祠堂裏上祭。當下都讓這中舉的趙溫，走在頭裏；屁股後頭，方是他爺爺，他爹爹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進了祠堂門，有幾個本家，都迎了出來。只有一個老漢，嘴上掛着兩撇鬍子，手裏拿着一根長旱煙袋，坐在那裏不動。趙溫一見，認得他是族長，趕忙走過來，叫了一聲大公公。那老漢點點頭兒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；單讓他一個坐下，同他講道：『大相公恭喜你，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。不知道我們祖先，積了些什麼陰功，今日都應在你一人身上，聽見老一輩子的人講，要中一個舉，是狠不容易呢！進去考的時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進去，站在龍門等，幫着你抗考籃；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東西，怎麼拿得動呢？還說是文昌老爺，是陰朝的主考；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爺，穿戴着紗帽圓領，坐在上面，底下圍着多少判官，在那裏寫榜。陰間裏的榜上，也就中誰，那是一點不會錯的。到這時候，那些中舉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陰間裏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，纔要三四夜，不能睡覺呢。大相公，這些祖先，熬到今天，受你的供，真

真是容易呢！」

爺兒兩個，正在屋裏講話，忽然外面一片人音吵鬧，問是什麼事情？只見趙溫的爺爺，滿頭是汗，正在那裏跺着腳罵廚子，說他們到如今還不來，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，停會子告訴王鄉紳，一定送他們到衙門裏去。嘴裏罵着，手裏拿着一頂大帽子，借他當扇子扇，搖來搖去，氣得眼睛都發了紅了。正說着，只見廚子挑了碗盞傢伙進來；大家拿他抱怨。廚子回說：「我的爺！從早晨到如今餓着肚皮，走了三十多里路，爲的那一項？半個老錢沒有看見，倒說先把咱往衙門裏送。城裏的大官大府，翰林尙書，咱伺候過多少；沒瞧過他這因攘的暴發戶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爺，開口王鄉紳，閉口王鄉紳，像他這樣的老爺，只怕替王鄉紳檢鞋還不要他哩。」一面罵，一面把抄菜的杓子，往地下一攢，說：「咱老子不做了；等他送罷？」

這裏大家見廚子動了氣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。又虧了趙溫的叔叔，走過來左說好話，右說好話，好容易把廚子騙住了。一樣一樣的做現成了，端上去擺供。當下

台族，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長陪祭，大衆跟着磕頭。雖有贊禮生在旁邊吆喝着，無奈他們都是鄉下人，不懂得這樣的規矩；也有先作揖後磕頭的，也有磕起頭來，再作一個揖的。禮生見他們參差不齊，也只好由着他們敷衍了事。

一時祭罷祠堂，回到自己屋裏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來客往，算起來還是穿草鞋的多。送分子，倒也絡繹不斷；頂多的一百銅錢，其餘二十三十也有；再少却亦沒有了。

看看日頭向西，人報王鄉紳下來了。趙老頭兒祖孫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；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鄉紳來到，方且開席。大家餓着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煩，忽聽說來了，就賽如天上掉下來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來。原來這王鄉紳坐的是轎車，還沒有走到門前，趙溫的爹爹，搶上一步，把牲口攔住，帶至門前。王鄉紳下車，爺兒三個連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鳳凰似的捧了進來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

這裏請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賓東兩個，王孝廉同王鄉紳敘起來，還是本家。王孝廉比王鄉紳小一輩，因此他二人以叔姪相稱。他東家方必開，因為趙老頭兒說過，今日有心，要叫王鄉紳。考考他兒子老三的才情。所以也戴了紅帽子，白頂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裝做

斯斯文文的樣子，陪在下面。但是腳底下，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雙綠梁的青布鞋罷了。

王鄉紳坐定，尙未開談，先喊了一聲「來！」只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二爺，答應了一聲「是。」王鄉紳就說：「我們帶來的點小意思，交代了沒有？」二爺未及回話；趙老頭兒手裏，早拿着一個小紅封套兒，朝着王鄉紳說：「又要你老破費了；這是斷斷不敢當的。」

王鄉紳那裏肯休；趙老頭兒無奈，只得收來，叫孫子過來叩謝王公公。當下吃過一開茶，就叫開席，王鄉紳一席居中；兩傍雖有幾席，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；還有些上不得臺盤的；都在天井裏等着呢。這裏送酒安席，一應規矩，趙老頭兒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，替他代作主人。

當下王鄉紳，居中面南；王孝廉面西；方必開面東；他祖孫兩個坐在底下作陪。一時酒罷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鄉紳叔姪兩個，講到今年那省主考，放的某人，中出來的闈墨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當行。又講到今科本縣所中的幾位新孝廉，一個個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決他們是一定要發達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；足見文章有價名下無虛。兩人講到得意之際，不知不覺的多飲了幾杯。原來這王鄉紳，也是兩榜進士出身，做過一任監

察御史；後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縣書院掌教。現在滿桌的人，除王孝廉外，便沒有第二個，可以談得來的。趙溫雖說新中舉；無奈他是少年新進，王鄉紳還不將他放在眼裏。至於他爺爺及方必開兩個，到了此時，都變成鏟了嘴的葫蘆；只有執壺斟酒，舉箸讓菜，並無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無言。王鄉紳飲至半酣，文思泉湧，議論風生，不禁大聲向王孝廉說道：『老姪，你估量這制藝一道，還有多少年的氣運？』王孝廉一聽這話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來；筷子上夾了一個肉圓，也不往嘴裏送；只是睜着兩隻眼睛，望着王鄉紳。王鄉紳便把頭點了兩點，說道：『這事說起來話長。國朝諸大家，是不用說了。單就我們這陝西而論，一位路潤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，也就不少。前頭入閣拜相的閻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們那位貴族，那一個不是從小讀着路先生的制藝，到後來纔有這們大的經濟！』一面說，一手指着趙家祖孫，口內又說道：『就以區區而論。記得那一年，我纔十七歲，纔學着開筆做文章；從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這位史老先生，雖說是個老貢生，下個十三場沒有中舉；一部「仁在堂文稿」，他却是一滾瓜爛熟記在肚裏。我還記得，我一開手，他叫我讀的就是「制藝引全」，是引人入門的法子，一天祇教

我讀半篇。因我記性不好，先生就把這篇文章，裁了下來，用漿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頭想；偏偏念死念不熟。爲這上頭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罰了多少跪；到如今才掙得兩榜進士。唉！雖然吃了多少苦，也還不算冤枉。」王孝廉接口道：「這才合了俗語說的一句話，叫做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』別的不講；單是方才這幾句話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閱歷，也不能說得如此親切。」

王鄉紳一聽此言，不禁眉飛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說道：「對了。老姪你能够說出這句話來，你的文章也着實有工夫了。現在我雖不求仕進，你也無意功名；你在鄉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樣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，替皇上家培養人才。這裏頭消長盈虛，關係甚重。老姪你自己不要看輕，這個重擔，却在我叔姪兩人身上；將來維持世運，歷劫不磨。趙世兄他目前雖說是新中學，總是我們斯文一派，將來昌明聖教，繼往開來，舍我其誰？當仁不讓，小子勉乎哉，小子勉乎哉。」說到這裏，不覺閉着眼睛，顛頭播腦起來。趙溫聽了此言，不禁肅然起敬。他爺爺同方必開，起先尙懂得一二，知道他們講的無非文章，後來王鄉紳滿口掉文，又做出許多癡像；笑又不敢笑，說又沒得說。

正在疑惑之際，不提防外頭一片聲嚷，吵鬧起來。仔細一問，原來是王鄉紳的二爺，因為他主人送了二分銀子的賀禮，趙溫的爹爹開消他三個銅錢的腳錢，他在那裏嫌少；掙着要添。趙溫的爹爹說：『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銀子，換起來不到三十個錢；現在我給你三個銅錢，已經是格外的了。』二爺說：『腳錢不添，大遠的奔了來，飯總要吃一碗。』趙溫的爹爹不給他吃；他吵着一定要吃，自己又跑到廚門搶麵吃，廚子不答應，因此爭吵起來。一直鬧到堂屋裏。王鄉紳站起來罵王八蛋，沒有王法的東西。當下還虧了王孝廉出來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兩個銅錢，給他買燒餅吃，方才無話。坐定之後，王鄉紳還在那裏生氣；嘴裏說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門裏，打這王八蛋子幾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纔好。究竟趙老頭兒是個心慈面軟的人，聽了這話，連忙替他求情，說：『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輩子不會超生的。這不毀了他嗎？你老那裏不陰功積德，回來教訓他幾句，戒戒他下回罷了。』王鄉紳聽了不作聲。方必開忽然想起趙老頭兒的話，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的才情，就起身離座去找老三。叫喚了半天，前前後後，那裏有老三的影子。

。後來找到廚房裏，纔見老三伸着油晃晃的兩隻手，在那裏啃骨頭。一見他老子來到，就拿油手，往簇新的衣服上亂擦亂抹。他老子又恨兒子不長進，又是可惜衣服，急的眼睛裏冒火。當下忍着氣，不說別的，先拿過一條濕布，替兒子擦手，說要同他前面去見王鄉紳。老三是個上不得臺盤的人，任憑他老子說得如何天花亂墜，他總是不肯去。他老子一時恨不過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。他哇的一聲哭了；大家忙過來勸住。他老子見是如此，也只好罷了。

這裏王鄉紳，又吃過幾樣菜，起身告辭。趙老頭兒又托王孝廉，替他說：「孫子年紀小，不會出過門；王府上可有使喚不着的管家，請賞薦一位；好跟着孫子明年上京會試。」王鄉紳也應允了；方纔大家送出大門，上車而去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錢典史同行說官趣……趙孝廉下第受奴欺

話說：趙家中舉開賀，一連忙了幾天。便有本學老師，叫門斗傳話下來，叫趙溫即日赴省，填寫親供。當下爺兒三代，買了酒肉，請門斗飽餐一飯，又給了幾百銅錢。門斗去後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；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，一五一十的都教給他；趙溫不勝之喜。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，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，去走一遭，隨時可以請教。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，二來是他女兒大伯子中舉的大事，還有什麼不願意麼，隨即滿口應允。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。取過歷本一看，十月十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吉日，遂定在這天起身。因為自己牲口不彀，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。幾天頭裏，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餽禮送行；趙溫一概領受。

閑話少敘，轉眼之間，已到十四，他爺爺，他爹爹，忙了一天；到得晚上，這一天更

不會睡覺，替他弄這樣，弄那樣，忙了個六神不安。十五大早，趙溫起來，洗過臉，吃飽了肚皮。外面的牲口，早已伺候好了。少停一刻，方必開同了王孝廉，也蹶過來。趙溫便向他爺爺爹爹磕頭告行。趙老頭兒又朝着王孝廉，作了一個揖，教他照料孫子。王孝廉趕忙還禮不迭。等到行完了禮，一同送出大門，騎上牲口，順着大路，便向城中進發。

原來幾天頭裏，王鄉紳有信下來，說趙世兄若有省填親供，可便道來城，在舍下盤桓幾日。所以趙溫同了王孝廉，走了半天，一直進城，投奔石牌樓而來。王孝廉是熟門熟路，管門的一向認得，立時請進，并不阻擋；趙溫却是頭一次。幸虧他素來細心，下驢之後，便留心觀看。只見門前粉白照牆一座，當中寫着「鴻禧」兩個大字；東西兩根旗杆；大門左右，水磨八字磚牆；兩扇黑漆大門，銅環擦得雪亮；門外掛着一塊「勸募秦晉賑捐分局」的招牌；兩面兩扇虎頭牌，寫着「局務重地」，「閑人免進」八個大字；還有兩根半紅半黑的棍子，掛在牌上；大門之內，便是六扇藍漆屏門，上面懸着一塊紅底子金字的匾，寫着「進士第」三個字；兩邊貼着多少新科舉人的報條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算來却都是同年；兩邊牆上，還掛着幾頂帽子，兩條皮鞭。門上的人，因為他是王孝廉

同來的人，也就讓他進去。

轉過屏門，便是穿堂；上面也有三間大廳，却無桌椅檯橙。兩面靠牆，橫七豎八擺着幾副銜牌：甚麼「丙子科舉人」，「庚辰科進士」，「賜進士出身」，「欽點主政」，「江西道監察御史。」趙溫心中明白，這些都是王鄉紳自家的官銜。另外還擺着半新舊的兩頂轎子。又轉過一重屏門，方是一個大院子，上面五間大廳；其時已是十月，正中掛着大紅洋布的板門簾。前回跟着王鄉紳下鄉，王孝廉給他兩個銅錢，買燒餅吃的。兩個二爺，正在廊簷底下，提着一把湯壺走來，一見他來，連忙站住。虧他不忘前情，迎上來朝着王孝廉打了一個千；問他幾時來的。王孝廉回說才到。那二爺瞧瞧趙溫，也像認得；却是不理他。一面說話，一面讓屋裏坐；趙溫也跟了進去。

原來居中是三間統廳，兩頭兩個房間；上頭也懸着一塊匾，是「崇恥堂」三個字，下面落的是汪鳴鑾的款。趙溫念過墨卷，曉得這汪鳴鑾，就是那做能自彊齋文稿的柳門先生，他本是一代文宗，不覺肅然起敬。當中懸着一副御筆，寫着「龍虎」兩字，却是石刻朱楊的。兩邊一副對子，是閻丹初閻老先生的款。天然几上一個古鼎，一個瓶，一面鏡子。

房中一張方桌，兩旁八張椅子，四個茶几。上面梁上，還有幾個像神像盒子的東西，紅漆描金，甚是好。趙溫不認得是什麼東西，悄悄請教老前輩。王孝廉對他說：「這是盛語封軸子的。」趙溫還曉得什麼叫誥命。正想追問：裏頭王鄉紳拖着一雙鞋。手裏拿着一根旱煙袋，已經出來了。王孝廉連上前請了一個安，王鄉紳把他一扶；跟手趙溫已經爬在地下了，王鄉紳忙過來呵下腰去扶他，嘴裏雖說還禮，兩條腿却沒有動。等到趙溫起來，他才還了一個揖。分賓主坐下。

趙溫坐的是東面一排第二張椅子；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張椅子；王鄉紳就在西面第三張上坐了相陪。王鄉紳先開口問趙溫的爺爺爹爹的好；誰知他到了此時，不但他爺爺臨走囑付，他到城之後，見了王鄉紳，替他問好的話，一句說不上來；連聽了王鄉紳的話，也不知如何回答，面孔漲得通紅，嘴裏吱吱了半天，才回了個「好」字。王鄉紳見他如此，也就不問他再說別的了；只和王孝廉說來幾句。

言談之間，王鄉紳提起：「有個舍親。姓錢號叫伯芳，是內人第二個胞兄；在江西做過一任典史。那年新撫台到任，不上三個月，不知怎樣就把他罷誤了。却不料他官，雖然

祇做得一任，任上的錢，倒着實弄得幾文回來。你們一進城，看見那一片新房子，就是他的住宅。做官不論大小，總要像他這樣做官，才算白做。現在他已經托了人，替他謀幹了一個開復一過年，也想到京裏走走，看有什麼路子弄封把「八行」，還是出來做他的典史。」王孝廉道：「既然有路子，爲什麼不過班做知縣；倒是正印。」王鄉紳道：「何嘗不是如此。我也勸他幾次。無奈我們這內兄，他却另有一個見解。他說州縣雖是親民之官，究竟體制要尊貴些，有些事情，自己插不得身，下不得手；自己不便，不免就要仰仗師爺，同着二爺；多一個經手，就多一個扣頭，一層一層剝削了去，到得本官就有限了；所以反不及他做這典史的，倒可以事事躬親，實事求是。老姪，你想他這話，是一點不錯的呢。這人做官倒着實有點才幹，的的確確，是位理財好手。」王孝廉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「千里爲官只爲財。」」王鄉紳道：「正是這話。現在我想明年趙世兄上京會試，倒可叫他跟着我們內兄，一路前去，諸事托他招呼招呼。他却是狠在行的。」王孝廉道：「這是最好的了。還有什麼說得。」

當下王孝廉見王鄉紳眼目不睬趙溫，瞧他坐在那裏，沒得意態，就把這話告訴他一遍。趙溫除了說「好」之外，亦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。王孝廉又替他問錢老伯府上，應該過去請安。王鄉紳道：「今天他下鄉收租去了；我替你們說好，明年再見罷。」當下留他兩人晚飯。就在大廳西首一間，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身，往省城而去。於是曉行夜宿，在路非止一日，已經到了省城，找着下處，安頓行李。且說趙溫雖然中了舉；世路上一切應酬，却未諳練。前年小考，以及今年考取遺才，學台大人，雖說見過兩面；一直是一個坐着點名，一個提籃按卷，却是沒有交談過。這番中了舉人，前來叩見，少不得總要攀談兩句。他平時見了稍些闊點人，已經坐立不安，語無倫次；何況學台大人，欽差體制，是何等威嚴，未嘗見面，已經嚇得昏的了。

虧得王孝廉遇事招呼，隨時指教，凡他所想不到的，都替他想到。頭一天晚上，教他怎樣磕頭，怎樣回話，賽如春秋二季，「明倫堂」上演禮一般，好容易把他教會。又虧得趙溫實地聰明，自己又操演了一夜，頂到天明，居然把一應禮節，牢記在心。少停，王孝廉睡醒；趙溫忙即催他起來洗臉，自己換了袍套，手裏捏着手本。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

錢的錢票，送給學台大人做「贄見」；另外帶了些錢，做一應使費。到了轅門，找到巡捕老爺；趙溫朝他作了一個揖，拿手本交給他，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，另外又送了這巡捕一吊錢的門包；巡捕嫌少，講來講去，又加了二百錢，方才去回。等了一會子，巡捕出來說：「大人今天不見客，問他親供填了沒有。趙溫聽說大人不見，如同一塊石頭落地，把心放下！趕忙到承差屋裏，將親供恭恭敬敬的填好，交代明白。一應使費，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點停當；趙溫到此，不過化上幾個喜錢，沒有別的嚼嚙。當下事畢回寓，整頓行裝，兩人一直回鄉。王孝廉又教給他寫殿試策白摺子，預備來年會試不題。

* * * * *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瞬間已到新年。趙溫一家門，便忙着料理上京會試的事。情。

一日飯後，人報王鄉紳處有人下書。趙溫拆開看時，前半篇無非新年吉祥話頭；又說：「舍親處，已經說定結伴同行，兩得裨益。舊僕賀根，相隨多年，人甚可靠；於北道情形，亦頗熟悉，望即錄用」云云。趙溫知道，便是托王鄉紳所薦的那位管家了。只見賀根

頭上戴一頂紅帽子，身穿一件藍羽緞棉袍，外加青緞馬褂，脚下還登着一雙粉底烏靴，見了趙溫，請了一個安，嘴裏說了聲謝少爺賞飯吃，又說家主人請少爺的安。趙溫因他如此打扮，鄉下從未見過，不覺心中呆了半天，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。方好幸虧賀根知數，看見少爺說不出話，便求少爺帶着到上頭，見見老太爺請請安。趙溫只得立他進去，先見他爺爺。見過之後，他爺爺說：「這個人，是你王公公荐來的，僧來看佛面，不可輕慢於他。」就留他在書房裏坐。等到吃飯的時候，他爺爺一定又要從鍋裏另外盛出一碗飯，兩樣菜，給賀根吃。一應大小事務，都不要他動手。後來還是王孝廉過來看見，就說：「現在這賀二爺，既然是府上的管家，不必同他客氣，事情都要叫他經經手，等他做熟之後，好跟世兄起身。」趙家聽得如此，才漸漸的差他做事。

到了十八這一天，便是擇定長行的吉日；一切送行辭行的虛文，不用細述。這日仍請王孝廉件送到城。此番因與錢典史同行，所以一直逕奔他家，安頓了行李，同到王府請安。見面之後，留吃夜飯；抬上面只有他郎舅叔姪三個人，說的話，趙溫依然插不上嘴。飯罷；臨行之時，王鄉紳朝他拱拱手，說了聲「耳聽好音；」又朝他大舅子作了個揖，說：

「恕我明天不來送行，到京住在那裏，早早給我知道；」又同王孝廉說了聲「我們再會罷；」方才進去。

三人一同回到錢家，住了一夜，次日錢趙二人，一同起身。王孝廉直等送過二人之後，方纔下鄉。

話分兩頭。單說錢典史一向是省儉慣的，曉得賀根是他妹丈所薦，他便不帶管家，一路呼喚賀根做事。過了兩天，不免忘其所以，漸漸的擺出舅老爺款來；背地裏不知被賀根咒罵了幾頓。宰虧趙溫初次爲人，毫無理會；况兼這錢典史，是勢利場中歷練過來的，今見趙溫是個新貴。前程未可限量；雖然有些事情欺他是鄉下人，暗裏賺他錢用；然而面子上總是做得十二分要好。又打聽得趙溫的座師吳翰林，新近開了坊，升了右春坊右贊善；京官的作用，不比尋常，他一心便想巴結到這條路上。

有天落了店，吃完了飯，賀根替他鋪蓋打開，點上烟燈。其時，趙溫正拿着一本新科闈墨，在外間燈下揣摩；錢典史便說堂屋裏風大，不如到烟鋪上躺着念的好。趙溫果然聽

話，便捧了文章進來，在烟鋪空的一邊躺下，嘴裏仍然念個不下。錢典史却不便阻他；自己呼了幾口烟，又吃些水菓乾點心之類，又拿起茶壺，就着壺嘴抽上兩口，把壺放下，順手拾過一支紫銅水烟袋，坐在牀沿上吃水烟，一個吃個不了。後來錢典史被他噪聒的實在不耐煩，便借着賀根來出氣。先說他偷懶不肯做事；後來又說他今天在路上賣饅頭四個錢一個，他硬要五個半錢一個。十二個饅頭，便賺了十八個錢；真正是混賬東西。

頭裏賀根聽見錢舅老爺說他偷懶，已經滿肚皮不願意；後來又說他賺錢，又罵他混賬；他却忍不住了，頓時嘴裏噁哩咕嚕起來，什麼賺了錢買棺材，裝你老爺還說甚麼混賬東西，是咱大舅子。錢典史不聽則已；聽了時立刻無明火三丈高，放下水烟袋，提起支烟鎗，就趕過來打。賀根也不是好纏的，看見他要打，便把腦袋向錢典史懷內一頂，說你打你打，不但是咱大舅子。錢典史見他如此，倒也動手不得。嘴裏吆喝：『好個撒野東西。回來寫信給你老爺。他薦的好人，連我都不放在眼裏。』賀根正在回話。幸虧得店家聽見裏頭鬧得不像樣，進來好勸歹勸，才把賀根拉至。這裏錢典史，還在那裏氣得發抖。當他二人鬧時，趙溫想上來勸，但不知怎樣勸的好。後來見店家把賀根拉開，他又呆了半天，才

說了一聲：「天也不早了，錢老伯也好困覺了。」錢典史聽了這話，便正言厲色的對他說道：「世兄！用到這樣管家，你做主人的，總要有的主人的威勢，才好；像你這樣好說話，一個管家治不下，讓他動不動得罪各人，將來怎樣做官管黎明呢？」趙溫明曉得這場沒趣，是錢典史自己找的；無奈他秉性柔弱，一句也回答不上，只好索性讓他說，自己呆呆的聽着。錢典史又道：「想我從前在江南做官的時候，衙門雖小，上下也有三五個管家，還有書辦差役，都要我一個人去治伏他們；一個不當心，就被他們賺了去。像你一個底下人都治不服，那還了得！趙溫道：『爲着他王公公薦的人，爺爺囑咐過，要同他客氣點；所以有些事情，都讓他些。』錢典史哈哈冷笑道：『你將來，要把他讓成功謀反叛逆，才不讓他呢。這種東西，叫我一天至少罵他一百頓；還要同他客氣，真真奇談。』趙溫道：『既然老伯如此；我明天管他就是了。』」

錢典史道：「我並不是要叫你管他，我是告訴你做官的法子。」趙溫心下疑惑道：「這與做官有什麼相干，又不便駁他，只好拉長着耳朵，來聽他講。」錢典史又說道：「齊家而后治國，治國而后平天下，這兩句話，你們讀書人是應該知道的。一個管家治不服，

怎好算得齊家？不能齊家，就不能治國；試問皇上家，要你這官做什麼用呢？你也可以不必上京，會試趕功明了。就如我，從前雖然做個一任典史，倒着實替皇家出了力。不要說衙門裏的人，都受我節制，就是那些四鄉八鎮的地保鄉約團上董事，那一個敢欺我？」趙溫雖然是鄉下人，也曉得典史比知縣小，聽他說得高興，有意打趣他；便問他道：「請教老伯典史的官，比知縣大是小？」錢典史欺他是外行；便道：「一般大。他管得到的地方，我都管得到。論起來，這一縣之主，還要算是我呢！有起事來，我同他客氣，讓他坐在當中；所以都稱他「正堂」；我坐的是下首主位，所以都稱我「右堂」；其實是一樣的，不分什麼大小。」趙溫道：「典史總要比知縣小些。」錢典史道：「他在府城裏，我在縣城裏，我管不着他，他管不着我。趙世兄，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；比別的官却難做，等到做順了手，那時候給你狀元，你還不要呢！我這句話，並不是瞧不起狀元；常常聽見人說，翰林院裏的人，都是清貴之品，將來放了外任，不是主考，就是學政，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兒，前來孝敬，自己用不着爲難；然而隔着一層，到底不大順手。何如我們做典史的，既不比做州縣的，每逢出門，定要開鑼鳴道，叫人家認得他是官；我們便衣就可上街

，什麼烟館裏，窩子裏，賭場上，都可去得認得咱的。這一縣之內，都是咱的子民，誰敢不來奉承？不認得的，無事便罷；等到有起事情來，咱亦還他一個鐵面無私；不上兩年，還有誰不認得咱的？一年之內，我一個生日，我們賤內一個生日，這兩個生日，是刻板要做的；下來老太爺生日，老太太生日；少爺做親，姑娘出門，一年上總算有好幾回。」趙溫道：「我聽見王大哥講過，老伯還沒養世兄，怎麼倒做起親來呢？」錢典史道：「你原來未入仕途，也却難怪你不知道。大凡像我們做典史的，全靠着做生日，辦喜事，弄兩個錢。一樁事情，收一回分子；一年上有五六樁事情，就受五六回分子了。一回受上幾百吊，通扯起來，就有好兩千，真真大處不可少算。不要說我連着兒子閨女都沒有，就是先父老母，我做官的時候，都已去世多年；不過託名頭說在原籍，不在任上，打人家個把式罷了。這些錢都是面子上的受了，也不罪過。還有那不在面子上的，只要事在人爲，却是一言難盡。我這番出山，也不想別的好處，只要早些選了出來；到了任隨你甚麼苦缺，只要有本事，總可以生發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忽聽窗外有人言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客人也該睡了，明天好趕路。」原來是車夫半夜裏起來解手，正打窗下走過，聽見裏面高談闊論，所以才

說這兩句。錢典史聽了笑道：「真的我說到高興頭上，把明兒趕路也就忘記了。」當下便催着趙溫睡下，自己又吃了幾袋水烟，方才安寢。次日依舊趕路不題。却說他主僕三人，一路曉行夜宿。在河南地面上，又遇着一場大雪，直至二月二十後，方才到京。錢典史另有他一幫人，天天出外應酬，忙個不了。這裏趙溫會着幾個同年，把一應投文覆試的事，都託了過一位同年，替他代辦，免得另外求人，倒也省事不少。不過大幫覆試已過；直好等至二十八，這一天，同着些後來的，在殿試廷上覆的試，居然取在三等裏面；奉旨准他一體會試。趙溫便高興的了不得；寫信稟告他爺爺父親知道。

* * * * *

這裏自然到京，頭一樁忙着，便是拜老師。趙溫請教了同年，把帖子寫好，又封了二兩銀子的「贄見」，四吊大錢的「門包」。他老師是吳贊善，住在順治門外；趙錢二位，却住在米市胡同內，相去還不算遠。這天趙溫起了一個大早，連累了錢典史，也就起來，忙和着替他弄這樣，弄那樣，穿袍子，打腰摺；都是錢典史親自動手。又招呼賀根拿帖子，好趕緊去套車。一霎時兒簇簇新的轎車，停在門外；趙溫出門上車，錢典史還送到門口

。這裏掌鞭的，就把鞭子一洒，那牲口就拉着走了。

一霎時到了吳贊善門前，趙溫下車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大門之外，一雙裹腳條，四塊包脚布，高高貼起，上面寫着什麼「詹示府示，不准喧嘩；如違送究」等話頭。原來爲時尚早，吳家未曾開得大門。門上一副對子，寫的是：「皇恩春浩蕩，」「文治日光華」十個大字。趙溫心下一揣摩，這一定是老師自己寫的。就在門外徘徊了一回。方聽得呀的一聲嚮，大門開處，走出一位老管家來。趙溫手捧名帖含笑向前，道了來意。那老管家就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門生，連忙讓在門房裏坐。取了手本贊見，往裏就跑。停了一會子，不見出來；趙溫心下好生疑惑！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，好容易熬到三年，放了一盪差，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，好把舊欠還清，再拖新賬。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，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，他已見過不少。見了張三，打探李四，見了李四，打探張三。如若是同府同縣，自然是一問便知。就是同府隔縣，問了不知便罷；只要有點音頭，他見了面，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柢；此亦大概皆然，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。

目下單說吳贊善，他早把趙溫的家私，問在肚裏，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，又是暴發戶，早已打算他若來時，這一分贖見，至少亦有二三百兩。等到家人拿進手本，這時候，他正是一夢初醒，臥牀未起，聽見趙溫二字，便教請到書房裏坐，泡蓋碗茶。老家人答應着。幸虧太太仔細，便問贖見那進來沒有？說話間，老家人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，一同交給丫環。拿進來了。太太接到手裏，掂了一掂，嘴裏說了聲，只好有二兩。吳贊善不聽則已；聽了之時，一磴碌忙從牀上跳下，大衣也不及穿，搶過來打開一看，果然只有二兩銀子；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，面色登時改變起來。歇了一會子，忽然笑道：「不要是他們的門包，也拿了進來？那姓趙的狠有錢，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。姓趙的說得明明白白，只有二兩銀子的贖見。」吳贊善聽到這裏，便氣的不可開交了！嘴裏一片聲嚷，退還給他，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，買米下鍋；回頭他，叫他不要來見我；說着賭氣，仍舊爬上牀去睡了。

老家人無奈，只得出來回覆趙溫，替主人說道乏，今天不見客。說完了這句，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擦，却把那二兩頭掂了去了。趙溫撲了一個空，無精打彩，快快的出門坐車回

去了。

錢典史接着，忙問回來的爲什麼這般快，可會見着沒有？趙溫說：「今兒老師不見客。」錢典史說：「就該明兒再去。」到了明日，又趕一個早，跑了去。那老家人回，也不替他回一聲。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裏坐了老大一會子；才向他說道：「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，明日不用來了。」趙溫聽了這話，心上不懂，正待問他；老家人便說：「我就要跟着出門，你老也不用坐了。」趙溫無奈，只得依舊坐車回寓。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着，曉得這裏頭有點不清，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，也就淡下來了。

過了幾天，已是初八頭場。趙溫進去，狠命用心，做了三篇文章，又恭恭敬敬的寫到卷子上。聽見人說三場試卷，沒有一個添註塗改，將來調起墨卷來，要比別人沾光些；他所以就在這上頭用功。誰知到了初十那一天，落太陽的時候，他還有一首詩不曾寫；忽然來了許多穿靴子，戴頂子的，嚷着搶卷子。還有一個人，手裏拿着一個大喇叭，照着他嗚嗚的吹，把他鬧急了；趕忙提起筆來寫，偏生要好不得好，一首八韻詩，當中脫落了四句

只好添註了二十字；把他腦的了不得。匆匆忙忙，收拾了考籃，交了卷子出去；自己始終不放心。直到第二天藍榜貼了出來，沒有他的名字，方才把心放下。接連二場三場，他一連吃了九天辛苦。出場之後，足足困了兩天兩夜，方才困極。

以後就是門生講主考，同年開拜；因為副主考請假回家修墓，尙沒有來京，所以只請了吳贊善一個人。趙溫穿着衣帽，也混在裏頭。錢典史跟着，溜了進去瞧熱鬧。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頭。看戲；趙溫坐的地方，離他還遠着哩，一直等到看戲，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。大家散了之後，錢典史不好明言；背地裏說：「有現成的老師，尙不會巴結；叫我們這些管門子，拜老師的，怎樣呢？」從此以後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裏。轉念一想，讀書人是包不定的，還怕他聯捷上去，姑且再等他兩天。趙溫自從出場之後，自己就把頭篇抄了兩分出來：一分寄到家中去；一分帶在身上，隨時好請教人。人家都恭維他，文章怎麼做得好，一定聯捷的。他自己也拿穩一定是高中的了。就有人來說，四月初九放榜，初八寫榜。從幾天頭裏，他就沒有好生睡覺；到了初八黑早，還沒有天亮，他就喚醒了賀根，叫他琉璃廠去等信。賀根說：「我的爺，這會子人家都在家裏睡覺，趕去做甚嗎？」趙溫一定

要他去，賀根推天還早，一定要歇一會子，再去。主僕二人，就拌起嘴來；還是錢典史聽不過起來，幫着趙溫吆喝了幾句，他才噤哩咕嚕的，一路罵了出去。這一天趙溫就同熱鍋上螞蟻一般；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！到得下午，便有人來說道，誰又中了，誰又中了。偏賀根從天不亮出去，一直到晚不曾回來；趙溫急的跳脚！等到晚上，街上人說榜都填完了，只等着填五魁了。賀根知道沒了指望，方才回寓。趙溫見了他眼睛裏出火，罵他沒良心的東西。賀根恨極；便說：『還有五魁，沒有出來，等我再去打聽他。』一面說，一面跑了出來。找到一個賣燒餅的，同他商議，假充報子，說他少爺中了會魁，好訛他的錢分用。賣燒餅的依他話，便跑了來敲門報喜。賀根是早在大門外頭等好的了；一見報子來到，也跟了進來。趙溫自然歡喜，問要賞他多少銀子。賀根道：『這是頭報，應該多賞他幾兩。』趙溫道：『賞他二兩。』報喜人嚷着嫌少，一定要一個大元寶。後來還是賀根做好做歹，給了十兩一錠。

那報喜人去了，賀根跟着出去，定要分他八兩，賣燒餅的只肯五兩。兩個人在那裏吵嘴；被錢典史出去出小恭，一齊聽了去，就說：『賀根，你少爺已經不中進士，不該再騷

他錢用。」賀根道：「你老別多嘴，我騙他的錢，與你什麼相干。誰要說破這件事，咱們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叫他等着罷。」錢典史聽了這話，把舌頭一伸，縮不進去，那裏還敢多嘴。只可憐趙溫白送了十兩銀子，空歡喜了一夜！到第二天，不見人來替他道喜；又買本題名錄來一看，自己沒有名字，才知昨夜受人之騙；氣的一天沒有吃飯！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苦鑽差黑夜謁黃堂……悲鑄級藍呢糊絳轎

話說：趙溫自從正月出門到今，不差已將三月；只因離家日久，千般心結，萬種情懷，正在無可排遣。却好春風報罷，卽擬整頓行裝，起身回去。不料他爺爺望他成名心切，寄來一封書信，又匯到二千多兩銀子；信上寫着：『倘若連捷，固爲可喜；如其報罷，卽趕緊捐一中書，在京供職。』信上並寫明：『是王鄉紳的主意，所以東挪西湊，好容易弄成這個數目；望你好好在京做官。你在外面做官，家裏便免得人來欺負。千萬不可荒唐，把銀子白白用掉』各等語。趙溫接到此信，不好便回；只得托了錢典史，替他打聽，那裏捐得便易，預備上兌。

那錢典史，本來瞧不起趙溫的了。現在忽見看見他有了銀子捐官，便從新親熱起來；想替他經經手，可以於中取利的意思。後見趙溫果然托他，他喜的了不得，便今天請聽戲

，明天請吃飯。又拉了一個打京片子的人來，天天同喫同喝；說是他的盟弟，認得部裏書辦，有什麼事托他，那是萬安萬當的。趙溫信以為真，過了一天，又穿着衣帽去拜他，自己還做東請他，後來就托他上兌。二千多銀子，不夠，又虧了他，代擔了五百兩。趙溫一面出了憑據，約了日期，一面寫信家去，叫家裏再寄銀子出來好還他。這裏一面找同鄉，出印結，到衙門，忙了一個多月，纔忙完。看官記清，從此以後，趙孝廉變了趙中書。還是賀根跟他在京供職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錢典史在京裏，混了幾個月。幸虧遇見一個相好的書辦，替他想法子，把從前參案的字眼改輕；然後拿銀子捐復原官，加了花樣，仍在部裏候選。又做了手脚；不上兩個月，便選了江西上饒縣典史。聽說缺分還好，他心中自然歡喜。後來一打聽，倒是從前在江南揭參他的那個知府，現在正做了江西藩司。冤家路窄，偏偏又碰在他手裏，他心中好不自在起來！跑來同他盟弟——就是上回賺他錢的那個人——商量；他盟弟道：「這容易得狠。我間壁住的徐都老爺，就是這位藩台大人的同鄉。去年這位藩台上京陞

見的時候，徐都老爺還請他喫過飯；是小弟作的陪。他兩人的交情狠厚，在席面上咕咕嚕嚕，談個不了。還喫了半天耳朵，不曉得裏頭是些甚麼事情。後來這位藩台大人出京的時候，還叫長班送了他四兩銀子的別敬。『錢典史道：『像他這樣交情，應該多送幾兩纔是；怎麼只送四兩？』他盟弟把臉一紅道：『這個却不曉得。或者另外多送，我們也瞧不見。再不然，大概同鄉都是四兩；他們做大員的，怎好厚一個，薄一個，叫別位同鄉看着喫味兒？』錢典史道：『這個我們不去管他。但是我的事情，怎麼樣呢？』他盟弟道：『你別忙。停一會子，我到隔壁，化上百把銀子，找這徐都老爺寫封信，替你疏通疏通。這不結了嗎？』錢典史道：『一封信，要這許多銀子？』他盟弟道：『你別急，你老哥的事情，就是我兄弟的事情；你沒有這一點子，我兄弟還効勞得起。』當時錢典史再三拜託而去。

原來他盟弟，姓胡名理，綽號叫做狐狸精。人既精明，認的人又多，無論那裏，都會溜了去。今番受了盟兄之托，當晚果然摸到隔壁，找到徐都老爺，說明來意，並說前途有五十金為壽，好歹求你寫一封信。徐都老爺道：『論起來呢，同鄉是同鄉，不過沒有什麼

大變情，怎麼好寫信？就是寫了去，只怕也不靈。」胡理道：「那裏管得許多！你看銀子面上，隨便揭幾句給他就完了。」徐都老爺一想，家裏正愁沒錢買米，跟班的又要付工錢，太太還鬧着贖當頭，正在那裏發急，沒有法子想；可巧有了此事，心下一想，不如且拿他來應應急。遂即含笑應允，約他明早來拿信；又問銀子可現成？胡理說：「怎麼不現成？」隨即起身別去。徐都老爺還親自送到大門口，說了一聲費心，又叮嚀了幾句，方纔進去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徐都老爺就起身，把信寫好。一等等到晌午，還不見胡理送銀子來，心下發急道：「不要不成功！爲什麼這時候還不來呢？」跟班的請他喫飯，也不喫。原來昨日晚上，他已經把這話告訴了太太，和跟班的。大家知道他就有錢付，太太也不鬧着贖當，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錢了。誰知第二天左等不到，右等不到，真正把他急的要死！好容易等到兩點鐘，鑼聲敲門；徐都老爺自己去開門，一看是胡理，把他喜的心花都開了。連忙請了進來。吩咐泡茶，拿水煙袋，又叫把煙燈點上。胡理未曾開口，徐都老爺已經把信取出，送到他面前，胡理將信從信封裏取出，看了一遍。胡理一面套信，却一面嘴裏說道：「真正想不到，就會變了卦！」徐都老爺聽了這話，一個鬮雷，當是不成功，臉上

顏色頓時改變；忙問：『怎麼了？可是不成功？』胡理徐徐的答道：『有我在裏頭，怕他逃到那裏去？不過拿不出，也就沒有法子。』徐都老爺道：『可是一個沒有？』胡理道：『有是有的；不過只有一半，對不住你老，叫我怪不好意思的，拿不出手來。』徐都老爺道：『到底他肯出多少？』胡理也不答言，靴掖子拿出裏一張銀票，上寫「憑票付京平銀二十五兩正。」下面還有圖書，却是一張四恆的票子。徐都老爺望着，眼睛裏出火，伸手一把奪了去。胡理道：『這就二十五兩，還是我墊出來的哩。你老先收着使，以後再補罷？』徐都老爺無奈，只好拿信給他。胡理也不喫煙，不喫茶，取了信一直去找錢典史，告訴他，替他墊了一百兩銀子；起先那窮都還不肯寫，後來看我面上却不過，他纔寫的。錢典史自是感激不盡。忙着連夜收拾行李，打算後天長行，一直到省。結算下來，祇有他把弟胡理處，尚有首尾未清。他把弟外面雖有大方，心裏極其苛刻；想錢典史同他算清，面子上又不好露出。因見錢典史有一個翡翠的帶頭子，值得幾文，從前錢典史也說過，要賣掉他。胡理到此。就心生一計，說有主顧要買，騙到手，估算起來，還可多賺幾文，滿心歡喜。次日便推頭有病，寫了一封書信，叫做飯的拿來，替他送行；信上還說帶頭子前

途已經看過，不肯多出價錢，等到賣去之後，即將款項匯來。專到其間，錢典史也無可如何。只得算自己完了房飯帳，與趙溫作別，坐了雙套驛車而去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，他到了天津，便向水路進發，海上海輪，江有江輪，不消一月，已到了江西省城，找到下處。齊巧那位藩司，又是護院，他一時也不敢投信。候准牌期，跟着同班一大幫，走進二堂，在廊簷底下，朝着大人磕了三個頭，起來又請了一個安。那大人只攤攤手，呵呵腰兒，也沒有閑話，就進去了。錢典史來的時候，手裏捏着一把汗巾，恐怕問起前情，難以回話。幸虧大人不記小人之過；過了此關，纔把一塊石頭放下。

但是他選的那個缺，現在有人署事。到任未及三月，這署事的人，也弄了甚麼大帽子的信，好容易署了這個缺。上司看了寫信人面上，總要叫他署滿一年，不便半路上撤他回來。好在姓錢的是實缺。就是閑空一年半載，也不打緊。上司存了這個意見，所以竟不掛牌叫他赴任。却不想這位錢太爺，只巴巴的一心想到任；叫他空閑在省城，他却受不的了！一天到晚，不是鑽門子，就是找朋友，東也打聽，西也打聽；高的仰攀不上，只要府廳

班子裏，有能上司面前說得動活的，他便極力巴結。天天穿着衣帽，到公館裏去請安。後來就有人告訴他，現在支應局，兼營務處的候補府黃大人，是護院的天字第一號紅人；凡百事情托了他，到護院面前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新近賑捐案內，又蒙山西撫院保舉了候補，部文雖未回來，即日就要過班，便是一位道台了。向來司道一體，便與藩臬兩司同起同坐，所以他現在雖然還是知府，徐掉護院之外，藩臬却都不在他眼裏；有些事情，竟要硬駁回去。藩臬爲他是護院的紅人，而且即日就要過班，所以凡事也都讓他三分。……

* * * * *

閑話休題；且說錢典史聽見這條門路，便一心一意的想去鑽。究竟他辦事精細，未曾稟見黃大人，先托人介紹，認得了黃大人的門口，同他門口一個叫戴升的，先要好起來。拜把子，送東西，如兄若弟，叫的應天响。慢慢的，纔把省裏閑不起，想求大人提拔提拔的意思，說了出來。聽升道：『老弟，你爲什麼不早說？這一點點事情，做哥哥的還可以幫你一把力。』錢典史聽了，喜的嘴都合不攏來，忙說：『既然如此，我明天一早就來稟見。』戴升道：『你別忙，早來無用，早晨找他的人多，那裏有工夫見？你要來朋兒晚上來。』

，錢典史忙說領教。倘能蒙老哥吹噓，大人栽培，賞派一個差使，免得妻兒老小捱餓，便是老哥莫大之恩。」說完之後，便即起身告辭。戴升說：「自家兄弟說那裏的話！明晚再會罷。我也不送你。」

錢典史去後，齊巧上頭有事來叫。戴升進去，問了兩句話。只因黃知府，今日爲了支應局一個收支委員，虧空了幾百兩銀子，被他查了出來，馬上撤掉差使，聽候詳參。心想這些候補小班子裏頭，一個個都是窮光蛋，靠得住的實在沒有。便與戴升談及此事；也是錢典史運氣來了。戴升便保舉；他說現在有個新選上饒縣，典史錢某人，如何精明，如何諳諫，而且曾任實缺。現在又從部裏選了出來；因爲有人署事，暫緩赴任。如若委了這種有缺的人，他一定盡心報効；再不會出岔子的。黃知府道：「我沒有看見過這個人。」戴升道：「他可常常來稟見。小的爲着老爺事情忙，那裏有工夫見，他所以從沒有上來回過。」黃知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叫他明天晚上來見我。」戴升答應了「是；」又站了一會子，纔退了出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錢典史那裏等到天黑，太陽還大高的，他穿了花衣補服，跑了來。只見

公館外頭，平放着兩乘子轎子；他便趨趨起，走到戴升屋裏，請安坐下。戴升把昨夜聞，替他吹噓的話，告訴了他。還說支應局出了一個收支差使，上頭一定要委別人，已經有了主了；是我硬替你老弟抗下來的。停刻見了面，就有喜信的。錢典史又是感激，又是歡喜，忙問：『大人幾時回來的？』戴升道：『早晨七點鐘上院，九點下來，接着會審了一件甚麼案子，趕十二點鐘到局裏喫過飯，又看公事，纔回來。抽不上三袋烟，又是甚麼局裏的委員來稟見；現在正在那裏會客咧。你且在這屋裏喫飯，等他老人家送過客，過了癮，再上去不遲。』錢典史無奈，只得暫且坐着等候。停了一會子，只聽得裏頭喊，『送客。』見兩個委員前頭走，黃知府後面跟着送，走到二門口，那兩個委員就站住了脚，黃知府照他們呵呵腰，就自己先進去了。兩個委員各自上轎回去不題。這裏黃知府，走進二門，便問管家：『轎子店裏催過沒有？』有個管家便回：『已經打發了三次人去催去了。』黃知府道：『今兒在院上，護院還題起，說部文這兩天裏頭一定可到，轎子做不來，坐了甚麼上院呢？真正這些王八蛋，我不說，你們再不去催的。』衆管家碰了釘子，一聲也不敢言語；一個個鴉雀無聲，垂手侍立。黃知府說完了話，也就走了進去。

等到上燈之後，錢典史在戴升屋裏，喫過了夜飯。然後戴升拿着手本進去。替他回過。又出來領他到大廳西面，一間小花廳裏坐下。此時錢典史恭而且敬，一個人坐在那裏靜悄悄的。足足了半個鐘頭，纔聽見靴子聲。還沒進花廳門，又咳嗽了一聲。隨見小跟班的，將花廳門簾打起，便是大人走了進來。家常便服，一個胖脹面孔，喫烟喫得滿臉發青；一嘴的濃黑鬍子；兩隻眼睛直往上瞧。錢典史連忙跪倒，同拜材頭的一樣；叩子三個頭，起來請了一個安；跟手又請安，從袖統管裏取出履歷呈上。黃大人接在手中，一面讓坐。錢典史祇有半個屁股，坐在椅子上，斜着臉兒，聽大人問話。黃知府把他的履歷翻了一翻，隨手擱下，便問：『幾時到的？』錢典史忙回：『上個月到的。』黃知府道：『上饒的缺狠不壞。』錢典史道：『大人的栽培！但是一時還不得到任。』說到這裏，黃知府叫了一聲「來。」只見小跟班的，拿着水烟袋進來裝烟。黃知府只管喫烟，并不答話。錢典史熬不過，便站起來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『卑職母老家貧。雖說選了出來，藩憲一時不掛牌。總求大人提拔提拔。』黃知府道：『求我的人實在多，總要再添幾百個差使，纔能穀都應酬得到。』錢典史聽了，不敢言語。只見黃知府拿茶碗一端；管家們喊了一聲「送客。」

「他只好辭了出來。黃知府送到二門，也就進去了。」

錢典史出來，仍舊走到戴升屋裏，哭喪着臉兒，在那裏換衣服，一聲也不言語。還是戴升看出他的苗頭，就說：「老弟！官場裏的事情，你也總經道來的了。那裏有一見面，就委你差使的？少不得多走兩盪。不是說，有愚兄在裏頭，咱們兄弟，自己的事，還有什麼不替你上緊的？這算得什麼，也值得放在心上，就馬上不自在起來？快別這樣！」錢典史道：「做兄弟的，並非不知道這個道理；但是一件，剛纔我求他，他老人家的口氣不大好，再來恐怕他不見。」戴升道：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你看他一天忙到夜，找他的人又多。我說句話，你別動氣，像你老弟這樣的班子，不是有人在裏頭招呼，如要見他一面，只怕等上三年，見不着的儘多哩！」錢典史道：「我曉得。不是你老哥在裏頭，兄弟那裏豈得上見他？有你老哥拍胸脯，兄弟還有甚麼不放心的。你快別多心，以後全仗大力！」一面又替戴升請了一個安，然後辭了出來，自回寓處。

後來又去過幾次，也有時見着，有時見不着。忽然一天，錢典史正走進門房，戴升剛從上頭同事下來；笑嘻嘻的，朝着錢典史道：「老弟有件事情。你要怎樣謝我？說了再

告訴你。」錢典史一聽話內有因，心上一想便道：「老哥你別拿人開心。誰不知道戴二太爺一向是一清如水，誰見你受過人家的謝禮？這話也不像你說出來的。」旁邊有戴升的一個夥計聽了這話，笑道：「真正錢太爺好口才。」戴升道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不要說頑話。我們過這邊來，講正經要緊。」錢典史便跟了戴升，到套間裏，兩個人咕咕囔囔了半天，也不知說些甚麼。只聽得臨末一句，是錢典史口音，說：「凡事先有了你老哥，纔有我兄弟。你我還分彼此嗎？」說完出來，歡天喜地而去。究竟所說的那個收支差使，派他沒有，後文再題。

且說黃知府有一天上院回來，正在家裏喫夜飯，忽然院上有人送來一角文書，拆開一看，正是保准過班的行知。照例開銷來人。便是戴升領頭，約齊一班家人，戴着紅帽子，上去給老爺叩喜。叩頭起來，戴升便問：「綠呢轎子，可巧今天飯後送來。家人剛纔看過歷本，明天卜好的日子，老爺好坐着上院。」黃知府點點頭兒，又問：「價錢講過沒有？」戴升道：「拿舊藍呢轎子折給他，找他有限的錢。」黃知府道：「舊轎子抬去了沒有？」

「戴升道：『明天老爺坐了新轎子，就叫他們把舊的抬了去。』」黃知府沒有別的言語；
升便退了下來。接着首府首縣，以及支應局，營務處的。各位委員老爺；通統得了信，一
齊拿着手本前來叩喜。內中祇有首府來的時候，黃知府同他極其客氣。無奈做此官，行此
禮，憑你是誰，總跳不過這個理去。始終那首府按照見上司的規矩見的他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一早，黃知府便坐了綠呢大轎上院，叩謝行知。仍舊坐了知府官廳，惹得那些僕
補知府們，都站起來請安，一口一聲的叫「大人。」黃大人正在那裏推讓的時候，只見有
人拿了藩臬兩憲的名帖，前來請他到司道官廳去坐。那些知府，又站了班，送他出去。到
司道官廳，各位大人，都對他作揖道喜。他依舊一個個的請安，還他舊屬的禮制。各位大
人說：「以後我們是同寅，要免去這個禮的了。」各位大人，又一齊讓位。黃大人便扭扭
捏捏的，在下手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列位看官記清，黃大人現在已經變為道台。做書的人，
也要改稱，不好再稱他為黃知府了。當日黃道台上院下來，便拿了舊屬帖子，先從藩臬拜
起，接着是臬台，糧巡道，鹽法道，以及各局總辦，并在省的候補道，通統都要拜到。一
路上，前頭一把紅傘，四個營務處的親兵，一匹頂馬，騎馬的戴的是五品獎札，還他着

枝籃領，兩個營務處的差官，戴著白石頭頂子，穿著抓地虎，替他攆轎扛；另外一個號房，夾著護書，跑的滿頭是汗。後頭兩匹跟馬，騎馬的二爺，還穿著外套。黃道台坐在綠呢大轎裏，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圓測黑的墨晶眼鏡，嘴裏含着一枝旱烟袋。四個轎夫扛着他，東趕到西，西趕到東。那個把轎槓的差官，還替他時時刻刻的裝烟。從午前一直到三點半鐘，纔回到公館。他老的烟癮上來了，儘着打呵欠，不等衣服脫完，一頭躺下，一口氣呼呼的抽了二十四袋。跟他的人，不容說肚皮是餓穿的了！接着還有多少候補大人老爺們，前來道喜，都是戴升替他一個個道乏「擋駕。」

又過了兩天，戴升想巴結主人，趁空便進來回道：「現在老爺已經過了班；可巧大後天，又是太太的生日。家人們大衆齊了分子，叫了一本戲，備了兩樽酒，替老爺太太熱鬧兩天。這點面子，老爺總要賞小的，總算家人們一點孝心。」黃道台道：「何苦又要你們化錢？」戴升道：「錢算得什麼。老爺肯賞臉，家人們傾家都是願意的！」黃道台道：「只怕這一關，不要叫局裏那些人知道。他們又有什麼公分鬧不清爽。還有營務處上的。」戴升道：「老爺的大喜，應該熱鬧兩天纔是。」黃道台也無他說，戴升便退了下來，自去

辦事。不料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果然營務處手下的一班營官，一天公分。支應局的一班委員，一天公分。都是一本戲，兩樁酒，一齊拿了手本，前來送禮。黃道台道：『果不出我所料，被戴升這一鬧，鬧出事情來了。戴升道：『要他們知道纔好！』於是定了頭一天暖壽，是本公館衆家人的戲酒。第二天正日，是營務處各營官的。第三天方能到支應局的衆委員。

到了暖壽的第一天晚上，黃道台便同戴升商量道：『做這一個生日，唱戲喫酒，都是糜費，一點不得實惠。』戴升正要回話，忽見門上傳進一封電報信來，上面寫明「南京來電。送支應局黃大人升。」黃道台知道是要緊事情，連忙折開來一看。上頭祇有號碼，黃道台是不認得外國字的，忙請了帳房師爺來，找到一本華洋歷本，翻出電碼，一個一個的查。前頭八個字，是「南昌支應局黃道台。」黃道台急於要看底下，偏偏錯了一個碼子，查死查不對。黃道台急了，說：『不去管他，空着這一個字，查底下的罷！』那師爺又翻出三個字，是「軍裝案。」黃道台一見這三個字，他的心就畢卜畢卜跳起來了。瞠着兩隻

眼睛，看他往底下翻。那師爺又翻出六個字，是「帥查確，擬揭參。」黃道台此時，猶如打了一個悶雷似的，咕咚一聲，往椅子上就坐下了！那師爺又翻了一翻，說：「還有哩。」黃道台忙問：「還有甚麼？」師爺一面翻，一面說：「朱守王令均擬革。兄擬降同知，速設法。」下頭注着一個「荃」字。黃道台便曉得這電報，是兩江督幕裏，他一個親戚姓王號仲荃的，得了風聲，知會他的；便說：「這事從那裏說起！」師爺道：「照這電報上，令親既來關照，摺子還沒有出去。觀察早點設法，總還可以挽回。」黃道台道：「你們別吵！我此刻方寸已亂，等我定一定神再談。」

歇了一會子，正要說話。忽然院上文巡捕胡老爺不等通報，一直闖了進來，請安坐下。衆人見他來的古怪，都退了出去。胡老爺四顧無人，方纔說道：「護院叫卑職到此，特爲爲，統知大人一個信。」黃道台正在昏迷之際，也不知回答甚麼才好；只是拿眼瞧着他。胡老爺又說道：「護院接到南京制臺的電報，說是那年軍裝一案，大人也罣誤在裏頭。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！護院叫勸勸大人，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，過上兩個月，冷一冷場，總要替大人想法子的。」此時黃道台，早已急得五內如焚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後來聽見

胡巡捕說出護院的一番美意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造爺娘，那一種感激涕零的樣子，盡也盡不出！更說：『求老兄先在護院前，替兄弟叩謝憲恩。兄弟現在是被議人員，日裏不便出門，等到明兒晚上，再親自上院叩謝。』說完之後，胡老爺要趕着回去銷差，立刻辭了出來。黃道台此番，竟是非常客氣，一直送出大門方回。當下一個人，也不進上房，仍走到小客廳裏，背着手低着頭，踱來踱去。有時也在坑上躺躺，椅子上坐坐，總躺不到，坐不到三分鐘的時候，又爬起來，在地下打圈子了。約摸有四更多天，太太派了老媽子，三四次來請老爺安歇。大家看見老爺這個樣子，都不敢回。後來太太怕他急出病來，只好自己出來解勸了半天。黃道台方纔沒精打彩的跟了進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本是太太暖壽的正日。因為遭了這件事，上下都沒了興頭。太太使叫戴升上去，同他商量，想把戲班子回掉不做。戴升一見老爺壞了事，誰肯化這冤錢，使得順水推船說：『家人也曉得老爺心上不舒服。既然太太如此說，家人們過天再替太太補祝壽。』說完出去，叫了掌班的來，回頭他說：『不要了。』掌班的道：『我的太爺！爲的是大人差使，好容易，纔抓到這個班子，多少唱兩天，再叫他們回去。』戴升道：『不要就

是不要。你不走，難道還在這裏等着捱做不成？」掌班的被他罵了兩句，頭裏也聽見這裏大人的風聲不好，知道這事不成功，只好垂頭喪氣出來，叫人把箱抬走。一面戴升見去知會了局裏營裏，大家亦已得信，今見如此樂得省下幾文。不在話下。

到了下午，大人從床上起身洗臉喫飯，一言不發。等到過完廳，那時已有上燈時分，戴升進來，回：「外面都已伺候好了。請老爺的示，還是喫過夜飯上院，還是此刻去？」黃大人說：「喫過夜飯再去。」原來這位黃大人的太太，最是知書識禮的。一聽見丈夫降了官，便同戴升說：「現在老爺出門是坐不來綠呢大轎的了。我們那頂舊藍呢的又被轎子店裏抬了去。你看向那位相好老爺家，借一頂來？」戴升說：「現在的事情，沒頭沒惱，不過一個電報，還作不得准。據家人的意思，老爺今天還是照舊。等到奉到明文，再換不遲。況且同人家去借，面子上也不好說。」太太說：「據我看，這樁事情，是不會假的。再坐着綠大呢的轎子上院，被人家指指摘摘的不好，不如換掉了妥當，橫豎早晚要換的。家裏有的是老太爺不在的時候，人家送的藍大呢帳子，拿出兩架來，把他蒙上，很容易的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姨太太，同了小姐，立刻開箱子，找出三個藍呢帳子，交給戴升

拿了出去。戴升回到門房裏說道：『說起來，我們老爺，真真可憐！好容易創了好一頂大呢的轎子，沒有坐滿五回，現在又坐不成了！太太叫把藍呢蒙上，說得好容易。誰是轎子店裏的出身？我是弄不來。好在老爺是糊裏糊塗的，今兒晚上，讓他再坐一次。多吩咐親兵，明天一早，叫轎子店裏的人來一兩個，帶了傢伙，就在我們公館裏，把他蒙好，就是了。』

究竟黃大人是否仍坐綠呢大轎上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白簡留情補祝壽……黃金有價快升官

却說：黃道台吃過了晚飯，又過了癮，一壁換衣服，一壁咳嗽歎氣，紮扮停當出來上轎；仍舊是紅傘頂馬，燈籠火把而去。到得院上，一個人踱進了司道官廳。胡巡捕聽說他來，因爲一向要好的，趕忙進去請了安，說：「護院正會客哩。等等再上去回。大人吃過飯了沒有？」黃道台說：「偏過了。老哥，你這稱呼要改的了，兄弟是降調人員，不同老哥一樣嗎？」說着，就要拉胡巡捕坐下談天。胡巡捕也半推半就的坐了。說不到兩三句話，便說：「卑職要上去瞧瞧看，客人去了，好進去回。」黃道台又說了一聲「費心。」胡巡捕去不多時，就來相請。黃道台把馬蹄袖放了下來，又拿手整一整帽子，跟了進去。護院已經迎出來了。一到屋裏，黃道台請了一個安，跟手跪下磕了一個頭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叩謝大人，爲職道事情操心。」歸坐之後，接着就說：「職道沒有福氣，伺候大人

，將來還求大人栽培。職道爲牛爲馬，也情願的。」護院道：「真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但是制台的電報，說雖如此說，摺子還沒有出去。昨日胡巡捕回來，講老哥有位令親在幕府裏，爲甚麼不托他想法子，去挽回挽回？」黃道台道：「雖是職道的親戚在裏頭，怕的是制軍面前不大好說話，總求大人替職道想個法子，疏通疏通。職道也不敢望別的好處，但求保全聲名，那就感戴大人的恩典，已經不淺。」說着又離座請了一個安。護院道：「我今天就打過電報去。但是令親那裏，你也應該覆他一電，把底子搜一搜清，到底是怎麼一件事？」黃道台道：「不用問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嘴湊在護院耳朵跟前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說了一遍，方纔高聲言道：「少不得總求大人的栽培。」護院聽了他話，繃了一回眉頭道：「老哥當初這件事，實在你自己大意了些，沒有安排得好，所以出了這個岔子。」黃道台答應了一聲「是。」護院又着實寬慰他幾句，叫他在公館裏等信。「我這裏立刻打電報去，少不得要替你想法子的。」然後端茶送客。黃道台辭了出來。胡巡捕趕上說：「護院已經答應，替大人想法子，看起來這事一定不要緊。等到一有喜信，卑職就立刻過來。」黃道台連說「費心，」又謙遜了一回，然後上轎而去。

一霎回到公館，他老人家的氣色，便不像前頭的呆滯了。下轎之後，也不同上房，直到大廳坐下。叫請師爺來，告訴他原故，叫他擬電報，按照護院的話，就托王仲荃替他查明據實電復。師爺道：「這個電報字太多，若是送到電報局裏去，單單加一的譯費，就得好幾角！不如我們費點事，翻好了送去？」黃道台點頭稱「是。」師爺仍取過那本華洋歷本來，查着電報新編一門，一個一個的碼子，寫了出來，打發二爺送去。黃道台方纔回到上房，脫去衣服，同太太談論護院的恩典。太太也着實感激，說：「等到我們有了好處。怎麼補報他方好？」當下安寢無話。且說戴升看見老爺打電報，等到老爺進去，他便進來問過師爺，方纔知道底細。師爺說：「這事護院狠肯幫忙，看來還有得挽回。」戴升鼻子裏哼的冷笑一聲，說：「等着罷！我是早把鋪蓋捲好等着的了。想想做官的人，也真是作孽。你瞧他前天升了官，一個樣子，今兒參掉官，又是一個樣子；不比我們當家人的，辭了東家，還有西家，一樣吃他媽的飯。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，逃不到那裏去的。你說護院肯幫忙，護院就要回任的，未見得制台就聽他的話。以後的事情看罷咧，能說不要我們捲鋪蓋，那是最好沒有。」一頭說着，一頭笑着，出去。師爺也不同他多話。各自歸房不

題。

且說黃道台在公館裏，一等等了三天，不見院上有人來送信，把他急的真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走出走進！坐立不定！真正說也不信，官場的勢利，竟比龍虎山上張真人的符還靈。從前黃道台纔過班的時候，那一天不是車馬盈門，還有多少人要見不得見？到了如今，竟其鬼也沒有一個；便是受過他的提拔，新委支應局收支委員的錢典史，也是絕迹不到；並且連戴升門房裏，亦有四五天沒有他的影子了。黃道台此事却不在意。但是胡巡捕素來最要好最關切的人，他今不來，可見事情不妙。

到了第四天飯後，他老人家已經死心塌地，絕了念頭。一等等到天黑，忽見戴升高高興興，拿了一封信進來，說：『院上傳進。這封信是文巡捕胡老爺送來的，大約南京的事，有了好消息，所以院上傳見。』黃道台連忙取過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『敬稟者：竊卑職頃奉護院面諭，刻接制憲電稱，所事尙未出奏；已委郭道查辦，定可轉圜；囑請憲駕即速到院。肅此謹稟。恭叩大人福安。伏乞垂鑒。卑職爾調謹稟。』黃道台尙未看

完，便說：『這件事情，仲荃太胡鬧了。現在影子都沒有，怎麼就打那一個電報呢？真正荒唐！』一手拿着信，一頭嚷着，趕到上房，告訴太太去了。大家聽着，自然歡喜。

他便立刻換衣服，坐轎子上院。到了官廳裏，胡巡捕先來請安。此番黃道台的架子，比不得那天晚上；便站着同他講話，不讓他坐。胡巡捕也不敢坐。黃道台道：『天下那裏有這樣荒唐人！想我們舍親，憑空來這一個電報。現在委了郭觀察查辦，那事就好說了。』說着，胡巡捕進去，回過來請見。黃道台此番進去，却改了禮節，仍舊照着他們司道的規矩。見面祇打一恭；不像那天晚上，疊二連二的請安了。護院告訴他：『那天吾兄去後，兄弟就打了一個電報，給江甯藩台；因為他也是兄弟的相好，托他替吾兄想個法子。剛纔接到他的回電。老兄請看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把電報拿了出來，給黃道台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『江電謹悉。黃道事摺已繕就，遵諭代達；師怒稍霽，飭郭道確查核辦。本司某虞電。』黃道台看完，便從新謝過護院，說了些感激的話，辭了出來。

回到公館，也不曉得甚麼人給的信，所有局裏的，營務上的，那些委員，一個個都在公館裏等着請安。黃道台會了幾個，其餘一概道乏一大家回去。只有錢典史一直落了門房

，同戴升商量，托他替回，就說：『這兩日知道大人心上不舒服，不敢京動，所以太太生日，送的戲也沒有唱。現在是沒有事的了；況且我又是受過栽培的人，比別人不同，應該領個頭，邀集兩下裏的同事同寅，前來補祝。老哥，你看就是明天如何？煩你就替我先上去回一聲。』戴升道：『兄弟別客氣罷！前兩天我們這裏真冷清，望你來談談，你也不來。這一會子又來鬧這個了。』錢典史把臉一紅道：『我不是不來，怕的是碰在他老人家不高興頭上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現在這樣，也是我們的一點孝心，是不好少的。』戴升道：『我知道了。你別着忙，少不得說定日子，就給你信的。』原來錢典史自從那一天，同戴升私語之後，第二天便奉到支應局的札子，派他做了收支委員。一切謝委到差，都是照例公事，不必細贅。

凡是做書，敝一樁事情：有明點，有暗點，有補點。此番錢典史得差，乃是暗點。備補點法。看官不可不知。閑話休題。且說是日錢典史去後；戴升一想；這話不錯。立刻就到上房，不說錢典史的主意，竟其算他自己的意思。說道：『前天太太生日，家人們本來要

替太太祝壽的。偏偏來了這們一個電報，鬧了這幾天；家人連幾天飯也沒有吃，夜間也睡不着覺；心中想，好容易跟得一個主人，總要望主人轟轟烈烈的，升官發財方好。况且老爺官聲，統江西第一，算來決計不會出亂子的。前幾天家人同夥當中，還有幾個，一天到晚垂頭喪氣，想着要求某老爺，某老爺外頭薦事情，公館裏的事情都不肯做；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，真把家人恨的了不得！黃道台道：『這些沒良心的王八蛋，還有用嗎！是那個？就立刻趕掉他。』戴升道：『名字也不用說了。常言大人不記小人之過，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，將來總沒有好日子，等着瞧罷。』當下太太也幫着勸解一番；黃道台方始無言。然後講到看日子，補祝壽。局裏頭是錢大爺領頭，還要照上面說的一樣辦。黃道台應允了。就看定日子，後天爲始。

戴升出來，就去通知了錢典史。仍舊是衆家人頭一天煖壽，局裏第二天、營務處第三天，推排下去。打條子給縣裏，請他知會學裏老師，去封戲班子的箱。不上半天，仍舊上回那個掌班的，押着戲箱，來到公館，先見門政大爺戴大爺，請過安。那掌班的道：『我的大太爺，上回唱過，不給了嗎？害的咱東也找人，西也找人，爲的是大人差事，賺錢事

小，總要佔個面子。那裏知道，半天裏一個雷，說不唱了。我的大太爺，那真糟死小人了，足足賠了一百二十四吊，就是賸了條褲子沒有進當！幸虧好，今兒還是咱的差使，賞咱們個面子，咱恨不得竭力報効。大太爺你想，咱班子裏一個老生，一個花臉，一個小生，一個衫子，都是刮刮叫，超等第一名的脚色。老生叫賽菊仙。花臉叫賽秀山。小生叫賽素雲。衫子叫賽怡雲。」戴升道：「怎麼全是賽？只怕賽不過罷！掌班的發急道：『這原是江西有名的四賽，誰不知道？等到開了檯，大太爺聽過，就知道咱不是說的瞎話。』戴升道：『唱的好，沒有話說，唱得不好，送到縣裏，賞你三百板子一面枷。』掌班的道：『唱的不好，也有你大太爺包涵。唱的好了，更不用說。你大太爺一句話，多不敢想，把大人庫裏的元寶，賞咱兩個，補補上回的數，那就是大太爺栽培小人了。』戴升道：『他有人庫裏的元寶，我想賞你，他不肯，亦是沒有法想。』掌班的道：『大太爺你別瞞我，誰銀子在他手裏？我想賞你，他不肯，亦是沒有法想。』戴升道：『那倒好了，我不不知道？支應局的戴大太爺，大人跟前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只要你老吩咐就是了，不要說一個元寶，就是上千上萬的，也儘着你拿。』戴升道：『那倒好了。我有這些銀子也不在這裏當門口了！』正說着，可巧上頭來叫戴升，就此把話打斷。

有話便長、無話便短。轉瞬間，便到了煖壽的那一天。班子裏規矩，兩點鐘就要開鑼。黃道台因爲此事，上院請了三天假。在公館裏吃過午飯，就同着太太，出來坐在大廳上聽戲。還有姨太太小姐，一個個都打扮着像花蝴蝶似的，一同陪着看戲。

黃道台還有一個少爺，今年只得十三歲，是姨太太養的。因爲太太沒有兒子，却拿他愛如珍寶；把這位少爺脾氣，慣的比誰還要利害。他說要天上日頭，就得有人拿梯子纔好；不然，他那牛性一發，十個老爺也強他不過！這天唱戲，他一早就攢在戲房裏，戴着鬍子，儘着在那裏使槍耍棒。班子裏人，爲的是少爺，也不敢多說。後來倒是一個唱小丑的，看不過，說了一句：『我的少爺，我們在這裏唱戲，你老倒在這裏做清客串了！』少爺聽了不懂，跟少爺的二爺，聽了這話，就朝着那個唱小丑的眉毛一豎，說他糟蹋少爺，一定要上去回。唱小丑的不服，兩個人就打起架來。掌班的看不過，過來把那個唱小丑的，吆喝下來。又過來替二爺賠不是，勸他同少爺廳上去瞧戲，戲房裏人多口雜，得罪了少爺，是不是玩的。那二爺方才同了少爺出來。少爺始終偷了人家一掛鬍子，藏在袖子裏；掌

班的查着了，也不敢問。

少停，天黑，檯上停籬預備煖壽。老爺太太一齊進去，紮扮出來。老爺穿的是朝珠褂，太太穿的是紅裙披風；雙雙站立廳前，同受衆人行禮。起先是自己家裏的人。接着方是戴升，領着合府家人。那戴升頭戴紅纓大帽，身穿元青外套，其餘的也有着馬褂的，也有祇穿一件長袍的，一齊朝上叩頭。老爺站在上面，也還了一個揖，太太也福了一福。衆家人叩起頭來，便是衆位師爺行禮。太太迴避，單是黃道台出來。讓了一回，大家散去。接着合省官員，從知府以下的，都來上手本。黃道台吩咐一概擋駕。獨有錢典史，也不管廳上有人沒人，身穿彩畫蟒袍，頭戴五品獎札，走到居中，跪下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過安，又要找太太當面叩見叩祝。太太見他進來的時候，早已走開了。黃道台又同他客氣一回，讓他在這裏伺候的。諸事停當，方且坐席開鑼，重跳加官，捱排點戲，直鬧到十二點半鐘，方始停當。

却說：這一天送禮的人，到也不少，無非是酒燭糕桃幃屏之類居多。全是戴升一個人

專管此事；某人送的某物，開發力錢多少，一一登賬記清。戴升還問人家要門包，也有十吊的，也有八吊的。真正是細大不捐，積少成多，合算起來，也着實不少。還有些候補老爺們，知道黃道會同護院要好，說得動話，便借此爲由，也有送一百兩的，也有送五十兩的，也有送衣料金器的，那門包更不用說了。凡送現銀子，及衣料金器的，因爲太太吩咐過，一概立時交進，其餘晚上停鑼之後交賬。太太要親自點過，方才安寢。

轉瞬之間，已過三天。黃道台上院消假。又過了幾天，凡來拜壽的同寅地方，一處處都要去謝步。暗中又托人到郭道台那裏打點，送了一萬銀子。郭道台就替他洗刷清楚，說了些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的話頭，稟復了制台。那制台也因得了護院的信，替他求情，面子難却，遂把這事放下不題。且說黃道台仍舊當他的差使。因爲護院相信他，甚麼牙釐局的老總，保甲局的老總，洋務局的老總，通統都委了他。真正是錦上添花，通省再找不出第二個。

無奈實缺巡撫，已經請訓南下，不日就要到任。別人還好；獨有那位藩台大人，是鹽法道署的。他這人生平頂愛的是錢，自從署任以來，怕人說他的閑話，還不敢公然出賣差

缺。今因聽得新撫台，不久就要接印；他指日也要回任，這藩台是不能久的。他便利令智昏，叫他的幕友官親，四下裏替他招攬買賣。其中以一千元爲碼，只能委個中等差使；頂好的缺，總得頭二萬銀子。誰有銀子誰做，却是公平交易，絲毫沒有偏枯。有的沒有現錢，就是出張到任後的期票，這位大人也收。但是碰着現惠的，這出期票的，也要退後了。

* * * * *

閑話休題。且說這位藩台大人，自從改定章程，現錢交易，劃一不二，却是其門如市，生涯十分茂盛。內中便有一個知縣看中一個缺，一心想要便走了藩台兄弟的門路，情願報效八千銀子。藩台應允，立時三面成交。正要掛出牌去，忽然院上傳見，趕忙打轎上院。護院接見之下，原來不爲別事，爲的是胡巡捕當了半年的差，很獻殷勤。現在護院不久就要交卸，意思想給他一個美缺，無非是調劑他的意思。不料護院指名所要的那個缺，就是這位藩台大人，八千兩頭出賣的那個缺。護院話已出口，藩台心下好不躊躇！心想缺是多得狠，若是別一個還好，乃偏偏這個。昨天纔許了人家，而且是現錢交易；初意以爲詳院掛牌，其權仍舊在我，不料護院也看中了這個缺，叫我怎麼回。頭與我一樣，他要照應

人，何不等他回任之後，久要回任的，司道平行，他也人家呢，轉念一想，橫豎他不愛拿那個缺給誰，他也不要我事，何必定這時候來搶我的衣食飯碗呢？然而又不便直言回覆，不如另外給他個缺，敷衍過去。藩台主意打定，便回護院道：『大人所說的這個缺，一來雖省較遠，二來缺分聽說的也徒有虛名，毫無實濟。胡令當差勒索，又是大人的吩咐；等司裏回去，再對付一個好一點的缺調劑他。今天晚上就來稟覆。至於大人所說的這個缺，現在有應署人員，司裏回去，也就要掛牌出去。』護院道：『通省的缺，依我看，這個也上等的了。難道還不算好？』藩台回道：『缺縱然好，也要看民情如何。那地方民情不好，事情不大好辦。等司裏對付一個民情好一點的地方，也不負大人栽培他這一番盛意。』原來這藩台賣缺，護院已有風聞，大約這個缺，諒已經成交的了。心上原想定要同他爭一爭；既而一想，我又不久就要回任的，何苦做此冤家。他既說得如此安好，且看他拿甚麼好地方來給我。遂即點頭應允，說了聲「某翁費心。」藩台方始辭別回去。

一霎時回到本衙，吃過了飯，正在簽押房裏過癮。只見他兄弟三大人，走進房間，叫了一聲「哥。」藩台問他甚麼事。三大人說：『昨日九江府出缺。今天一早，稟號裏有個

朋友，接到他那裏的首縣，一個電報，託號裏替他墊送二千銀子，求委這首縣，代理一二月。這個缺也有限，不過是面子上好看些的意思。」藩台道：「九江府也沒有聽見長病，怎麼就會死的？」三大人道：「現在只曉得是出缺。論不定是病死，是丁憂。電報上沒有寫明。」藩台道：「首縣代理知府，原是常有的事；但是一個知府，只值兩弔銀子，未免太便宜了。老三，生意不好做的這們濫。」三大人說：「我的哥呀！現在不是時候了，新撫台一接印，護院回任，我們也跟着回任。還不趁早撈得一個是一個？」藩台道：「一個知府，總不止這個數。要是知府止賣二千，那些州縣豈不更差了一級呢！」三大人道：「缺分有高低，要看貨討價。這代理不過兩三個月的事情。」藩台道：「代理就不要掛牌嗎？」三大人道：「牌是自然要掛的。」藩台道：「要掛一張牌，至少叫他拿五千現銀子。代理雖不過兩三個月；現在離着收漕的時候也不遠了，這一接印，一分到任規，一分漕規，再做一個壽，論不定新任過了年出京，再收一分年禮，至少要弄萬把銀子。現在叫他拿出一半，並不爲過。況且這萬把銀子，都是面子上的錢；若是個手長的，弄上一底一面，誰能管他呢？」三大人見他哥這們一說，心上自己轉念頭，說：「哥的話並不錯。」

便對他哥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等我去找票號裏那個朋友，叫他今天就打個電報去問他，說五千銀子一個不能少，是不是？叫他當天電復。有個缺在這裏，還怕魚兒不上鈎？況且省裏的候補知府多得狠哩！』藩台道：『是呀！你就立刻去找那個朋友，好歹叫他給一個回信他不要，還有別人呢。』原來這位署藩台，姓的是何。他有個綽號，叫做荷包。這位三大人也有一個綽號，叫做三荷包，還有人說，他這個荷包，是個無底的，有多少，裝多少，是不會漏掉的。

* * * * *

且說這三荷包，辭了他哥哥出來，也不及坐轎，便叫小跟班的打了燈籠，一直走到司前，一引匯票號裏，找到當手的倪二先生。——就是拿電報來，同他商量的那個朋友。這倪二先生，有名的爛好人，大家都叫他泥菩薩。他這人專門替人家拉皮條，溜鈎子。何藩台在鹽道任上，三荷包賬房，一直同他來往。及至署了藩台，賣買更好，進出的多，他來的更比前殷勤。通藩司衙門，上上下下，以及把門的三小子，沒一個不認得泥菩薩；就是衙門裏的狗，見了他面善，要咬也就不咬了。三荷包進了他的店，一疊連聲的喊泥菩薩

。」泥菩薩聽見，便知是早上那件事情的回音來了，趕忙出來接了進去。見面之後，泥菩薩便問：『那事怎麼樣？』三荷包道：『你這人，人人都叫他泥菩薩；我看比強盜還利害。我們自家人，你不好意思給我當上？』倪二先生發急道：『這從那裏說起！我是甚麼東西，敢給三大人當上？』三荷包道：『說句頑話，就急得這個樣兒！』倪二先生道：『我的三大人！你可知道，我是泥做的，禁不起嚇，一嚇就要嚇化了的！』說着，兩個人又哈哈的笑了。笑過之後，三荷包便一五一十的，把他哥的話告訴了倪二先生。倪二先生道：『我說句不知輕重的話，不怕你三大人招怪。現在新撫台指日到任，令兄大人不日就要回任的，現在樂得撈一個是一個。前途出到二千，據我看，也是個分上了。如今叫他多，也多不到那裏，反怕事情要弄僵！我勸三大人，還是回去勸勸令兄大人，便宜他這一遭。有我做中人，將來少不得要找補的。』三荷包道：『我何嘗不是這樣說。無奈我們大先生，一定要扳個價，叫我怎麼樣呢？』倪二先生道：『事已到此，不添不成功。這裏頭有二八扣，如今我情願自効勞，就把這四百兩，也報効了令兄大人。這總是說得過了？』三荷包道：『他的有了，你的不要了，我呢？就是你也沒有白効勞的。倪二先生道：『二千之外

，我早替三大人想好了，還用吩咐嗎？」三荷包把身子湊前一步，低聲問道：「多少呢？」倪二先生道：「加二。」三荷包道：「泥菩薩，你是知道我的用度大的，這一點點怎麼呢！我們大先生那裏，二千答應下來，答應不下來，儘着我去抗。橫豎叫他代理這缺就是了。但是我兩個，總得叫他好看些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我另外提開算，單儘你三大人罷。多要了開不出口；如果些微潤色點，我旁邊人就替他硬做主，還可以使得。我的意思，二成之外，再加一百，一共五百兩。倘若別人，我們須得三三十一的分派。如今是你三大人，我們兄弟分上；你留着使罷。」三荷包道：「這個不算數，看你的分上，以多要多照顧些纔是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承你三大人看得起我，做了這兩年的朋友，難道我的心，三大人你還不曉得嗎？」三荷包道：「你趕今晚就覆他一個電報，叫他預備接印；大先生跟前有我哩。」倪二先生歡天喜地的答應了，又奉承了幾句話。三荷包方纔回去。

究竟此事他哥能否應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藩司賣缺兄弟失和……縣令貪贓主僕同惡

却說：三荷包回到衙門，見了他哥，問起那事怎麼樣了。三荷包道：『不要說起。這事鬧壞了？大哥，你另外委別人罷！這件事看上去不會成功。他哥一聽這話，一盆冷水從頭頂心澆了下來！呆了半晌，問：『到底是誰鬧壞的？由我討價，就由他還價，他還過價，我不依他，他再走也還像句話。那裏能彀他說二千，就是二千，全盤都依了？他不如這個藩台，讓給他做，也不必來找我了。你們兄弟好幾房人，都靠着我老大哥一個，替你們一房房的成親，還要一個個的捐官。老三，不是我做大哥的說。句不中聽的話，這點事情，也是爲的大家，你做兄弟的，就是替我出點力，也不爲過。怎麼叫你去說說，就不成功呢？況且姓倪的那裏，我們司裏多少銀子，在他那裏出進進，又不要他大利錢，他也有得賺了。爲着這一點點，他就拿把，我看來也不是甚麼有良心的東西！』原來三荷包進來的

時候，本想做過反跌文章，先說個不成功，好等他哥來還價。他用的是引船就岸的計策。先看了他哥的樣子，後來又說甚麼由他還價；三荷包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心想這可由我殺價，這叫個裏外兩賺。及至聽到後半，被他哥埋怨了這一大篇，不覺老羞變怒。本來三荷包在他哥面前，一向是極循謹的；如今受他這一番排揎，以為被他看出隱情，叫他容身無地，不禁一時火起，就對着他哥發話道：「大哥，你別這們說。你要這們一說，咱們兄弟的賬，索性大家算一算。」何藩台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三荷包道：「算賬。」何藩台道：「算甚麼賬？」三荷包道：「算分家賬。」何藩台聽了，哼哼冷笑兩聲道：「老三，還有你二哥四弟，連你弟兄三個，那一個不是在我手裏長大的？還要同我算賬？」三荷包道：「我知道的。爹爹不在的時節。共總剩下也有十來萬銀子。先是你捐知縣，抵了一萬多，弄到一個實缺；不上三年，老太太去世，丁艱下來，又從家裏搬出二萬多，彌補虧空；你自己名下的。早已用過頭了。從此以後，坐吃山空，你的人口又多，等到賬滿，又該人家一萬多兩。憑空裏知縣不做了，忽然想要高升，捐甚麼知府，連引見走門子，又是二萬多。到省之後，當了三年的釐捐總辦，在人家總可以剩兩個；誰知你還是叫苦連天，論不定

是真窮，還是裝窮。候補知府做了一陣子，又厭煩了；又要過甚麼班，八千兩買一個密保，送部引見，又是三萬兩；買到這個鹽道。那一注不是我們兄弟的錢？就是替我們成親，替我們捐官，我們用的這好算是用的利錢，何會動到正本錢？現在我們用的自家的錢，用不着你來賣好，甚麼娶親，甚麼捐官。你要不管儘管不管，只要還我們的錢。我們有錢，還怕娶不得親，捐不得官？」

何藩台聽了這話，氣得臉似冬瓜一般的青了！一隻手絡着鬍子，坐在那裏發楞，一聲也不言語。三荷包見他哥無話可說，索性高談闊論起來。一頭說，一頭走，背着手，仰着頭在地下踱來踱去；只聽他講道：「現在莫說家務，就是我做兄弟的，替你經手的事情，你算一算：玉山的王夢梅，是個一萬二。萍鄉的周小辮子八千。新昌胡子根六千。上饒莫桂英五千五。吉水陸子林五千。廬陵黃霽甫六千四。新畬趙荅州四千五。新建王爾梅三千五。南昌蔣大化三千。鉛山孔慶輅，武陵盧子庭，都是二千。還有些一千八百的，一時也記不清，至少亦有二三十注，我筆筆都有賬的。這些錢，不是我兄弟替你幫忙，請教那裏來呢？說說好聽，同我二八三七。拿進來的錢可是不少，幾時看見的半個沙殼子，漏在我

手裏？如今倒同我算起賬來了。我們索性算算清，算不明白，就到南昌縣裏，叫蔣大化替我們分派分派。蔣大化再辦不了，還有首府首道。再不然還有撫台，就是京腔亦不要緊，我到那裏，你就跟我到那裏。要曉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。」三荷包越說越得意；把個藩台白瞪着眼，只是吹鬍子，在那裏氣得索索的抖。楞了好半天，才喘吁吁的說道：「我也不要做這官了。大家落拓大家窮。我辛辛苦苦，爲的那一項？爽性自己兄弟，也不拿我當作人；我這人生在世，還有什麼趣味！不如剃了頭髮當和尚去，還落個清靜！」三荷包說道：「你辛辛苦苦，倒底爲的那一項？橫豎總不是爲的別人。你說兄弟不拿你當人，你就應該擺出做哥子的款來，你不做官，你要做和尚，橫豎隨你自家的便，與旁人毫不相干。」

何藩台聽了這話，越想越氣；本來躺在牀上抽大烟，站起身來，把烟鎗一丟，豁琅一聲，打碎一隻茶碗，潑了一牀的茶，褥子潮了一大塊。三荷包見他來的凶猛，只當是他哥動手要打他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；他便把馬褂一脫，捲了捲袖子，一個老虎勢。望他哥懷內撲將來。何藩台初意丟掉烟鎗之後，原想奔出去找師爺，替他打稟帖給撫台告病。今見兄

弟撒起潑來，一面竭力抵擋，一面口裏說：『你打死我罷！』起先他弟兄倆鬥嘴的時候，一衆家人都在外間靜悄悄的，不敢則聲；等到後頭鬧大了，就有幾個年紀大些的二爺，進來相勸老爺放手。一個從身後抱住三老爺，想把他拖開；誰知用了多大的力，也拖不開！還有幾個小跟班，不敢進來勸，立刻奔到後堂，告訴太太說：『三老爺同老爺打架拉着辮子不放哩！』太太聽了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也不及穿裙子，也不要老媽子攙，獨自一個奔到花廳。衆跟班看見，連忙打簾子讓太太進去。只見他哥兒倆，還是揪在一塊，不會分開。太太急得沒法，拚着自己身子，奔向前去，使盡平生氣力，想拉開他兩個，那裏拉得動！一個說：『你打死我罷！』一個說：『要死死在一塊兒。』太太急得淌眼淚說：『倒底怎麼樣！』嘴裏如此說，心上到底旁着自己的丈夫，竭力的幫他丈夫往旁邊拉，

何藩台一看太太這個樣子，心早已軟了，連忙一鬆手，往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那三荷包却不提防他哥此刻鬆手，仍舊使着全副氣力，往前直頂，等到他哥坐下，却撲了一個空，齊頭拿頭頂在他嫂子肚皮上。他嫂子乃是女人，又有了三個月的身孕，本是沒有氣力的；被他叔子一頭撞來，剛正撞在肚皮上，只聽得太太阿啞一聲，跟手咕咚一聲，就跌在

地下。三荷包也爬下了，剛剛碰在太太身上。何藩台看了，又氣又急：氣的是兄弟不講理，急的是太太有了三個月的身孕；自己已經一把鬍子的人了。這個填房太太，是去年娶的，如今才有了喜；倘或因此小產，那可不是玩的！當時也就顧不得別的了，只好親自過來，一手把兄弟拉起。却用兩隻手去拉他太太，誰知拉死拉不起；只見太太坐在地下，一手摸着肚皮，一手託着腮，低着頭閉着眼睛，縐着眉頭，那頭上的汗珠子，比黃荳大。何藩台問他這樣，只是搖頭說不出話。何藩台發急道：『真正不知道！我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！碰着你們這些孽賤！』三荷包見此光景，搭趣着就溜之乎也。

起先太太出來的時候，另外有個小底下人，奔到外面聲張起來，說：『老爺同三老爺打架。你們衆位師爺不去勸勸！』頃刻間，衆位師爺都得了信，還有官親大舅太爺，二舅老爺，姑老爺，外孫少爺，本家叔大爺，二老爺，姪少爺，約齊好了，到簽押房裏去勸和。走進外間，跟班回說：『太太在裏頭。』於是大家縮住了腳，不便進去。幾個本家也是客氣的，一齊站在外間聽信。後首聽到三老爺，把太太撞倒；太太阿唷一聲，大家就知道這事越鬧越大，連勸打的人也打在裏頭了。跟手看見三老爺掀簾子出來，大家接着齊問他甚

麼事？三老爺因見幾個長輩在跟前，也不好說自己的是，也不好說他哥的不是；但聽得說了一聲道：「咱們兄弟的事，說來話長；我的氣已受殺了，還說他做甚！」說罷了這一句，便一溜烟外面去了。這裏衆人，依舊摸不着頭腦；後來賬房師爺，同着本家二老爺，向值簽押房的跟班，細細的問了一遍，方知就裏。二老爺還要接着問別的；只聽得裏面太太，又在那裏阿唷阿嚏的喊個不住！想是剛纔閃了力了；論不定還是三老爺把他撞壞的，大家都曉得太太有了三個月的喜，怕的是小產。

外間幾個人，正在那裏議論，又聽得何藩台一疊連聲的叫人去喊收生婆。又在那裏照上房裏的老媽子都死絕了，怎麼一個都不出來？衆跟班聽得主人動氣，連忙分頭去叫。不多一刻，姨太太小姐，帶了衆老媽，已經走到屏門背後。於是衆位師爺只好迴避出去。姨太太小姐，帶領三四個老媽進來；又被何藩台罵了一頓，大家不敢做聲。好容易五六個人，拿個太太連抬帶扛，把他弄了進去。何藩台也跟進上房，眼看着把太太扶到牀上躺下。問他怎樣？也說不出怎樣。

何藩台便叫人到官醫局裏，請張聾子張老爺，前來看脈。張聾子立刻穿着衣帽，來到

藩司衙門，先落官廳，傳進手本；等到號房出來，說了一聲「請，」一纔跟着進去。走到宅門號房站住，便是執貼二爺，領他進去。張聾子同這二爺，先陪着笑臉。寒暄了幾句，不知不覺領進上房。何藩台從房裏迎到外間，連說「勞駕得狠！」張聾子見面，先行官禮，請了一個安；便說：「憲太太欠安，卑職應得早來伺候。」何藩台當即讓他坐下，把病源細細說了一遍。不多一刻，老媽出來相請。何藩台隨讓他同進房間，只見上面放着帳子；張聾子知道太太睡在牀上，不便行禮，只說一句「請太太的安。」帳子裏面也不則聲；倒是何藩台同他客氣了一句。他便倒着身子，在牀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叫老媽把太太的右手請了出來，放在三本書上。他却閉着眼低着頭，用三個指頭按準寸關尺三部脈位，足足把了一刻鐘的時節。一隻把完，又把那一隻左手換了出來，照樣把了半天。然後叫老媽去看太太的舌苔。何藩台恐怕老媽靠不住，點了個火。梟開帳子，讓張聾子親自來看。張聾子立刻站了起來，只些微的一看，就叫把帳子放下；嘴裏說：「冒了風，不是頑的！」說完這句話，仍由何藩台陪着，到外間開方子。張聾子說：「太太的病，本來是鬱怒傷肝；又閃了一點力，略略動了胎氣；看來還不要緊。」於是開了一張方子，無非是白朮，子

芥，川連，黑山梔一類。寫好之後，遞給了何藩台；嘴裏說：「卑職不懂得甚麼，總求大人指教。」何藩台接過看一遍，連說「高明得狠。」又見方子後面，另外注着一行小字道，是：「委辦官醫局提調，江西試用通判張聰謹擬」十七個字。何藩台看過一笑，就交給跟班的，拿摺子趕緊去撮藥。這里張龔子也就起身告辭。少停撮的藥回來。照方煎服。不到半個鐘頭，居然太太的肚皮也不痛了。何藩台方始放心。只因這事是他兄弟鬧的，太太雖然病不妨事，但他兄弟始終不肯服軟，這事情總得有個下場。

* * * * *

到了第二天，何藩台使上院請了兩天假，推說是感冒。其實是坐在家裏生氣。三荷包也不睬他，把他氣的越發火上加油。只好虛張聲勢，到簽押房裏，請師爺打稟帖給護院，替他告病；說：「我這官一定不要做了。我辛辛苦苦做了這幾年官，連個奴才還不如，我又何苦來呢！」那師爺不肯動筆；他還打恭作揖的求他快寫些。師爺急了，只好同伺候簽押房的二爺咬了個耳朵，叫他把合衙門的師爺，什麼舅太爺，叔大爺，通通請來相勸。不消一刻，一齊來了，當下七嘴八舌，言來語去。起先何藩台咬定牙齒不答應。虧得一個舅

太爺，一個叔太爺，兩個老人家，心上有主意，齊說：「這事情是老三不是，總得叫他來下個禮，賠個罪，才好消這口氣。」何藩台道：「不要叫他。那不折死了我嗎？」舅太爺道：「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？」便拉了叔太爺，一同出去找三荷包。三荷包是一向在衙門管賬房的；雖說是他舅舅他叔叔，平時不免總有仰仗他的地方，所以見面之後，少不得還要拍馬屁。當下舅太爺雖然當着何藩台，說「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？」其實兩個人到了賬房裏來，一見三荷包，依然是眉花眼笑，下氣柔聲。舅太爺拖長了嗓子，叫了一聲「老賢甥，」底下好像有多少話似的，一句也說不出口。三荷包却已看出來意，便道：「不是說要告病嗎？他拿這個壓制我；我却不怕。等他告准了，我再同他算賬。」舅太爺說：「不是這們說。你們總是親兄弟。現在不說別的，總算是你讓他的。你幫着他這幾多年，辛辛苦苦管了這個賬，替他外頭張羅，他并不是不知道好歹；不過爲的是不久就要交卸，心上有點不高興，彼此就頂撞起來。」三荷包道：「我頂撞他什麼？如果是我先頂撞了他，該剛該殺，聽憑他辦。」舅太爺道：「我何會派老賢甥的不是！不過他是個老大哥，你總看手足分上，拚着我這老臉，替你兩人打個圓場，完了這件事。」叔太爺也幫着如此說

他叔叔却不稱他爲老賢姪，比舅太爺還要恭敬，竟其口口聲聲的叫三爺。三荷包聽了，心想這事總要有個收蓬；倘若這事弄僵了，他的二千不必說，還有我的五百頭。豈不白便宜了別人！想好主意，便對他舅舅叔叔說道：『我做事不要瞞人，他若是有我兄弟在心上，這樁口舌是非，原是爲九江府起的。』便如此這般樣，把賣缺一事自頭至尾，說一遍。兩人齊說：『那是我們知道的。』三荷包道：『要他答應了人家二千，我就同他講和。倘若還要擺他的臭架子，叫他把我名下應該分的家當，立刻算還了給我，我立刻滾蛋；叫他從今以後，也不要認我兄弟。』舅太爺道：『說那裏話來？一切事情。都在娘舅身上。你說二千，就是二千。我舅舅只准叫他要二千，他敢不聽？』

說着，便同叔太爺一邊一個，拉着三荷包到簽押房來。跟班的看見三老爺來了，連忙打簾子，當下舅太爺叔太爺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把個三荷包夾在中間。三荷包走進房門，只見一屋子的人，都站起來招呼，他獨有他哥還是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不動。三荷包看了，不免又添上些氣。虧得舅太爺老臉，說又說得出，做又做得出；一手拉着三荷包的手，跑到何藩台前說：『自家兄弟，有什麼說不了的事情！叫人家瞧着，替你倆担心。

我從昨天到如今，爲着你倆沒有好好的吃一頓飯。老三，你過來，你做兄弟的，說不得先走上去叫一聲大哥，弟兄和和氣氣，這事不就完了嗎？」三荷包此時，雖是滿肚皮的不願意，也是沒法，只得板着臉，軟着頭，狼獾獾的叫了聲「大哥。」何藩台還沒答腔；舅太爺已經張開兩撇鬍子的嘴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了好了。你兄弟照常一樣，我的飯也吃了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何藩台正想，當着衆人，發落他兄弟兩句，好光光自己的臉。忽見執帖門上來回：「新任玉山縣王夢梅王大老爺，稟辭稟見。」這個人，可巧是三荷包經手，拿過他一萬二千塊的一個大主顧。今天因要赴任，特來稟辭。何藩台見了手本，回心轉念，想到這是自家兄弟的好處，不知不覺，那面上的氣色，就和平了許多。一面換了衣服出去，一面回頭對着三荷包道：「我要會客，你在這裏陪陪諸位罷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好了。我們也要散了。」說着，舅老爺，叔太爺，同着衆位師爺，一閃而散。何藩台自己出來會客。

元來這位新掛牌的玉山縣王夢梅，本是一個做官好手，上半年在那裏辦過幾個月釐局

不該應要錢的心大狠了，直弄得民怨沸騰，有無數商人，來省上控。牙釐局的總辦，立刻詳院，將他一面撤委，一面提集司事巡丁，到省質訊。後來查明。是他不合縱容司巡，任情需索。幸得憲恩高厚，只把司巡辦掉幾個；又把他詳院，記大過三次，停委一年，將此事敷衍過去。可巧何藩台署了布政司，約摸將交卸的一個月前頭，得到不久就要回任的信息。他便大開山門，四方募化，又有個兄弟，做了幫手，覬意招徠。只要不惜重貲，便爾有求必應。王夢梅曉得了這條門路，便輾轉託人先請三荷包吃了兩樽花酒。齊巧有一天，是三荷包的生日，他便借此爲名，送了三四百兩銀子的壽禮。就在姨子家弄了一本戲，叫了幾樽酒，聚集了一班狐羣狗黨，替三荷包慶了一天壽。這天直把三荷包樂得不可開交，就此與王夢梅做了一個知己。可巧前任玉山縣，因案撤省。這玉山是江西著名的好缺，他便找到三荷包，情願孝敬洋錢一萬塊，叫他署理這缺。三荷包就進去替他說合。何藩台說他是停委的人，現在要破例委他，這個數還覺着嫌少。說來說去，又添了二千。王夢梅又私自送了三荷包二千的銀票。三荷包一手接票子，一面嘴裏說：『咱弟兄還要這個碼？』等到這句話說完，票子已到他的懷裏去了。

究竟這王夢梅。只辦過一盪釐局；而且未曾終局，半路撤回。回省之後，還還賑賑應酬，再貼補些與那替他當災的巡丁司事，就是錢再多些，到此也就有限了。此番買缺，幸虧得他有個錢莊內朋友，替他借了三千。他又弄到一個帶肚子的師爺，一個帶肚子的二爺，每人三千；說明到任之後，一個管賬房，一個做稿案。三注共得九千，下餘約四五千，多是自己湊的。這日因為就要上任，前來稟辭，乃是官樣文章，不必細述。

王夢梅辭過上司，別過同寅，帶領家眷，與所有的募友家丁，一直上任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。將到玉山縣頭一天，先有紅諭下去，便見本縣書差前來迎接。王夢梅的意思，爲看目下乃是收漕的時候，一時一刻都不能耽誤的。原想到的那一天，就要接印；誰知到的晚了，已有上燈時分，把他急得暴跳如雷，恨不得立時就把印信搶了過來！虧得錢穀上老夫子，前來解勸，說：「今天天色已晚，就是有人來完錢糧漕米，也總要等到明天天亮，黑了天是不收的，不如明天一早接印的好。」王夢梅聽了他言方始無話。却是這一夜，不曾合眼！約摸有四更時分，便已起身，怕的是誤了天亮接印，把漕米錢糧，被前任收了去。等得人齊，把他抬到衙門裏去，那太陽已經在牆上了。拜印之後，升座公案，便是典史

參堂，書差叩賀，照例公事。話休絮煩。且說他前任的縣官，本是個進士出身。人是長厚一路，性情却極和平；惟於聽斷上稍欠明白些。因此上憲甄別屬員本內，就輕輕替他出了幾句考語，說他是「聽斷糊塗，難膺民社。惟係進士出身，文理尚優，請以教諭歸部銓選。」本章上去，那軍機處擬旨的章京向來是一字不易的，照着批了下來。省理先得電報，隨後部文到來。偏偏這王夢梅做了手脚，弄到此缺。王夢梅這邊接印；那前任當日就把家眷搬出衙門，好讓給新任進去。自己算清了交代，便自回省不題。

且說王夢梅到任之後，別的猶可；倒是他那一個賬房，一個文案，都是帶肚子的，凡百事情，總想挾制本官。起初不過有點呼應不靈，到得後來，漸漸的這個官，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樣。王夢梅有個姪少爺，這人也在衙門裏幫着管賬房，肚裏却還明白，看看苗頭不對，便對他叔子說：「自從我們接了印，也有半個多月。幸虧碰着收漕的時候，總算一到任就有錢進。不如把他倆的錢還了他們，打發他走，免得自己聲名有累。」他叔子聽了，楞了一楞，歇了一會，才說得一聲：「慢着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姪少爺見說說不進，也就不

談了。原來這王夢梅的爲人，最惡不過的。他從接印之後，便事事有心退讓，任憑他二人胡作胡爲。等到有一天鬧出事來，便翻轉面孔，把他二人重重的一辦，或者遞解回籍，永免後患。不待乾沒了他二人的錢文，并且得了好名聲，豈不一舉兩得？你說他這人的心思，毒乎不毒！所以他姪少爺說話，毫不在意。回到簽押房，偏偏那個帶肚子的二爺，名字喚蔣福的，上來回公事，有一樁案件，王夢梅已批駁的了。蔣福得了原告銀錢，重新走來，定要王夢梅出票子捉拿被告。王夢梅不肯，兩個人就鬥了一會嘴，蔣福噙哩咕嚕的，撮着嘴罵了出去。王夢梅不與他計較，便拿硃筆寫了一紙諭單，貼在二堂之上，曉諭那些募友門丁，其中大略意思，無非是「本官一清如水。倘有募友官親，以及門稿書役，有不安本分，招搖撞騙，私自向人需索者，一經查實，立即按例從重懲辦，決不寬貸……」各等語

此諭貼出之後，別人猶可，獨有蔣福，是虛心的，看了好生不樂。回到門房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他出這張諭貼，明明是替我關門。一來絕了我的路，二來借着這個清正的名聲，好來擺布我們。哼哼；有飯大家吃，無飯大家餓，我蔣某人也不是好

惹的。你想獨吞，叫我們一齊餓着，那却沒有如此便宜！」想好主意，次日堂事完後，王夢梅剛纔進去，一衆書役，正要紛紛退下，他拿手兒一招道：「諸位慢着！老爺有話吩咐。」衆人聽得有話，連忙一齊站定；他便拖着嗓子講道：「老爺叫我你們回來，不爲別事，只因我們老爺爲官，一向清正，從來不要一個錢的，而且最體恤百姓；曉得地方上百姓苦，今年年成，又沒有十分收成。第一樁想叫那些完錢糧的，照着串上，一個完一個；不准多受一分一釐。這事昨日已經有話，等定好章程，就要貼出來。第二樁是你們這些書役除掉照例應得的工食，老爺都一概拿出來給你們；却不准你們在外頭多要一個錢。你們可知道：昨天已貼了諭貼，不准官親師爺，私自弄錢？查出來了，無論是誰，一定重辦。你們大家小心點！」說完這話，他便走開，回到自己屋子裏去。這些書差一千人退了下來，面面相覷，却想不出本官何以有此一番舉動，真正摸不着頭腦。於是此話哄傳出去，合城皆知，都說：「老爺是個清官。不日就有章程出來，豁除錢糧浮收，不准書差需索。」那第二件，人家還不理會。到是頭一件，人家得了這個信息，都想等着佔便宜。一等三天，告示不會出來。這三天內的錢糧，却是分文未曾收着。

王夢梅甚爲詫異，說好端端，這三天裏頭怎麼一個錢都不見！因差心腹人出外打探，方曉得是如此如此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恨的他要立時坐堂，把蔣福打三千板子，方出得這一口氣。後來幸虧被衆位師爺勸住，齊說：「這事鬧出來不好聽。」王夢梅道：「被他這一鬧，我的錢糧還想收嗎！」錢穀師爺道：「不如打發了他。這件事總算沒有，他的話不足爲憑。難道這些百姓，真果的抗着不來完嗎。」王夢梅見大家說得有理，就叫了管賬房的姪少爺來，叫他去開銷蔣福，立時三刻要他捲鋪蓋滾出去。姪少爺道：「三千頭怎麼說？」王夢梅道：「等查明白了，沒有弊病，纔能給他。」姪少爺道：「這話恐怕說不下去罷！」王夢梅道：「怎麼你們都巴望我多拿出去一個，你們纔樂？」

姪少爺碰了這個釘子，不敢多說話，只得出來同蔣福說。蔣福道：「我那老爺接印的那一天，我就知道，我這飯是吃不長的。要我走容易得狠，只要拿我的那三千洋錢還我，立刻就走。還有一件，從前老爺有過話，是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現在老爺有得升官發財，我們做家人的出了力，賠了錢，只落得一個半途而廢，這裏頭請你少爺，怎麼替家人說。利錢之外，總得貼補點家人纔好。還有幾樁案子裏弄的錢，小事情，十塊二十塊

，也不必題了。卽如孔家因爲爭過繼；胡家同盧家爲着退婚；就此兩樁事情，少說也得半萬銀子。老爺這個缺，一共是一萬四千幾百塊錢，連着盤費，就算他一萬五。家人這裏頭有三千，三五一十五，應該怎麼個拆法？老爺他是做官的人，大才大量，諒來不會刻苦我們做家人的。求少爺替家人言轉一聲。家人今天晚上再來候信。」說罷，退了出去。」

姪少爺聽了這話，好不爲難。心下思量：「他倒會軟調脾，說出來的話，軟的同棉花一樣，恰是字眼裏頭，都含着刺。替他回的好，還是不替他回的好？若是直言，擺上我們這位叔太爺的脾氣，是不好惹的，剛纔我纔說得一句，他就排揎我，說我幫着外頭人，叫他出錢。若是不去回，停刻蔣福又要來討回信。叫我怎樣發付他？說一句良心話，人家三千塊錢，那不是一封一封的填在裏頭，給你用的？現在想要乾沒了人家的，恰是良心上說不過。况且蔣福這東西，也不是甚麼吃得光的。真正一個惡過一個，叫我有甚麼法子想！也罷等我上去找着嬖子，探探口氣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主意打定，便叫人打聽老爺，正在簽押房裏看公事。他便趁空溜到上房，把這事從頭至尾，告訴了太太一遍；又說：「現在叔叔的意思，一時不想那這錢還人家。蔣福那東西

頂壞不過，恐怕他未必就此干休。所以姪兒來請孀娘的示，看是怎麼辦的好？」豈知這位太太，性情吝嗇，只有進，沒有出，却與丈夫同一脾氣。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大少爺你第一別答應他的錢。叔叔弄到這個缺，不輕易！爲的是收這兩季子錢糧漕米，貼補貼補，被蔣福這東西，如此一鬧，人家已經好幾天不交錢糧了！你叔叔恨的牙癢癢，爲的是到任的時候，他墊了三千塊錢，有這點功勞，所以不去辦他。至於那注錢，亦不是吃掉他的，要查明白沒有弊病，纔肯給他。你若答應了他，你叔叔免不了又要怪你了。」姪少爺聽了這話，不免心下沒了主意。又不好講別的，只得搭趣着出來，回到賬房；悶悶不樂。忽見簾子掀起，走進一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蔣福聽回信來了。姪少爺一見是他，不覺心上畢拍一跳。

究竟如何發付蔣福，與那蔣福肯干休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急張羅州官接巡撫……少訓練副將降都司

却說：蔣福走進帳房，探聽消息。姪少爺無法，只得同他說道：「你的錢，老爺說過，一個不少的；但是總得再過幾天，纔能還你。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了來，今日說走，今日也未必動得身。等你動身的時候，自然是還你的。」這位姪少爺，總算得能言會道，不肯把叔子的話，直言回覆蔣福，原是免得洩氣的意思。然則那一種吞吞吐吐的情形，已被蔣福看透。聽罷之後，不禁鼻子管裏哼哼冷笑了兩聲，說：「這算甚麼話！要人走，錢不還人家，這個理信倒少有。現在也不必說別的，我們回到府裏，評評這個理去。」姪少爺連忙勸他，說：「你放心吧，你這錢斷斷不會少你的。」蔣福道：「有本事只是少，我也不怕。」說着，自己去了。

原來這蔣福，同廣信府的一個檔案門上，又是同鄉，又是親家，兩人又極其要好。這

個稿案門，又是府大人第一個紅人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蔣福從賬房裏下來，便一直上府，找到他親家，說老王不還他錢，他要先到府裏上控，求親家好歹拉一把。他親家聽了，自然是拍胸脯，一力承當；把他歡喜的了不得。當天稿案門就回了本府，說縣裏這位王大老爺，怎麼不好，怎麼不好。虧得這位本府，自從王夢梅到任以來，爲他會巴結，心裏還同他說得來；就說這事情鬧了出來，面子上不好看，還是不叫他上控的好。就同刑名老夫子商量；刑名道：『太尊的話是極。晚生即刻就找了他來，開導開導他，叫他不要辜負了太尊的美意。知府說：『如此很好。』刑名便叫自己的二爺，拿了名片到縣裏，請王大老爺便衣過來，有公事面談。去不多時，果見王夢梅來了，走進書房，作揖歸坐。說了幾句閑話：刑名老夫子便題到剛纔太尊的意思，說：『太尊說的，彼此要好，不要弄出笑話來。只要夢翁把用他的錢給了他，其餘無憑無據的事，也斷不能容他放肆。』便把蔣福要告他的話。說了一遍。王夢梅聽了這話，臉上一紅，心上想：此事他既曉得，須瞞他不得。便把蔣福如何可惡，也說了一遍：『現在已經三天沒有人來交錢糧，兄弟心上恨不過。所以雖然有錢，也要叫他難過兩天再給他，並沒有吃沒他的意思。』至於蔣福說要上控兄

弟的話，同域耳目衆多，府憲又是精明不過的；況且又蒙你老夫子拿兄弟當做人；兄弟即使有點不好，難道能噤過府憲？不要說對不住府憲，連你老夫子，亦對不住！」刑名道：「這些話，誰有工夫去聽他。我不過當作閑話談罷了。只要老哥早給他一天錢。早叫他滾蛋一天。大家耳根清淨。不結了嗎？」王夢梅又把臉一紅道：「這蔣福原是一個朋友荐來的，說他如何可靠；來了不到三天，就拿了一筆錢，是三千塊，叫兄弟替他放；兄弟就是沒錢用，也不至於用他們的錢。」刑名道：「是呀。」王夢梅道：「我想他們，不過貪圖幾個利錢。所以就留下他的，替他放在莊上是有的。」刑名道：「不管他是存是放，你只要提還他就是了。」王夢梅又楞了一會道：「說到如此，兄弟無不遵命。明天兄弟便把三十塊划過來。放在老夫子這裏。兄弟那裏。總要查過他沒有弊病，纔能放他滾蛋。」王夢梅的話，不過是借此收場的意思；刑名亦看出來，便說：「狼好。就是如此辦。果然有弊病，我還要告訴太尊，重重的辦他一辦。」說完，王夢梅辭去。

次日上府，果然帶到一張三千塊錢月底期的莊票。刑名收了下來，便問：「你從前出過憑據給蔣福沒有？」王夢梅說：「摺子是有一個。」刑名道：「今天我先出張收條給你；

明天你拿着來換摺子便了。」一樁事情，總算府大人從中轉圓，蔣福未曾再敢多要，王夢梅也未曾出醜。到了年底，倒是那刑名仗着此事出了把力，寫封信來，問王夢梅借五百銀子過年。王夢梅應酬了他二百兩，纔把這事過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且說三荷包，自從同哥哥講和之後，但九江府一注買賣，他自己就弄到幾百兩，連着前前後後經手的多了，少說有萬把銀子在荷包裏了。那時候正值山西水旱，開辦振捐。三荷包到處拉攏，叫人捐官，他自己好賺扣頭。他身上原有一個州同，就此加捐一個知州，又捐了一個十成花翎，歸部銓選。可巧他運氣好，製籤掣得第一。此時他哥大荷包，已經回任；他便把賬房銀錢交代清楚，立刻進京投供候選。

第二個月，山東莒州知州出缺，輪到他頂選，就此選了出來；不過這缺苦點。他便把荷包裏的錢掏了出來，託人走門子，化上二千兩，拜了一位軍機大人做老師。這天是手本來着銀票一塊兒進去的。等了好半天，軍機大人傳見。他進去，磕了三個頭；那軍機大人祇還了半個揖，讓他坐下。祇問得兩句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三荷包回過；又問：「幾時走

？』三荷包回說，攔三四天就走。說完兩句話，那軍機大人就端茶送客，自己踱了進去。三荷包無奈，只好退了下來，回到寓所。次日軍機大人差人送來一封書信，說是帶給山東撫院的。三荷包收了下來，又送來人八兩銀子，來人方去。三荷包燈下無事，把書信偷着拆開一看，只見那信，祇有一張八行書，數一數核桃大的字，不到二十幾個。三荷包官場登久了的，曉得大人先生們八行書，不過如此。仍舊套好封好。

過了兩天，他便離了京城，一直奔赴山東濟南省城，稟到稟見，把軍機大人的書信投了進去。次日即蒙撫台傳見，說：『莒州缺苦，我已經同藩台說過，偏偏昨日膠州出缺，就先掛牌委你署理。隨後有別的好點的缺，我再替你對付。』三荷包打千謝過，回說：『卑職學陋才淺，現在的膠州，有了外國人，事情狠不好辦，總求大人常常教訓。撫台道：『好在我目下就要出省大閱，先到東三府，大約不上一月，就可以到得膠州。那時候有甚麼事，我們當面斟酌再說。你老兄就趕緊去到任。』三荷包答應了幾聲『是，』退了出去。不到晚上，果然藩司前掛出牌來。三荷包自然歡喜。次日大早，連忙到上憲衙門稟謝：『也有見得着的，也有見不着的。』跟手第二天，又拜了一天客。第三天，又赴各衙門稟辭。

三荷包一面去上任；這裏撫台大人，也就起身了。

三荷包到了膠州，忙着拜廟接印，點卯盤庫閱城閱監，拜同寅，拜紳士，還與前任算交代，整整忙了二十幾天，方纔忙完。接着上縣發單下來，曉得撫台是打萊州一路來的。

三荷包得了這信，因他是初次爲官。所有鋪墊擺設，樣樣府都是創起的。現在又要辦這樣的大差使，就是有錢，這幾天裏如何來得及呢！在省城臨動身的時候，甚麼洋貨店裏，南貨店裏，綢緞店裏——。人家因爲他是現任大老爺，而且又是江西鹽道的三大人。誰不相信他——。都肯拿東西賒給他，不要他的現錢，因此也賒了幾千銀子的東西。然而立時立刻要辦怎麼一個差使，還要辦得妥貼，着實爲難。霎時間把他急得走頭無路，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

當下便同衙門裏師爺商量；內中有個書啓老夫子，姓丁名自建，是濟陽縣裏一位名孝廉。從前在省城溧源書院肄業，屢屢考在超等。不但八股精通，而且詩詞歌賦，無一不會，一筆王石谷的畫，一手趙松雪的字，真正刻板無二。從前這位撫台大人，做濟東道的時

儀，還了自建屢次在他手裏考過，算得一箇得意門生。現在因爲了憂在家，沒有事做，仍舊找到舊日恩師，求他推薦一個館地。幸喜此時這位恩師，已經開府山東；一省之內，惟彼獨尊，自然是登高一呼，衆山響應。因此就把他薦與三荷包，當得一名書啓幕賓。這日因見東家爲着辦着的事，愁的雙眉不展，問了衆人，也不得一個主意。他便從旁獻計道：「東翁現在這差，晚生倒有一個辦法。」三荷包忙問是何辦法。丁自建道：「我這做老師生來一種脾氣，頗有閻文介李鑑堂之風。從前他做道台的時候，晚生曾在衙內住過幾天。其實他的上房裏，另外有過小廝房，飲食極其講究。他然而等到請起客來，不過四盆兩碗，還要弄些豆腐青菜在裏頭。他太太就是晚生的做師母，晚生也曾拜見過幾次，一般是珠翠滿頭，綾羅遍身。然而這位做老師，無冬無夏，只得一件灰布袍，一件天青哈喇呢外褂，還要打上幾個補釘。一頂帽子，也不知從那裏古董攤上拾得來的。若照外面看上去，實在清廉得狠。其實有人孝敬他老人家，他的爲人，又極世故，一定必須要領人家情。不過你不去送的他，他却決不朝你開口。但凡有過孝敬的，他一定還要另眼看待；所以他的好處，也在這裏。現在辦他的差使，能較華麗，固然是好；倘或不能，依晚生愚見，不妨面

子稍些推扳點，骨子裏頭，老老實實的，叫他見你個情。橫豎一樣化錢，在我們上一面藥得省事，在他一面又得了實惠，又得了好名聲，這又何樂而不爲呢？」三荷包道：「辦這個差使，無論如何推扳，體制所關，總得有個分寸纔好。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現在已經五月天氣，今年又熱得早，行轅裏鋪陳過於華麗了，反瞧着叫人心煩，不知清淡些。最好是鋪幾個外國房間，只要有檯毯帳子，其餘桌圍椅披，一二不要。再弄幾百盆花，屋裏院子裏，統通擺滿。一天兩頓，也不用滿漢席燕英席，竟請吃大菜。他這一路來，燕英燒烤早已乞膩了，等他清淡兩天也好。況且有了這個房間，就是外國人來拜，也便當許多。」

三荷包聽了他話，甚便覺得有理；忽又躊躇道：「這些外國傢伙辦一時到那裏去辦呢？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晚生有個朋友，同德國兵官極其要好，就託他去借；連吃大菜的刀叉杯盤，桌子上的擺式，還有做大菜的廚子，亦問他借用幾天；東西不穀，再託他替我們假些，總殼用的了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問人家借廚子，人家就不吃飯了嗎？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幾天，就叫這外國人，不必開火倉，就通在我們這裏做好，叫打雜替他煮去的。」

他也樂得省錢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三荷包道：「裏面如此，大致已妥。外面怎麼？」丁建道：「裏面弄好，那外頭愈加好說了。但如到底，是用那裏的房子做行轅？有了房子，方好擺布。」三荷包道：「你們看那裏好？」衆位師爺有的說借東門外孫家的，有的說借南門裏王家的。三荷包聽了，都不中意，不是門口不像樣，就是房子太淺促。後來還是雜務門高二爺見多識廣，是個老辦手，忙說：「這兩處都嫌遠，不如就把書院騰了出來，路又近，房子寬爽，從大門走進來，一直到上房，筆直一條路，豈不比孫家王家的好？」三荷包一聽這話，連說着不錯。」丁自建也忙說「好。」三荷包就此託丁師爺帮着賬房總辦此事。自己也忙着調度。外面蓬匠綵畫匠，一切都是高門上去辦。裏頭了師爺，只管借東西弄廚子，鋪設房間。虧得人多手快，日夜不停。足足忙了五六天，居然一律停當。接着上縣的滾單，又是雪片的滾將下來，說撫院後天可到。三荷包忙着會同了營裏，出境去接。

且說那膠州營營官。本是一員副將。這人姓王名必魁，是個武榜眼出身，拉得一手好弓，射得一手好箭。但是武營裏的習氣，所有的兵丁，平時是從不習練；而且還要尅扣糧

餉，化公爲私。這些弊病，却是一言難盡。只有三年大闕，是他們的一重關煞。那一種急來抱佛脚情形，比起那些秀才們三年歲考還要急。撫院來的三月頭裏，這協台得着了文書，就是心下一個疙瘩。幸虧日子離着還遠，不過傳齊了標下大小將官，從中軍都司起，以及守備，千總，把總，外委，叫他把手下們的額子，都招招齊，免得臨時忙亂。一千人得了這個吩咐，關係自己考程，也就不取怠慢。所有地方上的青皮光棍，沒有行業的人，統通被他招了去。從此這千人進了營，當了兵，吃了口糧，也就不去爲非作歹。地方上到平安了許多。不在話下。

看看離着撫院來的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。大小將弁，帶領着兵丁們，天天下校場操演。不時這位協台大人，還要自己去看操。正真是五天一大操，三天一小操。鎮日價旌旗耀日，金鼓齊鳴，好不齊整，好不威武。列位要曉得，中國綠營的兵丁，只要有了兩件本事，就可以當得：第一件是會跑。大人看操的時候，所有擺的陣勢，不過是一個跟着一個的跑。在校場裏會兜圈子，就會擺得陣勢：排得一溜的，叫長蛇陣；圍在一堆的，叫螺螄陣；分作八下的，叫八卦陣。第二件是會喊，瞧着大人轎子老遠的來了，一齊跪在田裏。當頭

的將官，雙手高捧手本，口報「某官某人，叩接大人大人跟前的戈什。」喊一聲「起去，」所有的兵丁，齊齊答應一聲「嘎！」這一聲要一齊張嘴，不得參差。喊過之後，拔起腳來就跑，又趕到前面伺候去了。所以這一個跑，一個喊，竟是他們祕傳的心法，人人要操練的。至於那這耍鎗弄棒。玩藤牌，翻筋斗，正月城隍廟裏，耍鎗賣膏藥的，一般人，都會得兩手。此時都抄了來，到了校場上，敲着鼓，打着鑼，鑿鑿鑿，一耍套，換一套，正真比耍猴還要好看！他們編的名字，叫「打對子。」這些樣子，今天看看不過如此，明天看看也不過如此，把個協台大人，早看的心煩了。看過幾次，就派中軍替他代勞。空了功夫，這班總爺副爺。自己還吊膀子，下箭道學着射箭；怕的要是撫台大人來到，一枝射不中，要說他技藝生疎，送掉前程，那就作下了。年紀大些的，同那打過仗，受過傷的，都改騎射爲放鎗。射步箭有箭靶子，射馬箭是三角皮毬。放洋鎗是一個灰包，一鎗過去，鎗子穿過灰包，就有多少灰飛了出來，那是頂好看的。這幾天裏頭：文官忙辦差，武官忙操演。直忙得個不擇飯而食，不擇席而臥。

一天凌單到來，知道撫台大人已到前站。三荷包便會同了王協台，出境相迎。接着之

後，趕到行轅稟見。撫院單傳他進見，敷衍了兩句，退了下來。跟手到營務處候補洪大人的公館裏稟見。又拜跟只來的什麼文案老爺，巡捕老爺。這些老爺，班次不過同通州縣，都是三荷包同寅，用不着手本，叫號房拿着帖子，一處處去拜。拜過之後，等到晚上，打聽大人已經睡覺。巡捕陸老爺已經下來；三荷包在省的時候，早同他拜過把子，好託他在大人跟前，做個小耳朵。此時見面之後，着實顯殷勤。三荷包訴說：「自己是纔到任，諸事不週，全仗大力，從中照應。」陸巡捕一力承當，說：「諸哥老哥放心，都在小弟身上。就是大人跟前的這些二爺，曉得兄弟要好的朋友，那是斷斷不會作難的。」三荷包聽了此言，千恩萬謝，感激不盡。外面辦差的二爺，同着州裏管廚的，另外又去找大人帶來的廚子，同他講盤子。那廚子一口咬定，要三百吊一天。只伺候大人兩頓飯，兩頓點心。後首說來說去，好容易講成功，統通在內，一天一百五十吊。住一天，算一天。那廚子又同這裏管廚的說：「我們大人是最好打發的；你家老爺也不用多化錢；咱們這些夥計們也不用費事。只要四碟兩碗，他老人家還要看心疼！就是這個菜，也不要什麼好的，只要一碟韭菜炒肉絲，一碟炒雞蛋，現在到了夏天了，一碟子拌王瓜，一盤子雜拌，再頓上一

碗蛋糕，一碗豆腐湯，多加上些香油，包你都中意。早點心是兩個燒餅，一碗稀飯，下半天的點心，只要兩個饅頭，是萬萬不會挑眼的。管廚的聽了這話，連聲多謝。彼此分手，跟着本官回來料理。本官三荷包，沿途又找着陸巡捕，叨了多少教。

接着撫院進了本境，打過尖。這天約莫有未牌時候，憲駕已到東門城外，開動了合城的人，都去看。等了一回子，只見接差的營兵，一個個都捧着大旗，拿着刀，抗着鎗，跑的滿頭是汗，在頭裏沖頭陣。後面方是欽差閱兵大臣的執事，什麼沖鋒旗，帥字旗，官銜牌，頭鑼，腰鑼，傘扇，令旗，令箭，劊子手，清道旗，飛虎旗，十八般兵器。馬道馬傘，金爪鉞斧，朝天凳，頂馬提爐，親兵戈什哈巡捕，一對一對的過完，纔見那撫院坐着八人擡的一頂綠呢大轎子，緩緩西來。撫院戴着一副墨晶眼鏡；一手綰着鬍子，一手扇着一把朝州扇；滿呼後擁，好不威武！不上一刻，三聲大炮，到了行轅。兩邊吹鼓亭上，奏起樂來。撫院所轎子，一直由戈什扶着，抬到裏頭下轎。大小官員，齊到那裏站班；撫院朝着大衆點了點頭兒，簇擁着進去。

便是一衆官員上手本稟見；撫院便把三荷包同王協台兩個人，傳了進去。同衙地方上

的公事；又問問外國人的情形；又同王協台說：「今天已經四點鐘了，明天一早到校場看操。」王協台答應着，撫院說着話，便拿眼鏡四下裏瞧了一瞧，連說：「太華麗了！何大爺，我沒有出省的時候，就叫人帶信給你們，不可過於糜費，怎麼還如此費事？」

原來撫憲此刻頓的，是會客廳，三荷包原按着中國官場體制預備的，一概是綉花鋪墊。所以撫院看着，嫌他華麗。其實後面住的外國房間，還沒有看見，所以他不知道。三荷包便問：「這是會客廳。後面替大人預備下幾間外國房間，不過夏天住着相宜。那裏頭沒有什麼擺設。撫院一聽是外國房間，馬上就對三荷包說：『你我裏頭去坐。』當下便撇了王協台，三荷包伺候着撫院進去。」只見院子裏擺着好幾百盆花，撫院便讚了一聲「好。」等到了房間裏，四下一看，連說「清爽得很」呢。又對三荷包說：「這些外國傢伙，只怕價錢也不會便宜在那裏呢？」三荷包不肯說是借來的，只好說：「不值甚麼錢，」趁空又問：「卑職曉得大人夏天喜歡清爽，所以預備的是外國大菜。」撫院一聽外國大菜，楞了一楞，說道：「外國大菜，牛羊肉居多；兄弟家裏，已經七輩子不吃牛肉；只要家常飯便罷；你老哥也不必費事，兄弟吃不及那個舒服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外國菜中國菜統

通預備；就是外國菜，免去牛肉，亦可以做得。撫院道：「既有中國菜，我就吃這個；給把那外國菜留着，過天請外國人吃。」三荷包聽了這話，立刻丟一個眼色，叫辦差家人。叫內去招呼管廚的，趕緊預備。又談了一回公事。三荷包方纔退了下來；又到各位隨員屋子內請安拜見。那撫院吃過晚飯；州官又上手本稟安。巡捕下來說了聲道乏。三荷包回去。這裏撫院也就安睡。一切都照着巡捕陸老爺吩咐的話預備，所以撫院心上甚是中意。

* * * * *

話休煩絮。且說這一夜工夫，三荷包足足熬了一夜，不敢合眼，怕的是誤了差使。第二天黑早，傳說大人已經起身。廚房裏把預備的稀飯燒餅早點心，端了進去。那時候行轅上已發二鼓了。接着一衆官員齊上手本，巡捕下來說：「一概免見，停會到校場相見。」說話間已發三鼓。大人出來上轎，合城的官，都在那裏直挺挺的候送站着。這位撫院甚是謙恭，一路走出來，還朝着他們呵呵腰兒。他們却還直挺挺的一動不動，是直等撫院上轎，在轎子裏拿手拱了一拱，他們通統齊打一躬，纔把個欽差閱兵大臣，送出轅門。這裏一衆官員，齊走小路，又要趕在撫院頭裏，以便迎接。真正是人不停步，馬不停蹄。一口氣

跑到校場。有另外預備的官廳，大家進來，暫時休歇。不上一刻功夫，忽聽得三聲大炮。那撫院的執事，也就到了營門外了。當下是王協台居首，率領着標下弁兵，什麼都司，守備，千把之類，一齊頂盔貫甲佩刀跪迎。王協台另外有個差官，替他報名。其餘都守以下，都是自己捏着手本，跪在地下高聲喊叫。喊過了之後，撫院前的戈什，仍舊喊了一聲「起去」，衆兵丁齊聲答應一聲「嘎」；只見前呼後擁，簇擁着撫院大轎，向演武廳如飛而來。

且說這校場、原在東門外頭，地方甚是空闊；上面一座高臺，幾間廠房，是演武；東面是將廳臺，西面是馬道；演武廳後面，另有三間起坐，是預備撫院吃飯歇息的處所。演武廳東西兩面，另外有幾個席棚。東面是預辦站班的衆位官員，腿酸了，好進去坐坐，或者換換衣服。西面是預備營務處隨員，帮着看看射箭的，一樣擺設公案。

* * * * *

閑話休題。但說那撫院轎子上得演武廳，小官員接着。撫院下轎，先到後面歇息。營務處上洪大人陪着進去，回了幾句話，吃了一碗茶，吩咐升座。只聽得營門外三聲大炮，

將臺上先掌號，隨後又吹打起來。撫院升座之後，便有帶來的隨員，同着本城州官，營裏的王協台，上來參堂連打三躬；撫院還了三躬。接着一班巡捕老爺，上去請了一個安；撫院止拱了一拱手。參堂之後，站立兩旁。便是王協台頂盔貫甲，掛刀佩弓，從演武廳旁邊拔了一面旗，兩手拿著，走到撫院公案前，屈了一條腿，嘴裏報了聲：「請大人發令。」撫院吩咐先看洋操，次看陣圖，次演大炮，末放了看藤牌同各種技藝。王協台答應下來，走到演武廳台階上，把兩旗子，交到中軍都司手裏。那中軍執旗在手，朝着南面越了兩越。將臺嗚嗚的奏起西樂來。老遠的便見上有多少洋鎗隊，由教習打着外國口號，一斬齊的走了上來。中軍又朝着演武廳雙膝跪下，報了一聽「大人有洋鎗隊，」然後起來，站在一邊。這底下便是洋鎗隊操演，放了幾排鎗，仍舊由教習押着下去。接着看操演陣勢，什麼一陣長蛇陣，兩儀陣，三才陣，四血埋伏陣，五路進攻陣。當中還有什麼長蛇陣變螺螄陣。螺螄陣變八卦陣。忽而兩軍對壘，互相廝殺。正在熱鬧之際，這個擋裏，放了幾門大砲，攻的震天價響，衆兵各一隊伍。照壁牆下，緊對演武廳，支起一架帳篷。上豎起一面大旗，寫着「三軍司命」四個大字。接着就看藤牌，并各種技藝，翻筋斗，爬桿子，樣樣都做

到，只聽撫臺上打着得勝鼓，吹着將軍令，把所有的隊伍，圍着校場，由前至後，兜了一個圈子，說是收隊。然後中軍仍舊拿旗子，去上去交給協台；協台跪稟撫院，報了聲「請大人收令。」然後撫院退堂吃飯。一衆官員亦下去歇息。吃過午飯重新升座，一初參堂禮畢，就看各將校的步箭。

此乃軍政大典，王協台雖是二品大員，到了此時也不能不佩弓伺候。向例撫院謙和點的，必定免射；況且他是武鼎甲出身，是天子開軒親取的門生，就是放出來做個參將，比協台小了一級，也是一概傳免。這位撫院，性情雖是謙和；無奈見了這位王協台，一臉烟氣，問他營裏的事情，他多是前言不對後語，因此心上就十二分的不舒服他。等到點名的時候，上頭巡捕官唱了一聲「王將官；」王必魁在底下，答應了一聲「到；」一面拿弓在手，一面却拿眼睛看着上頭，一心只指望上頭免射，顧全他的面子。誰曉得上頭只是不開口，一等等了一刻多功夫，大家都看楞了，上頭還是不響。王協台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只得拔出箭來，搭上弓弦，也不及擺架子，對準頭，颼颼颼五枝箭接連射去，却是一枝箭都不中。射完之後，照例上來屈膝報名。那撫台見是如此，知道王協台有心瞧他不起，惱羞成

怒：等他上來報名的時候，便認真發一時作起來，說：『三年軍政，乃是朝廷大典，現奉上諭不準瞻徇。你瞧不起本院，便是瞧不起朝廷。你爲一營表率，弓箭且如此生疎，則其他可想。本院惟有照例題參，以肅軍政！』說完，便叫先將去他的頂戴，下去候參。

王協台原本因是武鼎甲出身，撫院不給他面子，免他步射，一時火性發作，有意五枝不中。今見撫院動氣，便也懊悔不迭，只是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撫院也不睬他。便把其餘各將官，依次點名校射。撫院又嫌靶子太近，喚了一個親信的巡捕，同了兩個戈什，拿弓重新量準。誰知這些巡捕戈什，都是待了他們錢的，任憑撫院如何認真，量來量去，那弓只是在地下打滾。閑話休題。靶子立好，於是一個個挨次射去。西面席棚子裏，另有營務處洪大人幫同校看，免得耽誤時候。衆人因見撫院動氣，大家俱各小心，不敢怠慢。一時事完。王協台還是跪着不起。撫院退堂之後，少坐一坐，便令起身回轅。衆人照例送迎，不須多述。

且說撫院回到行轅，便傳營務處洪大人進見，說：『王協台技藝既已生疎，兵丁亦少

訓練，立刻將他撤任。另委跟來的一個記名總兵，先行署理。回省之後，再行具摺奏參。

「洪大人答應了下來。只有王協台戴着沒有頂子的帽子，兩個眼睛，哭得紅腫腫的，同着本州三荷包，到洪大人跟前，託他求情。又被洪大人埋怨一番，說：『你怎麼好同他賭氣呢？現在叫我也沒有法想。你暫且交卸，跟着到省，替你想法子。』王協台無法，只得退去，後來撫院回省之後，王協台又去求洪大人。洪大人要他六千銀子，保他不壞功名。可憐他一個武官，那裏拿得出！好容易湊了二千銀子送去，洪大人不收。撫院的意思，要拿他奏參革職，洪大人假做好人，替他求情，降了一個都司。看官須知，大凡革職的人，一保就可以開復原官；降調的人，非一級一級的保升上去不可；這便是洪大人使的壞。這是後話。

要知撫院開摺之後，尙有何項舉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

式宴嘉賓中丞演禮……采辦機器司馬濫交

却說：那撫院閱兵之後，因為山東東半省地方，已漸漸為外國人勢力圈所有，不時有交涉事件，雖說中外協和，凡事尙能和平辦理，撫院來的時候，那外國總督，特地派了一枝兵，前來迎接也，就分得十二分面子。所以撫院一進行轅，便叫繙譯寫一封洋文信送去，訂期閱兵之後，前來拜見。到了這一天，撫院吃過早飯，便帶了一個洋務隨員，是個同知前程，姓梁名世昌，廣東人氏；一個繙譯，是個知縣，姓林名履祥，福建人氏；撫院大轎在前，他二人小轎隨後，到了總督公館，投進帖子；裏頭傳出話來，請了一聲「請」，撫院降輿進內。那總督着實敬重，立刻脫帽降階相迎。見面握手歸坐之後，彼此說了些仰慕的話，無非繙譯傳言，無庸細述。那總督又拿出幾種洋酒洋點心敬客。撫院擾過之後，便即相辭出來。跟手那外國總督，命駕前來答拜。撫院接着，也着實殷勤一番。總督去後

，撫院便傳州官上去，同他商量，預備明天請外國人吃飯。

州官三荷包，聽了撫院吩咐下來，自己思量，上司的差使好辦。這請外國人喫飯的事情，却沒有辦過，外國人喫番菜，是不用說的了。從前走過幾盞上海大英館裏，很擾過人家兩頓。有了廚子，菜還做得來；但是請外國人，是個甚麼儀注？須得預先考較，免得臨時貽笑外人，少不得又把丁自建丁師爺請來商議。丁自建想了一回子，說這事情，須得同撫憲同來的繙譯商量。他們這些人，自小同外國人來往，這個禮信一定知道的。三荷包一聽這話有理，便叫拿帖子去拜撫院同來的繙譯林老爺。二人相見之後，寒暄了幾句。三荷包便把要叨教的意思，說了出來。誰知這位林老爺，是個最刁不過的；一聽來意，是要叨他的教，他便拿腔做勢，跳到架子上，說：「這是頂容易的事。嘴裏雖說容易，究竟容易在那里？却不肯告訴與人。」三荷包再問問他。他便諛東話西，一味支吾，又說：「臨時我自來照料，」又說：「連我也不懂得甚麼！」三荷包無可奈何，只得辭了出來，又與丁師爺商量。還虧得丁師爺交遊道廣，仍舊找到他那個借外國傢伙的朋友，——也是在外國官跟前當繙譯的，一個廣東人。——同他說了。承他的情，甚麼規矩，甚麼儀注，那是

頭一席，那是第二席，那是主位，先上甚麼酒，一五一十，統通告訴了他。

丁師爺回來，告訴了三荷包。三荷包歡喜不盡。連夜又把那位繙譯請了來，留他喫飯，同他商量，又請他寫了一張菜單，一共開了十幾樣菜，五六樣酒。三荷包接過看時，只見上面開的是：清牛湯，炙鱗魚，冰蠶阿，丁灣羊肉，漢巴德，牛排，凍豬脚，橙子冰忌廉，澳洲翠鳥雞，龜子蘆筍，生菜英腿，加利蛋飯，白浪布，丁濱格，豬古棘冰忌廉，葡萄乾，香蕉，咖啡。另外幾樣酒是：勃蘭地，魏司格，紅酒，巴德香檳，外帶甜水鹹水，三荷包看了，連說「費心得很，」又愁撫憲大人，是忌牛的，第一道湯，可以改作燕菜鷄蛋湯。這樣燕菜，是我們這邊的頂貴重的菜，而且合了撫憲大人的意思。免得頭一樣上來，主人就不喫，叫外國人瞧着不好。那繙譯連說：「改得好。索性把牛排改做豬排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外國人喫牛肉，也不可沒有。等到拿上來的時候，多做幾分豬排，不喫牛的吃豬，你說好不好？」繙譯又連說：「就是這樣變通辦理。」三荷包又叫把單子交給書裏師爺，用工楷繕出十幾分來。

到了第二天大早，三荷包起來，穿着簇新的蟒袍補褂，走到撫院這邊，親自監督，調排桌椅，安放刀匙。總共請了三個外國官，四個外國商人，兩個外國官帶來的繙譯。這裏是撫憲一位，營務處洪大人一位，洋務隨員梁老爺一位，撫院繙譯林老爺一位，連着州官三荷包，共是五個中國官。算一算，一總是十四位。又叫書寫師爺，把某大人某老爺，一個個拿紅紙寫了簽條。三荷包又請那位繙譯幫着點對：那裏是首席，該甚麼人坐；那裏是二席，該甚麼人坐。分派既定，就把紅簽放在這人坐的面前。倘是外國人，隨手請繙譯寫一排洋字在上面，好叫外國人認得。這時候，桌子上的擺設，玻璃瓶件，鮮花之類，一律齊備。廚房裏亦諸事停當。三荷包又問：「外國酒送來沒有？」管家們叫：「都已送來。」三荷包叫把酒瓶一律打關，連荷蘭水也開好幾瓶等用，免得臨時手忙腳亂。繙譯說：「酒和水開了怕走氣。只好臨時要用現開。」三荷包又說：「今日請客，自然撫院主人。然而兄弟也有半個主人在裏面。一切儀注，須預先學習。」繙譯說：「外國人請貴重客，都是主人自己把菜。一分一分的分好，然後叫細崽端到客人面前。」三荷包聽了他話，馬上要學這個禮節，便叫廚房裏把做好的多餘菜，拿出幾樣。經他的手，一分一分的分好。叫

管家們一律穿着簇新的大褂，裝作細崽模樣，以供奔走。等到各事停當，那時已有巳牌時候。外國人向來是說幾點鐘，便是幾點鐘，是不要催請的。這日請的十二點鐘，等到十一點打過，撫院同來的什麼洪大人，梁老爺，林老爺，一齊穿着行裝，上來伺候。三荷包便請了師爺陪會那個繙譯，在帳房裏吃飯，以便調度一切。又歇了兩刻鐘，果見外國人絡繹的來了。撫院接着一拉過手說過帽子，分賓坐下。從此寒暄了幾句，無非繙譯傳話。

少停，衆客來齊。撫院讓他們入席。衆人一看簽條，各人認定自己的坐位，毫無退讓。先上一道湯，衆人吃過。撫院便舉杯在手，說了些「兩國輯睦，彼此要好」的話，由繙譯繙了出來。那首席的外國官，也照樣回答了幾句，仍由繙譯傳給撫院聽了。撫院又謝。遂舉起酒來一飲而盡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吃菜，不知不覺，已吃過八九樣。後來不曉得上到那樣菜，三荷包幫着做主人，一分一分的分派。不知道怎樣，一個調羹，一把刀，沒有把他夾好，掉了一塊在他身上，把簇新的天青外套，油了一大塊。他心上一急，一個不當心，一隻馬蹄袖，又翻倒了一杯香檳酒。幸虧這桌子上鋪的白氈毯，那酒跟手收了進去，不至淌到別處。又幸虧這張大菜桌子，又長又大，撫院坐在那一頭做主人，三荷包坐在這一

頭打陪，兩個隔着很遠，沒有被撫院看見，還是大幸。然而已經把他急的耳朵都發了紅了！又約模有半點多鐘，各菜上齊。管家們送上洗嘴的水，用玻璃碗盛着，營務處洪大人，一向是大營出身，不知道吃大菜的規矩，當時荷蘭水之類，端起碗來喝了。口裏還說：「剛纔吃的荷蘭水，一種是甜的，一種是鹹的；這一種是淡的，然而不及那先兩種好。」他喝水的時候，衆人都不在意，只有外國人看着他笑。後來聽他如此一說，纔知道他把洗嘴的水喝了下去。繙譯林老爺，拉了他一把袖子，悄悄的同他說：「這是洗嘴的水，不好吃的！他還不服，嘴裏說：『不是喝的水！爲甚麼要用這好碗盛呢？』大家曉得他有癡氣的，也不同他計較，後來吃到水菓，他見衆人統通自家拿着刀子削那菓子的皮，他也只好自己動手。吃到一半，又一個不當心，手指頭上的皮削掉了一大塊，弄的各處都是血，慌的他連忙拿手到水碗裏去洗。霎時間那半碗的水，都變成鮮血的了！衆人看了詫異，問他怎的。他又好強，不肯說，又回頭低聲罵辦差的，連水菓都不削好了送上來。管家們不敢回嘴。三荷包看看很難爲情。少停，吃過咖啡，客人絡繹辭去。主人送客。大家散席。仍舊是丁師爺過來監督着收傢伙。有個值席的二爺說：「到底人家做到撫院，大人大物，

無論他見中國人外國人，那規矩是一點不會錯的。有這樣的才情，所以纔能幹做到撫院！想這洪大人，不是喝了洗嘴水，就是割了手指頭，甚麼材料做甚麼官，那是一絲一毫不會推板的，想我們老爺演習了一早上？還把身上油了一大塊。倘若不演習，還不知要弄到那個分上哩。」這二爺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旁邊那個撫院跟來的一個三小子，是伺候撫院執帖門上的，聽了這話，便說道：「你說撫臺大人他不演習。他演習的時候，這怕你看不見罷哩？」那二爺道：「夥計你看見，你說。」三小子道：「他老人家演習，我那裏會看得見？我也不過是聽我們包大爺講的。我們包大爺說：『大人昨天晚上，叫了林老爺上去，問了好半天的話。林老爺比給大人看，大人又親自操習了半夜。我們包大爺也在旁邊，幫着學上菜。整整鬧到四更多天，纔下來打了個盹。天底下那有不學就會的事情？』那二爺還要再說，被丁師爺催着收傢伙不能再說。後來那些外國官員商人，又請撫院一千人到他那裏去宴會，一連吃了兩三天，方纔吃完。」

這幾天裏，撫院很認得了幾個外國人。題起富強之道，外國人都勸他做生意。撫院心

裏亦以爲然，就向他們着實叨教，回省之後，有幾個會走心經的候補老爺們，一個個上條陳，講商務。撫院一概收下。內中有一個候選通判，是洋務局老總的舅爺，姓陶名華，字子堯，靠他姊夫的面子，爲他文墨尙好。有時候做封四六信，還充得過。所以他姊夫就求了撫院，委他在洋務局裏充當一名文案委員。他見姊夫上院回來，屢屢談及撫憲大人，近來着實講求商務，凡有上來的條陳，都是自己過目。候補班子裏，祇有兩個因此得法。他把這話聽在肚裏，心想：『像我在這裏當文案，每月拿他二十四兩銀子薪水，就是當一輩子也不會出頭。現在既有這個機會，我何不也學他們上一個條陳？或者得個好處，也未可知。就是說的不好，像我這候選的，又不求他甚麼，諒是沒事的。』主意打定，便開了書箱，把去年考大考時候買的甚麼商務策論，時務從新，拿了些出來，擺在桌子上。先把目錄查了半天，看有甚麼對勁的，抄上幾條，省得費心。可巧有一篇，是從某書院課藝上採下來的。題目是整頓商務策。他看到這個題目，急忙查出原文來一看，洋洋灑灑，足有五千多字。一起一結當中，現現成成有十二條條陳。把他喜的了不得。大略看了一遍，也有懂得的，也有不懂得。上頭還有幾個外國人的名字，看了不知出處。心下躊躇道：

「如果照本抄謄，倘若撫憲傳問起來，還不出這幾個人的出典，就要露馬脚。又想把這幾個人名字拿掉不寫，又顯不出我的學問淵博。想來想去，好在撫臺也是外行，不如欺他一點。倘若問起來，隨便英國也好，法國也好，還他個糊裏糊塗，橫豎沒有查考的。主意打定，他又是聰明絕頂的人，官場款式，無一不知。把頭尾些須改了幾個字，又添上兩行。先謄了一張草底，說是自己打肚子裏纔做出來的。同姊夫說明原故，請他指教。

他姊夫雖說當的是洋務差使，於這文墨一道，也甚有限。聽他舅爺說，要到院上上條陳。他便鄭重其事的，戴上老花眼鏡，先把舅老爺渾身上下，估量了一回。嘴裏說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到有這樣的大才情！但這位中丞，是個精明不過的；一個條陳進去，總要請各位老夫子過目。倘若把話說岔了，老夫子就要批駁下來。所以這上條陳一件事，竟是難上加難，非有十二分大本領的人，決不敢冒險。倘若說錯，反不如藏拙的好。他說這話，原是看不起他舅爺的意思。陶子堯便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。所以拿底子送給姊夫過目。他姊夫也不理他，使把條陳一條一條的念去，碰着有幾個不認得的字，便把舌頭在嘴裏打一個滾，含糊過去。一個條陳看完，竟有大半不懂。看看舅爺，還坐在對面，少不得要

批評他兩句。停了半晌說道：「老弟肚裏實在博學。但上頭的意思是要實事求是。你的文章固然很好，然而空話太多，上頭看了，恐怕未必中意。愚兄於這筆墨一道，雖及不到你老弟，論起官場上閱歷，却比你老弟多些。」陶子堯忙辨道：「這個條陳，引用的典故，都是外國的事，並不是空話。」他姊夫道：「是呀！外國人沒有到過我們中國，怎麼就會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並不是說外國人，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。原是引證外國人辦的事情，確有效驗，要我們照他辦的意思。」姊夫道：「我也沒工夫，同你去辦。總之，這上條陳的事情，不是兒戲的；你倘若一定要上，你也總要斟酌的盡善。院上幾位老夫子，我統通認得，你做好之後，等我先拿進去，請教請教他們幾位。他們說不差，再遞上去，免得碰頂子。豈不是好？」

陶子堯聽了，很不自在。接過稿子，敷衍了兩句，搭趣着出來，回到自己書房裏，心想：「此事與他商量，託他代遞，是萬萬不會成功的。不如自己寫好，明天一早自己去遞。」烏龜爬門檻，就看此一番好歹。又不與他什麼相干。」主意打定，連夜恭恭敬敬，磨了一個手摺。次日一早，乘他姊夫上院，沒有下來，他便穿好袍褂，拿着本，也不坐轎，也

不帶人，一直趕到院上。曉得這位撫院的新章：凡有遞條陳的人，先在巡捕老爺那裏掛號。專派一個巡捕辦理此事，隨到隨遞。倘若中意，立刻傳見。所以凡是來上條陳的，都歸這巡捕老爺接待。當下陶子堯走來；那巡捕問明來意，因為撫院有過吩咐，是不敢怠慢的，立刻讓進來吃茶抽烟。抽空拿着手本，夾着條陳，上頭去回。

* * * * *

此時撫院正在那裏同洋務局總辦講話。看了條陳，甚是中意。一見手本是洋務局文案委員，便對他姊夫說道：「這陶某是你局裏的文案；他這個條陳，很有道理，不比那姊夫空疏無據的。這個想你老哥已經見過的了。他姊夫聽見是他舅子上條陳，心上老大捏着一把汗，還怪他不聽話，瞞着他做事。後來聽見撫院這一番誇獎，不禁轉怒爲喜，連忙掇轉風頭，忙說：『這陶倅，是職道的內親。蒙大人提拔，自從今年二月起，就在局裏當差。他筆下還過得去。』」撫院道：「非但過得去，而且很好。他這章程上，有幾條切中現今的時勢，很可以辦得。」說着，便問巡捕：「這人來沒有？」巡捕回：「在外頭候着呢。」撫院就命請來相見。」

巡捕去不多時，果見陶子堯跟了進來，見了撫院，磕過頭，請過安。撫院讓他上坐。他見姊夫也在坐，臉上火辣辣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又因姊夫是局裏的老總，不好惱他的坐，抵死要讓他姊夫坐在上頭。姊夫說：「大人吩咐過，你就坐下罷。」然後在上面坐下。茶房端上茶來。當下撫院拿他，着實抬舉，并說：「老兄的章程，竟有一大半可以行得。內如榨油造紙，成本不多。至於賺錢，却是拿得穩的。但是這些機器，總得外洋去買。你那章程裏頭，說的幾樣機器，依兄弟的意思，不妨每樣買上一分，帶來試用。」陶子堯連忙回說：「辦機器要到上海甚麼瑞記洋行，信義洋行。那行裏的買辦，卑職都有朋友，同他們相好。只要託了他們，同外國人訂好合同，簽過字，到外洋去辦。不消三五個月，就可以來回。撫院說：『很好。』隨便又問了些別的說話。跟了他姊夫一塊兒出來，回到洋務局裏。

這時候他姊夫，因見撫院將他抬舉，也不埋怨他了；還約他同到公館裏吃飯。到得公館裏，他姊夫已忙着把這話從頭至尾，告訴了他姊姊一遍。姊姊聽了，自然歡喜，忙同丈夫說：「你做姊夫的，該應在撫台面前，替他出把力。頂好就把這辦機器的差使委了他，

等他好趁兩個。他有了好處，再不會忘記你姊夫的。」他姊夫道：「自己至親，說甚麼客氣話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」當下吃過中飯，陶子堯仍舊回到局裏。次日姊夫上院，撫院便把要委陶子堯到上海的話，告訴了他。他果然又替他舅子，着實吹噓了許多好話。等到下院回到局裏，那委辦機器的札子，已經下來了。『先在善後局撥給二萬銀子，帶了去辦。如果不彀，等到講定價錢，電稟請示。隨時籌撥。』郎舅兩個，接到這個札子，自然歡喜。這日他姊夫，便叫他把行李搬到公館裏住，說：『不到幾天就要遠行，搬在一處，至親骨肉，好暢敘兩日。』這裏文案自然委他人，不必細說。次日陶子堯上院謝委。又蒙撫院傳上去，着實灌了些米湯，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回到公館，料理行裝。又到各衙門同事處辭行。接着各處備酒餞行，一時亦難盡記。

且說這日，正是洋務局裏幾個舊同事，因為他此番奉委，一定名利雙收。因此大家借了趵突泉地方，湊了公文備了一席酒，替他送行。約的是午時十二點鐘會齊。誰知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直至日落西山，約摸有五點多鐘時分，大家已等的心焦，纔見他坐着姊夫

公館裏的四人中輪，吃的醉醺醺而來。大家接着，奉坐獻茶。陶子堯先開口道：「今午可巧家姊丈請客。請的是：兩司首道，學堂裏的總辦王觀察，營務處洪觀察，一定要拉小弟作陪。一直吃到此時，方纔散席，所以來的遲了一步，累諸公久等！」大家齊說：「還早。」少頃擺上席面。自然是陶子堯首座，其餘作陪。菜上一半，酒過三巡，大眾都要上來替他把盞；說他有此憲眷，機器辦到之後，一定大有作爲。將來却要提拔提拔小弟們！陶子堯聽了，一面孔得意之色，撇着腔說道：「這用說嗎？不是兄弟誇口，這山東一省。講洋務的，除掉中丞，竟沒有第二個人！我可以同他談得來的。」對面一個同事道：「我們老總要算得這裏頭在行的了。」陶子堯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談何容易！就講到『在行』兩個字。家姊丈辦了這幾年的洋務局。他只知道外國人三個字。你問他是那幾個國度的外國人，看他說得出說不出。兄弟固然沒有辦過甚麼交涉；然而眼睛前幾個國度的名字，也還說得出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將來上海回來，老總的洋務局一席，只怕就要讓給老哥。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也看罷咧！」當夜宴罷回來。

次日一早起身。他姊夫替他料理這樣，料理那樣，很露殷勤。爲他一向省儉，是從來

不用管家的，特特爲爲，又把自己的二爺，撥出一個，給他帶着出門。陶子堯拜別了姊夫姊姊，帶了管家，取道東三府，到濰縣上火車。到了青島，可巧有輪船進口。他便寫了票，搬上輪船。等到開船離了岸，那天忽然刮起風來，吹得海水壁立，把個輪船搖蕩不止。陶子堯一向是有暈船毛病，一上船，就躺下不能動了。他管家叫張升，本是北邊人，沒有坐過船，更是撐不住。那天刮了兩天兩夜不住。他主僕兩個，也就困了兩天兩夜沒起。

陶子堯上船的時候，有人替他寫了一封信，託輪船上一位賬房照應。這賬房姓劉號瞻光，一上船，彼此請教過大名。陶子堯很擺架子。這劉瞻光，估量他一定是山東撫台的紅人，所以纔派他這賺錢差使；一心便想拍他的馬屁，口口聲聲稱他陶大人。陶子堯得意非凡。始而要房間，船上沒有，劉瞻光就把自己的帳房一間，讓了出來給他。吃飯是另外關，劉瞻光拿自己的體己菜出來，讓他吃。等到刮風的時候，他管家困倒了，吃茶吃水，都是劉瞻光派人招呼。自己又時時刻刻過來問候。因此陶子堯心上着實感激。

這天到了上海，風也息了，船也定了。他主僕兩個，也不暈了。陶子堯是做官人，貪圖吉利，因此就擇了棋盤街的高陞棧。由棧裏接客的接着，叫了小車，把行李推着就走。

主僕兩個，另外雇了東洋車，一路跟來。到了棧房，喝過茶，洗過臉，開飯吃過。爲着船頭上顛播了兩天，沒有好生睡，因此暫不出門，先在棧中睡了一覺。等到醒來，已是天黑。只見茶房送進一張請客票來；陶子堯接過了一看，上寫着「即請棋盤街高陞棧陶子堯大人，駕臨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面一品香九號，番酌一敘。勿却爲幸！此請台安。」末了一行，便是年。月，日。下注三個小字，是「瞻光約。」旁邊還注着一行小字，道是「今日山東烟台來。問明櫃上探請」幾個字。陶子堯看過，便知是輪船上那個賬房了。他一面看條子，一面管家絞上一把手巾。接來揩過，便起身換了一件單袍子，一件二尺七寸天青對面襟大袖方馬褂。其時雖交八月，天氣還熱，手裏又拿了一把摺扇。叫管家拿了烟袋，夾了護書，跟在後頭。走到街上，不認得路，只得喚了兩部東洋車，叫他拉到一品香。高陞棧。到一品香能有多遠，車夫樂得賺他幾個，拉着兜了個圈子。方纔拉到。

主僕二人下車，付過車錢，問了房間，走了進去。劉瞻光即起身相迎，作揖坐下。其時檯面上已有七八個人了：有的頭上四轉，都有些短頭髮垂了下來，却是梳的淨光的勻；又有大衿鈕扣上，插着一朵鮮花；還有些人不知道是拿什麼醃的，一陣陣的香氣噴了過來

這些人穿的衣服，一律都是綾羅綢緞，其中也有一兩個些微舊點的，總不及陶子堯的古板。陶子堯是初到上海。由山東臨來的時候，姊夫曾敦囑過他，說：『上海不是好地方，你又是初次奉差，千萬不可愷唐。化錢事小，聲名事大！』陶子堯做官心切，便把此話牢記在心。自己拿定主意，到了上海，不叫局，不吃花酒，免得上當。這日來到一品香，見過主人之後，又朝着衆人作了一個揖。席上的人，也有站起來拱手的，也有坐着不動的。劉瞻光便告訴他，這是某人，這是某人，無非某行買辦，某處繙譯之類。一一道過姓名。隨後又來一個人，同陶子堯一並排坐下。這人兩撇蟹鉗鬚，年紀四十上下。『請教尊姓，台甫？』那人自稱：『姓魏名翩切。』問他公館。說是住在棧裏。劉瞻光也將他姓名報與衆人，說：『這位陶大人，是山東撫院派來辦機器的，是山東通省有名的第一位能員。小弟素來仰慕的。』衆人聽說着實起敬。內中有一個專做軍裝機器的買辦，姓仇名伍科，聽了這話，便想替自己行裏拉攏，就竭力恭維了幾句。以示親熱之意。魏翩切同他坐在一塊兒，問長問短，更說個不了。後來主人讓他點菜，他說不懂。魏翩切就替他寫了六樣。大家又要叫局，劉瞻光託魏翩切，替他代一個。陶子堯一定不肯，說：『諸位請便。』

兄弟是向不破戒，請免了罷。」衆人一定要他叫，他一定不肯叫。後來衆人見他急的面紅耳赤，也就罷了。當下各人的相好，絡繹來到，也有唱的，也有不唱的。獨有魏翩切，叫的是小先生，跟局大姐着實標緻，一見魏老就伏在他身上，咬了半天的耳朵。席面上的人，都說：「老三搭魏老，直頭恩得來。」老三斜溜了他們一眼，不理衆人，仍舊說他的話。此時陶子堯坐在一邊，只作不看見，一霎時，局已到齊。真正是翠繞珠圍金迷紙醉，說不盡溫柔景象，旖旎風光！

當下仇五科竭力的想拉籠他，趁衆人斯混的時候，已囑咐他相好，趕緊回去備個雙檯。跟局的答應着，匆匆裝了兩袋烟，同了先生下樓而去。仇五科便走到劉瞻光面前，託他代邀陶大人同去吃酒。劉瞻光立刻代達。陶子堯再三推辭。劉瞻光道：「子翁不叫局，兄弟不敢勉強，少坐一會，吃一兩樣賞賞光。」魏翩切亦幫着湊趣說：「我們這五科哥，極愛朋友。今天是專誠相請，酒已交代，子翁務必去去的。」又向五科說：「五科哥，你不妨先走一步，吩咐他們就擺起來。少停一刻，我們陪了子翁過來。」仇五科又說了一聲「拜託，」方纔穿好馬褂，辭別衆人而去。這裏主人見菜上齊，吃過咖啡。細崽送上帳單，

主人簽過字，便讓衆人同到仇五科相好家吃酒去。陶子堯先還不肯，後來被劉瞻光，魏翻切一邊一個拉了就走。

出得一品香，一直朝西而去。魏翻切便告訴他：「這條叫四馬路，是上海第一個熱鬧所在。這是書場。這是茶店。」一一的說給他聽。陶子堯在外頭混了多年，也聽見過人家說，四馬路的景緻。今番目覩，真正是笙歌徹夜，燈火通宵！他那一種心迷目眩的情形，也就不能盡述。

魏翻切是聰明不過的人，到眼便知分曉。況且剛纔檯面上，已經同他混熟，因此就在路上，一力勸他說：「子翁，古人有句話，說得好，叫做：『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』像你子翁不叫局，不吃酒，自然是方正極了。然而現在要在世路上行事，照此樣子，未免就要吃虧。」陶子堯聽了，不勝詫異，一定要請教。魏翻切道：「兄弟不是一定要拉子翁下水；但是上海的生意，十成當中，倒有九成出在堂子裏。你看來往官員，那一個不吃花酒？不叫局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你說生意，甚麼又說到做官的呢？」魏翻切道：「你不愛聽了奇怪。即如你子翁，誰不知道你是，山東撫院委員的，你子翁明明是個官，然而辦

的是機器，請問這樣機器，那樣機器，那一項不是生意呢？要辦機器，就要找到洋行。這些洋行裏的「康白度」，那一個不吃花酒？非但說請你，還得你請他。他請你，一半是地主之情，一半是拉你的賣買。你請他，是要勞他費心，替你在洋人跟前講價錢，約日子；只要同你得來，包你事事辦得妥當，而且又省錢，又不會耽誤日子。豈不一舉兩得呢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叫兄弟吃酒叫局的了。」魏翩切道：「這個自然！你不叫局，你到那裏擺酒請朋友呢？」陶子堯一頭走，一頭尋思。忽走到一片茶店門口，上面豎着一塊匾，寫着「西蒼芳」三個字。衆人齊說：「就在這裏，進去罷！」陶子堯不知不覺，便跟了進去。

究竟魏翩切是何等樣人，陶子堯會否破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談官派信口開河……：虧公項走頭無路

話說：陶子堯跟了衆人，走過四蒼芳，只見這弄堂裏面，熙來攘往，穀擊肩摩。那出進的轎子，更覺絡繹不絕。魏翻仞便告訴他：「這轎子裏頭，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。你看出出進進，這一晚上要有多少生意！」陶子堯聽了，答應着。便想到自己從前在山東省裏的時候，雖靠姊夫的光，當了文案，然而總是寄人籬下。有時在路上走着，碰着那些現任老爺們坐轎拜客，前呼後擁，好不威武，幾時我方得有此一日！如今看見出局的轎子，一般是呼么喝六，橫衝直撞，叫人見了，不覺打動了做官思想。陶子堯一頭冥想；不知不覺，又穿過一道門，走到一家門口，高高點着一盞玻璃方罩的洋燈，牆上掛着幾張招牌，寫着某某書寓……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

衆人讓他進去。他便隨了衆人，一直上樓。樓下有些男人，喊了一聲「客人上來。」

一幫人纔走到半扶梯，就有許多娘姨大嬭，前來接應。一問是仇老一淘，就領了進去。又喊了一聲仇老，客人便見仇五科迎了出來。大家朝他拱手，陶子堯也只得作了一個揖。接着娘姨請寬馬褂，倒茶，拿水烟袋，絞手巾。先生敬瓜子，別人是認得的，只有陶子堯是生客，隨口問了一聲「尊姓」，陶子堯恭恭敬敬回答了一聲「姓陶」。先生聽着笑了一聲。仇五科便請衆位寫局票。魏翻切搶着代筆，自己先寫了一張陸桂芬。劉瞻光說：「翻切總是叫這個小把戲。」仇五科說：「翻切是醉翁之意罷哩。」魏翻切只顧寫他的，也不理人，一連寫了三四張。回頭又問：「子翁倒底怎麼樣？還是破戒不破戒？」陶子堯說：「我這裏沒有熟人可叫。」仇五科說：「小弟的檯面，子翁總得賞光，破一轉戒的了。」魏翻切見陶子堯說話活動，知道剛纔路上勸他的話，有點意思了，就說：「子翁沒有熟人，五科的熟人很多，就請他代一個罷。」當下仇五科就替他代了一個小陸蘭芬。陶子堯看見卓子上的局票，共是八九張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只見劉瞻光叫的是張書玉，想就是在「品香叫的那一個了。又見桌子上還有幾張寫剩的請客票，上面是刻就的。「飛請大人老爺，即臨同安里小金媛媛家一敘」等話。他看了希罕，說道：「這倒便當得狠。就問誰是小

金媛媛。魏翻切告訴他：「就是五科的貴相知。剛纔一品香見過來，到這裏又問過你尊姓，怎麼就忘記了？」彼此一笑而罷。

少停，擺檯面，起手巾。仇五科便讓陶子堯首座，陶子堯抵死不肯坐。劉瞻光，魏翻切又幫着說：「今天是伍科專誠相請，我們是沒有人僭你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大衆都坐好，就剩一個首坐。陶子堯無法，只得坐了。仇五科手執酒壺，親自奉酒。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規矩，站起來作揖；弄得仇五科無法，只得放下酒壺，還他的揖。主人一齊敬完之後，他一定要還敬，斟了酒還不算，又深深作了一個揖，又朝着衆人作了一個揖，說了聲「有僧！」然後坐下吃酒。一時菜上八道，酒過三巡。叫的局陸續都來了，只有陶子堯的局沒有來。他雖初入花叢，瞧着別人的局都到了，自己的不來，未免覺着沒趣。後來菜都上齊，主人數了一數，檯面上的局，獨獨小陸蘭芬未到，立刻叫人去催了。一會小陸蘭芬來了，見了仇五科，竟不題姓，叫了聲「禿頭老爺」，問：「那一位是陶大少？」仇五科指給他看。跟局娘姨同先生到了陶子堯跟前，一家說一句：「陶大少對不住！」陶子堯一聽叫人家老爺，叫我大少，上上有些不高興。後來見魏翻切趕着跟局娘姨，——叫新嫂嫂——

說：「這位陶大人，是從山東來的，今天纔下輪船。叫你先生多唱兩隻曲子。過天陶大人還要到你搭去請客哩。」娘姨聽了。趕到陶子堯背後，連忙改口，一口一聲「陶大人，甚麼『場化小，大人勿厭棄，請過來。』幾個大人長，大人短，把個陶子堯喜的不亦樂乎！一時上過乾稀飯。小陸蘭芬，跟局新嫂嫂，聽了魏翩切一番言語，曉得陶子堯是戶好客人，一直坐着不走。等到散過檯面，一定要同到他家去坐。起初陶子堯不肯，後來又是魏翩切勸駕，兩人一路同去，陶子堯方纔允了。

當下新嫂嫂跟着轎子在前，陶魏兩個人在後。轉了兩個灣，又是一條弄堂，上面寫着「同慶里」三個字。進去第三家，上樓對扶梯，一直便是蘭芬房間。等到二人上樓，蘭芬已經到家多時了，新嫂嫂竭力張羅：寬馬褂，打手巾，先生敬瓜子，裝水烟。左一聲「大人，」右一聲「大人，」叫得陶子堯好不樂意！也不顧魏翩切在坐，便打着官腔，把自己的履歷，盡情告訴了二人。這房間裏，還有兩個粗做的老婆子，聽了不懂，都坐在那裏打盹。魏翩切先在榻床上吃大烟，後來也睡着了。這裏陶子堯沒了顧忌，話到投機，越說越高興。只聽見他說道：「我們做官的人，說不定，今天在這裏，明天就在那裏，自己是不

能作主的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難末，大人做官格身體，搭子討人身體差勿多哉。」陶子堯不懂，甚麼叫做討人身體。新嫂嫂就告訴他，纔說得一句「堂子裏格小姐，」陶子堯就駭他道：「咱的閨女，纔叫小姐，堂子裏這有姑娘，怎麼又跑出小姐來了？」新嫂嫂說：「上海格規矩，才叫小姐。也有稱先生格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你又來了！咱門請的西席老夫子，纔叫先生，怎麼堂子裏好稱先生？」新嫂嫂知道他是外行，笑着同他說道：「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。賣撥勸人家，或者是押帳，有仔管頭，自家做勿勸主，才叫做討人身體格。耐篤做官人。自家做勿勸主，阿是一樣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你這人或是瞎來來！我們的官，是拿銀子捐來的，又不是賣身，同你們堂子裏，一個買進，一個賣出，真正天懸地隔，怎麼好拿你們堂子裏來比？」說着，那面色狠不快活。新嫂嫂最乖不過，一看陶子堯氣色不對，連忙拿話打岔道：「大人路浪辛苦哉！走子幾日天？太太阿會同來？是啥格船來格？」他怕陶子堯太太同來，有了管頭，所以問這一句話，這是新嫂嫂細心之處。陶子堯見問，不禁怒氣全消，面孔上又換了一副得意之色，說道：「你聽我來告訴你。你們不知道，我們做官的人，辛苦呢果然辛苦，然而等到官運好的時候，做的着實有趣，也就不覺其苦

了。山東做官，怎麼就會來在你們上海？」新嫂嫂道：「格當中是捨格緣故？阿是高陞到別場化去路過上海格？」陶子堯閉着眼睛，吃水烟不去理他。看看一根紙吹吃完，新嫂嫂趕忙又點好一根送上。陶子堯纔同他講道：「說來也巧，今年大年初一，我早晨起來拜過天地祖先，就請出骨牌來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阿是推牌九？」陶子堯道：「別胡說！」新嫂嫂嚇的不敢則聲。陶子堯道：「因我生平頂相信是牙牌神數，這是拿骨牌起課。一起出來，却是兩個「上上」，一個「中下」。那首詩的句子，我全記得，我念給你聽。頭兩句是：「一帆風順及時揚，」「穩渡鯨川萬里航。」頭一句風順，是說我的官運。第二句就隱隱指着我要到上海。這都是命裏注定的。你說靈不靈？」新嫂嫂聽了詩句不懂，只好順着說道：「最靈勿過格是菩薩！大人耐格本籤詩，阿帶得來？也替倪起格課。倪有仔三個月格喜哉，起起是男是女？如果是男，將來命裏阿有官做？也勿想捨入閣拜相，只要像你大人也好哉！」陶子堯連搖手道：「笑話笑話。你們的兒子，怎麼也好做起官來了？」新嫂嫂道：「倪格兒子爲捨做勿得官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大清例上：凡是娼優隸卒的子孫，一概不准考，不准做官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難末，倪又勿懂哉。倪格娘，有箇過房兒子，算倪

格阿哥。從前也勸一另洋行裏做買辦格，前年捐仔知府，新近陞仔道台，連搭頂子也紅哉，就勸此地拾個局裏當總辦。新嫂嫂剛說到此，小陸蘭芬插嘴道：「阿姨耐說格，阿是老爺？前塊老爺屋裏做生日，叫倪格堂差。屋裏向幾幾化化紅頂子，才勒浪拜生日，阿要顯煥！老爺還說明朝來吃酒呀！」新嫂嫂道：「就是俚哉。」又對陶子堯說道：「倪個阿哥可以做官，倪格兒子是俚格阿姪，有捨勿好做格？」陶子堯聽了，做聲不得，心想：「他家裏有這們闊人，我得拿兩句話蓋過他，纔轉過我的面子來。」尋思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這番來，撫台給我幾十萬銀子，託我辦機器。我動身的那一天，撫台還坐着八轎，親自送我到城外。藩台以下的那些大人們，離城十里，搭了一座彩棚，在那裏候着送。等我到得那裏，撫台也趕到了，把公事談完，隨手在靴筒子裏，掏出一張四萬銀子的匯豐銀行的匯票，託我到上海替他留心買四位姨太太。大約一萬銀子一個，如果不發，叫我打電報去問他找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像倪格蘭芬，只要耐八千洋錢。陶大人耐阿好拿倪格蘭芬討子去罷。」蘭芬說：「倪阿有格號福氣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你別這們說！俗語說的好：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』你嫁了我們撫台做姨太太，我們都得稱你憲姨太太。」新嫂嫂道：「有心

託仔耐陶大人，做仔格格媒人罷！」蘭芬道：「倪總勿會忘記耐格。謝謝耐。後補耐末哉！」陶子堯道：「的的確確是實缺，併不是候補。」說到這裏，新嫂嫂又特地倒了一碗茶，叫他潤潤嘴。陶子堯又說道：「剛纔的話沒有說完。撫台拿銀票交代與我之後，我拿過來，往馬褂袋裏一放，隨即起身上轎。撫台還要敬酒，我被他們鬧的腦子痛，再三辭謝，方纔免了。撫台帶領大小官員，送至轎前，齊打一恭；我也還了一個揖。只聽得耳朵旁邊，「泊隆隆！」「泊隆隆！」新嫂嫂道：「格當中倍個緣故？」陶子堯道：「營裏的兵開大炮送我，所以耳朵旁邊，只聽得「泊隆隆！」「泊隆隆！」」

陶子堯說些高興。不提防魏副在榻上一覺困醒，併不知道他說得甚麼，只聽得甚麼「泊隆隆，」「泊隆隆，」也就依着他說「泊隆隆，」「泊隆隆。」陶子堯見他睡醒，疑心方纔的話，都已被他聽見，面上一紅，不好意思再說下去。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們在這裏說營裏放大炮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勿克張格格大炮，倒拿魏老嚇醒。」魏副切瞇眼矓矓，也沒有聽清，只是揉眼睛。新嫂嫂連忙絞過一塊手巾。蘭芬道：「陶大人說格鬧忙煞。格底下說哩。」陶子堯也不理他。魏副措過臉，摸出表來一看，已是三點三刻，說：「時候

不早了，陶大人就在這裏借了一夜乾鋪罷。我是喪陪了。」陶子堯一定也要起身回棧。新嫂嫂挽留不住。又要留他兩人吃過稀飯再走；他兩人因爲時已晚，急欲回去。新嫂嫂同了蘭芬。一直送到樓下，開開大門，看他兩人出弄堂。陶子堯不識路途，魏翻仞便同他走出弄堂，由石路挽到四馬路，叫陶子堯向東，一直走到巡捕房，朝南朝東，是一品香，朝南，便是棋盤街，離高陞棧很近的。陶子堯至此，方悟原來高陞棧到一品香甚近，用不着坐東洋車的。今天從棧裏出來，被東洋車夫所欺，不知道在那裏兜了一個圈子，纔到得一品香。可見上海地方，人心欺詐，是要刻刻留心的。當下便謝過魏翻仞，兩人拱手作別。陶子堯帶了跟班回棧。魏翻仞自到相好大姐老三處過夜不題，

且說次日，陶子堯一覺困到一點鐘，方纔睡醒。纔起來洗臉，便有魏翻仞前來，約他一同出去，到九華樓吃揚州館子。吃完之後，就在公一馬車行，叫了一部象皮輪皮篷車，一同去遊張園。可巧這日是禮拜，所有昨天檯面上幾個朋友，到有一大半在這裏。劉瞻光因輪船未開，亦到園中玩耍。仇五科一直等到打過四點鐘，方纔來到。在大洋房裏，大家

會齊，分了兩張桌子吃茶。此時游園妓女，數一數足到了五六十個，把個大洋房，擠的實實望望的，好不熱鬧，陶子堯跟了衆人出去兜了一個圈子。不提防在照相地方，碰見新嫂嫂，同了蘭芬在那裏照相。見面之後，着實殷勤，一路跟着同到大洋房。新嫂嫂便把烟袋送過。魏翩仞因同陶子堯咬耳朵，說：「趁着膽光還未開船，難得今天朋友齊全，不如此刻就到他家請客，又應酬了蘭芬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陶子堯本有到他那裏請客的意思；但是面嫩，一時說不出口，聽得魏翩仞之言，連說：「好極好極！」魏翩仞先替他交代新嫂嫂道：「陶大人吃酒，英是要好的。交代本家大阿姐，不要搭漿！」說完之後，又替他張羅劉瞻光，仇五科一班人。這班酒肉朋友，天天在堂子裏混慣的，豈有不來之理？當下新嫂嫂要拉着陶子堯一同回去，陶子堯又拉着魏翩仞一塊兒走。隨即上了馬車，離了張園。不上一刻工夫，早已來到泥城橋。馬夫巴給，大大的兜了一個圈子，方纔同到石路同慶里口，下車進去。

新嫂嫂先交代過本家，喊了一檯下去。兩人上樓吃茶吃酒。不多一歇，劉瞻光同了兩個朋友先到。跟手仇五科也到了。其時已有上燈時分。在席的人，多半因有翻檯，催着快

擺。立刻寫局票，擺桌面，起手巾，叫局，主人一個個敬酒，然後大家歸坐，少停，局到，唱曲子，謔奉，手忙腳亂，烟霧騰天。陶子堯自充行家，嫌這些姑娘們的曲子不好。仇五科便說：『子翁一定是高明的了。檯面上有一個不懂事的朋友，一定要請教一隻。』又把一位先生拉胡琴的烏師留下，好教他拉着，等陶大人唱。誰知陶大人抵死不肯唱。後來把他弄急了，他拿劉瞻光拉到一邊，低低同他說道：『我們是官體，怎麼好同他們一樣？倘若這風聲傳播到山東，那可不是玩的！』劉瞻光招呼了仇五科；仇五科又招呼了那個朋友。大家覺着沒趣，不及上乾稀飯，都已興辭而去。陶子堯也不在意，吃了過酒，送過了客。獨有魏翻切不走，他原是最壞不過的，看見陶子堯官派薰天，官腔十足，曉得是歡喜拍馬屁戴炭簍子的一流人。新嫂嫂雖是女流，亦早已看出。魏翻切假託出恭，拉了新嫂嫂到小房間裏，二人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商量好了一條計策。其時陶子堯正在大房間裏坐在烟鋪上，叫蘭芬裝水烟，聽他的高談闊論說：『做了撫台姨太太，出起門來，要坐四人轎，還有戴頂子的把轎杠。轎子前頭，還有一頂紅傘。無論走到那裏，都有人辦差，有人伺候。怕的是姨太太在大人跟前，不要說大壞話；只要稍微點上兩句，無論是誰，都吃不

起。姨太太屋裏伺候的人：有了頭，有老媽，有二爺，有打雜的。要什麼有什麼。面子上
的月費，一個月二百兩，做衣服，打首飾，吃飯用人用錢，還不在內。但就二百兩一月而
論，已經比我們局裏總辦的薪水，多了一倍！」蘭芬道：「陶大人。耐做官一個月有幾化
進帳？耐阿有姨太太？耐格姨太太，一個月撥俚幾化洋錢用？」陶子堯只顧說的高興，不
提防有此一問，堵住了嘴，一時對答不來。蘭芬還連着問他。他只顧吃水烟，歇了半晌，
正想拿話支吾他。却好魏翻仞同新嫂嫂，從小房間裏出來，把話打住。魏翻仞便披起馬褂
要走，又朝着新嫂嫂努努嘴。新嫂嫂會意。其時陶子堯又要跟着走，誰知一件馬褂，却被
新嫂嫂扣住不給。陶子堯到此無法，只好聽魏翻仞一人獨去。這裏新嫂嫂，又張羅陶大人
吃稀飯，又打發陶大人管家，先回棧房。這天晚上，自從擺檯面，一直到魏翻仞走，凡有
來叫局的，新嫂嫂都叫小大姐阿金，跟了出去。自己却一直在屋裏陪着陶子堯。無意中又
同他說：「倪格蘭芬，雖然十六歲，還是小先生勒；樣式事體。有倪勒索，決勿會虧待耐
的。」陶子堯雖然說只來得兩天，因他聰明不過，檯面上亦聽得人講起，這新嫂嫂身分，
也就都已明白了。當下吃過稀飯，打過兩點鐘，蘭芬是沒有晏堂差的，大家收拾安睡。陶

子堯居然就在這裏，借了一夜乾鋪。究竟如何，無庸深考。但覺與新嫂嫂情投意合，如漆加膠。

一連住了七八日，不是人家請他。就是他請人家。一連七八天，沒有斷過，每天總要困到兩三點鐘方起。等新嫂嫂梳洗過後，一同吃早飯。吃過早飯，便是一部馬車，起先還帶蘭芬同坐，後來連蘭芬也不帶了。出門之後，不是遊張園，便是兜圈子。走到大馬路仁昌祥，震泰昌，以及亨達利等處，總得下車。不是買綢緞，便是買表，買戒指。一買便是幾百塊。此外打首飾，買珠子，還不在內。起先每次出門，陶子堯一定要到錢莊上，帶幾百銀子莊票，一二百塊洋錢鈔票在身邊。後來各家都熟了，知道陶大人是個闊客，就是沒得錢，也肯賒給他了。從前陶大人穿的衣服，新嫂嫂嫌他古板，特特爲爲，叫了幾名裁縫，在家裏客堂裏替他做，趁便自己又做了些時式衣服。細算起來，數目也就不少了。陶子堯一心被新嫂嫂迷住，竭力報効？核計所化之錢，旬日之間，和酒局帳，不過一百多元。買東西，做衣服，通扯已不下三四千金之譜。再加別的用度，通算起來，帶來的二萬，不過纔用得四分之一。自己一算，還不爲多；將來機器買成，無論那注帳裏，多報銷一筆就

數了。如此一算，心上一寬，依舊爛化浪費起來。

有一天新嫂嫂的娘過生日，喊了一班人，在堂子裏宣卷。單他一個，擺了一個四雙雙檯。有些不認得的人，也都拉來吃酒。魏翮切看見他的錢，化的滴水一般，不加愛惜。心上便想：「他的錢，也就用的不多了，若不從此時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次日先去同仇五科商量。仇五科道：「這種毒頭，不弄他兩個弄誰？」魏翮切道：「想個甚麼法子去弄他？」仇五科道：「容易。你去同他說，後天開公司船。他要辦機器，同他到我這裏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還他便宜就是了。」魏翮切同仇五科，本來是做慣聯手的，心上明白。急急奔至同慶里，找到陶子堯。其時新嫂嫂，正坐在客堂窗下梳頭；陶子堯坐在旁邊坐着吃湯糰。一邊吃湯糰，一面看梳頭，恰在出神的時候，底下喊「客人上來，」正思躲避，見是魏翮切，纔縮住了脚。當下寒暄得幾句。魏翮切便拉他到正房間裏坐下，同他講到買機器的話說：「不要看這樁事情，倒是狠不容易辦的！聽見仇五科說：「明天有公司船開，有甚麼圖樣，一塊帶了去，三個月就有回音。倘若明天不寄，等到下一班，又要多少天。」

五科是自己人，替朋友幫忙，難道還要你的好處嗎？他叫我來問你一聲，有什麼話，你去同他說亦好，我替你傳話亦好。」陶子堯連說：「費心。」忙問：「我的當差的來了沒有？」房中娘姨，一疊連聲的叫陶大人當差的。當差的上來，陶子堯便交代他一把鑰匙，叫他回棧房，把枋箱開開，裏面有個紙包，撫台的札子，統通在內，把那個紙包，替我拿了來。這裏兩個人閒談。不多一刻，當差的回來，將紙包呈上。陶子堯打開，取出一片帳目，大約開着幾件機器，也不詳細，遞與魏翻切。魏翻切道：「就是這個帳嗎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這裏頭該有幾件東西，我也不知道，本來要請教五科。我們此刻就去看他？」魏翻切道：「同去也好。」新嫂嫂道：「佢個要緊事體託仔魏老，勿是一樣格？佢事體要一定自家去？」魏翻切道：「恩得來，一歇歇才離勿開格哉！」新嫂嫂拿眼睛眇了他一眇，也不說別的，仍舊梳他的頭。

陶子堯想要去，真是聽了新嫂嫂的話，就有點懶怠去了。魏翻切道：「你不去也好，我就替你問他一聲，叫他替你開一片帳，寄到外洋。將來銀子是要你付的呢！」陶子堯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價錢克己點！」魏翻切道：「這個是外國定好了來的價錢，貴賤我們做不

得主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穿馬褂。趁空陶子堯又拉他到一旁說道：「不瞞翁說，兄弟當這一趟差使，上頭發的盤川，不過是個名色，不敷用的。況且到了上海，又不能不應酬。這裏頭託你同五科講一聲，將來開帳的時候，叫他酌量開，總算他照應我的。」魏翹切道：「這個還要你說嗎？不過照這篇帳，有限的幾樣東西，看上去，不過二萬銀子的進出，多開上一千八百，也望得見的。子翁我聽見人說，你這遭來，不是要辦幾十萬銀子機器嗎？我們都是好朋友，你別拿小注的給我們，拿大注的又去照應別人。」陶子堯聽說，楞了一楞，說道：「機器是還要添辦，先要看這個辦的便宜，再辦別的。」魏翹切見此情形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再追問了，便說：「今天託五科寄信去，價錢替你合准，包你便宜。只要你明天同外國人當面簽個字就完了。」說罷揚長而去。一走走到五科行裏。五科接着忙問：「生意怎麼樣？開帳沒有？」魏翹切遞給他看，五科看完之後，說了聲「就是這個嗎。」又笑了笑：「這篇糊裏糊塗的帳，怎麼好帶到外國去？而且一件機器，另外總有些零碎件頭，都要一筆筆的開上。」魏翹切道：「他原說託你替他斟酌，五科哥，據我看起來，生意不過二萬銀子，他這裏頭，還想託你替他開花帳。吞吞吐吐的，彎着口頭，說又說

不清，只怕蘭芬那裏的一筆用帳，要出在這上頭。」五科道：「看他不出，賺錢的本事倒有。但是他既託了我，你去同他講說，我都已明白，帳也開好，合同也弄好，叫他明天來簽字。我們好去替他辦。」魏翻切道：「你真的替他辦麼？他銀子存在號裏。剛纔我從同慶里出來，先挽到號裏，打聽過，由山東匯下來，總共不過二萬銀子。聽他說，這一禮拜裏頭，倒去拿過好幾千。蘭芬家新嫂嫂手上，金鋼鑽戒指也有了，金鋼臂也有了，倒着實在那裏報効。不要我們替他辦了機器，到那時候，拿不出來！」仇五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正癩大！叫他先來簽了字，怕他走到那裏去。你我總不會落空就是了。」魏翻切一聽此言，也就明白。當夜又趕到同慶里，通知陶子堯，告訴他說：各事都已停當，只要他明天十一點鐘，到行裏簽字。

到了次日十點鐘，魏翻切仍趕到同慶里，叫醒陶子堯起來，洗臉吃點心，一塊同去找五科。新嫂嫂蓬頭赤腳，一定還要親自替陶子堯打一條辮子，方容他走。當下兩個人，同到洋行裏。仇五科接着，着實殷勤。請坐之後，又每人敬了一根呂宋烟。從抽屜裏取出帳來一看，共是二萬二千兩規元銀子。簽字之後，先付一半。又聽合同念給拿聽。陶子堯是

不認得洋文的，由他念着，聽上去無甚出入，也無話說。隨問魏副切：「這個帳就這們開嗎？昨兒託的事怎麼！」魏副切又問仇五科；仇五科道：「這個是子翁同我們敝行東打的合同，將來銀子付清，是要重新寫過的。陶子堯方纔放心，仇五科就同他去見洋東，拉了拉手。洋東還說了幾句洋話。陶子堯不懂，又是仇五科繙給他聽，無非是應酬話頭。當面簽過字。魏副切跟着去划銀子。陶子堯一想：『號裏祇有着的一萬四千多銀子，現在划出一萬一千兩；祇剩得三千多兩，將來機器到上海，還得找他一萬一千兩。現在短得雖多，幸虧臨動身的時候，撫台大人有過話，如果不穀，隨時可以電撥。』於是到得號裏，寫了一張銀票，就託號裏代打一個電報，說明緣故，請再撥一萬五千兩。號裏朋友擬好電稿，請他過目，無甚說得。

兩人辭別出去。找到仇五科，交代清爽，取轉那一分合同。當天仍到同慶里，擺了一個雙檯。因為仇五科，魏副切兩個幫了忙，所以就推他二位坐了上坐。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自從那日在號裏發電報的日子算起，核算起來，頂多三天定有回音，現在倒有七

八天了。虧得他天天被新嫂嫂迷住，所以也不覺得。及到屈指一算，不禁慌張起來。若論自己的憲眷，一定不會駁回的；大約撫台公事忙碌，一時理會不到，也是有的。然而總不至於置之不覆。因此弄得他心上，好像有十五個吊桶一般，七上八下。虧得新嫂嫂能言會道，譬解過去。後來一等等了半個月，還是無回信。看看這裏的錢，又用下去二千多。新嫂嫂還一心要嫁他，說明做兩頭大，身價不要，只要一副珍珠頭面。下等的拿不出手，就是中等的，至少亦得一兩千塊，其餘衣飾還在內。真正公私交迫，晝夜不甯！又過了幾天，數了數日子。在電報打去已經三十天了，依舊杳無音信。把他急得熬不住，只得又打一個電報去催款。另外又打一個電報，要他姊夫從旁吹噓。

到第三天得到姊夫的回電，說撫台請病假。藩憲代理。機器已經另外託了外國人辦好，價錢狼便宜，而且包用，叫他不要辦了，並催他即日回東。陶子堯得了這個電報，賽如一瓢冷水，從頂門上澆了下來。急得無法，可巧魏翻切來看他。他便把此事告知，想叫他去同仇五科商量，說機器不要了，叫他退錢。魏翻切道：「同了外國人打的合同，怎麼翻悔得來？倘若帳目沒有寄出去，還可收得轉。如今已經二十多天了，只怕已經到了外洋，

「怎麼好收轉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打電報去止住。」魏翻切道：「說的好容易。人家不是被你弄着玩的。我也不好說出口。」陶子堯見他不肯退機器，心上更加煩悶，是那日起，就在棧中寫了兩天的信，一直沒有到同慶里去。新嫂嫂派了一個小大姐到棧裏釘住他。叫他去，他不肯去，把他弄急了，同小大姐說：「不是我不來，我這兩天心上不舒服，等我的事情弄定規了，自然要來的。」小大姐回去，告訴了新嫂嫂。新嫂嫂知事不妙，樂得弄他幾個現的。見小大姐請不來，只好自己坐了車，到棧裏來請。陶子堯雖說跟他同到堂子裏，依舊沒精打彩。禁不住新嫂嫂甜言蜜語，不由他不把號裏剩下的銀子，取來報効。後來用的只剩得幾百兩了，號裏的人，最是勢利不過的，就把下餘的錢算一算清，打一張票子，差一個學生，送給陶子堯，把摺子收回。以後不相來往，從此更絕了指望。還有魏翻切聽了信息不好，雖說不准他退機器，料想再要他找，是萬萬找不出來的了。便去同仇五科商量，仇五科說道：「他真的拿不出嗎？你去同他講，如若機器運到，不來出貨，我們雖然是朋友，外國人却不講交情，將來怕有官司在裏頭。還是叫他辦去的好。」魏翻切又去告訴了他，順便探消息，順便催銀子。把個陶子堯，真正弄的走頭無路。只得又打一個電報

給姊夫，說明洋人不肯退機器，請他轉圓的話。誰知接到回電，陶子堯看了，這一驚竟非同小可。

欲知電中所言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觀察公討銀反臉……布政使署缺傷心

話說：陶子堯接到姊夫的回電，拆出來一看，下面寫的是：「上峯不允購辦機器。婉商務退款二萬，悉數交王觀察收。」陶子堯不等到看完，兩隻手已竟氣得冰冷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坐在那裏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停了一會子說道：「這是我的釘封文書到了！」其時陶子堯，還在蘭芬家同新嫂嫂一塊兒吃飯。管家送電報來，是電報局已經繹好了來的。陶子堯看完之後，做出這個樣子，大家都猜一定報上有了甚麼話句。虧得新嫂嫂心定，仍舊吃他的飯。等把一碗飯吃完，纔慢慢的問：「到底那哼？」陶子堯也不便告訴他，但說得一句是「催我回去」的話。新嫂嫂心上明白，也不再問。陶子堯便問：「魏翹住在那裏？」新嫂嫂說：「耐篤一淘出，一淘進，俚格住處，耐有捨勿曉得格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同他是檯面上認得的，其實沒有到過他家。」管家插嘴道：「上海的這些露天捐客，真正不

少，錢到了他的手裏，再要他挖出來，可是煩難！老爺又不認得他，怎麼會託他辦事情？

『陶子堯罵道：「忘八蛋！放屁！你懂得什麼？」管家不敢做聲。新嫂嫂連忙改口道：「魏老格人，倒是劃一不二格。託仔俚事體，俚總歸搭俚辦到格。機器退勿脫，格是外國人格事體，關俚捨事？」』

陶子堯也不答應，穿穿馬褂，拔起腳來要走；新嫂嫂問他：「到捨傷化去？」說：「到棧裏去。」新嫂嫂明知留他無益，任其揚長而去。陶子堯回棧未久，頭一個是魏副切來找他，說：「五科已把這話同洋人商量過；洋人大不答應，說打過合同，如何可以懊悔的？就是這會子，把已經付過的一萬一千統通改做罰款，他亦不要，一定要你出貨。子翁！你得詳詳細細，把這情形寫個稟帖給撫台，也免得你爲難。將來鬧出事情，打起官司，總是你山東巡撫派來的人。」

陶子堯聽了，正在滿腹躊躇，無話可答，忽見管家拿出一封信來，說是長春棧二十一號，山東候補道王大人，差人送來的。立候回音。陶子堯聽了王大人三個字，又是一呆；連忙把信拆開來一看，就是剛纔他姊夫來的電報上所說王觀察了。王觀察信上，言明是奉

了東撫之命，前往東洋考說學務。到了上海，又接電報，叫他順便考察農，工，商，諸事，添派四個委員，大小十幾個學生。因此就叫他向陶委員手裏討回那二萬銀子做盤川，亦是今天接到電報，所以特爲寫信前來通知。如果銀子現成，就立刻派人來取。陶子堯不著則已，看了之時，急的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心裏想道：「洋人非但不肯退，而且還要逼我後頭的。」王觀察又是山東撫憲派來的，叫他來討，就是洋人肯退銀子，只有一萬一，那九千已經被我用的九成多了。無論如何，二萬的數目，總不能歸原；叫我心上如何不急！但恨沒有地洞，如有地洞，我早已鑽進去了。」他一面想，只是不言語。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，也不敢說甚麼。

當下還是魏副初等的不耐煩，說：「人家問你討回音，你怎麼講？」一句話提醒了陶子堯。立刻翻出信箋要寫回信，忽然想起王觀察是本省上司，論規矩應得寫張夾單，裏覆他纔是。他本是做文案出身，這些款式是懂得的；無奈心緒不甯，提起筆來寫不上半行，不是脫落字，就是寫錯字，一連換了五張紅單帖，始終未曾寫滿三行，把他急得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，無如總是寫不好。後來還虧魏副初替他出主意，說：「王觀察乃子翁的本省

上司，他既然到這裏，你總得去拜他一盞。今日且不必寫回信，只拿個片子交接來人，叫他先回去言語一聲，說你子翁明天過來時一切面談。」

陶子堯正愁着這封回信無從着筆，聽了此言，連說「有理。」立刻自己從護書裏找出一張小字官銜名片，交代管家，叫他出去告訴來人，託他回去轉稟大人，說大人的來信收到，明天一早過來請安；還有許多下情，須得明天面稟。管家拿了銜片，自去交代不題。

這裏魏翹切便問他：「這是到底怎樣辦？」陶子堯道：「翹翁！外國人那一邊，總得叫他能殼退纔好！」魏翹切道：「子翁，我們都是自家兄弟，有些事情，你雖然沒有告訴我，我豈有不知道的。」陶子堯一聽這話，臉上一紅，知道各事瞞他不過，不妨同他明說，或者有個商量，便說：「我現在好比駱駝攔在橋板上，兩頭無着落，你總得替我想個方法纔好！」魏翹切道：「依我看起來，這機器還是不退的好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魏翹切道：「你子翁帶來的錢，同你在上海化消的錢，我心裏那有個數？洋人那裏的錢，就是退不掉，還算你因公受過，上司跟前，不至有什麼大責罰的。到你自已化消的錢，如何報銷；我同你做了知己朋友，總得替你籌算籌算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多承費心。兄弟一時

沒有了把握，虧空公項，倘若追逼這筆銀子來，怎麼辦呢？」魏嗣初道：「我早替你想到一條主意了。」陶子堯忙問：「甚麼主意？」魏嗣初道：「現在機器是萬萬退不得的。退了機器，你沒有生發了。洋人那裏，但憑五科一句話，要退便退。現在老實對你說，是我替你抗住不退。你明天見了王觀察，只說機器的事，一到上海，就同洋人打好合同。索性多說些，二萬二的機器，樂得說他四萬銀子。二萬不夠，又託朋友在莊上借了二萬，價錢通統付清，機器不日可到。洋人那邊，是萬萬不肯退的。現在既然山東來電一定要退，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。倘若打不贏外國人，你這機器本不要退，這筆訟費至少也得幾千兩，還有別的費用，也只好由你報銷。況且王觀察面前也有得推託，叫他不至於來逼你。你說這話可好不好？」陶子堯連稱「妙計！」又說：「我上次發去的電報，早稟明二萬不穀，還要請上頭發款。這話是埋過根的。」魏嗣初道：「但是一件，這外國律師，你是一定要請一位的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沒有熟人，那裏去請？」魏嗣初道：「有。我這裏頭，我都有熟人。我此刻就替你去請一位。明天上半年把事辦好回來，你再去見王道台。他見你打官司，這事情是真的了，他一定不好再來逼你。騰出空來，我們再想別的法子。」陶子堯

道：「如此就請你費心罷！」魏翩仞道：「你這回請訟師，不過面子帳，用不着他替你看力。我們知己人，能殼省一個，樂得省一個。」

魏翩仞一面說，一面拊指一算，說道：「這事總要上一回堂，好遮遮人家的耳目。你先拿五百銀子出來，我請個朋友替你去包辦下來。你說可好？」陶子堯聽了，楞了一回道：「要這些錢麼？」魏翩仞道：「同你說說面子帳。如若要他出力，只怕二三千還不殼呢！」陶子堯自己估量：「一共總只剩得七百幾十兩銀子，還有二百多塊錢的鈔票，如今又去五百，照此情形，山東不見得再有匯來；倘若用完，叫我指着什麼呢？」想了好半天，只得據實告訴了魏翩仞，託他想法子，同訟師商量，先付若干，其餘的，打完官司再付。魏翩仞聽了無法，於是叫他先付三百，後來講來講去，陶子堯只肯先付二百。魏翩仞無奈，只得拿了就走。

出得門來，先去通知了仇五科，仇五科道：「翩仞哥，又有點小進項了。」魏翩仞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們天天在四馬路混的是那一項呢！五科一笑無言。魏翩仞出來，到一家

熟錢莊上，把銀子划出五十兩，找到一個訟師公館，先會見繙譯。彼此都是熟人，把手腳做好。然後繙譯走到公事房裏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訟師，訟師答應，立刻先替他寫兩封外國信；一封是給仇五科的洋東，說要退機器的話；一封是給新衙門的。等陶子堯稟帖寫好，一塊送進去。魏翩仞見事辦妥，把銀子交代清楚，然後袖了這封信，回來見陶子堯。其時陶子堯稟帖稿子已經打好，是控告家人陶升出名，告的是「仇五科代辦機器，浮開花名，不照原帳，意圖侵蝕，懇請飭退。」一派的話。魏翩仞道：「這條倒是虧你想想的。可巧那篇到外洋定機器的帳，都的五科一手寫出來的。若照你那篇原帳，祇有幾個總名字；寫得不清不爽，只怕走遍地球，也沒處去辦。不料五科爲朋友要好，如今倒被人家拿做了把柄！」陶子堯道：「我何曾要同他打官司！不過是無事要生發點事情出來，別的話說不上去，祇有這條還說得過。」魏翩仞道：「這詞訟一門。不料子翁倒是行家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小弟纔到山東的時候，本學過三年刑名。後來家父常說：『凡做刑名的人，總要作孽。』」所以小弟改行，纔入了只仕宦一途。」魏翩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失敬了！」當下稟稿看過，沒甚改動。陶子堯立刻寫好，隨了外國訟師的信，一塊兒拿帖子送了進去。接到回

片，方纔放心。

次日一早，就到長春棧二十一號去見王道台。這天穿的衣裳，照例是行裝打扮。雇了一部轎子馬車，拉到長春棧門口。管家先進去投手本。王道台正在那裏會客，一見是他，便說了聲「請。」吩咐跟班的，引他到別的屋裏坐一會。跟班會意，把陶子堯請了進來。同他到隨員周老爺屋裏坐下。不多一刻，王道台送客回來，趕到這邊相見。陶子堯雖久在山東，同王道台却是從未謀面。見面之下，少不得磕頭請安。王道台曉得他是撫台特識的人，不好意思慢於他，還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陶子堯忙回：「卑職一直是洋務局裏面當差，沒有伺候過大人。今番大人來在上海，卑職沒有預先得信，所以來的遲了。今日特地前來稟安請罪！」王道台道：「說那裏話！」彼此言來語去，慢慢說到退機器划銀子的話。王道台道：「兄弟這回出來，本來是奉了別的差使。到了上海，接着電報，纔曉得還要到東洋去走一盪。所以出省的時候，沒有帶甚麼錢，後來打電報去請上頭發款，接到回電，纔曉得老兄那裏有這筆銀子。所以昨天寫信通知老兄。這款想來是現成的，只等老兄回信，兄弟就派人來領。現在老兄又要自己過來，實在勞駕得很！」陶子堯道：「爲了這事，卑

職實在爲難。曉得大人來這到裏，本應該過來請安，二來遠求大人教訓，好替卑職作一體主；卑職雖然沒有到省，然而當的是山東差使，大人就是卑職的親臨上司一樣。所以一切總要求大人指教。」王道台聽了，摸不着頭腦，只得隨口應酬了兩句。後來又問這銀子幾時好划？陶子堯方說道：「上頭發款二萬兩，差卑職到上海辦機器。一到上海，就與洋行訂好合同，約摸機器不到一月，一定運到，款項不夠，已由卑職出名，向莊上借銀二萬兩墊付。不料諸事辦妥，上頭又打電報來，叫把機器退掉，銀子要回。洋行的規矩，大人是曉得的，訂了合同，如何翻悔得來？但是卑職既經奉了上頭的電諭，也不敢不遵辦。同洋行說過幾次，說不明白，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。稟帖是昨兒晚上進去的。將來新衙門，還得求大人去關照一聲，叫他替咱門出把力，好教卑職將來可以銷差。」說罷，又站起來請了一個安，說了聲「大人栽培！」王道台聽了他話，也不好說甚麼，於是敷衍了幾句，端茶送客。少不得次日出門，順便到高陸棧過門，飛片謝步。照例攜駕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陶子堯自從見過王道台，滿心歡喜。以爲：「現在我可把他搪塞住了，關了這道

門，免他向我討錢。再想別的法子。」自此每日仍到新嫂嫂那裏鬼混。他們的事情，新嫂嫂都已明白，樂得再用他兩個。後來陶子堯把錢用完，便去同魏翩仞商量，託他向莊上借一二千。魏翩仞起先不肯，後來想到他這事情，鬧到後來，不怕山東巡撫不拿錢來替他贖身。主意打定，雖不能如他的意，也借與他好幾百兩銀子。陶子堯異常感激。

新嫂嫂一邊，魏翩仞還不時要去賣情，說：「陶大人沒有錢用，山東不匯下來，都是我借給他。」便叫新嫂嫂見好。自從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堯的竹杠，不是剪兩件衣料，就是順便叫裁縫做件把衣裳，不收他的錢，好補補他的情。更兼魏翩仞，或是碰和，或假稱出門忽促，未曾帶得洋錢，時常一二十，三四十，到新嫂嫂手裏借用。連借了幾次，也有一百多塊錢，始終未曾還得分文。新嫂嫂却也不肯向他討取。這些事，不但陶子堯一直未曾知道，而且還拿他當作朋友看待。真正可笑！

閒話休題。再說王道台因見陶子堯那裏的錢不能取到；他這裏出洋又等錢用，只有仍打電報到山東去。其時撫台請病假，各事都由藩台代拆代行。接到了這個電報，便打一個

同電給陶子堯，說他不肯退機器，不會辦事，着實將他申飭兩句，一定要退掉機器。陶子堯雖有魏副初代出主意，究竟本省市上的言語，不敢違拗，因此甚是爲難。同時那個藩台，又覆一個仍報給王道台，叫他仍向陶委員守取。王道台無奈，只得又拿片子前去請他，商議此事。陶子堯滿肚皮懷着鬼胎，只好前來稟見。這幾天頭裏，他的事情，王道台已經訪着了一大半。只因王道台的隨員周老爺，是山西太原府人，同前頭陶子堯存放銀子的那家票號裏的老板，是嫡親同鄉。周老爺初到上海拜望同鄉，這票號裏的老板，很同他來往。曉得山東有電報叫王道台向陶子堯手裏討銀子，陶子堯付不出。他就把這裏事情，原原本本，一齊告訴了周老爺。周老爺回來，亦就一五一十的通知與王道台。王道台無奈，只好請了他來。當面問過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

這日見面之下，王道台取出電報來與他看。陶子堯一口咬定：『銀子四萬，通通付出，帶來的不夠，在莊上又借了兩萬。現在卑職手裏，實在分文沒有。就是請訟師打官司，還得另外張羅。總求大人原諒！大人如果有信到山東，還求大人把卑職爲難情形，代爲表白幾句。那是感激不盡！』王道台雖然已經曉得他的底細，聽了這話，不便將他說破，只

與微露點口氣，說洋人那裏，吾兄是何等精明，斷乎不會全數付他。已經付出的呢，兄弟也不說不講情理的話。退與不退，自然等到打完官司再講。但是兄弟還有一句公道話，我們出來做官，所爲何事？況且子翁來到上海，自然有些用度，倘若還有錢沒有付出，子翁不能不自留兩千，預備正用。兄弟這裏，或者先付五六千。一來兄弟同老兄的事，上頭也有了交代，其餘不足的，兄弟自然再打電報向上頭去要，決計不來再逼吾兄。吾兄看此事可好如此辦法？」陶子堯只是一口咬定：「沒有存錢。」王道台本來也正想銀子使用，齊巧派了這個差使有二萬兩撥給他，他如何不拚命的追？況且已經探實陶子堯的細底，如何肯將他放鬆？便道：「這注銀子，是上頭叫兄弟討的。既然老哥沒有，須得給兄弟一個憑據。我也好回覆上頭，請上頭匯款下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卑職回去，就具個稟帖過來。大人好據着卑職的稟帖，回覆上頭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不但這個。吾兄付款出去，總有收條，這個收條，一定是洋字。兄弟這邊因爲出洋，纔找到一位繙譯，吾兄來了，可把這個收條帶了過來，由兄弟叫繙譯替你繙好，寫一分寄到上頭去。並不是不放心吾兄，向吾兄要收條；爲的是有了實憑實據，銀子實實在付給洋人，上頭看見，也不好再叫兄弟前來追逼吾

兄。吾兄以爲何如？若兄弟這裏繙譯是現成的，免得吾兄出去找人，又要化錢。」陶子堯一聽王道台問他要收條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怕要弄僵，忙回道：「收條本來是有的，但是因爲銀子不夠，向人家借墊，人家不相信，暫時祇待將合同收條，抵押在那個人家，並不在卑職手頭。現在大人要看，須得卑職先去說起來看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並不是我要頂真。爲的是大家洗清身子。既然押在人家，亦不妨事，我叫繙譯跟了老兄同去，就在那個人家取出來一看，繙他一張底子，帶了回來，豈不甚便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事總得卑職先去通知一聲，叫那人家把東西拿在手頭，然後卑職再同了繙譯前去，免得耽誤時刻。」王道台見他總是一味推諉，也不值再去逼他。便乃一笑，端茶送客。

過了兩三日，王道台見他竟無回音，便差了周老爺，同了繙譯，前去拜他，討他的回信。倘若已與前途說妥，就叫繙譯立刻繙好，帶了回來，因爲立等寄信山東，免得耽誤時刻。誰知一連去了三次，總是未曾見面，亦不見他前來回拜，把個王道台氣得了不得，說他靠了誰的勢，連我都不在他眼睛裏。跟手寫了一封信，居然擺出上司的款來，很拿軀申

斥幾句，還說甚麼：「老兄在這裏辦的事，兄弟統都知道：不過因與令姊丈是同官同寅，處處顧全面子。現在反將我一片好心，當作了歹意。既然不肯賜教，兄弟也只得據實稟覆上頭。將來休要怪弟不留情面！」痛痛快快的寫了一封信，送到棧裏。管家見是王道台來的要信，立刻到小陸蘭芬家，找到主人，把信呈上。陶子堯看了，着實有點耽心事，愁眉不展，茶飯無心，新嫂嫂見了問問他，雖說是一味支吾，然而已經十猜六七，便說：「有甚爲難之事，魏老主意極多，外面人頭也熟，何不請他前來商量商量？」一句話把陶子堯提醒。立刻寫了一個票頭，差相幫去請，堂子裏請不着。後來還是新嫂嫂差了一個小大姐，在六馬路他的姘頭大姐老三小房子裏找着的。一同來到同慶里。魏翻仞便問何事。此時陶子堯早拿他當自己人看待，便也不去瞞他。把王道台的信，取了出來與他觀看，同他商量辦法。魏翻仞道：「這事須得同五科商量。我想除掉借洋人的勢力尅伏他，是沒有第二個法子。」說完，便約了陶子堯一同去見仇五科，告訴他王道台情形。仇五科道：「這事須得請洋東，即刻打個電報到山東，託他們的總督，向山東撫台說話。就說：「定了機器，無故要退，商人吃虧不起。委員已經同我們打官司，他們山東官場上，又派甚麼姓王

的道台，來到這裏提錢，我們的招牌，已經被他們弄壞了，以後不能做生意。現在非但不准他退生意，而且還要山東撫台賠我們的招牌。」照此電報打去，外國的總督沒有不幫着自己商人的。如此做品，陶子堯，包你的機器一定辦得成。敲開板壁說亮話，合同訂好，再由你退，我們行裏只好替你們白忙，生意也不要做了。陶子堯，你去同王道台說，叫他不要來逼你；他再來逼你，叫他隄防，我要出他的花樣。上海地方，還輪不着他海外哩。

「陶子堯聽了，千多萬謝。跟手魏翻初替他出主意，叫他同仇五科，另外打了一張定辦四萬銀子機器的假合同，寫好兩分，兩人簽個字，一人拿着一張，預備將來真個打官司好呈上去做憑據。仇五科也叫陶子堯，另外寫了一張借銀二萬，即以訂辦機器合同作抵的字樣，連合同交給魏翻初收好。此時陶子堯拿魏翻初真當作自己人看待，以爲他辦的事，真是千妥萬當，異常放心。不在話下。」

等到陶子堯去後，仇五科果然把此事始末根由，又編上許多假話，告訴了本行洋東。請洋東打個電報給本國總督，請他照會山東巡撫。總督得了電報，果然外國的官，專以保商爲重。不比中國官場，是專門凌虐商人的。一個電報打過去，除了機器四萬不能退還分

文外，還要索賠四萬。山東撫台得了只個電報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

且說其時原委陶子堯辦機器的那位巡撫，前因抱病請假，一切公事，奏明由藩司代拆代行。等到假滿，病仍未痊，只好奏請開缺。朝廷允准，立刻放人，就命本省藩司先行署理。這藩司姓胡名鯉圖，乃是陝西人氏。早年由兩榜出身，欽用榜下知縣，吏部掣籤，分發湖廣，到任不多兩年，就補得一個實缺。不料那年地方上民教不和，打死一個洋人，鬧出事來。上司說他辦理不善，先拿他撤任，後來附片進去，又將他革職。後來好容易，投効軍營，開復原官，又歷保至知府放缺。爲了一件甚麼交涉案件，得罪了外國人，外國人稟了外國公使，本國公使告訴了總理衙門，行文下來，又拿他開缺，把他氣的了不得。後來又走了門路。湊巧那年鬧拳匪，殺洋人，山西撫台把他咨調過去辦團練。等到和局告成，懲辦罪魁，換了巡撫。後任雖未查出他縱團仇教的真憑實據，然而爲他是前紅人，他就借了一樁別的事情，將他奏參，降三級調用。他名心未死，竭力張羅，於秦晉賑捐案內，捐復原官，加捐道台。幸喜折扣便宜，化錢有限，又把家裏的老本，一齊搬了出來，

報効國家二萬銀子。就有人保薦他奉旨記名簡放，並交部帶領引見。他就立刻進京，又走了老公的門路。吃虧化的錢不多，不能望得好缺，就放了山東兗沂曹濟道，是個苦缺。到任之後，因在內地，洋人來的不多，遂得平安無事。然而爲了不知那一國的教士，要在兗州府一個地方，買地建立教堂，與鄉人議價不合，教士告訴本道。胡鯉圖非但不辦鄉下人，而且反勸教士多出兩個。教士大動其氣，進省告知巡撫，雖沒甚大過處，巡撫會將他申飭一番。因此爲生平做官，屢次栽筋斗，都是爲了洋人的事。幸喜聖眷極優，不到兩年，升運司，升臬司，仍舊做到山東藩司。不與洋人交涉，官途甚覺順利。目今因本省巡撫告病，奉旨就叫他升署。未曾升署之前，因爲撫台請假，照例是他代拆代行。接到陶子堯來電，稟請添撥款項。他生平最怕與洋人交涉，忽然發了一個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念頭。立刻就打電報，叫陶子堯停辦機器，要回銀子，立刻回省銷差。又叫王道台幫着討回此款。却未想到因此一番舉動，却生出無數是非；非但銀子不能討還，而且還受外國人許多閑話。畢竟是他不識外情，不諳交涉之故。閑話休題。且說這日，正是他接印日期。一早起來，把他與頭的了不得。辰正三刻，擺齊全副執事，親到撫院大堂，拜受印信，並王命旗

牌，升座之後，並有司道各官，上來參堂，從前雖是同寅，現在却做了下僚了。一時接印禮成，其餘照例儀注，不用細述。只因撫台尙未遷出，所以署院只好將印信代回自己藩司衙門辦事。

當下胡鯉圖胡大人，纔回得衙門，便有合城官員，拿着手本前來稟賀。胡大人只命把司道請進，行禮之後，彼此閑談。正說得高興時候，忽見巡捕官送進一個洋文電報來，說是膠州打來的。胡大人一聽，不覺心上陡然一驚。忙教繙譯繙出。原來正是不准陶子堯退機器，並叫山東官場，再賠四萬銀子的那個電報。胡大人看過，登時嚇得面孔如白紙一般。歇了半天，纔說道：「我想不到我的運氣就怎們壞！我走到那裏，外國人跟我到那裏。總算做了半年揚州連司，八個月的湖北臬司，算沒有同他來往，省得多少氣惱。就是在藩司任上也好。怎麼一署巡撫，他就跟着屁股趕來。偏偏於今天接印，他今天就同我倒蛋，叫我一天安穩日子都不能過！真正不知道是我那一門的七世仇冤，八世冤家。照這樣的官，真正我一天也不要做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咳嗽嘆氣不止。署藩台勸道：「陶某人辦機器的事情也長遠了。」其時洋務局的老總，——就是陶子堯的姊夫，——也正在座。署藩

台便道：「某翁，陶某人是你的親，還是你打個電報給他，叫他把事情早點弄好回來，免得大人操心。」陶子堯的姊夫道：「當初我早曉得他不能辦事，果然鬧得不好。當初原是他上條陳，前院忽然賞識起來，就派他這個差使。真真年輕不能辦事。」胡大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埋怨他。這都是我兄弟命裏所招！兄弟自從縣令起家，直到如今，爲了洋人，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錢，叫我走了多少冤枉路，吃了多少苦頭！我走到東，他跟到東，我走到西，他跟到西，想來是我命裏所招。看來這把椅子，又要叫我坐不長遠了。」他正說到傷心，忽見巡捕官又拿着一個電報來，回說外務部來的電報。胡大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怕老婆別駕擔驚……送胞妹和尙多事

却說署理山東巡撫胡鯉圖胡大人，爲了外國人同他倒蛋，正在那裏愁眉不展。忽見巡捕官拿進一封外務部的電報，以爲一定是那樁事情發作了。心上急的了不得。等到拆開來一看，纔知道是樁不要緊的事情，於是把心放下。對着司道說道：『將來我兄弟這條命，一定送在外國人手裏。諸公不要不相信，等着瞧罷！』衆人也不好回答別的。還是陶子堯的姊夫，——洋務局的老總——他辦事辦熟了，稍爲有點把握，就開口說道：『外國人的事情，是沒有情理講的，你依着他也是如此，你不依他也是如此。職道自從十九歲上到省，就當的是洋務差使，一當當了三十幾年，手裏大大小小事情，也辦過不少，從來沒有駁過一條。這陶倅是職道的親戚，年紀又輕，閱歷又淺，本來不曾當過甚麼差使。現在頭一件，就是叫他同外國人打交道，怎麼辦得來呢？職道的意思，就請大人打個電報給王道，

叫他就近把這件事弄好。辦好的機器，如若能退，就是貼點水脚，再罰上幾個，都還有限。倘或實在退不掉，沒有法，也只好吃虧買了下來。至於另外還要賠四萬，外國人也不過借此說說罷了；我們亦斷乎不能答應他的。」胡大人道：「倒底老哥是老洋務。好在陶某人是令親，這件事，只好奉託費心的了。」說完端茶送客。

陶子堯的姊夫下來，立刻就到電報局，打一個電報給自己舅爺，叫他趕緊把事辦好，回省銷差。又打一個電報給王道台，面子上總算託他費心，其實這裏頭，已經照應他舅爺不少。王道台出洋經費，回明署院，另外由山東撥匯，以安王道台之心，便不至於與他舅爺爲難。其實王道台，只要自己出洋經費有了開銷，看同寅面上，落得做好人。就是陶子堯真果有大不了的事，他早已幫着替他遮瞞了。話分兩頭。且說王道台在上海棧房裏，正爲着討不到錢心上氣惱。這日飯後，又要打發周老爺去催。周老爺道：「一個高陞棧的門檻，都被我們踏穿了，只是見不着他的面。他玩的那昇堂子，我也找過幾盪。不是推頭沒有來，便是說已經來過去了。房間裏放着門簾，說有別的客人，我們也不好闖進去。現在再到棧裏去，一定還是不照面的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你不找他，那裏同他照面；你去同他

說，他再照這模樣兒，我可要動真公事了。」

周老爺被王道台逼不過，只好換了衣裳去找。剛剛跨出房門，只見電報局送到電報一封，上寫着是山東打給王道台的。他便跟了進來，瞧這電報上說的什麼話。王道台拆開看時，原來就是陶子堯姊夫發來的；上面寫的，是「上海長發棧王道台：陶倅所辦機器，望代商洋人，可退即退，不可退即購。不敷之款，及出洋經費，另電匯至。洋行另索四萬，望與磋磨，勿賠。事畢，促陶倅連押機器回省。乞電復。」下面還注着陶子堯姊夫的名字。王道台看到電匯出洋經費一句話，便說：「我們的錢，也不必去問陶子堯去討了。他的事情，有他姊夫幫忙，不要說四萬，就是十萬八萬，也沒有不成功的。連忙回頭，叫周老爺不必再去。」又說：「既然是他令姊丈的電報，應得去通知他一聲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也不必去通知。他那裏得了信，自然會跑來的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你說的不錯。等着他來也好。」當下無言而罷。

且說陶子堯，自從王道台問他要錢沒有，問他要合同收條又沒有，因此不敢見王道台

的面；天天躲在同慶里小陸蘭芬家，省得有人找他，以前周老爺來過兩盞，管家曾經回過。後來見主人躲着不見，周老爺來，便是管家代爲搪塞支吾，也就不來回主人了。故此數日，陶子堯反覺逍遙自在；專候仇五科行裏的回信。

一天魏副切來說：『外國總督那裏，已有回電，准了行東的電報，允向山東官場，代索賠款。』陶子堯聽了，又是驚，又是喜；驚的事情越鬧越大，將來不好收場；喜的是有了外國人幫忙，只要機器不退，我的好處是穩的。既而一想：『我已經請過訟師，告過仇五科，將來回省鎗差，上司跟前，決不會疑心到我，說我搗鬼。』又一轉念：『橫豎只要好處到手，有了錢賺，就是不回山東也使得。或者將來在上海尋注把生意做做，就像五科，副切兩個，一年到頭，賺的錢着實不少。不要說候補道府，跟他不上；就是甚麼洋務局，營務處，支應局，幾位老總，算得第一分的紅人，也趕不上他。』主意打定：混到那裏，算到那裏。

但是一件，前頭跟副切借的幾百銀子，看看又要用完。現在葦展一籌，又不便再向他啓齒，因此心內十分躊躇。面子上只好敷衍他，說：『我同副切哥是自家人，這件事情，

若不是翻切哥，五哥出力，兄弟只一盪，非但白走，而且還要賠錢。但願他們連四萬頭一同賠了過來，也好補補你二位的辛苦。」翻切道：「但願如此更好。但是五科說過：「不准他退機器是真的。至於賠款一層，也不過說說罷了。」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閒話別去。

這裏新嫂嫂，見陶子堯這幾日手頭不寬，心上未免有點不樂。這天因為催陶子堯，替他看一處小房子，陶子堯推頭只兩天，身體不快，過兩天一定去看。新嫂嫂明知他手頭不便，便噴着說道：「倪格人，說一句是一句，說話出子嘴，一世勿作興忘記格。耐格聲話說，阿是三禮拜前頭就許倪格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怎麼說話不當話。我的意思，不過要等我身體好點，自然要料理這事。彼此相處這多少時候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的？」新嫂嫂聽了無甚說得，但說：「倪格碗斷命飯，也勿要吃哉。早舒齊一日，早定心一日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你的心的，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？」當下又閒談一回，無庸細述。

又過了兩天，新嫂嫂只是催他尋房子。陶子堯到了上海這許多時候，也曉得只軋餅頭事情，是不輕易的，便去請教魏翻切，這事怎麼辦法。魏翻切道：「恭喜恭喜。倒底子

翁的豔福好。我們白相了多年，面子上要好，都是假格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休要取笑。」魏翻切便問：「他是個甚麼局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他一定要嫁我。」魏翻切道：「啊唷，還要拜堂成親哩！」陶子堯道：「何嘗不是如此？這句話已經說過三四個禮拜了。他說明要紅裙外褂全頭面，還要花轎小堂名。兄弟想我們做官的人家規矩，似乎這些也不可少的。但是另外要我二千塊錢，也不曉得做甚麼用，問他也不肯說。如果是禮金，用不到這許多。」

翻切哥，替我想想。」魏翻切道：「這須得問過新嫂嫂，方好斟酌。」

兩個人便一同來到同慶里。見面之後，新嫂嫂劈口便問：「房子阿看好？」陶子堯一聲不言語。魏翻切道：「恭喜恭喜。你們兩家頭的事情，怎麼好沒有媒人？有些話不好當面說，等我做個現成媒人罷？也好替你們傳傳話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媒人阿有捨捱上門格？倪搭俚現在也沒做捨親，還用勿着俚媒人。」魏翻切一聽不對，便對陶子堯說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陶子堯忽見新嫂嫂變了卦，不覺目瞪口呆，歇了半天，方向新嫂嫂說道：「不是你說攀要嫁給我嗎？還要什麼紅裙外褂，花轎執事。」新嫂嫂道：「還有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還有再講。」新嫂嫂回頭對魏翻切道：「魏老，勿是倪說話勿作准，爲仔俚格人有點靠

勿住。嫁人是一生一世格事體，捨又勿是倪林黛玉，張書玉，歇歇嫁人，歇歇出來，搭個弄白相。現在租好仔小房子，搭俚住格一頭兩節，合式末嫁撥俚，勿好末大家不好說捨。魏老，阿是；」魏翻切笑而不答。陶子堯跳起來說道：「我們做官人家，要娶就娶，要嫁就嫁，有甚麼軋餅頭的好？」魏翻切道：「陶大人，心上不要不舒服。還是軋餅頭的好，要軋就軋，要拆就拆，可以隨你的便。不比娶了回去，那事情就弄僵了。新嫂嫂是同你要好，照應你，不會給當你上的。」陶子堯聽了無話。新嫂嫂拿眼睛對着魏翻切一眇，說道：「要耐多嘴？」魏翻切道：「是拉，我就不說話。」新嫂嫂道：「倪又勿要耐做捨啞子。倪末將來總要嫁撥哩格。耐想俚格人，房子末勿看，銅錢也嚙不，耐看俚格人，阿靠得住靠勿住？」陶子堯心上想：「自從我到此地，錢也化的不少了，還說我不給他錢用，不知道前頭的那些錢，都用在那裏去了。」心上如此想，面孔上早露出悻悻之色，坐在那裏，一聲不響。新嫂嫂道：「耐爲捨勿響？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沒有錢，叫我響什麼？」兩個人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登時拌起嘴來。魏翻切只得起身相勸。誰知此時他二人，一個是動了真氣，一個是有心嘔他，因此魏翻切攔阻不住。

正在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只見陶子堯的管家，送上一封電報信。衆人瞧見，以爲一定是山東的電報來了。等到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是紹興來的，魏翎仞莫名其妙。陶子堯却不免心上一呆；連忙拆開，又是沒有譯過的，立刻叫人到書鋪裏，買到一本電報新編。魏翎仞在烟鋪上吃烟，同新嫂嫂說閑話。陶子堯却獨自一個，坐在方桌上繙電報，繙一個，寫一個。魏翎仞問他是那裏電報；他搖搖頭不做聲。等到電報繙完，就往身上袋裏一塞；走了過來，一聲也不言語。魏翎仞一定要問他，那裏的電報，他只是不說。當下無精打彩的，坐了一會。魏翎仞要走，他也要跟着一同走。新嫂嫂並不挽留。

當下出得門來，魏翎仞便問他：「剛剛那個電報，到底是那裏來的？」陶子堯嘆一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。是紹興舍間來的。」魏翎仞又問：「到底甚麼事？不妨說說。我們是日己人，或者好替你出個主意分分憂。」陶子堯道：「翎仞哥不是外人，說出來實在坵臺得很！」魏翎仞道：「說那裏話！」陶子堯道：「兄弟在山東洋務局裏當差，每月的薪水，都是家姊丈經手。他一定每月替我扣下十兩銀子，替我匯到舍間，作賤內的日用。等到兄弟奉差出門，這筆薪水，已歸別人。家姊丈以爲兄弟得了這宗好差使，家用是不必愁的了。」

這是兄弟荒唐，初到上海，只寄過一封家信，一混兩三個月，一塊錢也沒有寄過。這一箇多月，又爲着心上不舒服，也就懶得寫信。家裏賤內，倒來過五封信了，又是要錢，又是不放心我在外頭，恐怕有甚麼病痛。兄弟只是沒有覆他，所以他急了。發了一個電報給我，還說日內就要過江，由杭州趁小火輪到上海來。所以兄弟的意思，新嫂嫂的事情，不成功也好。等到山東電報回來，賤內也可來到上海。看是事情如何。兄弟此行，本來想要帶着搬取家眷，齊巧他來也好，就省得我走此一盪。『魏翩仞道：『既然嫂夫人要來，這事情自以不辦爲是。倘若嫂夫人是大度包容的呢，自然沒得話說。然而婦人家見識，保不住總有三言兩語，依我看來，也是不辦的好。』當下又閒話一回，彼此分手。

陶子堯果然在棧房一連住了三天，他既不到同慶里；新嫂嫂也不叫人前來相請。日間無事，便在第一樓吃碗茶，或者同朋友開盞燈。每天却是一早出門，至夜裏睡覺方回。他的意思，爲是怕王道台派人來找他討錢，只得借着出門，好不與他相見。

一天正在南誠信開燈，只見他當差的喘吁吁的趕來，說：『棧房裏有個人，拿一封信

，一定要當面見老爺。小的回他老爺出門；他說有要緊事情，立逼小弟出來找尋老爺。他在棧裏老等；就請老爺吃了這筒烟，趕緊回去。」陶子堯摸不着頭腦，心下好生躊躇。欲待回去，恐怕是王道台派來的人，向他纏繞；欲待不去，又實在放心不下。慢慢的吃過一筒烟，又喝了一碗茶，穿好馬褂，付了烟錢，跟了管家就走。

陶子堯一頭走，一頭問管家：「你可曾問過這人，是那裏來的。」管家道：「他只是催小的快來。小的披好衣裳就來，所以未曾問得。」陶子堯道：「糊塗王八蛋。」一面罵，一面走，不知不覺，回到棧中。走進客堂一看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仇五科行裏的朋友，拿了一封五科的親筆信。這人是老實人，叫他面交，他一定要見過面，纔肯把信交代出來。陶子堯拆開看時，無奈生意人文理有限，數一數五行信，倒有二十多個白字，還有些似通不通的話。子堯看了好笑，忙對來人說道：「我這裏却還沒有接到電報。他這信息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聽說是個票莊上朋友說的。據說，王觀察那邊，昨天已經接着山東電報，機器照辦，不夠的銀子，由山東匯下來。連王觀察出洋經費，也一同匯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說呢。怪不的姓周的今天沒有來。事情既然如此，諒來我這裏一定也有電報的。」

「話言未了，齊巧電報局裏有人送報到來。陶子堯趕緊繙出看時，果然是他姊丈打來的電報，上說機器能退卽退，不能退照辦。機器一到，叫他趕緊回東銷差。陶子堯自是歡喜。一面照抄一張，交給來人，帶回去與仇五科看；又寫一封信，差管家去找魏翩仞，約他今晚在一品香晚飯。」

却說仇五科那裏，一面送信與陶子堯，一面也就叫人去找魏翩仞。魏翩仞到得行裏，仇五科便同他商量：「現在的事情，總算被我們扳過來了。但是犯不着便宜姓陶的，我們費心費力，叫他去享用，天下那裏有這種現成的事？況且他拿了錢去，無非送給堂子裏，我們不好作自己用嗎？翩仞哥，你聽我說的可錯不錯？」魏翩仞道：「不要冤枉人。同慶里是早已斷的了。但是我們出了力，叫人家受用，却是犯不着。現在總共是一萬出頭銀子的貨，上頭倒撥了四萬，姓陶的一個人，已先虧空了將近萬把。據我的意思，也可以不必再分給他了。仇五科道：「山東匯來的銀子，依舊要在他手裏過付，恐怕由不得我們做主！」魏翩仞道：「怕他怎的。他一共有兩分合同在咱手裏：一分是前頭打的，是二萬二

千銀子。一分是第二次打的，上頭却寫的明明白白，是四萬，原是預備同山東撫台打官司的，雖說是假的，說到出起場來，不怕他不認。他能夠放明白些，不同我們爭論，算他的運氣，若有半個不字，我拿了這兩分合同，一定還要他找二萬二出來。」仇五科道：「有兩分合同，要兩分錢，就時有兩分機器。」魏翹初道：「原要有兩分機器纔好，他多辦一分，我們多得一分價錢，不過不能像四萬頭來得容易罷了。」仇五科聽了，有財好發，把他喜得嘴都合不攏！便催魏翹初去問陶子堯，山東銀子幾時好到，叫他照付。

再說陶子堯，自從接到電報，打發管家去找魏翹初去後，獨自一個坐在棧房，甚是開心。一面自己想：「這事王道台那裏，雖說也有電報，我明天須得去見他一見。一來敷衍他的面子。二來前頭雖說彼此有點嫌隙，就此也可說開。三則他如今自己已經有了錢，雖則不來分我的好處；將來回省之後，也免得沖我的冷水。四則這筆銀子，究竟不知幾時好到，大約同王道台出洋經費，一同匯出，到他那裏，雖便去問一聲，也是要緊的。」又想到：「仇五科能說叫他洋東打怎們一個電報去，山東官場就不敢不依，可見洋人的勢力着實

利害。明天倒要聯絡聯絡他們，能說就此同外國人要好。將來到省做官，托他們寫封把外國信，只怕比京裏王爺中堂們的八行書，還要靈，要署事就署事，要補缺就補缺。」想到此間，好不樂意！又想：「我前頭的錢，只有請律師用的是冤枉的。」又一轉念：「亦不算冤枉，有此一層，我將來回省，倒有得交代了。這事情是山東撫台答應的，可見得並不是我不出力。」忽然又想到：「新嫂嫂，他究竟不是無情的人；是我沒有錢，叫我賃房子不賃，問我拿錢不拿，因此上反的目，畢竟還是我虧負他。現在我用的不算。大約山東又匯來二萬銀子，照機器的原價，祇有二萬二千兩，這裏頭已經有一個扣頭，下餘的一萬八，是魏翩仞，仇五科兩個人出力弄來的，少不得要謝他們一二千銀子，我總有一萬好有，有了一萬，甚麼事情做不得？」

陶子堯想到這裏。那個去找魏翩仞的管家，已經回來，說：「小的到得魏老爺那裏，魏老爺齊巧打仇老爺那裏回來。小的拿老爺的信給他瞧；他說本來要來會老爺，停刻一品香准到。」陶子堯點點頭，又問：「魏老爺還說些甚麼？」管家道：「魏老爺問老爺這兩天，還到同慶里去不去？」小的回說：「不去。」陶子堯聽了無語。管家自行退去。

陶子堯本來在那裏想新嫂嫂，又聽了管家的話，不禁觸動前情，愈覺相思不置。肚裏尋思道：『前就是我無錢，以致同他翻面；如今有了錢，各色事情就好商議了。但是已經翻臉，怎麼再好踏進他的大門？』又一轉念道：『我同他不過鬪了兩句嘴，又沒有拍桌子，打板櫓。真的同他翻臉。是我一時不合，不該應賭氣。這幾天不去走動，就覺着生疏了。最好今天一品香仍舊去叫局，吃完了大菜，就翻過去，順便請請幾個朋友。他若留我，樂得順水推舟；他若不留！我也不走。等到明天山東的錢到手之後，先把房子租好，索性租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，場面也好看些。然後託魏翻切，再去同他商量。女人的心最活不過，況且他并不是無情於我。倘若把這事辦好了，他從前是有過話的，不肯到別處去，一直要住上海。這裏有的是招商局，電報局，弄個把差使當當，快活兩年再說。』想到這裏，一個人在房裏，忽而躺在牀上，忽而踱來踱去。看他好不自在！

正看得高興時候，忽見管家帶進一個土頭土腦的人來，見面作揖。陶子堯一見，認得是他表弟周大權，問他怎麼來的。周大權打着紹興白說道：『阿哥，阿嫂來東哉。』陶子

堯一驚非同小可，忙問：『住在那裏？』周大權道：『東來陞棧房裏。』陶子堯道：『還有甚麼人同來？』周大權道：『還有個和尚同來。』陶子堯聽了，面孔氣得雪雪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你道爲何？只因這位陶子堯的太太，著名的一個潑辣貨，平日在家裏的時候，不是同人家拌嘴，就是同人家相罵，所有東鄰家，西舍家，沒有一個說他好的。後來他丈夫在山東捐了官，當了差使，越發把他揚氣的了不得，儼然一位誥命夫人了。本來他家男的稱呼，都是甚麼「大娘娘，」「二娘娘；」自從陶子堯做了官，他一定壓住人家要叫他做太太。紹興的風俗：人家的婦女，沒有一個不信吃齋唸佛的。有一天他正在佛堂裏燒香，他婆婆偶然叫錯了一聲，只稱得他大娘娘，沒有稱他做太太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念一聲阿彌陀佛，罵一聲「娘及入心！」等到佛堂裏出來，還一手捻着佛珠，一手拍着桌子，罵個不的了。虧得他娘娘是一個忠厚人，不曾同他計較。此番却是陶子堯不好，不應該一連兩三個月，不會寄得家信。太太沒有錢用，還是小事；實因常常聽見人說：『上海地方，不是好地方，婊子極多，一個個狐狸似的；但凡稍些沒有把握的人，到了上海，沒有不被他們迷

住的。』今見陶子堯不寄銀信，一定是被婁子迷住了。一個月頭裏，他太太就要親自到上海來找他，是他婆婆勸住的。後來又等了一個月，還是杳無回信。他一定要走，婆婆勸不住，只好讓他動身。因為沒有人接送，他婆婆把自己的內姪周大權，找他接送。太太嫌他土頭土腦，上不得台盤。齊巧他娘家哥哥，在揚州天甯寺當執事的一個和尚，法名叫做清海，這番在寺裏告假回家探親，目下正要前赴上海，順是趁甯波輪船上普陀進香；他妹子知道了，就約他同行。這和尚自從出家，在外頭溜慣了，所以紹興的土氣，一點沒有。他平時在寺裏的時候，專管接待往來客人，見了施主老爺們，極其漂亮。陶子堯却因他是出家人，很不歡喜，時常說他太太：『同着和尚並起並坐，成個甚麼樣子！』太太聽了這話，心上一不服，就指着臉罵道：『我同我自家阿哥並起並坐，有甚麼要緊？我不去偷和尚，就留你的面子了。』陶子堯聽了這話，更把他氣得像蝦蟆一樣。清海和尚見妹夫不同他好，因此他不同妹夫好。這番陶子堯聽說是他同了家小同來，所以氣的了不得。

當下就同表弟周大權說：『你表嫂既然來了，我立刻就派人打轎子接到此地，一塊兒住；你也同來。省得另住棧房，又多花費。那個和尚，就叫他住在那昇棧房裏，不要他來

見我。」周大權聽了，諾諾連聲。陶子堯又叫茶房先端一碗魚麵，給周大權吃；大權不上三口，把麵吃完，端起碗來喝湯，一口也不賸。吃完之後，陶子堯便叫管家，同了轎班，抬着轎子去接太太。剛纔出得大門，陶子堯正在房裏尋思，說：「他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偏偏今兒有事，他偏偏來了。真真不湊巧！」

話言未了，忽見茶房領着一個中年婦人，一個和尚，趕進來了。茶房未及開口，那女人已經破口大罵起來。陶子堯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太太，同他大舅子兩個人。太太見了他，不由分說。兜胸脯一把，未及講話，先號咷痛哭起來。陶子堯發急道：「有話好說。這像什麼樣子？豈不教人家笑話！還成我們做官人家體統嗎？」連忙叫茶房，替太太泡茶，打洗臉水；又問吃過飯沒有。太太一手拉住他胸脯，只是不放，嘴裏說：「用不着你瞎張羅。人家做太太，熬的老爺做了官，好享福；我是越熬越受罪。不要說這兩年多在家裏活守寡，如今越發連信都沒有了。銀子不寄，家亦不顧了。我還要冲那一門子的太太，可憐我跟他，吃了多少年的苦！那裏跟得上他心愛的人，什麼新嫂嫂，舊嫂嫂！聽說你這個差使，有十幾萬銀子，現在都到那裏去了。」陶子堯辨道：「那裏來的這宗好

差使？你不要聽人家的胡說！」嘴上如此說，心上也甚詫異：「是誰告訴他的？」又聽太太說道：「你做了事，你還相賴？我有憑有據，還他見證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沒有這會事，那裏來的見證？」太太道：「你別問我。你去問問謝二官再來。」陶子堯一聽謝二官兩個字很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齊巧去接太太的管家，因為接不着，已經回來，站在一旁。看老爺太太打架，聽見太太說謝二官，老爺一時想不起來，他就接嘴道：「老爺！不是常常到這裏，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？那個人！有時候問老爺討一角錢，有時討三個銅元。他說同老爺是鄉親。老爺從前還用過他的錢。小的並問過他「貴姓？」他說「姓謝，」想來一定就是他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胡說！我會用人家的錢？這種不安分的王八蛋，搬是非，造謠言，如果看見他再來，就替我交給巡捕。」太太道：「阿呀！阿呀！你使人家的錢還算少？你那年捐這撈什子官的時候，連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鍍銀鐲子，都被你脫了下來，湊在裏頭。還說不用人家的錢？問問你還要面孔不要？」其時棧房裏看的人，早哄了一院子。還是同來的和尚，看他們鬧的太不成體統了，只得和身插在中間，極力的相勸，勸了好半天，好容易把他們勸開。

太太三脚兩步，走進房間。表老爺周大權，押着行李也就來了。還有跟來的丫頭，忙着替太太找梳頭傢伙，又找盆打洗臉水。

陶子堯在外間，雖然太太不同他吵了；低下頭一看，身上纔換上的一件硬面子的甯綢袍子，已經被太太的頭，弄縐了一大塊。原想穿這件新衣裳，到一品香請客的；今見如此，心上一氣，蹙着腳說：「我不知道那裏來的悔氣。這種日子，我一天不要過！」正是滿肚皮的不願意，不知道要向那裏發洩方好。一面自己抱怨自己；忽又想起一品香，已經約下魏翩仞，却忘記去定房間。現在已有上燈時分，不知道還有房間沒有。幸虧棧房裏到一品香不遠，便即一人走出棧來，遞到一品香。

纔上扶梯，剛巧遇着魏翩仞。兩人一見大喜。問了開，只有十八號還空着，兩個人就坐了十八號。細巖端上茶來，又送上菜單點菜。兩人先把大概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魏仇一邊如何辦法。魏翩仞因他銀子尚未到手，一時暫不說破。席間，陶子堯提起他賤內已經來到，并剛纔在棧房裏大鬧的話，全行告訴了魏翩仞。說話之間，不免長吁短嘆。魏翩仞見他無精打彩，就攛掇他叫局。陶子堯一來也想借此遣悶，二來又可與新嫂嫂叙舊，連忙寫

票頭去叫。吃不到三樣菜，果見新嫂嫂同了小陸蘭芬進來。新嫂嫂板着面孔，一聲不響。陶子堯也不好意思同他說話。倒是魏翩仞極力替他拉攏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他，說，「陶大人的銀子，明天好匯到了。這一次是不會搭你漿的了。」

陶子堯正在聽得得意時候，細崽來說：「六號裏來了一個女人，同了一個和尚吃大菜。那個女人自說『姓陶，』又說『我們老爺，今天也在這裏請客。』」陶子堯不聽則已；聽了之時，陡然變色，便說道：「夜叉婆！不知同我那一世的對頭，我走到那裏，他跟到那裏！」說完，站起來，說了聲「翩哥，我們再會罷！」拔起腳來，一直向外下樓而去，也不知到那裏去了。

新嫂嫂同了蘭芬，也只好就走。魏翩仞等吃過咖啡，簽過字，站起身來，走到六號房間門口，張了一張：果然一個女人，同了一個和尚，在那裏吃大菜。是個甚麼面孔，一時却未曾看得清楚。魏翩仞也就得出一品香，自去趕事不題。

* * * * *

且說陶太太同他哥在棧房裏，曉得陶子堯在一品香請客，一定要叫局熱鬧，故而借吃

大菜爲名，意想拿住破綻，鬧他一個不亦樂子。不隄防陶子堯先已得信，逃走無踪。太太只得罷手。一時吃完，回到棧內。一等等到兩點鐘，不見老爺回來，急的個太太，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又氣又惱。後來越聽越無消息，料想一定是在鑿子裏過夜，不回來的了。氣得太太坐在床上，一夜不曾合眼：足足的罵了一夜：罵一聲「爛婊子」；罵一聲「黑良心」；「殺千刀」；「不吃好草料的。」他哥和尚，也陪着他一夜不睡。到了次日天明，陶子堯還沒有回來。太太披頭散髮，亂哭亂嚷，一定要到新衙門裏去告狀，要請新衙門老爺，趕掉這些婊子，省得在此害人。鬧得他哥勸一回，攔一回，好容易把他勸住。

看看日已正午，長春棧裏的王道台，打發周老爺來說，山東的銀子已到，是匯在王道台手裏的。叫周老爺來帶信。叫陶子堯去付。太太聽見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趕出來說：「有銀子交給我。交不得那個「殺千刀」的。他是要去貼相好的。」周老爺看了好笑，問了管家，纔知道是陶子堯的太太。當下陶太太，恐怕王道台私下村銀子給陶子堯，一定打自己跟着周老爺，到長春棧裏去見王大人。後來把個周老爺弄急了；又虧得和尚出來打圓場，說：「王大人是我們妹夫的上司，太太不便去的，還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罷。」周

老爺問了來歷，只得說「好。」和尚便叫管家拿證書，叫馬車，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，到長春棧裏拜訪王大人去。

畢竟此時陶子堯逃在何方，與那清海和尚，如何去見王道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窮佐雜寅緣說差使……紅州縣傾軋關心思

話說：清海和尚，同了周老爺去見王道台。當下一部馬車，走到長春棧門口。周老爺把和尚讓在帳房客堂裏坐，自己先進去回王道台。王道台聽了，縐眉頭說：『好端端的，那裏又弄了個和尚來？你去同他說，我是僧道無緣的，叫他到別處去罷。』周老爺道：『他來並不是化緣；聽說爲的家務事情。』王道台道：『這也奇也！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務來了！』周老爺道：『聽說他是陶子堯的內兄。卑職去的時候，陶子堯不在家，他太太一定要跟了卑職來見大人。虧得和尚打圓場。好容易纔把那女人勸下的，所以同了他來。大人如果不要見他，叫人出去道乏就是了。』王道台未及回言，不料和尚因爲等得不耐煩，已經進來了。王道台想要不理他，一時又放不下臉來；要想理他，心上又不高興；只把身子些微的欠了一欠，仍舊坐下了。和尚進來，却是恭恭敬敬，作了一個揖。叫他坐，起先還

不敢坐，後來見王道台先坐了，他方纔斜簽着坐下。王道台問：「幾時來的？」和尚回：「是昨天到的？」陶子堯陶老爺是舍妹丈。這會是送舍妹來的。大人跟前，一向少來請安！了去年僧人到過山東，現在這位護院，那時候還在東司任上。他的太太，捐過有二萬多銀子的功德。就是西施的太太，濟東道的太太，還有糧道胡大人，都是相信僧人的；一共也捐了好兩萬的功德。」和尚的意思，原想說出幾個山東省裏的闊人，可以打動王道台；豈知王道台聽了，只是不睬他，由他說。王道台一直眼睛望着別處，有時還同管家們說話。和尚一看不對頭，趕緊言歸正傳，預備說完了好告辭，纔說得半句。「舍妹丈這個差使；」王道台已經端茶送客；聽見和尚還有話說，於是站住了腳，也不和尚說，他先說：「我明天就要動身往東洋去，找他不到，我也沒有這等大工夫去等他。好在我們周老爺不走，把銀子替他存在莊上，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。說完了這兩句，已經走到門檻外頭，等着送客；等到和尚纔出房門，他老人家把頭一點，已經進去了。和尚沒趣，只好仍舊坐了馬車回來。」

見了妹子，還要擺闊，說王道台同他怎麼要好：「一見我面，曉得我要募化他蓋大殿

，不等我開口，一捐就是一萬，還約我開歲後，再到山東走一盪。他本來回拜我的；我因為他明天就要起身往東洋去，事情很忙，找他的人又多，所以我止住他，叫他不要來。」他妹子聽了，信以為真，便問：「你妹夫的事情怎麼樣？」和尚道：「他們做大官大府的人，爲着這點小事情，怎麼好去煩動他？」他妹子發急道：「原來你去了半天，我的事情，一點沒有辦！」和尚道：「這些事情，王大人已經交代過周老爺了，只要問周老爺就是了。」他妹子將信將疑的，只好答應着。和尚又問：「妹夫到底回來沒有？」他妹子含着一包眼淚，說：「那裏有他的影子？」和尚道：「他怎麼大的人，又是個官，是斷乎不會失落的。倘若找不到，只要我到上海道裏一託，立刻一封信，託洋場上的官，交代了包打聽，是沒有找不到的。妹子但請放心便了。」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道台送罷和尚回來，管家來回：「前天來的那個鄒太爺又來了。」王道台聽了纔眉頭說：「我那裏有這閒工夫去會他？」管家道：「鄒太爺曉得老爺明天一准動身，昨天一早就跑了來，坐在家人屋裏，一定要家人上來替他回，一直捱到昨天半夜

裏兩句鐘，纔被家人門趕走的。今天一早又來，他說老爺親口答應他，替他在上海道跟前遞條子，說差使，他所以要來聽個回音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他託弄差使，我替他說到就是了。那裏能穀包他一定得？況且說不說由我，派不派由他，我又不能穀壓着上海道，一定派他的差使，就是上海道看我面子，肯派他事情，也有個遲早，那裏有手到擒拿的？你叫他不要光在我這裏纏繞，應該上的衙門，勤走兩盞。做上司的人，看見他上衙門上得勤，自然會派他差使的。」管家道：「只種人，是再惹不得的！他來稟見，當初老爺不見他，也就罷了；就是見了他，也不可當面許他甚麼。」王道台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那裏知道！這些窮候補的，捱上十幾年，一個紅點子沒有見。家裏當光吃光，我們做上司的再不去理他，他們檢直只好死。還有第二條活路嗎？所以從前張朗齋張大人，做山東巡撫的時候，我是伺候過他老人家的，他老人家的脾氣，是凡遇就派差使的人，上去稟見，你瞧他那副不理人的面孔，着實難看！有些人他不想給他差使，等到見了面，却是十二分客氣。他老人家說：『我已經沒有差使派他，再拿冷面孔給他看，他這人還有日子過嗎？所以先灌上他些米湯，他就是沒有差使，也不止於十二分怨我了，』這是他老人家親口對我說的

。所以我就學他這個法子。」管家道：「據小的看，這位鄒太爺，鴉斤烟癮來的，可不小。一天到夜，只有抽烟的工夫，那裏還有上衙門的工夫？這兩天到這裏來，時時刻刻要出去上小烟館過癮。」王道台道：「大烟呢，其實也無害於事。現在做官的人，那一個不抽大烟？我自從二十幾歲上到省候補，先出來當佐雜，一直在河工上當差，我總是一夜頂天亮，吃烟不睡覺。約莫天明的時候，穿穿衣裳，先到老總號房裏掛號，回回總是我頭一個。等到掛號回來再睡覺。後來歷年在省城候補，都是這個法子。所以有些上司，不知道，還說某人當差當得勤。我從縣丞過知縣，同知過知府，以至現在升到道台，都沾的是吃大烟，頭一個上衙門的光。等鄒太爺來時，你們無意之中，把我這話傳給他，等他上兩盞早衙門；自然上司喜歡他，派他事情。我是要走之人，那裏還有這們大工夫去理他？」管家無奈，退了出來。

鄒太爺正在房門裏候信呢！忙問：「大人怎麼吩咐？」管家沒有好氣，說道：「大人說道，你們這些小老爺，總是不肯勤上衙門，所以輪不到差使。」鄒太爺道：「我的爺！實不相瞞，我就吃虧在這大烟上；自從吃了只兩口撈什子，以後起死起不早了。」管家道

：「不能起早。可能睡遲。我們大人有個法子傳授你。」便把王道台說的話，述了一遍，還說：「包你照樣做去，以後還要升道台呢！」鄒太爺道：「人家急的要死，同你們說正經話，休要取笑。」管家把臉一板道：「說的何嘗不是正經話。誰有工夫同你取笑？」鄒太爺一看苗頭不對，趕緊陪着笑臉道：「老哥哥教導的話，句句是金玉良言。小弟是窮昏了，所以說出來的話，自己還不覺得，已經得罪了人。真正是小弟不是。老哥千萬不必介懷！」說着又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管家不睬他。

鄒太爺摸着頭腦，呆呆的坐了半天。忽然心生一計，趁衆人忙亂的時候，一溜溜了出來，趕到自己屋裏。他那裏還該得起公館！租了人家半間樓面，一夫一妻，暫時頓身。兩塊松板，支了一張床。旁邊放着一個行竈。太太賠嫁的箱子，雖說還有一二隻，無奈全是空的。太太蓬着個頭，少說有一個月沒有梳。身上飄一塊，蕩一塊。他那裏打扮，比起大公館裏的三等老媽還不如，真正冤枉做了一個太太！而且老兩口子，都愛抽烟；男的又年年不得差使，不要說坐吃山空，支持不住，就是抽大烟，也就抽窮了人家了。閒話休題。當下鄒太爺回得家中，也不同太太說話，就掀開箱子亂翻，翻了半天，又翻不出個甚麼

來。太太問他也不響。後來被太太看出苗頭，曉得他要當頭，太太說：『我的東西，生生的都被你當得完了。這會子還不饒我！我現在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裏，你有本事拿我去當了罷！我這日子一天也不要過了！』一頭數說，一頭號陶痛哭起來。左鄰右舍家，還當他家死了人，哭的如此傷心，大家一齊跑過來看。鄒太爺也無心管他，只是滿屋裏抽尋東西。後來從床上找到一個包袱，一摸裏頭還有兩件衣服，意思就要拿了就走。被太太看見，一把攔住道：『這裏頭我只有一件竹布衫，一條裙子。你再拿了去，我就出不得門了！』鄒太爺那裏肯依，奪了就走。太太畢竟是個女人，沒有氣力；拗他不過，索性躺在樓板上，泣血搥胸的，一直哭到半夜！二房東被他吵不過，發了兩句話，要他明天讓房子，太太纔不敢哭了。

且說鄒太爺拿了衣包，一走走到當舖裏。櫃上朝奉打開來一看，只肯當四百銅錢。禁不住鄒太爺攢眉苦臉，求他多當兩個，纔算當了四百五十錢。鄒太爺藏好當票，用手巾包好錢，一走走到稻香村。想買一斤蜜棗，一盒山查糕，好去送禮。後來一算錢不敷，只

買了十兩蜜棗，一斤雪片糕；託店裏夥計，替他拿紙包大些，說是送禮好看些。紮縛停當，把錢付過，還多得幾十個錢，鄒太爺非常之喜。拿兩手捧着，一直到長春棧王道台門房而來。

一走走到門房裏，把買的蜜棗，雪片糕，望桌子上一放。王道台的管家，還當是他自己買的甚麼東西哩，心上一個不高興，說：「這人好不知趣，不管人家有事沒事，只是來纏些什麼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坐着不動，不去理他。只見鄒太爺把東西放在桌上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曉得我屢次來打攪老哥們，心上實在過意不去，難得相與一場，彼此又說得來，明天老哥們又要伺候大人到東洋去，目下就要分手：這一點東西，算不得個意思，不過預備老哥們船上餓的時候，點點飢罷了。」管家曉得包裹是送的點心，纔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鄒太爺，這算得那一回的事，又要你老破費；況且你老光景又不大好。怎麼好意思收你的呢！」鄒太爺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那裏話來！只要老哥不把兄弟當，外賞臉收下，兄弟心上就舒服了。」管家聽了這話，知道他一定不肯收回去的；又想：「怎麼好白受他的！」只得從新讓他坐下，彼此扳談一回。鄒太爺心上，要說求他到大人跟前吹噓的話，

一時不便出口；然而明天他們就要動身，錯了這個機會，只有沒活餓死，然而要說又不好意思。幸虧只位太爺，也曉得送他東西一定是爲說差使，「然而他不先說，我不好迎上去，被人家看輕，說我只認得東西。」兩個人正在那裏轉念頭的時候，齊巧走進一個人來，管家趕忙站起，同那人咕唧了一回，那人仍舊走了進去。鄒太爺正苦沒有說話，幸虧認得這人，便搭趣着問道：「這位不是周老爺嗎？管家說：『是』」鄒太爺道：「他明天一定也是跟着大人，一塊到東洋去的了？」管家道：「你沒有聽見報嗎？他是浙江巡撫奏調過的。等我們動身之後，他就要到杭州的。」鄒太爺道：「他不去，誰跟着大人去？這隨員當中，不是少個人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合該鄒太爺要交好運。管家忽然恍然大悟道：「是呀！今天早上，上頭還說過，周老爺不去，少個辦事的人。你等一等，我去替你探一探口氣，再託周老爺敲敲邊鼓。周老爺說上去的話，看來總有六七成好拿得穩。」鄒老爺聽了，不勝大喜，連忙又說了些「老哥提拔。老哥栽培。倘若咱們弟兄們，能在一塊兒做同事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

管家進去，找到周老爺，先把這話告訴了他，只說是自己的鄉親，託他務必周全一下

子。周老爺道：「我們自己的事情，我總得替你竭力的說。但是時候太急促了些，明天就要動身，他早來兩天也好。」管家道：「來是這兩天，天天往這裏跑，上海道那裏，也替他遞過條子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大人已經替他遞過條子，叫他等兩天，自然有眉目，何必一定要吃只一盪苦呢？」管家道：「人在人情在。我們老爺，又不是上海道的甚麼頂門上司，不過是隔省的一個同寅；況且人家是實缺，咱門又是候補。老實說罷，這種條子，遞上一百張，當時面子帳收了下來，轉背誰還認得你，還不是騙小孩子的？」

周老爺一聽，這話不錯，吃不住只位管家大爺追得凶，只得到王道台跟前。纔說了幾句別的話，齊巧王道台先開口問道：「你不同我去，真正叫我不便當，有些事情，他們都辦不下來。這叫我怎麼好呢！」周老爺回道：「卑職蒙大人栽培，原應該伺候大人到東洋，竭力的報効。無奈浙江劉中丞，已經奏調過，又叫朋友寫了信來催，不准多耽誤。卑職也叫做無法，只好將來再報効大人的了。大人這邊去，手底下少人伺候，卑職到留心到一個人。」王道台問是誰；周老爺忙回道：「就是天天來的那鄒典史。這人當差使，看來還在行。」王道台道：「這個人說來也好笑。他老人家從前在山東茌平處館，我齊巧出差到

那裏，彼此認得之後，從此就相與起來了。後來他還找我。替他弄過幾回事情。大約此人去世，已有靠二十年光景了。當時他故了下來，同鄉裏出來替他打把式，我還幫過他二兩銀子；以後就沒有通過音信。這回來在上海，不知道怎麼被他打聽着，天天來纏不清爽，據他自己說，他自從丁憂服滿，出來到省，就分發在這裏當差。這許多年一個紅點子沒有輪到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的。」王道台說的時候，管家都站在底下聽。王道台說到這裏，便照着管家說：「不是你們說，這人的烟癮狠大麼？」那個收他蜜棗雪片糕的管家，便說：「從前烟癮是不小，現在想要當差使，這兩天天天正在那裏戒烟哩。」王道台道：「吃了烟要戒，是說說的。真的要戒，爲甚麼不早戒？爲甚麼要到這時候纔戒？我雖然同他同人家認識；但是同他到外洋，不比在內地裏當差，弄得不好，不要被外國人笑了去？」管家忙插口道：「鄒太爺在上海只許多年，出出進進，洋場上的外國人，也見過不少了。一切事情，就是沒有辦過，看也看熟了。王道台把臉一沉道：『要我放心，纔好委他差使。我知道他能辦事不能辦事，你們倒曉得。』」管家到了沒趣，趑趄着退了出來。王道台道：「好笑不好笑。用着他們乾起勁。」周老爺連忙打圓場，說：「他們也沒有別的。不過

看他可憐，隨便求大人賞派個事情，叫他學習罷了。」王道台道：「老遠的帶他出門，我總有點不放心。製造局鄭某人那裏用的人多，昨天席面上他還說起，爲着一樁甚麼事情，委員司事，要換掉二十多個。給他封信，等他再去碰碰，看看他的運氣罷。」周老爺見王道台已允寫信，不便再說別的。且喜王道台向來寫信，都是他代筆，也無用客氣得，立刻走到桌子邊，拔起筆來就寫。寫完之後，給王道台看過，沒有話說。周老爺便拿出來，交給管家。

先是管家碰了釘子出來，便氣氣憤憤的，走到自己屋裏，正在那裏沒好氣。鄒大爺看見氣色不對，手裏捏着一把汗，心裏在那裏叫苦。後來停了一會子，周老爺出來，拿信交給他，說明原委。鄒太爺本來是不同周老爺拉攏的；到了此時，感激涕零，立刻走過來，就替周老爺請安。從前已經打聽明白，周老爺是纔過班的知縣，他就一口一聲的趕着喊「堂翁」，自己稱「卑職」，連說：「卑職蒙堂翁栽培，實在感激的不得！」又同管家大爺咬耳朵，說他自己不敢冒昧；意思想今天晚上，求堂翁賞光，到雅敘園敘敘。管家替他代達。周老爺說：「心領了罷。我今天實在不空。大人明天要動身，剛纔陶子堯又有信來

，託我替他去了事情，叫我怎麼忙得過來？只好改日再擾罷！」鄒太爺見周老爺一定不肯去，只得搭趣着說道：「既然堂翁不賞臉，等稍停兩天，卑職再來奉請。」周老爺說：「彼此相會的日子長着哩，何必一定要客氣？」當下鄒太爺，又問管家借了一件方馬褂，到上頭叩謝了王道台。王道台，不免勉勵了兩句，叫他好生當差。鄒太爺站着答應了幾聲「是，」退了下來。次日又到東洋碼頭上，恭送回來，自往製造局投信不題。

且說周老爺，昨天傍晚的時候，接到陶子堯的信，約他到一品香小酌，說有要事奉商。周老爺因為沒工夫，本來是不去的；後來爲着銀子已划在莊上，須得當面交代一聲，較爲妥當。所以抽了一個空，到一品香來會着陶子堯。

原來陶子堯昨天同太太打飢荒，從一品香溜了出來，一來也是賭氣，不回棧裏過夜，二來路上又碰着一個朋友，拉他到一家莊家人家，碰了一夜和，次日碰到十點鐘纔完，打了一個盹，等到敲到四點鐘，跑回棧房，太太已經鬧到不像樣了，和尚亦拜過王道台回來了。陶子堯正在那裏埋怨他大舅子，不該應去拜王道台。他舅子不服氣的，脫掉帽子，光

郎頭上出火。偏偏魏翩切又來找他，把事情一齊推在仇五科身上，說他從前有兩張合同，想要叫他出兩分錢。陶子堯發急道：「合同一張是假的，原是預備打官司的。大家好朋友，怎麼好說起我來呢！」魏翩切道：「等到出起首來，你好說是假的嗎？你既然筆跡落在外頭，總得想一法子收回來纔好。」當時陶子堯急了，所以不要周老爺商議。太太起先因他一夜不回，好容易回來，正在那裏哭罵；後來見他被人家訛詐，畢竟夫妻無隔夜之仇，胳膊曲了往裏彎，到了此時，也就不同他吵鬧了。

當下陶子堯氣憤憤的，就邀了魏翩切，同他大舅子和尙，一同到了一品香，不多一會，周老爺接着他的信也來了。當時三個會着，閒談了幾句。周老爺先把銀子存在莊上的話，交代明白。陶子堯便把周老爺拉到外面洋抬上，靠着欄杆，把細底通統告訴了他。周老爺道：「本來這件事，你子翁鬧的也太大了！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些話不要去講他；只求你老哥替小弟想一法子，小弟情願把這裏頭好處，同老哥平分。何必便宜他們呢？」周老爺聽了，心上一動，又說道：「他們兩個，幫了子翁出了怎麼一把力，一個撈不到，看上去怕沒有如此容易了結呢！」陶子堯道：「老哥你看怎麼樣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做到那裏算那

裏，也不能預定的。』當下入席點菜。和尙點的是：蘇姑湯，炒冬菇，素十錦，素麵；當着人面前，一定要守佛門規矩，是斷斷不肯破戒的。其餘的人，都是葷菜，不用細述。獨有周老爺，只點了一樣湯，說是有事，不能久坐。當時在席面上，周老爺只是肚皮裏打主意，一直沒有題起這事，把湯吃完，起身告辭。陶子堯又再三的叮囑。周老爺答應他明天替他煩出一個人來料理此事。彼此分手而別。

這裏陶子堯，又自己竭力的託魏翻切。魏翻切道：『不但五科那裏兩分合同，是老哥的親筆跡；後來打的一分，一式兩張，一張五科拿去，一張是兄弟經手，替你押在外頭，還有子翁寫的抵借銀子的押據。』陶子堯聽了這個，越發着急道：『這個通統都是假的！只有頭一張合同，辦二萬二千銀子的貨，是真的。』魏翻切道：『你別發急。我現在又不問你要錢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；橫豎上頭發下來的錢，總不止二萬二千，這種意外的錢，大家也就要靠着子翁沾光兩個。』陶子堯見話鬆了些，因為自己已託了周老爺，也不多說。但託他：『見了五科哥，好歹替我善爲說辭，說這裏頭，我也沒有甚麼大好處，總算他照應我兄弟罷了。』魏翻切也只好答應着。當下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

單說周老爺，單名是一個因字，表字果甫，本是山東試用府經。這番跟了王道台出來，原說同到東洋去的。齊巧浙江巡撫劉中丞，有文書奏調他；他從前在劉中丞家裏處過館，做過西席，有此淵源，所以劉中丞就提拔他。他得了這個機會，心想府經總不過是個佐雜，怕的派不着好差使。幸喜他這人，專會拉扯，所有這些匯票莊上都是他同鄉，人人同他要好。他這會就去同人家商量，想趁此機會，捐過知縣班。果然一齊應允；也有二百的，也有一百的，也有五十的。居然集腋成裘，立刻到捐局裏，填了部照出來。從此以後，場面愈闊，拉攏愈大，天天在外頭應酬，有幾個大點洋行裏的買辦，他統通認得了。有天檯面上無意之中，聽見人家講起，這說詐陶子堯的仇五科，就是他新近結交的一個軍裝買辦的外甥。這買辦姓王名二調，同周老爺敘其來，還有點親，因此格外要好。王二調的意思，無非因為他是浙江巡撫的紅人，竭力同他扯拉，好預備將來兜攬他的生意，並沒有別的意思。周老爺有此一個好朋友，陶子堯的事情，已就好辦了。

且說他頭天晚上，擾過陶子堯一品香，回棧足足忙了一夜。到次日把王道台送了動身

，他便一直找到王二調行裏，說起這件事情，託他爲力。王二調立刻答應，並說：『我們這個外甥，他去年到這引洋行裏做生意，是我娘舅做的保人。包管一說便妥。就是姓魏的，也是熟人，不消多慮。』

周老爺去後，王二調果然把他外甥叫了來，說：『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，不要拆人家的稍。』仇五科當將細的全盤告訴了娘舅。王二調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也不犯着便宜姓陶的。但是一件，我已經答應了周某人，等我告訴他，隨便叫姓陶的拿出幾個來，過個場完事罷。』仇五科不好違拗娘舅的話，答應着，告退回家。通知魏翻切，專聽娘舅的調處，多少看起來不會落空罷了。魏翻切躁腳說道：『這事情鬧糟了。怎麼好叫他老知道呢！』

當天晚上，王二調便到萬年春，請了周老爺來，叫他去同陶子堯說：『各式事情，兄弟都替他抗了下來。但是這裏頭，五科，翻切兩個人，也着實替他出力，狼化了些冤枉錢；費心轉致陶子翁，隨便補償他們點。兄弟吩咐過，多少不准爭論。所以特地請老兄來，關照一聲。』周老爺聞言，感謝不盡。回來就通知了陶子堯，商量仇魏二人，應送若干。陶子堯只肯每人一千。周老爺說：『至少分一半給他們，大家免得後論。』陶子堯捨不得

周老爺爭來爭去，每人送了二千。却另外送了周老爺一千，周老爺意思嫌少，問他多借一千，他又應酬了五百。周老爺拿了四千的銀票，仍去找了王二調，把這件事交割清楚。陶子堯出的假筆據，統通收了回來。只等機器一到，就可出貨，運往山東。當下仇五科，因為娘舅之命，不敢多說什麼。只有魏翩切心上還不甘願。自己沒有法子想，便攛掇新嫂，同他說：『陶子堯現在有錢了。他這人是沒有良心的，樂得去訛他一下子。』

新嫂嫂便親自到棧房裏去找他。他素性是懼內的，一見新嫂嫂找到棧房裏，恐怕太太知道，一直讓新嫂到底下人房間裏坐。新嫂嫂先同他講，仍照前議札妍頭的話；看看話不得投機，又講到拆妍頭的話。坐的時候長久了，陶子堯怕太太見怪，便催着他走；一時又想不到別人，便說：『有話你託魏老來說罷。』新嫂嫂正中下懷，後來他倆一直沒見面，兩頭都是魏翩切一個人跑來跑去，替他們傳話，一跑跑子好半天。魏翩切說：『新嫂嫂一口咬定要三千，如果不答應，明天要親自到棧房來，同你拚命！』陶子堯急了，只央告魏翩切，可能再少點。後來說來說去，講到二千了事。翩切拿了去，其實祇給了新嫂嫂五百塊；陶子堯却又謝他五百塊，共總意外得了二千。他的心也就死了。以後陶子堯等到機器

到埠，是否攜同家眷前往山處交代，或者另生枝節，做書的人到了此時，不能不將他這一段公案，先行結束，免得閱者生厭。

* * * * *

且說周老爺，憑空得了一千五百塊洋錢，也算意外之財。拿了他，便一直前往杭州。到省之後，照例稟見。劉中丞係屬舊交，當天見面之後，立刻下札子，委他幫辦文案，又兼洋務局的差使。周老爺，次日，上去謝委下來，又稟見司道，遍拜同寅。一連忙了好多日，方纔忙完。大家曉得他與中丞有舊，莫不另眼相看。

同時院上有一個辦文案的，姓戴名大理，是個一榜出身，候補知州。他在劉中丞手裏當差，却也非止一日，一向是言聽計從。院上這些老爺們，沒有一個蓋過他的，真正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。周老爺雖是中丞的舊交，無奈戴大理總以老前輩自居，不把周老爺放在眼裏。周老爺曉得自己資格尚淺，諸事讓他三分，暫不同他計較。

有一天，出了一個甚麼知縣缺，劉中丞的意思，想教戴大理去署理。偶同藩司說起，說：「戴某人跟着兄弟，辛苦了這許多時候，這個缺，就調劑了他罷。」藩台諾諾稱是。

此不過撫藩二憲商量的話，究竟尙未奉有明文。當時却有個站在跟前的巡捕老爺，他都聽在耳朵裏，等到會完了客，他便趕到文案處戴大理那裏，送信報喜，說：『今天中丞當面同落台說道，大約今晚牌就可以掛出來。』戴大理聽了，自然歡喜。一班同寅，個個過來稱賀，周老爺也只好跟着大衆，過來敷衍了一聲。

* * * * *

合當有事。是日中飯過後，劉中丞忽然傳見周老爺，說起文案：『一向是戴某人，最靠得住。無論甚麼公事，凡經他手，無不細心，從來沒有有出角岔子。我爲他辛苦了多年，意思想給他一個缺，等他出去撈兩個。以後的事，須得你們諸位格外當心纔好。』周老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『回大人的話。大人說的戴牧，實實在在是個老公事。不要說別的，他已經五十多歲的人了，寫起奏摺來，無論幾千字，一直到底，不作與一個錯字，又快又好。卑職們幾個人，萬萬趕他不上。論起來這話不好說；爲大局起見，這裏頭，實實在在少他不得。現在湘南廣東兩省，因爲摺子有了錯字，或者抬頭差了，被上頭申飭下來。現在年底下事情又多，若把戴牧放了出去，卑職們縱然處處留心，恐怕出了一點亂子

，耽誤大人的公事。但是戴牧苦了這多事，今番恩出自上，調劑他一個缺，卑職們難道好說叫他不去到任？但是爲公事起見，實在少他不得！」劉中丞一聽這話不錯。「周某人是從前西席老夫子，他的話却是可靠的。現在上頭挑剔又多，設或他去之後，出點亂子，怎麼好呢？」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好在我給他這箇缺的話，還沒有向他說過。不如把這缺委了別人。叫他忙過了冬天，等別人公事熟練些，明年再出甚麼好缺，給他一個也使得。」說完，便叫通知藩台：「某縣缺不委戴某人了。等着明天上院，當面商量，再委別人。」周老爺等話說完，退了下來。

這天晚上，正是文案上幾個朋友，湊了公分，備了酒席，先替戴大理賀喜；周老爺也出了一分。剛纔劉中丞同他所講的話，悶在肚裏，一聲不響；面子上跟着大衆，一同敬酒稱賀。說說笑笑，好不熱鬧！此時戴大理，一面孔的得意洋洋之色，喝道十幾杯酒。他的酒量本來不大，已經些微有點醉意，便舉杯在手，對大衆說道：「我們同在一塊兒辦事的人，想不到倒是兄弟先撇了諸位出去。」大衆齊說：「這是中丞佩服老哥的大才，所以特地把這個缺留給老哥，好展布老哥的經濟。」戴大理道：「有什麼經濟！不過上憲格外垂愛

，有心調劑我罷列。」衆人道：「說不定指日年底甄別，還要拿老哥明保。」戴大理道：「那亦看罷咧。但願列位都像兄弟得了缺出去。」衆人道：「這個恩出自上，兄弟們資格尙淺，那裏比得上你老前輩呢？」周老爺也隨着大衆，將他一位的恭維；肚裏却着實好笑。一霎席散，其時已有三更多天，

戴大理回到自己家裏，細問跟班：「藩台衙門的牌，出來沒有？」戴大理以爲，雖是中丞吩咐，未必有如此之快，因此并不在意。過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等到十點鐘，還沒有掛出牌來，戴大理不免有點疑惑起來。等到飯後，仍無消息，戴大理就同跟班說：「不要漂了罷！」跟班不敢言說。此刻他的心上，想想：「自己的憲眷，是靠得住的，既然有了這個意思，是不會漂的。」又想：「不要被甚麼有大帽子的搶了去！然而浙江一省，有的是缺，未必就看中我這一個，總而言之，那通信的巡捕，他決計不會來騙我的。」一霎時，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；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，好生難過！一直等到天黑，跟班的又出去打聽，時候不多一刻，只見垂頭喪氣而回。戴大理忙問：「怎樣了！」跟班的又不敢瞞，只得回說：「怎麼昨日巡捕老爺，拿人開心？不是真的！」戴大理一聽只話不對，還要

頂住跟班的問：「你不要看錯了別的缺罷？」跟班的道：「巡捕老爺來送信的時候，小的在跟前，聽的明明白白的，怎麼會看錯呢？」戴大理道：「委的那個？」跟班道：「委的是個姓孔。聽說是營務處上的。」到了此時，戴大理一個到手的肥缺，活活被人家奪了去，這一氣真非同小可，簡直氣出臟脹病來！便請了五天假，坐在公館裏的，生氣不見客。

後來劉中丞，因為一件公事，想起他來，問他犯的甚麼病。着實的記掛。就派了前番報喜的那個巡捕，到公館裏看他。那巡捕見了他，着實的將他寬慰，又說：「那日中丞，說得明明白白，是委你老先生去的。怎的同周某人談的半天，就變了卦。」戴大理忙問：「周某人說我甚麼？」巡捕道：「有句說句。他到是竭力保舉老先生的了。」便把周老爺同劉中丞講的一番說話，統通告訴了戴大理。胸有邱壑，聽了此言，畢竟戴大理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是了。我好好的，一個缺，就葬送在他這幾句話上了。」又細問：「他同中丞說話，是甚麼時候？」何以那天晚上，酒席檯上，一聲也不言語？這個人竟如此陰險，實在可惡得狠！」想罷不由咬牙切切的恨個不止。「一定要報復他一番，纔顯得我的本事。」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設陷阱借刀殺人……割靴腰隔船吃醋

却說：戴大理向巡捕問過底細，曉得他的這個缺，是斷送在周老爺手裏。將周老爺因恨入骨髓，當時却也不露詞色。向巡捕交代過公事，送過巡捕去後，他却是氣得一夜未睡。整整盤算了一夜，總得借端報復他一次，方洩得心頭之恨。

且說他這五天假期裏頭，所有文案上幾個同事，一齊來瞧他，安慰他。周老爺却更比別人走的殷勤，每天早晚兩盪，口口聲聲的說：『自從老前輩這兩天不出來，一應公事，覺得狠不順手，總望老前輩全愈之後，早點出門纔好。』他同戴大理敷衍；戴大理也就同他敷衍。

周老爺回到院上，有時劉中丞傳見，問起戴大理的病，周老爺便回中丞說：『戴牧並沒有甚麼病。聽說大人前頭要委他署事，後來又委了別人，他心上不高興，所以請假在家

養病。卑職想此番不放他出去，原是大人看重他的意思，爲的年下公事多，他總算這裏熟手，所以留他在裏頭多頓兩個月。卑職伺候上司，也伺候過好幾位了，像大人這樣體恤人，曉得人家甘苦，只要有本事能報効，還怕後來沒有提拔嗎？戴牧却看不透這個道理，反誤會了大人一番美意，將來總是自己吃虧。」劉中丞一聽這話，心上好生不悅，道：「我委他缺，又沒有當面同他講過。他若一直在我這裏當差，還怕將來沒有調劑？怎麼我要他多幫我幾個月，就不能穀嗎？有病請假；沒有病也請假，他還是拿把。我除了他，我就沒有人辦事嗎？」周老爺聽了，並不言語。誰知劉中丞倒越想越氣。

過了五天。戴大理假期已滿，上去稟見，劉中丞雖沒有見他，幸虧還沒撤他的委。他仍舊逐日上院辦公事。畢竟他是老公事，劉中丞少不得他，所以雖然不歡喜他，然而有些公事，還同他商量。他一見憲眷比從前差了許多，曉得其中一定有人下井投石，說他的壞話。他也不動聲色，勤勤慎慎辦他的公事，一句話也不多說，一步路也不多走。見了同事周老爺一班人，格外顯得殷勤，稱兄道弟，好不鬧熱。並且有時還稱周老爺爲老夫子，說：「周老爺是中丞從前請的西賓，中丞尙且另眼相看，我等豈可怠慢於他？」周老爺一幫

人，見他如此隨和，大家也願意同他親近。周老爺沒有家眷，是住在院上的。他不時要到周老爺屋子裏坐坐談談天，還時常從公館裏做好幾件家常小菜，自己帶來給周老爺吃，說是小妾親手做的。如此者兩個多月，大家只見他好，不見他壞。偶然中承題起；大夥兒一齊替他說好話。因此憲眷又漸漸的復轉來。況且他在院上當差已久，不要說外面人頭熟，就是裏頭的甚麼跟班，門上，跑上房的，還有抱小少爺的奶媽子，統通都認得。戴大老爺自從在周老爺面上，擺了一會老前輩，就碰了這個一個釘子，吃過這一轉虧，以後便事事留心；這是他閱歷有符，也是他聰明過人之處。

* * * * *

閑話休題。且說此時浙東嚴州一帶地方，時常有土匪作亂，抗官拒捕，打家劫寨，甚不安靜。浙江省城，本有幾個營頭，一向是委一位候補道台做統領。現在這做統領的，姓胡號華若，是湖南人氏，同戴大理同鄉同年，因此他倆交情，比別人更厚。却說這班土匪，正在桐廬一帶嘯聚，雖是烏合之衆，無奈官兵見了，不要說是打仗，只要望見土匪的影子，早已開風而逃。官兵有兩種，一種是綠營，便是本城額設的營汛，太平時節，十額九

空，都被營官、哨官，千爺，副爺之類，逼同吃飽。遇見撫台下來大閱，他便臨期招募。暫時彌縫；只等撫台一走，依然是故態復萌。這番土匪作亂，雖也奉到省台密札，叫他們端立防禦，保守城池；無奈舊有的兵，大概是老羸疲弱的，新招的隊，又多是土棍青皮；平時魚肉鄉愚，無惡不作，到這時候有了護符，更是任所欲爲的了。至於那些營官，哨官，千爺，副爺，他的功名，大都從鑽營奔競而來，除了接着送差，吃大烟抱孩子之外，更有何事能爲，平日要捉個小賊尙且不能，更不容說身臨大敵了。一種是防營，從前打粵匪，打捻匪，甚麼淮軍湘軍却也狠立些功勞。等到事平之後，裁的裁，撤的撤，一省之內，總還留得幾營，以爲防守地方起見。當初裁撤的時候，原說留其精銳，汰其軟弱；所以這裏頭，狠有些打過前敵，殺過長毛的人。就是營哨各官，也都是當時立過汗馬功勞；甚麼「黃馬褂巴圖魯」，「提督軍門頭品頂戴」，一個個保至無可再保。事平之後，那裏有這許多缺應付他們，於是有一一個防禦，就可安頓這一班人不少。又過了二十年，那些打過前敵，殺過長毛的人，早已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又招了這些新的，還怕不與綠營一樣？這防營的統領幫帶，無論什麼人，只要有「大帽子」八行書，就可當得。真正打過仗立過功的

人，反都攔起來沒有飯吃。就有幾個上頭有照應，差使十幾年不動，到了這種世界，入了這種官場，他若不隨和不通融，便叫他立腳不穩。而且暮氣已深，嗜好漸染，已是再叫他出去殺賊，也殺不動了。至於那些謀挖這個差使的，無非爲剋扣軍餉起見，其積弊更與綠營相等。這回所說的胡華若統領，正坐在這個毛病。這時候嚴州一帶地方，文武官員，雪片的文書到省告急。上司也曉得該處管汛兵力單弱，不足防禦，就委胡華若統帶綠營防軍，前往勦捕。

胡華若的這個統領，本是弄了京裏甚麼大帽子信得來的。胸中既無韜略，平時又無紀律，太平無事，尚可優游自在；一旦有警，早已嚇得心亂意慌，等到上頭派了下來，更把他急的走頭無路！只因戴大理交情頂厚，未曾奉札之前，偏偏又是戴大理頭一個趕來送信到喜，請安歸坐，便說：「蠢爾小醜，大兵一到，不難尅日蕩平，指日報到捷音，便是超升不次。所以卑職前來叩喜。」胡華若道：「老同年休要取笑！你我彼此知己，更有何話不談。你想，我從前謀挖這個差使的時候，化的銀子，你是曉得的。通共只當得半年，從前的虧空，還沒彌補，就出了只個岔子。你說我心上是什麼滋味！況且這出兵打仗的事情

。豈是你我所做得來的？錢倒沒有弄到，白白的把命送掉，却是有點划算不來。至於立功得保舉的話，等到人去做了，這種好處，我是不敢忘想的了。」戴大道理道：「上頭委了下來，大人總得辛苦一盪。」胡華若道：「我不去，我只身子是吃不來苦的。倘若送了命，豈不是白填在裏頭？甚麼封蔭卹典，我是不貪圖的。等到札子下來，我拚着只官不做，一定交還上頭，請他另委別人。」戴大道理道：「只個倒不好退的。好在那邊是烏合之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大人不過只想不想這個沉重。其實卑職倒有一條主意：「大人在院裏請一個人同去、各式事情，只要委了他、無論辦好辦醜、都不可與大人相干。」胡華若忙問：「何人？」戴大道理道：「就是同卑職在一塊辦文案的周某人。」胡華若道：「我也曉得這個人。聽說他做過中丞的西席的。」戴大道理道：「正是爲此，所以他在中丞跟前，言聽計從，竟沒有一個趕得上他。現在上頭委了大人到勝州勦辦土匪，大人要說不去，以卑職愚見，那是萬萬使不得的，被上頭看了，倒像我們有心規避，恐怕差使辭不掉，還要叫上頭心上不舒服。」胡華若道：「依你老同年的意思，怎麼樣？」戴大道理道：「現在這等公事一下，大人就上院回中丞，稟請幾個得力隨員，一同前去，頭一個就把周某人名字開

上，上頭是沒有不答應的。周某人想在中丞跟前當紅差使，好意思說不去？等他前來稟見之時，大人就把一切勦捕事宜，竭力重託在他身上。將來設或事情辦得順手，大家有面子；倘若辦得不好，大人這須往周某人身上一推。中丞見是周某人辦的，就是要說甚麼，也不好說甚麼了。到這時候，大人再去求交卸，求上頭另委他人。上頭就是怪大人辦的不好，譬如有十分不是，到此亦減去七分了。大人明鑒，卑職只個條陳，可否使得。」胡華若一聽他言，不禁恍然大悟，連忙滿臉的堆着笑，說道：「老同年此計得妙，兄弟一定照辦。」說到這裏，戴大理又請一偶安，說道：「將來大人得勝回來，保案裏頭，務求大人在中丞跟前栽培幾句，替卑職插個名字在內。」胡華若道：「只個自然！只怕辦的不好回來，叫老同年打嘴！」戴大理尚未及回答，忽見一個差官來稟：「院上有要事，立刻傳見。」戴大理只好起身相辭。

胡華若立刻坐轎上院。走進官廳，手本剛纔上去，裏頭已叫「請見。」當下劉中丞同他講的，就是嚴州府的事情，叫他連夜前去勦辦土匪。並說：「那裏的事情十分緊急，老兄帶了六個營頭先去。如果不敷調遣，趕緊打個電報給兄弟，再調幾營來接應。因為今

天事情太急，所以先請老兄來此一談，隨後補了公事送過來。」胡華若連連答應，等中承說完，接着回道：「職道的閱歷淺，恐怕辦不好，辜負大人的委任。况且手下辦事的人，得力的也很少，現在想求大人賞派幾個人同去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你要調誰？就叫誰去。」胡華若道：「大人只裏文案上的周令，職道曉得這人狠有閱歷，從前在大營頓過，裏有了他去，職道各事就可靠託在他一人身上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他吃的了嗎？」胡華若道：「這人職道狠曉得的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他能殼吃的了，最好，好在我這裏沒有什麼大事情，就叫他跟了你去，還要誰？」胡華若又稟了一個候補同知，姓黃號仲皆；一個候補知縣，姓文號西山；連着周老爺，一共是三個人。劉中丞統通答應，立刻就叫人去傳三個人來見。三個之中，周老爺是在院上當差的，一傳就到。見面之後，劉中丞告訴他緣故，要他同去勦辦土匪。周老爺聽了，不免自己謙讓了幾句。後見胡華若在旁極力的恭惟，說了些「久仰大才。這回的事，一定要借重」的話。周老爺一見如此抬舉他，又想倘若得勝回來，倒是升官的捷徑。想到這裏，早已心花都開，便不由自主的答應了下來。胡華若自然歡喜，不多一會子，那兩個也都來了，中丞面譽他們，沒有一個不去的。胡華若便先起身告辭；

又叫他三位各人趕緊預備預備，今天夜裏就要動身，公事停刻補過來。三個人站起來答應着。劉中丞便送胡華若出來，一頭走，一頭問：『他三個人派什麼差事？』胡華若回道：『黃丞總辦糧石。文令人甚精細，可以隨營差遣。周令閱歷最深，想委他總理營務。』劉中丞聽了無話，送到二門一呵腰進去了。那周，黃，文，三個不等中丞送客，趁空溜了出來，在外頭候着替統領站了一個班。胡華若分付他們，趕緊收拾行李，應領薪水，各付三個月，立刻叫人送到。三個人聽了這話，又一齊請安稟謝。送過胡華若上轎不題。

且說周老爺回到文案上，衆同寅是早已得信的了，大夥兒過來道喜，齊說：『上馬殺賊，乃是千載罕逢之機會。班生此去，何異登仙。指日紅旗報捷，甚麼司馬黃堂，都是指顧間事。那時扶搖直上，便與弟輩分隔雲泥，直令人又羨又妬！』周老爺道：『此乃中丞的栽培，統領的抬舉，與各位老同寅的見愛。此去但能不負期望，僥倖成功，便是莫大幸事，何敢多存妄想？』衆人道：『說那裏話來！』

正在那裏謙讓的時候，忽然戴大理走過來，拿他一把袖子，施到隔壁一間堆公事的屋

裏，說道：『我有一句話關照你。』周老爺道：『極蒙指教！但不知是什麼事情？』戴大理道：『就是稟請你的那位胡統領，他這人同兄弟不但同鄉，而且同年，從前又同過事。雖說他已經過了道班，兄弟却與他很熟，極知道他的脾氣。老哥現在跟了他去，所以兄弟特地關照一聲，所謂知無不言，方合了我們做朋友的道理。』周老爺道：『老前輩如有關照，實在感激得狠！』戴大理道：『客氣。這位胡統領，最是胆小，凡百事情，優柔寡斷。你在他手下辦事，祇可以獨斷獨行，倘若都要請教過他再做，那是一百年也不會成功的。而且軍情一息萬變，不是可以捱時捱刻的事。你切記我的說話。到那時候該勦者勦，該撫者撫，他雖然是個統領，既然大權交代與你，你就得便宜行事，所謂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能如此，他格外敬重你，說你能辦事。倘或事事讓他，他一定拿你看得半文不值。我同他頓在一塊兒這許多年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』周老爺聽了他的言語，果直感激的不得，而且是心上發出來的感激，並不是嘴裏空談。當下兩個人又談了一會閒話。

周老爺趕着回家，收拾行李。未到天黑，胡華若派人把公事迭到，又送了三個月的薪水。因為出兵打仗，格外從豐，每月共總二百兩銀子，三個月是六百兩。周老爺開銷過來

人，收拾好行李；一直挑到候潮門外江頭下船。那黃文二位，亦剛剛纔到。又等了一會子，方見胡統領打着燈籠火把，一路蜂擁而來。到了船上，一同會着。胡華若分付立刻開船。船家問道：『現在夜裏不好走，就是開了船，也走不上多少路。不如等到下半夜，月亮上來，潮水來的時候，趁着潮水的勢頭，一穿就是多遠，走的又快，夥計門又省力，豈不兩得其便？』船頭上的差官進來，把這話回過，無甚說得，差官退了去。

原來這錢塘江裏，有一種大船，專們承值差使的，其名叫做「江山船。」這船上的女兒媳婦，一個個都擦脂抹粉，插花帶朶。平時無事的時候，天天坐在船頭上，勾引那些王孫公子上船玩耍；一旦有了差使，他們都在艙裏伺候。他們船上有個口號，把這些女人叫作「招牌主，」無非說是一扇活招牌，可以招來主顧的意思，這一種船，是從來單裝差使，不裝貨的。還有一種可以裝得貨的，不過艙深些；至艙面上的規矩，仍同「江山船」一樣；其名亦叫「菱白船。」除此之外，只有兩頭通的「義烏船。」這義烏船，也搭客人，也裝貨；不過沒有女人伺候罷了。

此時胡統領手下的兵丁，坐的全是「炮矧子。」因為他自己貪舒服，所以特地叫縣裏替他封了一隻「江山船。」縣裏要好，知道他還有隨員師爺，一隻船不夠，又封了兩隻「茭白船。」當下胡統領坐的是「江山船；」周，黃，文，三位隨員老爺，還有胡統領兩位老夫子，一共五個人，分坐了兩隻「茭白船。」有人說起這「江山船」名字，又叫做「九姓漁船。」只因前朝朱洪武得了天下，把陳友亮一幫人的家小，統通貶在船上，猶如官妓一般。所以現在船上的人，還是陳友亮一幫人的子孫，別人是不能冒充的。

* * * * *

閒話休題。且說當日胡華若上了「江山船，」各隨員迴避之後，便有船上的「招牌主」上來，孝敬了一碗燕菜。胡統領是久在江頭頑耍慣的，上船之後，橫豎用的是皇上的錢，樂得任意開銷，一應規矩，應有盡有。倒也不必表他。

却說三位隨員，兩位幕賓，分坐了兩隻「茭白船。」五人之中：黃仲皆黃老爺，是有家眷，一直在杭州的。一位老夫子姓王，表字仲循，是上了年紀的人，而且鴉片癮又來得大，一天吃到晚，一夜吃到天亮，還不過癮。那裏再有工夫去嫖呢？所以這兩禍須提開，

不必去算。下餘的三個人；第一個文西山文老爺，是旗人，年紀又輕，臉蛋兒又標緻，穿兩件衣裳，又乾淨，又峭僻，不要說女人見了歡喜，就是男人見了也捨他不得。因為他排行第七，大家都尊他爲文七爺。還有一個老夫子，姓趙，他的號本來叫做補蓼，後來被人家叫渾了，竟變成不了兩字。年紀也只有二十來歲。拋撇了家小，離鄉背井，二千多里來就這個館，真真合了一句話，「三年不見女人面。」見了水牛也覺得灣眉細眼。這趙不確實實在在有此情景。末了說到周老爺，他這人上回已經表過，業已知其大略。他的爲人，却合了新學家所說的「騎牆黨」一派；遇見正經人，他便正經；碰着了好玩的朋友。他便叫局吃酒，樣樣都來。外面極其圓通，所以人人都歡喜他。但有一件毛病，乃先天帶了來，一世也不會改的，是把銅錢看得太重；除掉送給女人之外，一錢不落虛空地。臨走的時候，胡華若送他三百銀子，他分文不曾帶上船，一齊託朋友替他放在外頭，預備將來收利錢用。他的意思，這回跟着出門打土匪，少不得胡統領總要派兩個營頭給他帶，有兵就有餉，有餉就好由我剋扣。倘或短了一千八百，還可以向胡統領硬借。戴大理說他吃硬不吃軟，他們是熟人，說的話一定是不會錯的。

此刻單表文趙二位。他倆偏頓在一隻船上。文七爺早已存心，未會上船之前，已經分付水手，把他這一隻船，開的遠遠的，不要同統領的船緊靠隔壁。船上人會意，知道接到了大財神了。等到一上船，齊巧這船上有個「招牌主」，叫做玉仙，是文七爺叫過局的，此刻碰見了熟人，格外要好。文七爺從統領船上回話回來，玉仙忙過來替他接帽子，解帶子，換衣服，脫靴子，連管家都不要用了。跟手玉仙又親自端着燕窩湯，叫文七爺就着他手裏喝湯，兩個人手拉手兒，一並排在坑坐沿上。趙不了見了眼熟，心二想：『到底這些人勢利，見了做官的就巴結。』正在盤算的時候，不隄防一個人，也拿了一個蓋碗，往他面前一放，把他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却是玉仙的妹妹，名字叫蘭仙的，亦端了一碗燕菜湯給他。你道爲何？原來這船上的人，起先看見他穿的樸素，不及文七爺穿的體面，還當他是底下人。後來文七爺的管家到後頭沖水，說起來，船家纔曉得他是統領大人的師爺，所以連忙補了碗燕窩湯。但是罐子裏的燕窩，早都倒給文七爺了，勳得一點燕窩滓了。船家正在躊躇，沖水的二爺道：『沖上些開水，再加點白糖，不就結了嗎？』一

言題醒了船家，如法泡製，叫蘭仙端了進去。越不了一見，直把他喜的了不得。又幸虧他生平沒有吃過燕菜，如今吃得甜蜜蜜的，又加蘭仙朝着他擠眉弄眼，弄得他魂不附體，那裏還辦得出是燕菜是糖水？列位看官，你可曉得文七爺的嫖，是有錢的闊嫖。前頭書上說的陶子堯的嫖，是賺了錢纔去嫖的，也要算得闊嫖。單是這位趙不了，他一個做朋友的人，此番跟了東家出門，不過賺上十兩八兩銀子的薪水，那裏來的錢，能供他嫖呢？所以他這嫖，只好算得窮嫖。把話說清，列位便知這篇文字，不是重複文章了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趙不了當時，把碗糖湯吃定，一口也不賸。吃完之後，也不睡覺，便同蘭仙兩個人，儘着在艙裏胡吵。此時文七爺，却同玉仙靜悄悄的在耳房裏，一點聲息也聽不見。一直等到下半夜，齊說潮水來了。船上的夥計，一齊站在船頭上候着。只聽老遠的同鑼鼓聲音一般，由遠而近，聲音亦漸漸的大了。及至到了跟前，竟仙千軍萬馬一樣，一沖沖了過來，一個回身，把船頭頓了兩頓。夥計門用篙把船頭一撥就轉，趁着潮水，一穿多遠，已經離開江頭十幾里了。其時大衆都被潮水驚醒，不多一刻，天已大亮，船家照例行船。文七爺已經起來的了，看看天色尚早，依舊到耳房裏去睡，玉仙仍舊跟着進去伺

候。起先還聽見文七爺同玉仙說話的聲音，後來也不聽見了。趙不了自同蘭仙鬼混了半夜，等到開船之後，蘭仙却被船家叫到後稍頭去睡覺，一直不曾出來。中艙只剩得趙不了一個，舉目無親，好不淒涼可慘！一回想到玉仙待文七爺的情形，一回又想到蘭仙的模樣兒，真正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吊桶一般，七上八下。

到了次日停船之後，文七爺照例替玉仙擺了一桌八大八小的飯。請的客便是兩船上幾個同事，只是沒有請統領。王黃兩位沒有叫陪花，周老爺也不想不叫。文七爺說：「你不帶局，太冷清了。」周老爺無法，便帶了他坐船上一個小「招牌主」，名字叫招弟的。趙不了不用說，剛纔入座，蘭仙已經跟了身後坐下了。文七爺還嫌冷清，又私下叫人把統領船上的兩個「招牌主」，一齊叫了來，坐在身旁。等到大碗小碗一齊上齊，通桌的陪花，從主人起，五啊六啊，每人豁了一個通關。把拳豁完。便是玉仙抱着琵琶，唱了一隻「先帝爺」，文七爺自己點鼓板。王仙唱完，蘭仙接着唱了一隻小調。一面唱，一面同趙不了做眉眼。趙不了不時回頭去看他，又被人家看出來，一齊喝采。文七爺吵着，要趙不了替他擺飯。趙不了算算自己腰包裏的錢，只殼擺酒，不殼擺飯。便一口咬定不肯擺飯，蘭仙均

他不過，只得替他交代了一盞酒。文七爺曉得趙不了還要翻抬，便催着上飯。吃過之後，撤去殘席，黃王二位要過船過癮。趙不了不放，說：『我是難得擺酒的，怎麼二位就不賞臉？』黃王二位無奈，只得就在這邊船上過癮。「江山船」上的規矩：擺飯是八塊洋錢，便飯六塊，擺酒只要四塊。趙不了搭連袋裏只賸得三塊洋錢，八個角子，還有十幾個銅錢。趁空向他同事王仲循，借了三個角子，一共十一個角子，又同文七爺管家，掉到一塊大洋錢。兌換停當。席面已經擺好了。趙不了坐了主位，好不興頭！黃王二位還是不叫陪花，周老爺依舊叫的是招弟。因為招弟年紀只有十一歲，一上船時，船家老板奶奶，就同周老爺說過：『只要老爺肯照顧，多少請老爺賞賜，斷乎不敢計較。』所以周老爺打了這個算盤，認定主意，一直叫他。文七爺是不用說，自家一個玉仙，還有統領船上的兩個「招牌主」，一共三個。文七爺擺飯的時候，聽說統領大人正在船上打磕銃，所以敢把他船上的「招牌主」叫來。起先原關照過的：等到統領一醒，叫他們來知會。姊妹兩個分一個過去伺候大人，免得大人寂寞。誰知胡統領只個磕銃，竟打了三個鐘頭；方纔睡醒。這邊文七爺連吃兩盞，酒落歡腸，不知不覺寬飲幾杯，竟其大有醉意。等到統領船上的人前來關

照時，說：「大人已醒，叫他姊妹們過去一個。」誰知後文七爺扣牢不放。

* * * * *

原來統領船上的「招牌主」，是姊妹兩個：姊姊叫龍珠，現年十八歲；妹妹叫鳳珠，現年十六歲。他二人長的：一個是沉魚落雁之容，一個是閉月羞花之貌，真正數一數二的人才。凡有官場來往，都指定要他家的船。其實胡統領同龍珠的交情，也非尋常泛泛可比。首縣大老爺會走心境，所以在江頭就替他封了這隻船。胡統領上船之後，要茶要水，全是龍珠一人承值。龍珠偶然有事，便是鳳珠替代，因為鳳珠也是十六歲的人了。胡統領早存了個得龍望蜀的意思，想慢慢施展他一箭雙雕的手段。所以姊妹兩個，都是他心坎上的打掉盹人；除之外，總得有一個常在跟前。這回一覺醒來，不見他姊妹的影子；叫了兩聲，也沒人答應。一個人起來，坐了一回，又背着手踱來踱去，走了兩盞，心內好不耐煩！側着耳朵一聽，恍惚老遠的有發拳的聲音。又聽了一聽，有個大嗓在那裏唱京調，唱的是「烏龍院」。剛唱到「我爲你蓋了烏龍院」，「我爲你化了許多銀」兩句，一時辨不出誰的聲音。又側耳一聽，忽然一陣笑聲，却是龍珠，不是別人。胡統領滿腹狐疑，到底是誰

在那裏唱呢？又聽那船上唱道：『舉手擒拳將爾打。』唱完此句，大眾一齊喝采。這裏頭却明明白白夾着趙小了的聲音。胡統領至此，方纔大悟，剛纔唱的不是別人，一定文七爺。不由怒從心上起，火向耳邊生。把桌上一隻茶碗，豁瑯一聲，向地下摔了個粉碎。又停了半晌，還沒有人過來。原來這邊大船上的人，什麼老板夥計，連着大人的跟班，差官一齊都趕出那邊船上去瞧熱鬧；這邊却未賸得一人。胡統領此時大發雷霆，真按捺不住了！順手取過一張椅子，從船窗洞裏丟了出來。幸虧隔壁船上聽見響動，趕出來一看，纔曉得統領動氣。他們船幫裏，本是互相關照的，趕忙跑到文七爺船上，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遍。大家都嚇昏了。趙不了平時怕東家如虎，一聽此信，忙着叫撒抬面。無奈文七爺多吃了幾杯，便嚷着說：『我是不受他節制的。他們當統領的好玩，難道我們當隨員的不好玩麼？』一面說，一面伸着兩隻手把龍珠姊妹兩個的衣裳按住。後來被龍珠說了多少好話，把鳳珠留下，纔算放他。文七爺還發脾氣，說：『龍珠是統領心上的人。你們這些爛婊子，只知道巴結大人，把我不放在眼裏！』龍珠也不敢回嘴，急忙趕回自己船上。只見統領大人面孔已發青了。一個船老板，三四個夥計，跪在地下磕響頭。胡統領罵了船家，又問：

「這裏是那一縣該管！」吩咐差官：「拿片子，把這些混帳王八蛋，一齊送到縣裏去。」此時龍珠過來巴結又不好，分辨又不好。他們在文七爺船上做的事，及文七爺醉後之言，又全被統領聽在耳朵裏。所以又是氣，又是醋，併在一處，一發而不可收拾！

後來幸虧一個伶俐差官，見此事沒有收場，於是心生一計。跑了進來，幫着統領把船家踢了幾脚，嘴裏說道：「有話到縣裏講去，大人沒有工夫同你們嘈囉。」說着，便把一千人帶到船頭上；好讓龍珠一個人在艙裏伺候大人，慢慢的替大人消氣。起先胡統領板着面孔不去理他，禁不住龍珠媚言柔語，大人也就軟了下來。大人躺在烟鋪上吃烟，龍珠在一旁燒烟，統領便問起他來：「怎麼在那船上同文七爺要好，一直不過來？想是討厭我老鬍了，不如文七爺長的標緻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要你裝烟了。」龍珠聞言，忙忙的分辨道：「他們船上的「招牌主」，叫我去玩，所以誤了大人的差使。並沒有看見姓文的影子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你不要賴。都被我聽見了。還想賴呢。」一面同龍珠說話；又勾起剛纔吃醋的心，把文老爺恨如切骨！還說是：「甚麼時候，當的甚麼差使，他們竟其一味的酒作樂，這還了得！」

祇因這一番，胡統領同文老爺，竟因龍珠生出無數的風波來。連周老爺，趙不了通統有分在內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聽申飭隨員忍氣……受委屈妓女輕生

却說：當下胡統領，足足問了龍珠半夜的話，盤來盤去，問他同文老爺認得了幾年，有無深交。龍珠一口咬定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，從來沒有；並且連文老爺是個胖子，瘦子，高個，矮個，全然不知，全然不曉。胡統領見他賴得淨光，格外動了疑心。不但怪文老爺不該割我上司的靴腰子；並怪龍珠不應該不念我往日之情，私底下同別人要好。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拿官而論，我是道台，他是知縣，他要爬到我的分上，只怕也就煩難。可恨這賤人不識高底，只揀着好臉蛋兒的，去趕着巴結。」一面想；一面把他恨的牙癢癢。又想：「這件事，須得明天發落一番，要他們曉得這些老爺是不中用的，總不能挑過我的頭去。」主意打定，這夜竟不要龍珠伺候，逼他出去。獨自一個。冷冷清清的躺下，却是翻來覆去，一直不曾合眼。

龍珠見大人動了真氣，不要他伺候，恐怕船上老鴛婆曉得之後，要打他罵他，急的在中艙坐着哭。既不敢到大人耳艙裏去，又不敢到後梢頭睡。有時想到自己的苦處，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碗飯真正不是人吃的。甯可剝掉頭髮當姑子，不然跳下河去尋個死，也不吃這碗飯了！」到了五更頭，船家照例一早起來開船。恍惚聽得大人起來，自己倒茶吃。龍珠趕着進艙伺候；胡統領不要他動手，自己喝了半杯茶，重新躺下。龍珠坐在床前一張小凳子上，胡統領既不理他，他也不敢去睡。

一等等到九點多鐘，到了一個甚麼鎮市上，船家攏船，上岸買菜。那兩船上的隨員老爺，都起來了。文老爺昨日雖然吃醉，因被管家喚醒，也只好掙扎起來，隨了大衆過來請安，想起昨夜的事情，自己也覺得臉上很難爲情。走進統領中艙一看，幸喜統領大人還未升帳，已經聽得咳嗽之聲，知道離着起身已不遠了，等了一刻。管家進去打洗臉水，拿嗽口孟子刷牙粉，拿了這樣，又缺那樣。龍珠也忙着張羅，但沒聽見統領同龍珠說話的聲音。統領有個毛病，清晨起來，一定要出一個早恭的。急嗓子喊了一聲「來！」三四個管家一齊趕了進去。又接着聽見吩咐了一句「拿馬桶，」只見一個黑蒼蒼的臉，當慣這差使的

一個二爺，奔到後艙，拎了馬子到耳艙裏去。別的管家一齊退出，龍珠也跟了出來。人家都認得這拎馬桶的二爺，是每逢大人出門，他一定要穿着外套，騎着馬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跟在轎子後頭的；大人回了公館，便卸了裝，把脚一蹺，坐在門房裏。有些小老爺們來稟見，人家見了他，二太爺長，二太爺短，他還愛理不理的。此時却在這裏替太人拎馬桶，真正人不可以貌相了！

且說龍珠走進中艙之後，別人還不關心，只有文七爺的眼尖，頭一個先望見。陡見龍珠兩隻眼睛，哭的腫腫的，不覺心上舉拍一跳，想不出甚麼道理來。還疑心：「昨天自己在檯面上冲撞了他，給了他沒臉，叫他受了委屈，此乃是我醉後之事，他也不好同我作準，就哭到這步田地？又論不定，他把我罵他的話，竟來哭訴了統領，所以鬧纔統領的聲氣不大好聽。但是龍珠這人，何等聰明，何至於呆到如此？他究竟爲了甚麼事情，哭得眼睛都腫了？真正令人難解！意思趕上前去問他，周黃二位同寅，是不要緊，倘若被統領聽見了，豈不要格外疑心？却也作怪。可恨這丫頭，自從耳房裏出來，非但不同我答腔，眼

度也不朝着我望一望。其中必有緣故！」想到這裏，又聽得耳輪裏，統領又囑得一聲「來。」只見前頭那個拎慣馬桶的二爺，推門進去，霎時右手拎着馬桶出來，却拿左手掩着鼻子，大家都看着好笑。又聽得統領罵一個小跟班的，說他也偷懶不進來裝水烟。小跟班的道：「不是一上船，老爺就吩咐過的嗎？不奉呼喚，不許進艙。小的怎麼敢進來？」統領道：「放你媽的狗臭大驢屁。我不叫你，你就不該應進來伺候嗎？好個大胆的王八蛋，你仗着誰的勢，敢同我來鬪嘴？我曉得你們這些沒良心的混帳王八羔子，我好意帶了你們出來，就要作怪，背了我好去吃酒作樂，嫖女人，唱曲子。那樁事情能瞞得過我？你們當我老爺糊塗，老爺並不糊塗；也沒有睡覺，我樣樣事情都知道，還來瞞我呢。我此番出來，是替皇上家打土匪的，並不是出來玩的，你們不要發昏。」統領這番罵跟班的話，別人聽了都不在意，文七爺聽了，倒着實有點難過；心想：「統領罵的是那一個？很像指的是自己。難道昨夜的事情發作了嗎？」一個人肚裏尋思，一陣陣臉上紅出來，止不住心上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。等了一會子，聽見裏面水烟袋響。小跟班的裝完了烟，撇着嘴走到外艙，見了各位老爺，面子上落不下去，只聽他噤哩咕嚕的說道：「皇上家要你這樣的官來

打土匪，還不是來替皇上家造百姓的。這樣龍珠，那樣龍珠，有了龍珠，還想着我們嗎？」一頭說，一頭走到後艙去了。大家都聽了好笑。隨後方見龍珠進去，帮着替大人換衣裳，打腰摺，紮扮停當，咳嗽一聲，大人踱了出來。衆人上前請安相見。

胡統領見面之下，甚麼「天氣很好，」「船走的不慢，」隨口敷衍了兩句，一句正經話亦沒有。倒是周老爺國事關心，問了一聲：「大人得嚴州的信息沒有？」統領聽了一驚，回說：「沒有。老哥可聽見有甚麼緊信？」周老爺道：「的確的消息也沒有。不過他們船裏傳來的話。」胡統領戰兢兢的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總要望他好纔好！」周老爺道：「聽說土匪雖有，並不怎麼十二分利害，而且鎗砲不靈，只等大兵一到，就可指日平定的。」胡統領頓時又揚揚得意道：「本來這些麼小醜，算不得什麼。連土匪都打不下，還算得人嗎？但是弟兄有一句過慮的話：兄弟在省裏的時候，常常聽見中丞說起，浙東的吏治，比起那浙西來，更其不如。這句話怎麼講呢。祇因浙東有了「江山船，」所有的官員，大半被這船上女人迷住，所以辦起公事來，格外糊塗。照着大清律例，狎妓飲酒，就該革職。叫兄弟一時也參不了許多，總得諸位老兄，替兄弟當點心，隨時勸戒勸戒他們。倘若關

點事情出來，或者辦錯了公事。那時候白簡無情，豈不枉送了前程，還要惹人笑話。中丞的話如此說法，但是兄弟不能不把這話傳述一番。」說完，不住的拿眼睛瞧文老爺。只見文老爺坐在那裏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很覺得偏促不安。就是黃老爺周老爺，曉得統領這話，不是說的自己；但是昨天都同在檯面上，不免幾有點虛心，靜悄悄的，一聲也不敢言語。胡統領停了一會，見大家都沒有話說，只端茶送客。他三位走到船頭上。一字兒站齊，等統領走出艙門，朝他們把腰一呵，仍舊縮了進去，然後三個人自回本船。

* * * * *

三人之中；別人猶可；只有文七爺見了統領，聽了隔壁閑話，知道統領是指桑罵槐，已經受了一肚皮的氣。剛纔統領出來，又一直沒有睬他，因此更把他氣的了不得。回到自己船上沒有地方出氣。齊巧一個貼身的小二爺，一向是寸步不離的，這會子因見主人到船上稟見統領，約摸一時不得回來，他就跟了船家到岸上玩耍去了。誰知文七爺回來，叫他不到，生氣罵船家。幸虧玉仙出來弔羅了半天，方纔把氣平下。一霎小二爺回來了，文七爺不免把他叫上來，教訓幾句。偏偏這小二爺不服教訓，撅着張嘴，在中艙裏嘖嘖咕嚕

的說閑話。齊巧又被文七爺聽見，本來不動氣的了，因此又動了氣，罵小二爺道：「我老爺到省纔幾年，倒抓過四五回印把子，甚麼好缺都做過，甚麼好差都當過。就是參了官不准我做，也未必就會把我餓死。現在看了上司的臉嘴，還不算，還要看奴才的臉嘴，我老爺也太好說話了。」罵着，就立刻逼他打鋪蓋，叫他搭船回省去。別位二爺齊來勸這小二爺道：「老爺待你，是與我們不同的。你怎麼好撇了他走呢？我們帶你到老爺跟前下個禮，服個軟，把氣一平，就無話說了。」小二爺道：「他要我，他自然要來找我的。我不去。」說着，躺在後梢頭去了。這裏文七爺動了半天的氣，好容易又被玉仙勸住。

如是曉行夜泊，已非一日。有天傍晚，剛正靠定了船，問了問，到歸州只有幾十里路了。下來的人都說：「沒有甚麼土匪。有天半夜裏，不曉得那裏來的強盜，明火執仗，一連搶了兩家當舖，一家錢莊。因此開了城門，挨家搜捕。其實開了一天一夜的城，一個小毛賊也沒有捉到，倒生出無數謠言。官府感覺害怕，他們謠言愈覺造得凶。還說「甚麼這回搶當舖錢莊的人，並不是甚麼尋常小強盜，是城外一座山裏的大王，出來借糧的。所以只搶東西不傷人。這大王現在有了糧草，不久就要起事了。」地方文武聽了這個謠報，居

然信以爲真，雪片文書到省告急。所以省裏大憲，特地派了防營統領胡大人，率領大小三軍，隨帶員弁前來勦捕。」

從杭州到嚴州，不過只有兩天多路，倒被這些「江山船」，「菱白船」，一走走了五六天，還沒有到。雖說是水淺沙漲，行走煩難；究竟這兩程還有潮水，無論如何，總不會耽擱至如許之久。其中却有一個緣故：只因這幾隻船上的「招牌主」，一個個都抓住了好戶頭，多在路上走一天，多擺檯酒，把他們就多尋兩個錢。倘若早到地頭一天，少在船上住一夜，他們就少賺兩個錢。如今頭一個胡統領，就不用說。龍珠本是舊交，雖不便公然擺酒；他早同王師爺等說過：『等我們得勝回來，原坐這隻船進省。那時候必須脫略一切，免去儀注，與諸公痛飲一番。』這幾天龍珠身上，明的雖沒有，暗底下早已五六百用去了。第二個文七爺，比統領還闊。他這趟出來，却是從家裏帶錢來用，並不見尅扣軍餉。一賞玉仙，就是一對金鐲子，開開箱子，就是四疋衣料。連着趙不了趙師爺的新相好蘭仙，趙不了還沒有給他什麼，文七爺看了他姊姊分上，也順手給了他兩件。這種闊老，怎麼叫人不巴結呢？第三個是蘭仙，同趙不了要好，雖然是趙不了拿不出甚麼；總得想他兩個

做妓女的人，好夕總沒有脫空的。第四個周老爺，他這船上一位王師爺，一位黃老爺，都是絕慾多年的。剩得個周老爺，碰着吃酒，他却想帶招第，一直不曾跳過牆，小雖小，也是生意。還有大人跟前的幾位大爺二爺，同着營官老爺，晚上停了船，同到後梢頭坐坐，呼兩筒鴉片烟；還要摸索摸索。大爺二爺白叻了光，營官老爺有回把不免破費幾塊。他們有這些生意，就是有水可以走快，也決計不走快了。往往白天走了七十里，晚上一定要退回三十里。所以兩天多的路程，走了六天還不會走到。

* * * * *

單說趙不了自從上船，蘭仙送燕菜給他吃過之後，兩個人就從此要好起來。趙不了又擺了一樽酒，替他做了一個面子。又把褲腰帶上常常挂着的，祖傳下來的一塊漢玉件頭，解了下來，送給了蘭仙。蘭仙嫌他像塊石頭似的！不要；趙不了只得自己拿回，仍舊拴在褲腰帶上。一時面子上落不下，就說：『現在路上沒有好東西給你，將來回省之後，一定打付金錫子送你。幾百塊錢，算不了甚麼。』「江山船」上的女人眼眶子淺，聽了他話，當他是真正好戶頭了。就是一天不曉得蘭仙給了他些什麼利益，害得他越發五體投地，竟

把蘭仙當作了生平第一個知己；就是他自己的家小，還要打第二。蘭仙問他要五十塊洋錢。他自己沒有。這幾天看見文七爺用的錢像水滴，曉得他有錢，想問他借，怕他見笑。後來被蘭仙催不過了，只好硬硬頭皮，老老臉皮，同文七爺商量。不料文七爺一口答應，立刻開開枕箱，取出一封一百洋錢，分了一半給他。趙不了看着眼熱，心上懊悔說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應該向他借一百也是一借。如今只有五十，通統被蘭仙拿了去，我還是沒有。」一面想的時候，文七爺早把那剩下的五十塊洋錢包好，仍舊鎖入枕箱去了。趙不了不好再說別的，謝了一聲，兩隻手捧了出來。不到一刻工夫，已經到了蘭仙手裏去了。這日飯後，太陽還狠高的，船家已經攏了船，問了問到勝州只有十里路了，問他爲甚麼不走？回道：「大船上統領吩咐過：一明天交立冬節，今天是個四離四絕的日子，這趟出門，是出兵打仗，是要取個吉利的。」所以吩咐今日停船，明天飯後，等到未正二刻，交過了節氣，然後動身，一直頂碼頭。」別人聽了這可，只有一個趙不了喜歡的了不得。因爲在船上同蘭仙熱鬧慣了，一時一刻也拆不開，恐怕早到碼頭一天，他二人早分離一天。如今得了這個信，先趕進艙來，告訴文七爺。文七爺知道他腰裏有了五十塊錢了，便敲他吃酒。趙

不了撈了一撈，薩仙已經替他交代下去了，還說：「明天上了岸，大人們一齊要高陸了，一杯送行酒，是萬不可少的。」

文七爺自從那天聽了統領的說話，一直也沒有再到統領坐船上稟安。心上想：「橫豎事已如此，也不想他甚麼好處，我且樂我的再說。」跟手又吩咐玉仙：「今天晚上趙師爺的酒吃過之後，再替我預備一桌飯。」玉仙答應着。他又去約了那船上的王黃周三位；索性又把砲船上的統帶，什麼趙大人，魯總爺，又約了兩位；連自己同着趙不了，一共是七位，整整一桌。當下王黃二位答應說來。只有周老爺忽然胆小起來，說：「恐怕統領曉得說話。」趙魯二位，也再三推辭。文七爺道：「這裏頭的事情，難道你們諸位還不曉得？統領那天生氣，並不是爲着我擺酒生氣，爲的是代帶了龍珠的局，割了他的靴腰子，所以生氣。我今天不叫龍珠的局，那就一定沒事的了。况且統領還說過：「到了勝州，打退了土匪，還要自己擺酒，同大家痛飲一番。」這是你們諸公親耳聽見的。他做大人的好擺酒，怎麼能嚴禁止我們呢？又况勝州並沒有甚麼土匪，這還還怕不是白走。我們也不望甚麼保舉，他也不好說我們什麼不是。等擺好檯面，叫船家把船開遠些，叫他聽不見就是

原來這幾天統領船上，王黃二位，只顧抽鴉片烟，沒有工夫過去。文七爺因為碰了釘子，也不好意思過去。趙不了雖然東家帶了他來，有時候寫封把信，常常難差，纔叫着他們，平時東家並不拿他放在眼裏，他也怕見東家的面，這幾天被蘭仙纏昏了，自己又懷着鬼胎，所以東家不叫他，他也樂得退後，不敢上前。這個空擋裏，只有一個周老爺，一天三四盞的，往統領坐船上跑。他本是中丞的紅人，統領自然同他客氣。偏偏又得到嚴州信息，曉得沒有甚麼土匪，統領自然高興，他也帮着高興。雖然他臨走的時候，戴大理交代過他，說：「統領的爲人，吃硬不吃軟。」及至見過幾面，纔曉得統領並不是這樣的人，戴大理的話有點不確。須得見機行事，幸虧沒有造次。連日統領見了他，着實灌米湯；他亦順水推船，一天到晚，製造了無數的高帽子，給統領戴。說甚麼「嚴州一帶，全是個山，本是盜賊出沒之所，土匪亦是一年到頭有的。如今是被統領的威名震壓住了，嚇得他們一個也不敢出來。將來到了嚴州，少不得懲辦幾個，給他們一個利害，叫他們下次不敢再反。」

來再在四鄉八鎮，各處搜尋一回，然後稟報肅清。也好叫上頭曉得大人這一盪辛苦，不是輕易的。將來一定還好開個保案，提拔提拔卑職們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不是你老哥說，我正想先把嚴州沒有土匪的消息，連夜稟報上頭，好叫上頭放心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如此一辦，叫上頭把事情看輕。將來用多了錢，也不好報銷。保舉也沒有了。如今稟上去，越說得凶越好。」胡統領一聽此言，恍然大悟，連說：「老哥指教的極是，兄弟一准照辦。」當下就關照龍珠，另外叫他多備幾樣菜，留周老爺在這邊船上吃晚飯。

周老爺有了這個好處，所以文七爺請他，執定不肯奉擾。文七爺見請他不到，也只好隨他。等到上火之後，船家果然把他們兩隻坐船，撐到對岸停泊。其時周老爺早已跳在統領大船上去了。趙不了檣面擺好，數了數人頭，就是不見周老爺，忙着要叫人去找。文七爺道：「現在他做了統領的紅人兒了，統領一時一刻不能離開他。他眼睛裏那裏有我們，我們也不必去仰攀他了。趙不了道：「不請他，恐怕他在東家跟前，要說我們甚麼。」王師爺道：「周某人同你往日無仇，他爲什麼要擠你？這倒可以無慮的。」趙不了只得罷手；不遺心上總有點疑疑惑惑，覺着總不舒服。一盤酒敷衍吃完，拳也沒有餘，酒也沒有多

吃。幸虧一個文七爺，興高采烈，一檯吃完，忙吩咐擺他那一檯。又去請趙大人魯總爺，一個個坐了小划子都來了。趙大人並且把他的一個相好名字叫愛珠的帶來了。文七爺見了非常之喜，連說：『倒底趙大人脾氣爽快。』又催着替魯總爺帶局，魯總爺沒有相好，文七爺就把周老爺叫的招弟的一個姊妹，名字叫翠林的荐給他。一時賓主六人，團團入座。文七爺因為剛纔在趙不了檯面上，沒有吃得痛快，連命拿大碗來。王黃二位，是不大吃酒的；趙不了量也有限。幸虧砲船上統帶趙大人是行伍出身，天生海量，年輕的時候，每晚上一個人，能穀吃三大罇子的紹興酒，吐了再吃，吃了再吐，從不作與討饒的；如今上了年紀，酒興比前大減，然而還有六七斤的酒量，就以現在而論，文七爺還不是他的對手。但是文七爺亦是個好漢，人家喝一碗，他一定也要陪一碗，人家喝十碗，他一定也要陪十碗，喝酒喝的吐血，如今又得了痰喘的病，他還是要喝，見了酒沒命的喝，見了女人，那酒更是沒命的喝。先是搶三，三拳一碗，後來還嫌不爽快。改了一拳一碗。趙大人吃酒吃的火上來了，把小帽子皮袍子一齊脫掉。文七爺也光穿着一件棗兒紅的小緊身，映着雪白的白臉蛋兒，格外好看。王黃二位，吃了一半，到後艙裏躺下抽煙。趙不了趁空，便同

蘭仙胡纏。檯面上只賸得一個魯總爺；這魯總爺，是江南徐州府人氏，本是個鹽梟投誠過來的；兩隻眼睛烏溜溜，東也張張，西也望望，忽而坐下，忽而站起，沒有一霎安穩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；幸虧大家並不留意。後來大家吃稀飯，讓他吃，他一定不吃，說是酒吃多了，頭裏暈得慌，要緊回去睡覺。文七爺還同他辨道：「你何嘗吃什麼酒。」魯總爺道：「兄弟只有三杯酒量，吃到第四發，頭裏就要暈的了。」衆人見他如此說，只好隨他先走，吩咐船上搭好扶手，眼望他上了划子。文趙二位，依舊進艙對壘。趙大人趕着趙不叫：「老宗台，只顧同相好說話，不理我們，應該罰三大碗。」趙不了再三討饒，只吃得一杯；蘭仙搶過吃去了一大半，只剩得一點點酒脚，纔遞給趙師爺吃過。文趙二位又喝了幾碗。文七爺有點撐不住了，方纔罷手。趙大人也有點東西歪，衆人架着，趑趄起跳上划子，回到自己炮船上睡覺。王黃二位也回本船。周老爺從大船上回來睡着了。

這裏文七爺的酒，越發湧了上來，不能再坐，連玉仙來同他說話，替他寬馬褂，倒茶替他潤嘴，他一概不知道，扶到床上，倒頭便睡。玉仙自到後面歇息。趙不了自有蘭仙相陪，不必提他。却說玉仙，這夜不時起來聽信，怕的是七爺酒醒，要湯要水，沒人伺候。

誰曉得他老這一覺，一直困了一夜零半天，約摸有一點點，統領船上鬧着，未時已過，要開船了，他這裏纔慢慢的醒來。玉仙先送上一碗燕窩湯，呷了一口，然後披衣起身，下床洗臉刷牙，吃早飯，一頭吃着，船已開動，文七爺伸手，往自己袍子袋裏一摸，誰知一個金表不見了。當時以爲不在袋裏，一定在床上，就叫玉仙：「到床上，把我的表拿來。」誰知玉仙到床上找了半天，竟找不到，後來連枕頭底下，褥子底下，通通翻到，竟沒有一點點影子花。文七爺還在外頭嚷，問他怎麼拿不來。後來玉仙回報了沒有。文七爺親自到耳艙裏來尋，也找不到。自己疑心，或者昨天酒醉的時候，鎖在枕箱裏，也未可知。連忙拿出鑰匙，想去開枕箱，誰知枕箱並沒有鎖，文七爺一看大驚，再仔細一看，銅鼻子也斷了，一定鎖被人家裂掉無疑了。趕忙打開一看：一封整百的洋錢，還有給趙不了剩下的五十塊洋錢，還有一隻金鑲簪，金子雖不多，也有八錢金子在上頭，都不見了。還有一個翡翠搬指，兩個鼻烟壺，都是文七爺心愛之物，連着衣袋裏的一隻打璜金表，一條金練條，通通不見。文七爺脾氣是毛燥的，立刻騰了起來，說：「船上有了賊了，還了得！」玉仙嚇得面無人色。後艙裏人，一齊閃到前艙裏來。船老板道：「我們的船，在這江裏上上

下下，一年總得走上幾十盞，只要東西在路上，一個繡花針也不會少的。總是忘記關在那裏了。求老爺再叫他們仔仔細細找一找。」文七爺道：「一個艙裏都找遍了，那裏有個影兒？」船老板不相信，親自到耳艙裏看了一遍，又掀開地板找了一會，通統沒有，連稱奇怪。文七爺疑心船上夥計不老實。船老板道：「我這些夥計，都是有根脚的，偷偷摸摸的事情，是從來沒有的。」文七爺發火道：「難道我冤枉你們不成，既然東西在你們船上失落掉的，就得問你要。」船老板不敢多言。船頭上一個夥計說道：「昨天喝酒的時候，人多手雜，保得住誰是賊，誰不是賊？」文七爺一聽這話，越發生氣，一跳跳得三丈高，罵道：「喝酒的人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你們想賴我的朋友做賊嗎？况且昨天晚上，除掉客人，就是叫的局，一個局來了，總有兩三個烏龜王八跟了來，一齊頓在船頭上。推開耳艙門，伸手摸了去，論不定就是這般烏龜偷的。如今倒怪起我的客人來了，真正混帳王八蛋！等等到了嚴州，一齊送到縣裏去打著問他。」船老板見文七爺動了真火，立刻到船頭上，知會夥計，叫他不要多嘴。又回到艙裏，叫玉仙倒茶給文老爺喝；文七爺也不理他。此時船在江中行走，別船上的人，不能過來。只有本船上的人，人人詫異，個個稱奇。趙不了也帶

着找了半天，那裏有點影子。大家總疑心是船上夥計偷的，決非他人。文七爺統計所失；一個搬指頂值錢，是九百兩銀子買的；兩個鼻烟壺，四百兩一個；打璜金表連着金鍊條，值二百多塊；一隻金鑲簾縐，不過四十塊；其餘現洋錢是有數的了。一面算，一而托趙不替他開了一張失單。

* * * * *

霎時間船抵碼頭，便有本城文武大小官員，前來迎接。文七爺是隨員，只得穿了衣帽，到統領船上請安稟見，怕的是有甚麼差遣。這個擋裏，見了嚴州府首縣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，他們本是同寅，又是熟人，便把船上失竊的事，告訴了他，隨手又把一張失單，遞了過去。莊大老爺立刻吩咐出來，把這船上的老板夥計，通統鎖起，帶回衙門審訊。其餘幾隻船上，責成船老板，不准放走一個夥計，將來回明統領，一齊要帶到城裏對質的。果然現任縣太爺，一呼百諾，令出如山。只吩咐得一句，便有一個門上，帶了好幾個衙役，拿着鐵鍊子，把這船上的老板夥計，一齊鎖了，帶上岸去了。

且說統領船上，把各官傳了幾位上來，盤問土匪情形。一個府裏，一個營裏，都是預

先商量就的，見了統領，一齊稟稱：『起先土匪如何猖獗，人心如何驚慌，後來被卑府們協力擒拿，早把他們嚇跑，現在是一律肅清的了。』他二人的意思，原想借此可以冒功。誰知胡統領聽了周老爺所上的計策，意思同他一樣。船到碼頭時候，胡統領還捏着一把汗，生怕路上聽來的信息不確。到了嚴州，被土匪把他宰了，及至聽了府裏營裏的言語，胆子立刻壯起來，便說：『這些伏莽，爲患已久，現在他們打聽得大兵前來，所以暫時解散。等到兄弟去後，依舊是出來攪擾。兩位老兄，雖說是已經肅清；據兄弟看來，後患方長，不可不慮！且等明天兄弟上岸察看情形，再作計較。』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閑話。端茶送客，衆官別去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文七爺船上的老板夥計，被縣裏鎖了去，嚇得一船的女人，哭哭啼啼，跪着文老爺討情，文老爺不理。又替趙師爺磕頭，趙師爺也作不得主。後來文七爺被玉仙纏不過，只好答應他，且等縣裏問過一堂，再去說情。未到天黑，縣裏的辦差門上進來，回文七爺的話，說道：『已經替大老爺同師爺，另外封了一隻船，就請今天搬過去。這隻船是駁船，我們敝上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。』文七爺道：『很好。』船上的女人，聽說老爺要過船

，更沒有依靠了，一齊跪在艙板上不起來。玉仙拉着文七爺，鬮仙拉着趙師爺，更是哭個
 不了。文七爺沒法，只好安慰玉仙道：『我決不難爲你的。』玉仙沒法，只好讓文七爺過
 船。行李剛搬得一半，縣裏莊大老爺派的捕快，也就來了，先到船上請示：失去的搬指烟
 壺，是什麼樣子。聽說有一百五十塊現洋錢，有無圖書。文七爺說：『洋錢全是鼎記拿
 來的，一律是奉莊圖章。齊巧身邊還有一塊，就拿出來給他們看，好拿着比樣子去找。捕
 快說：『城裏大小當舖，都找過沒有。想來還不曾出手，洋錢論不定要先出搶。昨天喝酒
 的那些老爺們，共是幾位？小的們不敢疑心到老爺，怕的是帶來的管家，手脚不好。雖不
 敢明查他們，也得暗裏留心。就是拿住之後，不替他們聲張出來，也有個水落石出。至於
 這幾隻船上的夥計，將來稟過大人，一齊要好好的搜一搜。』文七爺見這捕快說話在行，
 你通統告訴了他；還着實誇贊他幾句，說他能辦事。

等到文七爺趙師爺，纔把船過停當，捕快就進了中艙坐下，勒令別家船上的夥計，把
 船替他撐開碼頭，靠在一月茶館底下。捕快向這茶館裏一招手，又上來好幾個，是他同夥
 的人，一齊到了中艙。就叫船家的女人，帮着把艙板掀開，大約看了一遍，沒有。又到後

艙。起先玉仙姊妹，是一直在前艙的，一個個哭的同淚人一般，也不像什麼美人了。誰知蘭仙看見一幫人往後頭去，他也趕到後頭去，被一個捕快把他一攔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別往這裏瞎跑。」蘭仙道：「我們女人，有些東西，不好給你們男人看的，我得收拾收拾。」捕快道：「慢着。不好看的東西，也要看看的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影計們，已在後艙翻的不成樣兒了。後首不知怎麼，在蘭仙床上，搜出一封洋錢，立刻打開來一看，一對圖章，絲毫不錯。捕快道：「賊在這裏了！」衆人聽了一驚。蘭仙急攘攘的說道：「這是趙師爺交給我，托我替他買東西的。」捕快道：「趙師爺沒人托了，會托到你？這話只好騙三歲孩子。」蘭仙道：「如果不相信，好去請了趙師爺來對的。」捕快道：「真賊實據，你還要賴？」一面說，一伸手就是一個巴掌。船上的女人，通統認是蘭仙做賊，一個個都嚇昏了。

原來趙不了，從文七爺手裏，借了五十塊洋錢，給了蘭仙。蘭仙却瞞住他娘，不會被他知道。等到抄了出來，所以他娘也摸不着頭腦，蘭仙又不是親生女兒，是買來做媳婦的

一時氣頭上，也不分青紅皂白，趕過來狠命的幫着，把蘭仙一頓的打；嘴裏還罵道：『不要臉的小娼婦！偷人家的錢，帶累別人！不等上堂老爺打你，我先要了你的命！』捕快道：『有了洋錢，別的東西就好找了。』忙着翻了一大陣，却是一毫影子沒有。又趕過來問蘭仙。其時蘭仙已被他娘打的不成樣子了。捕快連忙喝阻道：『他今犯了官罪，有老爺管他，你須管他不到了。你自己的人作賊，連你自家都有罪，還有面孔打人呢！』老板奶奶，被捕快埋怨了一頓，一聲也不敢響。捕快催問蘭仙別的東西；蘭仙只是哭，沒有話。大衆格外疑心；他娘也催着他說道：『多偷只有一個罪。少偷亦只有一個罪，小祖宗！你快招認罷，省得再害別人了！』蘭仙還是哭，沒有話。捕快道：『他不說，亦不要他說了。且把他帶到城裏再講。』於是拖了就走。那捕快還拉着老板奶奶，同着一塊兒去，老板奶奶嚇的索索抖不敢去，又被他們罵了兩句，只好跟着同去。一頭走，一頭罵蘭仙。蘭仙此時被衆人拖了就走。

上岸之後，在茶館裏略坐片刻，一同押着進城。可憐他小脚難行，走三步，推一步；捕役還不時的催；恨的他娘一路拿巴掌打他。好容易推到衙門口，在二門外頭臺階上坐了

一會。捕役進去稟報，傳話出來：「老爺此刻就要上府，晚上統領大人，還要傳去問話。吩咐把船上兩個女人，先交官媒看管，明天再審。」衆人聽了，便去傳到官媒婆，把兩個女人交給他。官媒婆領了就走，一走走到他家。這時候他娘兒兩個，頭上的金簪子，銀耳挖子，統通被差上拿去，說是賊贓，要交給老爺的。娘們也不敢作聲。到了官媒那裏，頭上的首飾，已經一絲一毫都沒有了。官媒還不死心，又拿他二人細細的一搜，蘭仙手上還有一付鍍金銀鐲子，也被他脫了下去，說是明天要交案的。其時冬初天氣，他娘兒們都穿着大厚棉襖，官媒婆一定說是偷來的賊贓，要他脫了下來。他二人不敢不遵。每人只穿兩件布衫，凍的索索的抖，凡初到官媒婆那裏的人，總待服他的規矩：先餓上兩天，再推上幾頓打，晚上不准睡。沒有把你吊起來，還算是便宜你的。至於做賊的女犯，他們相待，更是與衆不同：白天把你拴在牀腿上，叫你看馬桶，聞臭氣；等到晚上，還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門上，要動不能動，攔在一間空屋子裏，明天再放你出來。

可憐蘭仙雖然落在船上，做了這賣笑生涯，一樣玉食錦衣，那裏受過這樣的苦楚？只因他生性好強，又極有情義。趙不了給他錢的時候，曾對他說過：「不要同你媽說起，是

我送的。怕傳在統領耳朵裏。」所以他牢記在心，等到捕役搜到之後，他一時情急，只說得一句是：「趙師爺托我買東西的。」後來被他們拉了上岸，早已知道，此去沒有活路，與其零碎受苦，何如自己尋個下場。就是不死，這碗船上的飯，也不是好吃的。所以聽說要將他拖上岸去，他早已萌了死志，順手把坑上烟盤裏的一個烟盒，拿在手中。等到官媒婆搜的時候，要藏沒處藏，就往嘴裏一送，熬熬苦，吞了下去，趁空把盒子丟掉。一時官媒搜過，他便對他娘說道：「媽！你亦不必埋怨我，亦不必想我。這個苦，我是受不來的，早也是一死，晚也是一死，倒不如早死乾淨。我死之後，你老人家到堂上，只要一口咬定，請趙師爺對審。我的冤就可以伸，你老人家或不至於受苦了。他娘此時又氣又嚇，又凍又餓，早已糊裏糊塗，他媳婦說的話，始終未曾聽得一句。等到上燈，官媒婆因他二人是賊，便將板門拍了進來，如法泡製，鎖入空房。

誰知次日一早推門，這一嚇非同小可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剿土匪魚龍曼衍……開保案雞犬飛昇

却說：蘭仙既死之後，次早官媒推門進去一看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立刻張皇起來。老
板奶奶見媳婦已死，搶地呼天，哭個不了。官媒到此，却也奈何他不得，又因他年紀已老，
料想不會逃走，也就不把他拴在床腿上了。奉官看守的女犯，一旦自盡，何敢隱瞞，只
好拚着不要命，立時稟報縣太爺知曉。莊大老爺一聽人命關天，雖然有點驚慌；幸虧他是
老州縣出身，心上有的是主意，便立時升堂。把死者的婆婆帶了上來，問過幾句，老婆子
只是哭求伸冤。老爺不理他。特地把捕快叫了上去，問他蘭仙做賊，是誰證見。捕快回稱
是他婆婆的證見。莊大老爺喝道：「他同他婆婆，還有不是一氣的？怎麼說他是證見呢？」
捕快回道：「文大爺的洋錢，塊塊上頭都有鼎記圖章。小的在這死的蘭仙床上，搜到了
一封，一看圖章正對。他媽也不知道洋錢是那裏來的，還打着問他。大老爺不相信，問這

船上的老婆子，可不是。』老爺便問老板奶奶道：『你媳婦這洋錢，是那裏來的？』老婆子回不知。老爺道：『我亦曉得你不知情。倘若知情，豈不是你也同他通統一氣，都做了賊嗎？』老婆子道：『我的青天大老爺！我實情不知道。』老爺道：『捕快搜的時候，你看見沒有，還是在死的蘭仙床上搜着的呢，還是在你同別的女兒床上搜着的呢？』

老婆子一聽這話，恐怕又拖累到自己，連着玉仙，連忙哭訴道：『實實在在，是蘭仙偷的。是在他床上翻着的。』老爺道：『可是你親眼所見？』婆子道：『是我親眼所見。』

『老爺道：『這是你死的媳婦不好，我老爺比鏡子還亮，你放心罷，我決不連累你的。』老婆子道：『真真青天大老爺！』老爺這裏，又把官媒婆傳了上去。把驚堂木一拍，罵了聲『好個混帳王八蛋！我老爺把重要賊犯交你看管，你胆敢將他凌虐至死。到我這裏，諒你也無可抵賴。我今天將你活活打死，好替蘭仙償命。』說罷，便吩咐差役，將他衣服剝去，拿籐條來，替我着實的抽。兩邊衙役答應一聲，立刻走過七八個似狼如虎的人，伸手將媒婆衣服剝去，只剩得一件布衫，跪在地下，瑟瑟抖個不了。老爺又喊一聲『打，』便有一個人提着頭髮，兩個人一邊一個，架着他的兩隻膀子，一個拎着一根指頭粗的籐條，

一五一十，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，五十換班。打的媒婆一「啊嗆皇天」的亂叫，不住的喊「大老爺開恩！」老爺也不理他。看看一口氣，打了整整五百下，方纔住手。老爺又闖船上老婆子道：「你的媳婦，可是官媒婆弄死他的不是？如果是他弄死的，我今天立刻就弄死他，好替你媳婦償命。」老婆子跪在一旁，看見老爺打人，早已嚇昏的了。雖有吩咐下來，他却一句不曾聽見，只是在地下發楞。老爺又指着船上老婆子，同官媒說：「你的死活在他嘴裏。他要你活就活，他要你死就死。我老爺只能公斷。」官媒一聽這話，便哭着求老婆子道：「奶奶！頭上有天！你媳婦可是自己尋死的，並不與老我甚麼相干。現在老爺打死我。這要你老人家說一句良心話，你媳婦是我弄死的不是？果若是我弄死的，我死而無怨。我的老奶奶！我的命現在吊在你嘴裏！你要冤枉死我，我做了鬼也不同你干休。」

老婆子心上本來是恨官媒婆的。今見老爺已經打了他一頓，「倘若我再說了些甚麼，老爺一定要將他打死。這條人命，豈不是我害的？別的不怕，倘若冤魂不散，與我纏繞起來，那可不是玩的！現在這一頓打，已經夠他受用的了。況且蘭仙又實實在在不是他弄死

的。我又何必一定要他的命呢？」想罷，便問老爺道：「大老爺，我們蘭仙，是自己死的，不與他相干，求老爺饒了他罷！」老爺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既然是你替他求情，我老爺今天就饒他一條狗命。」官媒又在堂上，替老婆子磕頭，謝過老奶奶。老爺又對老婆子道：「昨天船上的事情，我也知道是蘭仙一個人做的，與你並不相干，我本來今天想放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趕緊下去，具稟結上來，好領你媳婦屍首去盛殮。」老婆子巴不得這一聲，老爺開恩放他，立刻下去具結，無非是「媳婦羞忿自盡，並無凌虐情事」等話頭。寫好之後，送上老爺過目。又拿下去，叫老婆子畫了「十」字。諸事停當，老爺又把船上的一般男人，甚麼老板夥計，通通提了上去，告訴他們：「現在文大老爺少的東西，查明白了，是蘭仙偷的，藏在床上，是他婆婆親眼為證，看着捕快搜出來的。現在蘭仙已經畏罪自盡，千個罪併成一個罪，等他死的一個人承當了去。餘下少的東西，我去替你們求求文大老爺，請他不必追究，可以開脫你們。」衆人聽了，自然感激不盡。老爺便命仍把一千人還押，等稟過本府大人，請鄰對驗過屍首回來，再行取保釋放。衆人叩謝下去。

老爺便立刻上府，將情稟知本府，請派鄰封相驗。他們堂屬本來接洽，自然幫着了事。

，那裏還有挑剔之理？鄰封相驗，是照例文章，無庸細述。莊大老爺又趕到船上向文七爺叨情：「失落的東西，該價若干，由兄弟送過來。現在做賊的人，已經畏罪自盡，免其拖累家屬。」文七爺忙問：「東西那個偷兒？」莊大老爺回說：「是本船上的「招牌主」蘭仙偷的。」文七爺聽了，好生詫異。本來還想盤偷問，因為莊大老爺是要好朋友，知道他是借此開脫自己的干係，同寅面上，不好為難，只得應允！還說：「東西失已失了。做賊的人，已經死了。那有叫老哥賠的道理？」莊大老爺道：「老同寅面上，怎敢說賠。但是老哥也等着錢用，兄弟是知道的，停會說送過來。」文七爺見他如此，也不好說別的。當時又說了幾句閑話。彼此別過，走到船頭上。莊大老爺，又同文七爺咬個耳朵，託他在統領面前，善言一聲。文七爺也答應。莊大爺回去之後，當晚先送了三百銀子給文七爺。次日鄰封驗過屍，屍親具過給，沒有話說，莊大老爺將一千人釋放。這人倒反感頌縣太爺不置。一條人命大事，輕輕被他瞞過，這便是老州縣的手段！

閑話休題。且說當莊大老爺同文七爺講話之時，都被趙不了聽去：先聽見蘭仙做賊，

已吃了一驚。後來聽說他畏罪自盡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。想起兩個人要好的情意，止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，然而還當他果真做賊；却想不到是自己五十塊洋錢，將他害的。當夜一宵沒生合眼。後來打聽到船上人，俱已釋放，蘭仙已經掩埋。他常常寫四六信寫慣的，便抽空做了一篇祭文，偷着到岸上空地方，望空拜奠了一番。回得船來，又是一夜不睡，替蘭仙做了一篇小傳，還謄了七言幾首四句的詩。自己想着：『將來刻在文稿裏，叫他留名萬載，也算以報知己了。』幸虧這兩天，文七爺公事忙，時時刻刻被統領差遣出去，所以他一個儘着去幹，也沒人來管他。

單說胡統領，自從船靠碼頭，本城文武稟見之後，他聽了周老爺的計策，便一心一意，想無中生有，以小化大。次日一早，排齊隊伍，先獨自一個，坐了綠呢吹轎，進城回拜了文武官員。首縣替他在城裏借了一個公館；他心上實在捨不得龍珠，面子上只說：『船上辦事狼便。不消老哥費心！』所以預備的那個公館，他竟不到。是日就在府衙門裏，吃的中飯，一面吃飯，一面同府裏營裏說道：『據兄弟看來，土匪一定是聽見大兵來了，所以一齊逃走，大約總在這四面山幻子裏。等到大兵一去，依舊要出來爲非作歹。斬草不除

根：來春又發芽，兄弟此來，決計不能夠養癰貽患，定要去絕根株。今天晚上，就請貴營把人馬調齊，駐紮城外，兄弟自有辦法。」營官諾諾連聲，不敢違拗。本府意思還想冒功，遂又稟道：「土匪初起的時候，本甚猖獗；後來卑府會同營裏，同他們打了兩仗，都已殺敗，四處逃生，現在是一個賊的影子，也沒有了。大人可以不必過慮。」胡統領道：「貴府退賊之功，兄弟亦早有所聞。但兄弟總恐怕不能，斬盡殺絕，將來一發而不可收拾。不但上憲跟前，兄弟無以交代，就連着老哥們也不好看。好像我們敷衍了事，本不肯出力的。」本府聽了此話，面上一紅。一霎吃飯。胡統領回船。營官回去傳令。

不到天黑，早已傳齊三軍人馬，打着旗，掌着號。一班副爺們，一個個騎着馬，掛着刀，賽如迎喜神一般。到了城外，擇到一個空地，把營紮下。本營參將，到船上裏過統領。此時統領，真正做了大元帥一樣，自己坐在船當中；兩邊兩隻，便是三個隨員，兩位老夫子的坐船。此外還有家人們的船，差官們的船，伙食船，行李船，轎子船，又有縣裏預備的吹手船。一天吃三頓，吹打三次。統領出門回來，還要升炮。到了晚上，一更二更，頂到放天明破。船上擂鼓，親兵掌號，鳴都都，鳴都都，吹的真正好聽！放過破之後，

還要細吹細打一次，都是照例的規矩。吹手船之外，便是統領帶來的兵船：有陸軍，有水師。水師坐的都是炮划子，桅桿上都扯着白鑲邊的紅旗子，寫着某營某哨。旗子當中，寫的便是本船統帶的姓。船頭上，船尾巴上，統統插着五色旗子：也有畫八卦的，也有畫一條龍的，五顏六色，映在水裏，着實耀眼。胡統領等到吃過晚飯，便同軍師周大爺商量發兵之時。當下周老爺過來，附着胡統領的耳朵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胡統領稱謝不迭。趕緊躺下抽烟，抽了二十多筒，他的癮也過足了；一翻身在坑上爬起，傳令發兵。這個時候，差不多已有三更多天了。岸上的參將守備，千總把總，船上的營頭哨官，都靜悄悄的候着。胡統領走到中艙一坐。差官們雁翅般的排列着。兩邊明晃晃的點着一對手照。一邊架上，插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令箭，還有黃綢做的小旗子。胡統領拔了一支令箭，傳參將上來，叫他帶五百人，作爲先鋒，一路上逢山開道，遇水蓋橋；參將答應一聲「得令。」又傳守備上來，叫他亦帶五百人，作爲接應。一個千總，一個把總，各帶三百人，作爲衛隊。一千人都答應一聲「得令，」拿了令箭，站在一旁。看官須知道，武營裏的規矩：碰着開仗，頂多出個七成隊，有時還只出得個三成隊四成隊的，

從沒有出過十成隊的。今番胡統領，明知道地面上一個土匪都沒有，樂得闖他一闖，出個十成隊，叫人家看着熱鬧熱鬧。按下不提。他還不知道。從那裏找得一張地理圖，畫得極其工細，燈光之下，瞧了半天，瞧不清楚。虧得小跟班，遞上老花眼鏡來戴着，歪了頭瞧了半天。按着周老爺的話；打什麼地方進兵，打什麼地方退兵，什麼地方可以安營紮寨，什麼地方可以埋伏；指手畫腳的講了一遍。參將守備，千總把總諾諾連聲，嘴裏都說：「遵大人吩咐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岸上兩個號筒手，早已掌起號來，「出隊出隊」的吹個不了。這些兵勇們，打大旗的，抗洋鎗的，抗刀叉的。這種刀叉，名字叫作「南陽拔業」，抗苗子的，裝着白蠟桿，足足有八尺多長。抗馬刀的，馬刀上都捆着紅布。滾籐牌的，穿的老虎衣，一面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單等參將守備，千總把總下來，指明方向，他們就可分頭進發。這個時候，偏偏有個都司，叫作柏銅士的，踉踉跟跟上來回道：「剛纔大人所說的，進兵的地方，標下的船曾經搖過；廚子上去買菜，標下上去出恭，四面兒瞧過一瞧，一點動靜都沒有。」胡統領正在興頭上，突然被他阻住，不覺心中發火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正在這裏，指授進兵的方略，膽敢搖唇鼓舌，煽惑軍心，本該將你斬首，姑念

用人之際，從寬發落。」一面喝：「拖下去！跟我結實的打。」只見四個親兵，如狼似虎，早把柏都司按下。舉起軍棍，一聲吆喝，那軍棍就從柏都司身上落下來，看看打到二百，胡統領還不叫住手；棍子又來的結實。柏都司實實熬不得了。於是一衆官員，自參將起，至外委止，一齊朝着胡統領跪下求情。船裏容不下，連着岸上跪的都是人。胡統領還拿腔做勢，申飭了一大頓，方命把柏都司放起，將衆官斥退。大隊人馬，都已分派齊全。又傳下令來：「五更造飯。天明起馬。胡統領自己在後押住隊伍，督率前進。所有的隨員，除兩位老夫子，及黃同知，留守大船外，周文二位，一概隨同前去。」吩咐已畢，其時已有四更多天。胡統領又急急的橫在鋪上，呼了二十四筒鴉片煙，把癮過足。又傳早點心。這個空擋裏頭，周老爺文七爺一班人，便也回到自己船上，料理一切。

* * * * *

且說本營參將，奉了將令，點齊人馬，正待起身，手下有個老將，前來稟道：「統領叫大人打前敵，現在土匪一個影子都沒有，倒底去幹什麼事呢？」一句話，把參將提醒。意思上船請統領的示；見了剛纔柏都司推打的情形，恐防又碰在統領氣頭上，討個沒趣。

，因此要去又不敢去。虧得這個老將聰明，便說：「統領跟前，不好請示。好在幾敢位隨員老爺，已經下來，大人何不到他們船上問一聲兒？」參將正在沒得主意，一聞此言大喜，立刻叫伴當拿了名片，趕到隨員船上。因與文七爺相熟，指名拜文大老爺。文七爺見了名片，就說：「立時就要動身，那裏還有工夫會客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你別管。姑且先叫他進來。你沒工夫，等我陪他。」便命手下：「快請！」參將進得艙中，朝着諸位一一打恭。歸坐之後，周老爺劈口問他：「半夜惠顧，有何賜教？」參將湊近一步，將來意陳明：「請教統領大人是何用意？此地實實在在一個土匪沒有，如今帶了大兵前去，倒底幹嗎呢？」周老爺聽了這話，笑而不答。參將一定要請教。周老爺道：「此事須問統領方知。兄弟同老哥一樣，大家都是奉令差遣，別事一概不知。」參將急了，細想這事，一定要問文七爺。文七爺因為這幾天，一直沒有好生睡，剛纔從統領船上站班回來，意思想橫在牀上打到盹，就起身。不料參將纏不清爽，一定要見他。他身無奈，只得起來相陪。同將便把他拉在一旁，同他細說，問他怎樣辦法，可以不叫統領生氣，文七爺的脾氣，一向是嗎嗎虎虎的，一句話便把他問住。周老爺見文七爺回答不出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仍舊自己出來同

他講，說這件事，須問統領的跟班曹二爺纔曉得。參將道：「那裏去找池呢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容易。」立刻叫他自己管家：「到大人船上，看曹二爺空不空。倘若無事，請他過來一盞。」一霎曹二爺來了，站在船頭上，不敢進來。周老爺趕出去，同他咕唧了一回，又轉身進來，同參將說。無非說他們這邊，跟着統領出門，怎樣吃苦，想想你老哥栽培他們的意思。參將一聽明白，知道這事情非錢不應，立刻答應了一百銀子，還說：「兄弟的缺，是著名的苦缺，列位是知道的。這一點點不成個意思，不過請諸位吃杯茶罷。」周老爺又趕到船頭上，同曹二爺說。曹二爺嫌少，一定要五百。周老爺倉裏倉外跑了好幾盞，好不容易講明白三百銀子。明天回來，先付一百兩；下餘約二百，趕大人動身前頭，一齊付清。又恐怕口說無憑，因為文七爺問他相好，周老爺的一定要拉文七爺擔保。文七爺見周老爺周參將要錢，心上已經不高興，後來又見他跑出來跑進，做出多少鬼串，愈覺瞧他不起。周老爺還不覺得，鄭重其事的；把統領的意思：「無非是虛張聲勢，將來可以開保的緣故。」

「通統告訴了參將。參將到此，方纔恍然大悟；立刻起身相辭，舍舟登岸，料理出隊的事情。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霎一時分撥定當，統領船上傳令起身。便見參將身騎戰馬，督率大隊，按照統領所指的地圖，滔滔而去。等到大隊人馬都已動身，其時太陽已經落地，統領船上方傳伺候。胡統領坐的仍舊是綠呢大轎；轎子跟前一把紅傘，一斬齊十六名親兵，擋着的雪亮的刀叉，左右護衛。再前頭，便是在船上替拎馬桶那個二爺，戴着五品功牌，拖着藍翎，腰裏插着一枝令箭，騎在馬上，好不威武的。再前頭，全是中軍隊伍；只見五顏六色的旗子，迎風招展，挖雲鑲邊的號褂，映日爭輝。虧得周老爺是打大營出身，文七爺是在旗，他二人都還能馱騎馬，不會再坐縣裏的轎子。自從動身之後，胡統領一直在轎子裏打磕銃，並沒有別的事情。漸漸離城已遠。

偶然走到一個村莊，他一定總要自己下轎，踏勘一回，有無土匪蹤跡。鄉下人眼眶子淺，那裏見過這種場面；膽大的藏在屋後頭，等他們走過再出來；膽小的一見這些人馬，早已嚇得東跳西走，十室九空，先起走過幾個村莊，胡統領因不見人的蹤影，疑心他們都是土匪，大兵一到，一齊逃走，定要拿火燒他們的房子。這話纔傳出去，便有無數兵丁，跳到人家屋裏，四處搜尋。有些孩子女人，都從牀後頭拖了出來。胡統領定要將他們正法

；幸虧周老爺明白，連忙勸阻。統胡領吩咐帶在轎子後頭，回城審問口供再辦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前面莊子裏頭，已經起了火了。不到一刻，前面先鋒大隊都得了信，一齊縱容兵丁，搜掠劫搶起來；甚至洗滅村莊，奸淫婦女，無所不至！胡統領再要傳令下去，阻止他們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當下統率大隊走到鄉下，東南西北四鄉八鎮，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。胡統領因見沒有一個人出來，同他抵敵，自以為得了勝仗，奏凱班師。將到城門的時候，傳令軍士們，一律擺齊隊伍，鳴金擊鼓，穿城而過。當他轎子離城還有十里路的光景，府縣俱已得了捷報，一概出城迎接。此時胡統領滿臉精神，自以為曾九帥克復南京，也不過同我一樣。見了府縣各官，他老亦只得下轎；走到接官亭裏，把自己戰功，敘述兩句。本府意思，想請統領大人到本府大堂，擺宴慶功；胡統領意思，一定要回到船上；本府拗他不過，只得跟他。又兜了一個大圈子，仍送他到城外下船。所有的隊伍，統通擺齊在岸灘上，足足擺了好幾里路的遠。統領轎子一到，一齊跪到在地，吶喊作威。少停，升砲作樂，把統領送到船上，下轎進艙。接連着文武大小官員，前來請安稟見。統領送客之後，一面過廳，一面吩

哨打電報給撫台：先把土匪猖獗情形，略述數語；後面便報一律肅清。好爲將來開保地步。電報發過，他老的烟癮，亦已過足。先在岸灘上蓆棚底下，擺設香案，自己當先穿着行裝，率領隨征將弁，望闕叩頭。謝恩已畢，然後回船受賀。

諸事停當，先傳令：「每棚兵丁，賞羊一腔，豬一頭，酒兩壘，饅首一百個。」各兵丁由哨官帶領着，在岸上叩頭謝賞。一面船上吩咐擺席。一切早由首縣辦差家人，辦理停當。一溜十二隻「江山船」，整整擺了十二桌整飯。仍舊是統領坐船居中，隨員及老夫子的船，夾在兩旁，餘外全是首縣辦的。其時已有初更時分，船艙裏頭，點的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晝。「江山船」的窗戶，是可以掛起來的，十二隻船，統船通可以望見，燈紅酒綠，甚是好看了！一聲擺席，一個知府，一個參將。一齊換了吉服進艙，替統領定席。吹手船上，吹打細樂。胡統領見各官進來，不免謙讓了一回，口稱：「今日之事，我們仰託着朝廷洪福，得以成此大功，極應該脫略儀注，上下快樂一宵。況且這船又是兄弟的坐船，諸位是客，兄弟是主，只有兄弟敬諸位的酒，那有反勞諸位的道理？」知府道：「本日是替大人慶功，理應大人首座，卑職們倍坐。」胡統領一定不肯。又要諸位寬章。諸位只好

遵命。於是又請了兩位老夫子過來。原定五個人一席。胡統領又叫請周老爺，說一切調度，都是他一人之功，一定要他坐首位。周老爺見本府在座，不敢僭越，仍舊坐了第五位。餘下黃文二位隨員，亦在隔壁船上坐定。一霎時十二隻船，都已坐滿，不必細述。

* * * * *

單說當中一隻船上，六個人剛剛坐定，胡統領已息不可耐，頭一個開口就說：『我們今日非往常可比，須大家儘興一樂。』府裏營裏，只答應『是是。』統領眼睛望好了趙不了，知道他年輕好玩，意思要他開端。齊巧碰着他，一肚皮的心事。他此刻心子雖然陪着東家吃酒，一心想到蘭仙。又想蘭仙死的冤枉，心上好不悽慘！肚皮裏尋思：『倘若此時不蘭仙尚在，如今陪了東家一塊吃酒，是走了明路的，何等快活！何等有趣！偏偏他又死了！』想到這裏！不禁掉下淚來；又怕人看見，只好妝做眼睛被灰迷住了，不住的把手去揉，幸而未被衆人看破。當下胡統領張羅了半天，無人答腔，覺着很沒意思。還虧周老爺聰有明，看出苗頭，暗地裏把黃老夫子拉了一把，爲他年紀大些，臉皮厚些，人家講不出的話，他都講得出，所以要他先開口。他果然會意，正待發言，齊巧龍珠在中艙門口，招

呼夥計們上菜。黃老夫子便趁勢說道：『龍珠姑娘，彈的一手好琵琶，錢塘江裏沒有比得過他的。』胡統領道：『不錯不錯。你老夫子是愛聽琵琶的。』黃老夫子道：『好琵琶人人愛聽。今天不比往常，極應該脫略形迹，煩龍珠姑娘多彈兩套，替統領大人多消幾杯酒。』胡統領道：『今日是與民同樂。兄弟頭一個破例，叫龍珠上來，彈兩套給諸位大人師爺下酒。』龍珠巴不得一聲，趕忙走過來坐下；跟手在玉仙跟了進來。胡統領一定要在席人統通一叫局。本府參府各人，叫了各人相好。周老爺仍舊叫了小把戲招弟。黃老夫子不叫局，胡統領倒也不勉強他一定要叫。末了臨到趙不了，胡統領道：『今天是先生放學生，准你開心一次。你叫那個？』趙不了回說：『沒有。』胡統領一定要他叫，他一定不叫。胡統領心上狠怪他；背地裏作樂，當面假撇清。這裏不配抬舉的，不應該叫他上檯盤。心上如此想，面上就狠不好看。那裏曉得他一腔心事，滿腹牢騷！他正在那裏難過，那裏還有心腸再叫別人呢！當下胡統領便不去探他，忙着招手隔壁船上，文七爺等統通叫局。此時蘭仙已死，玉仙無事，依舊做他的生意。文七爺於是仍把他叫了來。趙不了隔着窗戶，看見了玉仙，想起他妹妹，他心上更是說不出的難過！一霎時局都叫齊，豁過了拳，龍珠

便把着琵琶，過來請示，彈甚麼調頭。本府大人在行，說道：「今天是統領大人得勝回來，應該彈兩套吉利曲子。」衆人齊說一聲「是。」本府便點了一套「將軍令」，一套「卸甲封王。」胡統領果然非常之喜。一霎時琵琶彈完。本府參將一齊離坐，前來敬統領的酒，齊說：「大人卸甲之後，指日就要高升，這杯喜酒是一定要吃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要喜大家喜。兄弟回來，就要把今天出力的人員，稟請中丞，結結實實保舉一次。幾位老兄忙了這許多天，都是應該得保的。」本府參將聽到此言，又一齊離位請安，謝大人的栽培。

這裏只圖說的高興，不提防右首文七爺船上，首縣莊大老爺。正在那裏吃酒，看見大船上本府參將，一個個離座，替統領把盞，莊大老爺也想討好，便約會了在桌的幾個人。正待過船，敬統領的槍，一隻腳纔跨出艙門，忽見衙門裏一個二爺，氣吁吁的，跑的滿頭是汗；跨上跳板，告訴他主人，說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」莊大老爺一聽大驚，忙問：「姨太太怎麼樣了？」那二爺道：「不是姨太太的事。西北鄉裏來了多多少少的男人女人：有的頭已打破，渾身是血；還有女人扛了上來；要求老爺伸冤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甚麼事情，難道又被土匪劫了不成？」二爺道：「並不是土匪。是統領大人帶下來的兵勇，也不知

那一位老爺帶的，把人家的也殺了，東西也搶了，女人也強姦了，房子也燒完了；所以他們進來告狀。」莊大老爺一聽這話，狠覺爲難。剛巧這兩天，姨太太已經達月，所以一見二爺趕來，還當是姨太太養孩子，出了甚麼岔子。後來聽說不是，纔把一條心放下。但是鄉下來了這許多人，怎麼發付？統領正在高興頭上，也不便去回。到底他是老州縣，見多識廣，早有成竹在胸，便問二爺道：「究竟來了多少人？」二爺道：「看上去好像有四五十個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你先回去傳我的話。他們的冤枉，我統通知道。等我回過統領大人，一定替他們伸冤。叫他們不要曬唬。」二爺去後，莊大老爺纔同文七爺等，跨到統領船上挨排敬酒。胡統領還說了許多灌米湯的話。莊大老爺答應着，又謝過統領，仍回到隔壁船上。却把二爺來說的話，一句未向統領說起。等到席散，在席的官員，一個個過來謝酒。千把外委們，一齊站在船頭上擺齊了請安。兩位老夫子，止作了一個揖。

胡統領送罷各客，轉回艙內，便見貼身曹二爺走上來，把鄉下人來城告狀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胡統領道：「怕他什麼。如果事情要緊，首縣又不是木頭，爲什麼剛纔檯面上，一

聲不言語？要你們大驚小怪？」曹二爺碰了釘子，不敢作聲，翹起着退了出去。此時周老爺已回本船，胡統領又叫人把他請了過來，告訴他，剛纔曹二爺的話。周老爺心中明白，聽了着實擔心，不敢言語。胡統領又要同他商量開保案的事：誰是尋常，誰是異常，誰該隨摺，誰歸大案。斟酌妥了，好稟給中丞知道。當下周老爺自然謙讓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個恩出自上，卑職何敢參預？」胡統領道：「你老哥自然是異常，一定要求中丞隨摺奏保，這是不用說的了。其餘的呢？」周老爺見統領如此器重，趕忙謝過栽培之後，不便過於推辭，肚皮裏略爲想了一想，便保舉了本府，參將，首縣，黃丞，文令，趙管帶，魯幫帶，通通是異常勞績。胡統領看了別人的名字還可，獨獨題到文七爺，他心上總還有點不舒服，便說：「自己帶來的人，一概是異常，未免有招物議。我想文令年紀還輕，不大老練，等他得個尋常罷？本地文武，沒有出甚麼大力，何必也要異常？」周老爺同文七爺，交情本來不甚厚，聽了統領的話，祇答應了一聲「是。」後來見統領又委把當地方文武抹去，他便獻策道：「大人明鑒，這件事情，是瞞不過們的。他們倒比不得文令，可以隨隨便便；總求大人格外賞他們個體面，堵堵他們的嘴。這是卑職顧全大局的意思。」胡統領一

想這話不錯，便說：『老哥所見極是。兄弟照辦。有這幾個隨摺的，也儘夥了。隨摺不比別的，似乎不宜過多；倘若我們開上去，被中丞駁了下來，到弄得沒有意思，所以要斟酌盡善。』周老爺連忙答應幾聲『是』，又接着說道：『別人呢，卑職也不敢濫保。但是同來的兩位老夫子，辛苦了一盞，齊巧碰着這個機會，也好趁便等他們弄個功名。這裏頭應該怎樣，但憑大人作主，卑職也不敢妄言。此時還有大人跟前幾個得力的管家，卑職問過他們，功牌獎札，也通通得過了。此番或者外委千把，求大人賞他們一個功名，也不枉大人提拔他們一番的盛意。』胡統領道：『老夫子呢，再談。至於我這些當差的，就是保舉，也只好隨着大案，一塊兒出去。兄弟現在要緊過癮。就請老哥今天住在兄弟這邊船上，替兄弟把應保人員，照剛纔的話，先起一個稿，等明天我們再斟酌。』說完之後，龍珠便上前替統領燒烟。

周老爺退到中艙，取出筆硯，獨自坐在燈下擬稿。一頭寫，一頭肚裏尋思，自己還有一個兄弟，一個內弟。兄弟已經捐有縣丞底子；內弟連底子都沒有，意思想趁這個檔口，弄個保舉，諒來統領一定答應的。只要他答應，雖說內弟沒有功名，就是連忙去上兌，倒

填年月，填張實收出來，也還容易。正在尋思，龍珠因有見統領在烟鋪上睡着了，便輕輕的走到中艙。看見周老爺正在那裏寫字呢，龍珠趁便倒了碗茶給他。周老爺一見龍珠，曉得他是統領心上人，連忙站起來，說了聲：「勞動姑娘，怎麼當得起呢？」龍珠付之一笑；便問周老爺道：「還不睡覺，在這裏寫甚麼？」周老爺便趁勢自擺闊說道：「我寫的是各位大人老爺的功名，他們的功名，都要在我手裏經過。」龍珠便問：「爲什麼要在你手裏經過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今天統領到這裏打土匪，他們這些官，跟着一塊出征打仗。現在土匪都殺完了，所以一齊要保舉他們一下子。」龍珠道：「什麼叫土匪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同從前長毛一樣。」龍珠道：「我們在路上，不是聽見船上人說，並沒有什麼長毛嗎？」周老爺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一齊藏在山洞子裏，如果不去滅了他們，將來我們走後，一定就要出來殺人放火的。」龍珠聽了，信以爲真，又問道：「府大人縣裏老爺，不統通都是官嗎？還要升到那裏去？」周老爺道：「縣裏升府裏，府裏升道裏。升了道台，就同統領一樣。」龍珠道：「剛纔，聽見你同大人說，甚麼曹二爺也要做官，他做甚麼官？」周老爺道：「這些人，也沒有甚麼大官，給他們做；不過一家給他們一個副爺罷了。」龍珠道：

「你不要看輕副爺。小雖小，倒底是皇上家的官，勢力是大的。我們在江頭的時候，有大晚上，候潮門外的盧副爺，上船來擺酒，一個錢不開銷，還罷了；又說是嫌菜不好，一定要拿片子，拿我爸爸往城裏送。後來我們一船的人，都跪着他磕頭求情，又叫我妹妹鳳珠，陪了他兩天，纔算消的氣。真正是做官的利害！」周老爺道：「統領大人，常常說龍珠還是個清的。照你的話，不是也有點靠不住嗎？」龍珠道：「我們吃了這碗飯，老實說，那裏有什麼清的！我十五歲上，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盪，人家都叫我清倌人，我肚裏好笑。我想我們的清倌人，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！」周老爺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說我們做官的，同你們清倌人一樣？你也太踴躍我們做官的了！」龍珠道：「周老爺不要動氣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你聽我說。只因去年八月裏，江山縣錢太老爺，在江頭雇了我們的船，同了太太去上任。聽說這錢大老爺，在杭州等缺，等了二十幾年，窮的了不得，連甚麼都當了，好容易纔熬到去上任。他一共一個太太，兩個少爺，九個小姐。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，還沒有娶媳婦。從杭州動身的時候，一家門的行李，不上五担，箱子都很輕的。到了今年八月裏，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，上來接他回杭州。等到船上那一天，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

五十幾隻，別的還不算。上任的時候，太太戴的是鍍金簪子；等走到，連奶少少爺的奶媽，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。錢大老爺走的那一天，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。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，不要錢，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。我肚皮裏好笑，老爺不要錢，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？來是甚麼樣子，走是甚麼樣子，能彀瞞得過我嗎？做官的人，得了錢，自己還要說是清官，同我們吃了這碗飯，一定要說得信人，豈不是一樣的嗎？周老爺，我是拿錢老爺做個比方，不是說的你。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動氣！」周老爺，聽了他的話，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倒反朝着他笑。歇了半天，纔說得一句：「你比方的不錯。」龍珠又問道：「周老爺，這些人的功名，都要在你手裏經過。我有一件事情，拜托你。我想我吃了這碗飯，也不曾有甚麼好處，到我的爸爸。我想求求你老人家，替我爸爸寫個名字，在裏頭，只想圖曹二爺一樣，也就好了。將來我爸爸做了副爺，到了江頭，城門上的盧副爺，再到我們船上，我也不怕他了。」周老爺聽了此言，不覺好笑，一回又縐眉頭。龍珠又釘着問他：「到底行不行？」一定要周老爺答應；周老爺拿嘴朝着耳輪裏努，意思想叫他去同統領去說。龍珠尚未答話，只聽得耳輪裏胡統領一連咳嗽了幾聲，龍珠立刻趕

着進去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老吏斷獄着着爭先……捕快查賊頭頭是道

話說：龍珠走進耳艙，看見胡統領已醒，連忙倒了一碗茶。胡統領喝過之後，龍珠又拿了一支烟袋，坐在床沿上，替他裝烟。一面裝烟，一面閑談，就講到保舉一事。龍珠撒嬌撒癡，一定要大人保他爸爸做副爺。胡統領恐怕人家說閑話，不肯答應。禁不住龍珠一再軟求，統領弄得沒法，便指引他叫他去求周老爺。龍珠道：『周老爺不答應，纔叫我來找你的。』胡統領道：『剛纔他不答應，包管你再去找他，他一定答應。』龍珠道：『我不管，我見了周老爺，我只說是你叫我說的。』胡統領把臉一沉道：『你別瞎鬧！』說完這句，他老人家仍舊睡下。

龍珠恐怕耽誤他爸爸的功名大事，仍舊走到外艙，找周老爺。誰知這個擋口，一個中艙，人多擠滿了：有幾個是船上的哨官幫帶，其餘的便是統領的跟班。子；一齊在那裏，

圍着周老爺講話。因為統領睡了覺，不敢高聲，都湊上去，同周老爺咬耳朵。只見周老爺有的點點頭，有的搖搖頭，也不知說些甚麼。又見廚子給周老爺打千。等到這些人退去，船頭上又站了不少的人；周老爺搖手，叫他們不要進來，怕驚了統領的駕。他們雖然不敢進來，却是不肯散去。周老爺叫把艙門關上。龍珠方又上來求他；周老爺也懂得這裏頭的機關，樂得在統領面上討好，便應允了。等到稿子擬好，天已大亮了。船上的烏龜，格外巴結，特地熬了一鍋稀飯，備了四碟子小菜，請他後哨頭去吃。龍珠又到前艙裏，聽了聽，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便回到來同周老爺說：「大人一時還不會醒。周老爺你整整辛苦了兩天兩夜，就在這船上歇歇，打個盹罷？」周老爺道：「我真的熬不住了！」說完此句，果然就在船老板床上躺下了。龍珠替他拿被蓋好。老板說是天冷得很，自己又從櫃子裏，取出一條毯子，給他蓋上。周老爺連忙客氣，還說：「你如今保舉了官了。我們就是同寅了。怎麼好勞動你呢？」老板道：「老爺說那裏話來！小人不是託着你老人家的福，那裏來的官做呢？」

周老爺到底辛苦了兩天兩夜，實在撐不住，一上床就朦朧睡去。等到一覺困醒，已經

是一點鐘了，趕緊起身，洗了一把臉，就拿擬的稿子，送給胡統領瞧。胡統領正躺在被窩裏過癮，一手接過稿子，一面嘴裏說：「費心得很！」等到過足了癮，打開稿子一看：頭一張便是辦勦土匪，一律肅清的詳細稟稿；連着稟請隨摺奏保的幾個銜名；其餘的，祇開了幾張橫單，寫到善後辦好，再稟上去，此時不過先把大概應保人員，斟酌出一個底子，以便隨後增添。胡統領看過無話，便命先將稟帖繕發，又叫把周老爺的名字，擺在頭一個。周老爺答應着，出來照辦不題。

且說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，自在統領船上赴宴之後，辭別進城。一到衙前，果見人頭擁擠。剛纔進得大門，便有無數鄉民，跪在轎旁，叩求伸冤。莊大老爺一見這個樣子，立刻下轎，親自去攙扶爲首的兩個耆民。不等他們開口，自己先說：「這些兵勇，實在可惡得很！我已經稟過統領，一定要正法幾個，把人頭號令在你們莊子上，纔好替你們出這口氣。」莊大老爺一頭走，一頭說，走到大堂，隨即坐下。此時通班衙役，兩旁站齊。大堂上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。莊大老爺坐定之後，告狀的一班鄉民，把個大堂繞的實實是

足。莊大老爺縐着眉頭，哭喪着臉，向底下說道：『我想你們這些百姓，真可憐呀！本縣是一縣的父母，你們都是本縣的子民。天下做兒子的，受了人家欺負，那做父母的，心上焉有不通之理？今日之事，不要說你們來到這裏哀求我，替你們伸冤，就是你們不來，本縣亦是一定要辦人的。』莊大老爺的話還未說完，堂下跪的一班人，一齊都叫：『青天大老爺，真正是小人們的父母！曉得衆子民的苦楚！你老爺分付的話，都是衆子民心上的話，真正是青天老爺！也不用小人們再說別的了。』莊大老爺聽到這裏，曉得這事容易了結，便說：『你們先下去商量商量：誰人被殺，誰家被搶，誰家婦女被人強姦，誰家房子被火燒掉，細細的補個狀子上來。明日一早，本縣好據你們的狀子，到船上問統領要人，立刻正法，當面辦給你們看。』衆鄉民又一齊叩頭，謝大老爺的恩典。一齊下來，歌功頌德不置。

莊大老爺退堂之後，不做別的，立刻擬就一道招告的告示，連夜寫好發貼。告示上寫的，是「統領軍令森嚴。此番帶兵勦辦土匪。原爲除暴安良起見。深恐不法勇丁，騷擾百姓，所以面諭本縣：倘有前項情事，證據確鑿，准其到縣指控。審明之後，卽以軍法從事

，決不寬貸。」各等語。等到告示發出，莊大老爺方纔回到上房，打了一個盹。

次日一早，先上府稟明此事。府大人聽了，甚是躊躇。想了一回，叫他先到城外，面囑統領。其時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管家又不敢喊他。莊大老爺在官廳裏，一直等到一點半鐘，肚裏餓的難過，意思想轉回衙門，吃過飯再來。偏偏又有人來說，統領已經睡醒。只好等着傳見，一等等到兩點多鐘，船上傳話下來，分付說「請。」莊大老爺上船，見了統領，先行禮謝過昨天的酒，然後歸坐，慢慢的談到公事，莊大老爺，便把昨天晚上的事，稟陳了一遍，又說：「昨天晚上，卑職在船上，就得到這個信息，恐怕不確，所以沒有敢回。」胡統領一聽他言，方想起昨日家人曹升來說的話，並不是假，心上甚不快活，半天沒有言語。莊大老爺見統領爲難，樂得趁勢賣好，便說：「這件事，卑職已有辦法，包管鄉下人告不出。大人這裏，也不用辦一個人，自然可以無事。」統領忙問：「有何辦法？」莊大老爺便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起先統領，只是長着耳朵，聽他講話，後來漸漸的面有喜色；臨到末了，不禁大笑起來，連說：「甚好甚好！老哥如此費心，兄弟感激得很！」說完之後，又告訴他：「老哥的銜名，已經稟請中丞隨摺奏獎。」莊

大老爺立刻又請安謝過保舉，然後辭別。

坐轎回到衙中，傳齊三班衙役，立刻就要升堂理事。又叫人知會城守營，擺齊隊伍，前來助威。諸事停當，然後莊大老爺升坐公案，把一千人提到案前審問。莊大老爺一見這班人，仍舊做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情形，對這些人說道：「本縣想這些兵勇，真正可惡！一定今天要正法兩個，好替你們伸冤。所有被害的人家，本縣已經稟明統領，一概捐廉從豐撫卹。你們的狀況，想都已寫好的了，先拿來我看，好拿錢分給你們。衆人一聽又有錢給他們，又替他們伸冤，真正是個青天大老爺，又連連磕頭稱頌不迭。於是一齊把狀子呈上。莊大老爺看過之後，便分付左右道：「照這狀子上，趙大房子燒掉，又打死一個小工，頂頂吃虧，應該撫恤銀五十兩。」立刻堂上發下一錠大元寶，趙大拿着歡喜，衆人望着眼熱。下餘錢二，孫三，李四，周五，吳六，鄭七，王八，也有三四十兩的，也有十兩八兩的。莊大老爺見幾個頂吃虧的，都已敷衍完畢，便指着一個人說道：「你說你的老婆女兒，被人強姦，這件事情頂大，審問明白，立刻當面拿人殺給你看。但是一樣，這事情人命關天，究竟那一個強姦你的老婆，那一個強姦你的女兒，你須認明，不可亂指。你老婆女

兒帶了來沒有？」這人道：「昨天就同了來的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很好，你老婆不用說。等他把你女兒驗過，我就立刻辦人。」那人聽了無話。莊大老爺道：「從來打官司頂要緊的是證見，有了證見，就可辦人。你們的狀態，已在這裏；誰是證見？快去想來！不但這個須得證見；趙大的小工被兵打死，究竟是誰的兇手，亦要查個明白；房子被燒，亦得有人放火。你們快快查出人頭，我老爺立刻等着辦呢。」衆人面面相覷，一句對答不上。老爺便說：「你們暫且下去，想想再來。或者一時忘記，也論不定。」衆人退下，七嘴八舌，議了半天，畢竟未曾說出一個人來。那個女兒被人家強姦的，聽說要驗，尤其不肯。因此鬧了半天，竟其不能重新上堂稟復。

且說莊大老爺所擬的招告示貼出之後，四鄉八鎮，得了這個風聲，那些被害人家，誰不想來告狀。半日之間，衙前聚了好幾百人，爲首還是兩個武秀才，鬧烘烘的一齊要見本官。莊大老爺得信之後，知道人多難以理喻，便吩咐開了中門，請這兩位武秀才，內庭相見。起先這兩個武秀才，仗着人多，都是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好像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及

至聽到一聲「請」，又見本官衣冠迎接出來，大堂兩邊，自外至內，重重疊疊，站立着無數營兵衙役，到了此時，不覺威風矮了一半。衆人見他兩位，尙且如此，大家也無甚說得，跟了進來。一齊站在大堂院子裏，不敢多說一句話。莊大老爺把兩個武秀才迎了進去。他兩個見了父母官，不敢不下跪磕頭起來，又作了一個揖。莊大老爺奉他兩位炕上，一邊一個坐下；茶房又奉土茶來。弄得他二人坐站不安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想要說話，不知從那裏說起。那個坐首坐的，不覺索索的抖了起來。莊大老爺不等他開口，依舊做出他一副老手段來，咬牙切齒，罵這些兵丁，傷天害理，又咳嗽嘆氣，替百姓呼冤。兩個武秀才聽了，直覺他倆心上要說的話，多被大老爺替他們說了出來，除掉諾諾稱是之外，更無一句可以說得。莊大老爺立刻逼着：「快快出去，查明受害的百姓，趕緊指出真凶實犯。本縣立刻就要辦人。」兩個武秀才坐在上面，實在難過，巴不得一聲，馬上辭別下來。莊大老爺仍舊走到二門。他倆會到衆人，正在商議辦法，又會見剛纔過堂下來的一班人彼此見面，提及前事，亦因不能指出人名，不能回復。正在爲難的時候，裏頭知縣，又掛出一扇牌來。衆人擁上去看，無非又是催促他們，趕緊查齊人證，以便從嚴懲辦的一派話。

衆人看了，真正滿肚皮冤枉，却是尋不着對頭。而且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；倘若冤枉了人，做了鬼要來討命，那却更不是玩的。因此又議了半天，仍舊是一無頭緒。

一霎時，又聽得裏面傳呼伺候，老爺升座，要提先來的一幫人審問。衆人無奈，只得仍到堂上跪下。莊大老爺便換了一副嚴厲之色，催問他們：「查出人頭沒有？有無證見？」衆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仍然是無辭以對。莊大老爺便發話道：「本縣愛民如子，有意要替你們伸冤，怎麼倒來欺瞞本縣？這還了得！現在你們的狀子，都在本縣手裏，已經稟過統領。統領問本縣要證見，本縣就得問你們要人。你們還不出人來，非但退回剛纔發給你們的撫恤銀子，還要辦你們反告的罪。你們想想，殺人放火，強姦婦女，是個什麼罪名！本縣看你們實在可憐得很！怎麼不弄明白，恐就來告狀？」衆人一齊磕頭，沒有話說。莊大老爺只是逼着他們快說，叫他們趕緊指出人頭。無奈衆人只是說不出。莊大老爺發狠道：「你們倒底怎樣？若照這個樣子，叫本縣怎麼回覆統領呢！現在只有一條路：要你們指出人頭，立時三刻正法。除了這一條，就得辦你們誣告。」衆人聽得如此說，一齊跪在地下求饒。

莊大老爺見他們害怕，越發得計；一回說，要解他們到統領船上去；一回又說，既然沒有憑據，剛纔的衆子，都不該領，要他們一齊退出來。衆人不肯，只是哭哭啼啼的，在地下磕頭。莊大老爺道：「我想你們這些人，可憐呢！果然可憐！然而又可恨之極！既要伸冤，爲甚麼不指出真凶實犯，等我辦給你看？現在弄得有冤沒處伸，還落一個誣告的罪名！幸而本縣曉得你們的苦處；若是換了別人，你們今天闖的這個亂子，可不小！現在你們想怎麼樣？說了出來，本縣替你們作主。」衆人道：「小的們還有甚麼說得。小的是大老爺的子民，只要大老爺痛顧小的們一點，就是小人們重生父母了。」莊大老爺聽了，也不言語，纔了一回眉頭，方說道：「這事叫我也爲難。現在放你們容易。但是統領跟前，我要爲你們受不是的。」衆人只是磕頭無話。莊大老爺有問：「房子燒掉，小工殺掉，東西搶掉，可是真的？」衆人道：「是真。」又問：「強姦婦女，可是真的？」那個老婆女兒被兵強姦的人，只是淌眼淚，不敢回答。莊大老爺道：「現在我只有一个法子，給你們開了一條生路，非但不辦反告的罪，還可以安安穩穩，得幾兩撫恤銀子。」

衆人一聽大老爺如此開恩，又一齊磕頭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些事情，本縣知道全是兵

勇做的。但是沒有憑據，怎麼可以辦人？現在要替你們開脫罪名，除非把這些事情，一齊推在土匪身上。你們一家換一張呈子，只說如何受土匪糟蹋，來求本縣替你們伸冤的話。再各人具一張領紙，寫明領到本縣撫恤銀子若干兩。本縣就拿着你們這個，到統領跟前，替你們求情。倘若求得下來，是你們的造化；求不下來，不是沒法子事？」衆人道：「大老爺替我們去求統領大人，是沒有不准的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那亦看罷了。但是一椿，你們遭了土匪的害，統領替你們打平了土匪，你們做百姓的，也總得有點道理。」衆人還當是統領要錢，一齊哭着說道：「小人們遭了土匪，一家家家破人亡，那裏還有錢孝敬統領大人？求大老開恩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統領大人，那裏稀罕你們的錢？臨走的時候，孝敬幾把萬民傘，不就給了嗎？一個人能出幾文錢。」衆人聽了，又一齊叩頭，謝過大老爺的恩典，下去改換呈子，並補領狀。

頭一幫人發落已畢，再發落後頭一幫人。後頭一幫人，也是沒有真憑實據的，看見前頭的樣子，早已膽寒。莊大老爺本來也想當堂發落的，因見人多，恐怕滋事，仍舊退堂，

叫人把兩位爲首的武秀才叫了進來，又叫這兩個秀才，轉邀了幾十個耆民，一齊到大廳相見。兩個秀才見過官的了，幾個耆民見了官，都瑟瑟的抖。莊大老爺安慰他們，讓他們坐了講話，當下先對兩個秀才說道：『今天檢直把本縣氣死！可恨這些人，既要伸冤，又指不出真憑實據。不問張三李四，你想本縣能殺亂殺人嗎？就是本縣肯幫着他們，替他伸冤；怕上頭也不答應，非但不答應，一定要本縣拿人，辦他們的誣告。你說冤不冤！本縣實在可憐他們，所以纔替他們想出一個法子，非但不辦罪，而且每人反可落幾個撫恤銀子。我亦總算對得住你們建德的百姓了。』兩個秀才齊道：『蒙老父臺這樣，真正是愛民如子。』衆耆民亦不住的稱頌青天大老爺。方纔言歸正傳。問兩個秀才道：『你二位身入賢門，是懂得皇上家法度的。今番來到這裏，一定拿到了真凶實犯，非但替你們鄉鄰伸冤，還可替本縣出出這口氣。』

兩個秀才漲了紅面，一句回答不出，坐在那裏，着實徧促不安。莊大老爺又向幾個耆民說道：『你們幾位，都是上了歲數的人。俗語說道：「嘴上無毛，辦事不牢！」像你衆位，一定是靠得住，不會冤枉人的了。』豈知幾個耆民，在鄉下時，雖然衆人見了他們，

惟命是聽；及至他們見了官，亦變成了沒嘴葫蘆。莊大老爺說一句，他們答應一句；及至他究竟，依然是面面相覷，默無聲息。莊大老爺詫異道：『怎麼諸位一聲不響呢？本縣是個性急的人，只要諸位說出人頭，本縣恨不得立時立刻辦人。』

衆人依然無語。莊大老爺故意躊躇了半天，又問了好幾遍，見他們始終不說，莊大老爺纔把臉一板道：『這是甚麼事情，也可以鬧着玩的？他人猶可，你二位是有功名的人，誣告一個罪，硬出頭一個罪，聚衆一個罪，噪鬧衙門一個罪，知法犯法，這還了得！』兩個秀才聽到這裏，早已嚇得半死了，連忙拍落托都跪在地下，『求老父臺大人，高權貴手。武生們是不識字的，不懂得道理。此番回去，一定安分用功；倘有不好事情，傳在老父臺耳朶裏，兩樁罪一塊兒辦。』說着，又迭連鑿鑿變變的磕響頭。連着幾個耆民，也都跪下了，齊說：『情願叫來的人都回去。求大老別動氣。』莊大老爺看了肚皮裏着實好笑，却忍住不笑。忙用手扶起兩個秀才，叫衆人一齊歸坐。又拿腔做勢，扳談了好半天。准把幾個耆民開釋無事；兩位秀才暫時留在城裏，聽候統領的示下。衆人感激不盡；却把兩個秀才活活嚇死。莊大老又會賣好，向衆人說道：『你們出去，先傳諭衆百姓，叫他們各自回

家。不日本縣親自下鄉踏勘，果然受了躑躅，還要撫恤他們。」衆人聽了越發感激。兩個秀才却嚇的面色都發了白了，不覺又一同跪下叩頭求饒。莊大老爺只是頭朝上仰着天，一手拈着鬚鬚，慢慢的說道：「誣告大事，本縣擔不起這個沉重。」

衆人見大老爺如此說法，以爲這事不妙，連忙又一齊跪下，磕頭如搗算一般。莊大老爺道：「你們衆位是無知愚民，情有可恕。他二人身入覺門，那有不知王法的道理。本縣並不難爲於他；把他送到學裏，交待老師，且等本縣要過學憲，再作道理。」兩個秀才一聽要稟學憲，更嚇得魄散魂飛，生恐斥革功名，失了飯碗，因此更哀求不已。衆人又再四環求。莊大老爺一想，架子已經擺足，樂得順水推船；便對幾個耆民道：「百姓的苦處，本縣一概知道，早晚自有撫恤。他們做秀才的人，亟應謹守臥碑，安分守己；現在事不干己，胆敢硬來出頭，他在本縣面前，尙且如此，若在鄉下，更不知如何魚肉小民了！所以本縣也要留他在這裏，訪問訪問，平時有無劣迹再辦。現在既然是你們一再替他求情，本縣就給你們個面子，暫時交你們帶去。以後本縣要人，必須隨時交到；倘若不交，惟你們是問。但不知你們，可能替他做個保人不能？」衆人齊說：「願代具保。」莊大老爺聽了

無話。兩秀才同了衆人，又一齊謝過，方纔起來。

代書早已伺候現成，立刻就在廂房裏，把保狀先寫好；又補了兩個公呈：一個是稟告土匪作亂，環請勦捕；一個是感頌統領督兵勦匪，除暴安良，帶述百姓們的苦處，順便稟求振撫的話頭。起先幾個鄉下人，還不肯如此寫，齊說：「我們大老爺是好的，很體恤我們子民。統領的兵，一個個無法無天，我們的苦頭也吃夠了，實在說不出一個「好」字。莊大老爺又私底下，叫人開導他們道：『你們衆人呈子上，不把統領恭惟好，這撫恤銀子，他如何肯發你們？既然沒有憑據，伸不出免，何如每人先拿他那個現的呢？你不如此寫，老爺到統領跟前，也不好替你們說話。若把老爺弄毛了，他一動氣，要頂真辨起來，你們吃得住嗎？』衆人聽了，方纔無話，只得忍氣吞聲，由着代書寫了出來，又一個打了手印，然後送莊大老爺過目。

莊大老爺見兩幫人俱已無話，然後一併釋放他們回去。一天大事，瓦解冰銷，心上好不自在！立刻袖了稟詞結狀，出城來見統領，統領問知端的，不勝感激，便說：「應該振

撫多少銀子，老兄只管稟請，兄弟立刻核放。這個將來可以報銷的。」當時就留他吃飯。一頭吃着飯，問他：「到任有幾年了？」莊大老爺回稱：「兩年多了。」又問：「老兄做了這許多年實缺，總應該多兩個。」莊大老爺回道：「卑職前頭的空子太大了，人口又多。雖然蒙上憲栽培，做了二十三年實缺，非但不能賸錢，而且還有三萬多銀子的虧空。不過有個缺照在那裏，拖得動罷了。」胡統領道：「做了二十三年實缺，尙且不能賸錢，這就難了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有些錢，卑職又不肯要。所以有幾個缺，人家好賺一萬的，到了卑職手裏，祇好打個七折。而且卑職應酬又大，有些事情，該墊的，該化的，卑職多先墊的墊了，化的化了，將來人家還不還，一概置之腦後。所以空子就越弄越大了。」胡統領道：「我這回事，極承老哥費心，斷不好再叫你墊錢。總共發了多少撫恤銀子，你儘管到我這裏來領。倘你若要用，或者多支一萬八千都使得，將來總是這一筆報銷罷了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蒙大人體恤，卑職感激得很！撫恤鄉下人，不過三兩吊銀子，卑職情願報効。至於大人這裏，卑職已經受恩深重，額外的賞賜，斷不敢領。既蒙大人栽培，卑職自己年紀已不小了，也不能做甚麼事情；卑職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兄弟，一個女婿，將來大案裏

頭，儼蒙大人賞個保舉，叫他小孩子門，日後有個進身，總是大人所賜。」說畢，請了一個安。

胡統領一面還禮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事容易得很。立刻叫他開履歷。」莊大老爺回稱：「明天開好再呈上來。」列位看官，須知胡統領身為統兵大員，不能約束兵丁，以致騷害百姓。儼被百姓告發，他的罪名，可就不小。現在被莊大老爺施了小小手段，鄉下人非但不來告狀，不求伸冤，而且還要稱頌統領的處，具了甘結。從此冤沉海底，鐵案如山，就使包老爺復生，亦翻不過。這便是老州縣作用。胡統領怎麼能夠不感激！在他的意思，原想借着撫恤爲名，叫莊大老爺多支一萬八千，橫豎是皇上家的國帑，用了不心疼的，樂得借此補報莊大老爺的情。誰知莊大老這筆款項，情願報効，只代子弟們求幾個保舉，更是惠而不費之事。將來造起報銷來，還可同莊大老爺說道，叫他出張印領。仍可任意開支，收入自己私囊，所以愈覺歡喜，立時滿口答應。又問他如要隨摺，一個名字尙可安放。莊大老爺重新請安謝過；想想兩個兒子，二少爺是姨太太養的，未免心上偏愛些，今年雖祇有十二歲，幸虧捐官的時候，多報了幾年年紀，細算起來，照官照上已有十七歲了，當

下便把地保了上去。統領應允。又說了些別的閒話，方纔辭別回城。

剛剛走進衙門下轉，只見門上拿着帖子來，回說是「船上魯總爺，派了兩個兵，押着一個伴當到此，請老爺審辦。說是伴當做賊，偷了總爺二十塊洋錢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我今天忙了一天，那裏還有功夫，管這些小事情？但是魯總爺的面子，又不好回叫他，且收下押起來再講。」二爺答應了一聲「是，」出來分付過，拿一張回片交給來人。因為送來的人，是要當賊辦的，所以就交待給捕快看管。

* * * * *

原來魯總爺這個伴當，姓王名長貴，是淮安府山陽縣人，同魯總爺還沾點親。總爺做了炮船上的幫帶，照應親戚，就把他提拔做了伴當，吃了一分口糧。只因這王長貴生性好賭，在砲船上空閑下來，就同水手兵丁們耍錢。無奈他賭運不佳，輸的當光賣絕，只贖得一條褲子，一件長衫，沒有進當。現在十月天氣，在河底下北風吹着，凍得索索的抖，他還是不改脾氣，依然見了賭就沒有命。他總爺雖是當了幫帶，究竟進項有限，手底下不甚寬餘。自從到了嚴州以後，忽然闊綽起來，腰包裏時常叮呤噹啷的洋錢聲響，今天買這輛

，明天買那個。有天晚上，還要偷到「江山船」上擺臺把整飯，請請朋友。王長貴就疑心他：「怎麼到了嚴州，忽然就有了錢了？」留心觀看，纔見他時常在隨身一隻小衣箱裏頭，去拿洋錢。合當有事。一天總爺不在船上，王長貴同水手們推牌九，又賭輸了錢。人家逼着他討，他一時拿不出，很被贏他的人糟踢了兩句。他不肯失這一口氣，便趁衆人上岸玩耍的時候，他託名肚子疼，不能上岸，情願睡在艙裏看船，讓別人出去玩耍，別人自然願意。他等人去之後，便悄悄的想法，把鎖開了，又怕被人看見，胡亂用手摸了半天，摸到這封洋錢，順手往懷裏一揣，連忙把鎖鎖好。等到衆人回來，忙將賭賬兩元二角還清。一船的人都是粗人，只要欠賬還清，誰還問他這錢是那裏來的。然而他自己心上明白：「停刻總爺回船，查了出來，豈不要問？」想了半天：『橫豎身邊還有十七塊多錢，不如請個假回省住兩天。就是將來查出來，也不至於疑心到我身上了。只要探聽將來沒甚話說，我過了兩天，仍舊好來。』

主意打定，等了一會，總爺回船，他便上來告假，說是他娘病在杭州，想要連夜搭船回省探母。總爺應允。好在他無甚行李，身上除掉幾張當票之外，便是方纔新偷的十七塊

多錢。所以走的甚是爽快。這種人，軍營裏是看慣了的，自來自去，隨隨便便，倒也並不
在意。却不湊巧，這天晚上，魯總爺又有甚麼用頭，開開箱子拿洋錢。找不着這二十塊錢
的一封，登時發了毛暴。滿船的搜查起來，搜了一回沒有，纔想到王長貴身上。馬上派了
人四下裏去尋，尋了半天，居然在一爿烟館裏尋着，發沒有動身呢。當下簇擁到船上，誰
料一搜便已搜着，恨的魯總爺了不得，伸手打了他五六個嘴巴。立時立刻派人，送到莊大
老爺那裏請辦。所以纔回到衙門裏來的。

當下捕快拿他一帶，帶到下處。從來賊見捕快，猶如老鼠見貓一般。捕快問他，不敢
不說實話。先把怎樣輸錢，怎樣偷錢，自始至終，說了一遍。雖說他是總爺的伴當，到了
此時，竟其不徇情面，捕快頭兒，却是拿他當賊看待。一到下處，便喝令叫他自己脫去衣
服，幸虧沒有什麼穿着，脫去長衫，祇贖得一衫一褲。捕快又叫他除去帽子，脫去鞋襪，
不提防豁瑯一響，有兩塊幾角錢落地。捕快看了奇怪，連說：『怎麼你身上還有洋錢？』
王長貴道：『頭兒明鑒。』捕快伸手一個巴掌，罵道：『誰是你的頭兒？頭兒是你亂叫得
的？』王長貴立刻改口，稱他老爺，方纔無話。捕快問道：『你偷總爺的錢，不是已經被

他搜了去嗎？怎麼你身邊還有？這是那裏偷來的？」王長貴道：「這也是總爺的洋錢。」捕快道：「你到底偷了他多少？」王長貴道：「一共拿他二十塊錢，還了兩塊二角錢的賭賬，下餘十七塊八角。我告假之後，到了烟館裏，數了數，把十五塊包了一包，揣在腰裏。這兩塊八角，正想付過烟帳，上街買一件棉馬褂。想不到他們衆人就找了來，把我一找到船上，我這兩塊多錢，還捏在手裏。我一見總爺臉色不對，就順手往襪子筒裏一放，所以沒有被他們搜去。不瞞老爺說，總爺還是我的姑表哥哩。他的錢，我就用他兩個，大家親戚，也不好說我是賊。他忘記他從前窮的時候了，空在省裏，一點事情沒有，東也借錢，西也借當，我媽的褂子，也被他當了，至今沒有贖出來。如今做了總爺，算他運氣好，就這一盪差使，既弄了不少的錢。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我用他這兩文，要拿咱當賊辦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捕快聽到這裏，忽然意有所觸，便問：「你們總爺，是幾時得的差使？」王長貴道：「是今年五月裏纔得的。」捕快道：「他這差使，一年有多少錢？你一個月賺幾塊錢？」王長貴道：「我只吃一分口糧。那裏會有多少錢？就是我們總爺，也是寅吃卯糧，先缺後

空。太平的時候，聽說還過得去；現在有了軍務，就是要賺也就有限了。」捕快道：「他的差使，既然不好，那裏還有錢供你偷呢？」王長貴道：「就是這個奇怪，沒有來的時候，一直鬧着，說差使不好；一到這裏，他老就鬧起來了。而且他的錢，是在鄉下巡哨的前頭有的；如果在下鄉的後頭，一定要說他是打劫來的了。」捕快一面聽他講，便把那塊大洋錢重新取出來一看；無奈圖章已經糊塗，不能辨認。就問：「你那兩塊二角錢，是輸給那一個的？」王長貴道：「輸給本船上拿舵的老大，姓徐，名字叫徐得勝，是他贏的。」

* * * * *

捕快聽說，心上已經了了，便把王長貴交待夥計看管。自己走進衙門，找到稿案上二爺，託他去回本官。先把王長貴的話，一五一十，述了一遍；自己方說：「據小的看起來，上回文大老爺少的那一注洋錢，雖說是死的婊子偷的，後來蒙大老爺恩典，並不追比。但是死的婊子床上，只翻出來五十塊；那死的婊子，還說是那位師爺，託他買東西的，小的不相信，就把他鎖了來。現見婊子死了，沒有對證。但是文大老爺，一共失竊一百五十塊錢，還有別的東西。縱然有了五十；到底還有一百，連別的東西，沒有下落。雖說大老

爺不向小的們要賊要賊；小的當的甚麼差使，有得破案，總得破案。今番船上總爺送來的
那個賊，已由小的仔細問過，據他說，他總爺這個錢，來路很不明白。如今這人身上，還
藏着一兩塊幾角錢，可惜圖章不大清楚，辨認不出。小的想求大老爺，把魯總爺在這賊身上
搜出來的十五塊錢要了來，查對查對。這賊還有兩元二角錢，輸給本船掌舵的徐得勝；小
的意思，亦想求大老爺拿片子，把這徐得勝要了來，看看圖書對不對。小的是如此想。大
老爺的明鑒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上回的事，我不來比你們就是了。現在魯總爺爲着他伴當
做賊，送到我這裏來託我辦，輕則打兩板子開釋，重則押上幾個月，遞解回籍。前頭的事
，還去翻騰他做甚麼？」捕快道：「小的當的甚麼差使，總得弄弄明白。就是查了出來，
顧了總爺的面子，不去說穿就是了。」

說來說去，莊大老爺只答應，拿片子要徐得勝到案質訊，不再去追問別的。等到把人
傳到，捕快先問他：「王某人還你的那兩塊洋錢，尙在身邊不在？」誰料徐得勝恐怕老爺
辦他賭錢，不敢說實話。禁不住捕快連嚇帶騙，好容易說了出來，還說：「洋錢已經化去
一半了，只有一塊在身邊。」捕快記得前頭鼎記的圖章，叫他取了出來一看，果然不錯。

捕快非常之喜，立刻就託二爺上去，稟知莊大老爺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件案子，早已結好的了，他又不是死的婊子什麼親人，要他來翻甚麼案？」

捕快討了沒趣下來，心上悶悶。回家吃了幾杯燒酒。心上尋思：「出了竊案，一准要問我們當捕快的，捉不着人，我們屁股賠在裏頭遭殃。現在是戴頂子的老爺，也入了我們的行了。不料我們大老爺，先護在裏頭，連問也不叫我問一聲兒。可見他們官官相護，這纔是「只准州官放火，」不許百姓點燈。」古人說的話，是再不得錯的。我倒有點不相信，一定要問個明白。」想罷，換了一身衣服，回到衙門。從門房裏偷到一張本官的片子，把他自己薦到魯總爺船上，就說是：「本官聽見，船上少了一個伴擋，恐怕缺人使喚，所以把他薦了來。總爺是斷乎不會疑心的。只要他肯收留，將來總有法子好想。現在洋錢上的圖章已對，看上去已十有八九。但是鼎記圖章，並非文大老爺一個人獨有的，必須拿到別的東西，方能作准。」

主意打定，立刻瞞了本官，依計而行。走到船上，見了總爺，說明來意。魯總爺因為是莊大老爺的面子，不好回頭，暫時留用。當差異常敏捷，總爺甚是喜他。他還不時抽空

，回到城裏，承值他公事。過了兩天，莊大老爺過堂，順便提王長貴到堂，打了二百板子，遞解回籍。那個拿舵的，本來無事；捕快說：『他擅受賕贓，而且在船賭博，決非安分之人，縱不責打，不如一併遞解回籍，免得在外滋事。』莊大老爺聽了他話，照樣判斷，回覆了魯總爺；雖然多辦一個人，他却並不在意。捕快的意思，是恐怕這掌舵的，回到船上，識破他的機關，所以加了也一個小小罪名，將他趕去。這都是老公事的作用。

要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瞞賊知縣吃情……駁保案同寅報怨

却說：建德縣捕快頭兒，自從薦在船上充當一名伴擋，又自己改了名字，叫做高升。從來做官的人，沒有不巴結升官的。所以他就取了這個名字，果然合了魯總爺之意，甚是歡喜。但是胡統領雖然平定了土匪，仍舊駐紮此地，辦理善後事宜；究竟沒有什麼大事情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只等上頭公事下來，叫他回省，他就得動身；魯總爺自然也跟了同去。高升是新來的人，縱然辦事勤能，主人歡喜，然未必就肯以腹心相待；捕快職司拿賊，乃是自己分內之事，在這幾天裏頭，如何就能破案，心內好不躊躇！却喜這魯總爺，是粗鹵一流；並有個脾氣，是最歡喜戴炭箕子，只要人家拿他一派臭恭惟，就是牛頭不對馬嘴，他亦快樂。高升是何等樣人！上船一天，就被他看出苗頭，因此就拿個主人，一頂頂到天上去：主人想喝茶，只要把舌頭舐兩舐嘴唇皮，他的茶已經倒上來了；主人想吃烟

，只要打兩個呵欠，他已經點了燈，并打好兩袋烟，裝好伺候下丁。諸如此類，總不要主人說話，他都樣樣想到，樣樣做到。試問這種當差的，主人怎麼不歡喜呢？

一等等了三天。這天晚上高升正在艙內，替總爺打烟；總爺同他閑談，問起：「莊大

老爺衙門裏有多少人？你從前跟誰的？他怎麼拿你薦給我呢？」高升見問，即景生情，便

一一答道：「莊大老爺的人口，叫多不多。一個二老爺管理帳房，是頂有錢的。兩個少爺

，大的是太太養的，小的是姨太太養的。一個小姐，是前頭太太養的，去年出的閣；姑

爺就招在衙門裏。小的本來是伺候二老爺的；因為同姨太太的老媽拌了嘴，姨太太在老爺

跟前說了話，因此老爺不叫二老爺用小的。小的伺候二老爺已經六七年了，並沒有一點錯

處，二老爺心上過不去，所以同老爺說了，薦小的來伺候總爺的。」魯總爺道：「用熟了

一個人走掉了，是狠不便的。」高升道：「正是這句話。做家人的伺候熟了一個主人，也

不願意時常換新鮮。所以二老爺說過，倘若小的找不到好地方，過上一兩月，等老爺消消

氣，仍舊叫小的進去。現在小的伺候了總爺，有了安身之處，也就不想別的了。」魯總爺

道：「二老爺管帳房，他一年能有幾個錢？」高升道：「少則一二千，多則三四千。」魯

總爺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他管上十年帳房，手裏不要有兩三萬嗎？」高升道：「進帳是好，只可惜來的多，去的多，不會賺錢。」魯總爺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高升道：「我們這位二老爺，頂歡喜的是買翡翠玉器。一個翡翠搬指三百兩；他老人家還說：『價錢便宜無好貨。』只要東西好，他却肯花錢。又最喜的是買鐘表，金表，銀表，坐鐘，掛鐘，一共值八千多兩銀子。你只要有表賣給他，就是舊貨攤不要的，他亦收了去。他自己又會修表，修好了永世不會壞的，所以他要這個。若不是爲這兩樁，他一年到頭，老大要多兩個錢哩。」魯總爺聽了他話，不覺心上一動，仍舊按下。高升亦不再提。打完了烟，睡覺歇息。

• 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高升叫他夥計，拿了五件細毛的衣服，到船上來兜賣，價錢狠公道。估了估足值四百多塊錢，賣主只討二百兩銀子。魯總爺一還價，一百六十塊錢，後來添到二百十塊錢買成。魯總爺箱子裏，只贖了五十幾塊錢；因錢不敷，同高升商量，先付他五十塊，其餘等月底關了餉來補還他。那人答應，把東西留下；但是五天之內，必須算錢，等不

到月底。魯總爺一想，橫豎有別的東西可以抵錢。看來斷不止此數，於是答應他五天來取錢。五十塊錢，由高升點給他；高升留心觀看，又與文大老爺失去的洋錢圖畫一樣。當下也不作聲，交付來人而去。

這天魯總爺，買着便宜貨，心上非常之喜，顛來倒去，看了幾遍，連說便宜。高升道：「這個人我認得他的，他家裏從前很有錢，有的是東西。一百錢的東西，時常十個二十個錢就賣了。如今被他嘗着了甜頭，包管他明天還要來；等他明天再來的時候，大大的殺殺他的價錢，買他些便宜東西。」魯總爺道：「要買便宜貨，要有現錢才好。」高升道：「他認得我，不要緊。剛纔不是小的同他熟識，他肯把衣服留下，拿了五十塊錢就走嗎？」魯總爺語畢，心上思量過了一會子，躺下喫烟，趁着高升替他燒烟的時候，就同他商量道：「我有一件事情，要托你去辦。」高升忙問：「有什麼事情，着小的去辦？」魯總爺道：「不是你說的，你們莊二老爺，歡喜買翡翠玉器，還有甚麼洋貨鐘表嗎？」高升道：「是可惜沒有這些東西，如果有在這裏，我拿了去，包管一定成功。只要東西好，而且可以賣他大價錢。」魯總爺聽了，非常之喜，低聲向他說道：「這些東西現在我有。高升道：「

總爺既有這些東西，何不早說？」魯總爺道：「你來了能有幾天？我以前何會曉得你們二老爺，喜歡這個？」高升道：「有了這個，包管拿去就換了錢來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但是我的東西好，不曉得他識貨不識貨。」高升道：「你先拿出來瞧瞧，說個價，少到甚麼數目不賣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你識貨嗎？」高升道：「跟二老爺時候久了，這些東西，天天在眼裏經過，雖不全懂，也還曉得一二。」魯總爺道：「如此更好了。我於這上頭也有限。這些東西，是個親戚托我替他銷的，且拿出來，替他估估價錢，免得喫虧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便取出鑰匙，開了箱子，搬出那幾件東西來：一個搬指，一個金表。魯總爺開箱子的時候，像怕衆人看見似的，先把衆人一齊差了出去；只把高升留下，等到東西取出，高升拿到手裏一看。恰恰與文大老爺失單上開的一樣。他看了又是喜，又是氣；喜的是真賊實犯，果不出我之所料；氣的是班不長進的老爺，幹此下作營生，偏會偷偷摸摸。現在東西已經被他拿到，意思就要想聲張起來。後來一想：「本官前頭如何吩咐。設或鬧的不得下臺，大家的面子不好；不如且隱忍起來，等到回過本官，再作道理。」當下不動聲色。等魯總爺把東西拿齊，仍舊把箱子鎖好；只見他拿個搬指，套在大拇指頭上，

對着高升說道：「這個綠玉的顏色到狠好看！同這隻金表，你估估看，能值多少錢？」高升肚裏好笑，笑他不認得翡翠，當作綠玉。又把表擎在手裏，轉動表，把旋緊了磁條，又揪住關振，噹噹的敲了幾下。魯總爺聽見金表會打得有響聲，心上覺得詫異，肚裏尋思：「怎麼金表會打得響呢？不要是個小鐘罷？」高升拿東西翻來覆去，看了兩遍，因問總爺要個甚麼價？魯總爺道：「你說罷。」高升道：「據小的看起來，一個搬指，要他一千五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一千五百塊？」高升道：「一千五百兩。」魯總爺把舌頭一伸道：「要的太多了。不要嚇退他不敢買，弄得生意不成功。就是少些也不妨，好歹由你去做。這個表呢？」高升道：「這個表是大西洋來的，在這裏總得賣他三百塊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不要亦嫌多罷？」高升道：「多甚麼！小的此刻拿了去，包管總有一樣成功。」

魯總爺聽了他言，心上雖非常之喜；然而總不免畢卜的畢卜的亂跳。把兩件東西，鄭重其事的，交代了高升。高升接過，用手巾包好，揣在懷裏，又伺候總爺過足了癮，然後辭別卜岸。先尋到文七爺船上，托管家艙裏去回說：「縣裏上回派來查東西的捕快，有話要面稟大老爺。」文七爺吩咐叫他進來。捕快進艙，先替文七爺請過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

文七爺就問：「東西查着了沒有？」捕快道：「回大老爺的話。小的自蒙本縣大老爺派了這件差使。日夜在心；城裏城外通統查到，一點影子都沒有。好容易今天纔查到。」文七爺一聽大喜，忙問：「東西在那裏尋着的？」捕快暫時不肯說出，但回得一聲是：「在船上拿到的。請大老爺看過是與不是。小的再回去稟知本縣大老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東西取出，送到文七爺手裏。文七爺道：「別的尚在其次，就是這個搬指，是我心愛之物。你看這個緣有多好！如今化上二三千塊錢，沒有地方去買。你居然能替我查到，這個本事不小！停刻我同你們莊大老爺說過，還要酌你的勞。這個賊現在那裏？」捕快道：「這個賊就在這裏。賊雖拿到，然而這個賊小的不敢拿。等回過本官，還要回過統領，纔好去拿他。」文七爺道：「想是這個賊本事很大，你吃他不了？」捕快但笑不言。文七爺把東西看了一遍，仍舊拿手巾包好。捕快接了過來，又回道：「小的此刻就要進城，到本縣大老爺前去報信。明天再來回大老爺的話。」文七爺點點頭兒。

捕快辭別進城，稟知門稿，轉稟本官。莊大老爺一聽，是魯總爺做賊，甚爲詫異，便

說：「真賊實犯，難爲他查着。但是這事情怎麼辦呢？」當時先把捕快傳了進去，問他怎麼查到的。捕快據實供了一遍，又說：「原賊已送到文大老爺那裏看過，的確確是原物。現在請大老爺的示，怎麼想個法子辦人？」莊大老爺聽了無話，滿腹躊躇，便問：「你同文大老爺說出偷的人頭沒有？」捕快道：「小的沒有稟過大老爺，所以沒把人頭說給文大老爺知道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好好好！幸虧你沒有說給他。毀了一個魯總爺事小，爲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，而且也不好去回。倘或被他說兩聲：「我帶來的都是賊。」請問你還是辦的好，還是不辦的好？依我意思，先把文大老爺請了過來，拿話告訴了他，大家商量一個辦法。你先下去，回來我同文大老爺說過，自然有賞的。至於那個姓魯的，也不過如此便宜，且給他點心事擔擔。就是東西拿了出來，難道一百五十塊錢，就給他自用嗎？」捕快諾諾稱是。又謝過大老爺的恩典，方纔退了下去。

這裏莊大老爺，便差人拿片子，到城外去請文大老爺，說是東西查到，請他進城談談。不多一會，文七爺果然坐着轎子進城。纔跨下轎，便對莊大老爺說道：「你們建德縣的捕快，本事真大，我的東西居然查到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你老綠台的東西，何敢查不到嗎？」

一頭說，一頭坐下。文七爺道：『老把兄，你又取笑了。東西有了，我得還你的錢？』莊大老爺道：『我的錢，老棧台儘管用，還說甚麼還不還？』文七爺道：『我的東西有了，自然要還你的錢。』莊大老爺道：『你的東西雖然有了，但是那一百五十塊錢，還無着落。』文七爺道：『這兩件有了，我已心滿意足的了。百把塊錢算不了事，注着破財，譬如多吃十來抬花酒，就有在裏頭了。倒是這個捕快，本事真好，我想賞他一百銀子，回來就送過來。現在賊在那裏？據捕快說起來，東西雖然有了，然而人不好辦，這是什麼緣故？我們總得辦人纔好。』莊大老爺道：『正是爲此，所以要請你老弟過來談談。現在這做賊的人，你猜那個？』文七爺道：『那天那位趙不了趙師爺，的確確在我手裏借去五十塊錢，送他相好蘭仙。後來都說是蘭仙作賊，就此冤枉死了！那兩天我的事情很忙，所以沒理會到這上頭。等到事過之後，我纔知道。這位趙老夫子，可憐他愛莫能助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！現在有了真賊，就有實犯，等到把賊拿到，也好替死者明冤。』莊大老爺道：『老弟，那死的妹子，也顧他不得了。如今我們且說活的。』文七爺道：『人命官司，救生不救死，這是我們做官州縣的祕訣。但是這件事情，既不是人命官司，怎麼說到這個。』

倒底是甚麼人做賊？你快說了罷？」莊大老爺到此，方把捕快如何改扮，魯某人如何託他消東西，因之破案，並自己的意思，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如今愚兄的意思，不要他們聲張出來。姓魯的交情有限；爲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。」文七爺一聽說是魯某人做賊，嘴裏連連說道：「他會做賊？我是一輩子也想不到的了！實在看他不出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當過捻子的人，你知道他是甚麼出身。你當他做了官，就換了人；其實這裏頭的人，人面獸心的多得狠哩。」文七爺聽了無話。歇了半嚮，方說道：「老哥叫他們不要聲張，這主意狠是。一來關於統領面子，二來我們同寅也不好看。我只要東西尋着就是了，少了百把塊錢，也不必追他了。但是老哥要叫了他來，說破這件事情。兄弟同他是同事，當着面難爲情，等兄弟走了，你去叫他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不把他弄了來，叫他擔點心事，亦未免太便宜他了。」文七爺道：「正是。」當下又說了些別的，方纔告辭出城。

* * * * *

這裏莊大老爺，果然等他去後，纔差人拿片子請魯總爺進城。且說魯總爺，自從高升拿着東西上岸，約摸已有三個時辰，不見回來，心上正是疑惑。忽見建德縣差人，拿片子

來請他進城，說是有話面談。究竟賊人心虛，不覺嚇了一跳。忽然想到：「文某人東西失竊，曾在縣裏報過，現有失單。不該自不檢點，聽憑高升一面之言，將東西送到他兄弟那裏。設或被他們看出，如何是妙！」想到這裏，心上一似滾油煎的，直往上冲，急的搔頭抓耳，走頭無路。既而一想：「文老七少掉的洋錢，大家都說是蘭仙偷的。如今蘭仙已死，當了災去，沒有對證，案子已了，人家未必再疑心到我身上。東西送去，人家只顧辨論好醜，或者不至於理會到這上頭，也論不定。」想到這裏，心上似乎一鬆。又想：「我同縣裏，却同他見過幾面，他請我吃飯，我亦擾過他。彼此總算認得，或者有別的事情，也未可知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換了衣服，坐了首縣替統領二爺辦差的小轎，一路心上盤算。

進了城門，到得縣衙，轎子歇在大堂底下。一個兵把名帖投了進去，半天不見出來。他在轎子裏急的了不得，又叫一個兵進去探信。誰知只有進去的人，不見出來的人，這真把他急死了！自想：「早知如此，極應該托病不來。如今懊悔已遲！」於是自己下轎，躡進宅門，探聽光景；誰知劈面遇見一人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却是建德縣的門政大爺，魯總爺不認得他，他却認得魯總爺。見面之後，便道：「總爺來了。我們敝上現有要緊公事，

同師爺商量。請總爺先在外頭坐一會再進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在前引路。魯總爺摸不着頭腦，只得跟了就走。一走走到門房裏坐下，那位大爺就進去了。虧得魯總爺門房是坐慣的，倒也並不在意。誰知等了好半天，不見有人來請，心中疑惑不定！又等了一會，只見那個門政大爺，從裏頭出來，吩咐傳：「伺候老爺坐堂！」魯總爺愈覺驚疑。停了一刻，又見催問：「城外文大老爺的爺們，還有船上死的婁子的屍親來了沒有？」底下回解：「已經催去了。」魯總爺聽了，直嚇得汗流滿體！只聽門政大爺說：「老爺捕快上去問話，叫他把那查着的翡翠搬指打璜金表，一齊帶上來。」

話言未了，隨在玻璃窗內看見一個人，頭戴紅纓帽子走了進去。起先魯總爺聽見裏頭要搬指金表，已經魂不附體；及至看見進來的這一個人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頭暈眼花，四肢氣力毫無，咕咚一聲，就坐在一張凳子上，心上恍恍惚惚，也不知是醉是夢，又不知世界上，倒底有我這個人沒有！你道爲何？只因這個進來戴紅纓帽子的捕快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自己托銷東西的高升。到此方悟，他們串通一氣，冒充伴當，騙出贓物，自不小心，落了他們的圈套。回想轉來，直覺無地自容，恨無地縫可以鑽入！坐了半天，剛正有點朋

白；門政大爺也進來了，只見他陪着笑臉說道：「敝上公事未完，又有堂事，倒教總爺老等了！」說完了話，却朝着他笑。

魯總爺呆呆的望着他，也不知說甚麼方好，想了半天；纔說得一句：「你們老爺坐堂，爲件甚麼事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總爺是做官的人，還有甚麼不明白的。我那裏曉得？」說完了，又朝着他笑。魯總爺到此，知道事情已破，有點熬不住，只得苦了他那副老臉，從凳子一站就起，跟手爬在地下，鬢髮鬢髮的亂磕頭，嘴裏不住的說道：「大爺救我！大爺救我！」

那門政大爺，本來是朝着他笑的，不提防他忽然跪下磕頭。「還是回磕的好，還是扶他起來的好？」一時不得主意，忙了手脚，只得也跪在地下，雙手去扶他，嘴裏說：「我是什麼人。怎麼當得起總爺下跪！快快請起，有話好講。」魯總爺只是不肯起，一定要他答應。

兩人正在相持的時候，忽然又有一個人，手掀簾子進來，一進門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是那一回子的事？在這裏下跪！」那一個門政大爺，一見這人，趕忙起來站在一旁，垂

手侍立。魯總爺抬頭一望，見是莊大老爺，真羞得滿臉通紅，亦站了起來，低頭不語。莊大老爺道：『作來了這半天。他們爲我有公事！亦沒有進來回。倒叫你老兄好等！』

一面說，一面把魯總爺拉了就走。誰知魯總爺的兩條腿，猶如棉花一般，一步捱不上三寸。莊大老爺便叫跟班的攙着他走，一攙攙到花廳上，分賓坐下，先同他說了半天的閑話。魯總爺方纔漸漸的醒轉來，但是除掉諾諾稱是之外，其他之話，一句也說不出。又歇了半天，心上轉念頭，要探探莊大老爺的口氣。無奈莊大老爺總不提及此事，但一味的敷衍。魯總爺急了，想來想去，別無法想，只得仍舊跪下，口稱：『兄弟該氣！求你老爺高抬貴手！』莊大老爺假作不知，忙問：『什麼事情，要行此大禮？快請起來！』魯總爺道：『你老爺不答應，兄弟就跪在這裏，一世不起來！』莊大老爺道：『倒底什麼事情？我竟其一點也不明白。』魯總爺道：『你老爺差了捕快來私訪我的，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不曉得？』莊大老爺道：『這更奇了，我何會叫捕快來私訪你？你老爺有什麼事怕捕快？你越說我越糊塗了。』

魯總爺只是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莊大老爺只是催他起來；催他快說。魯總爺道：「醜媳婦總得要見公婆的，索性我自己招罷！這事情原是我一時不好，不該拿文某人的東西。如今東西呢，已經在你老人家這裏了，我自己知道錯處；只求你老爺替我留臉。我情願拿東西還他；一輩子供你老爺的長生祿位，也不敢忘記了你。」說罷，又連連磕頭。莊大老爺聽到這裏，便也直立不動，等他磕完了頭，故意板着面孔，說道：「我當是誰做賊。船上人是沒有怎們大的膽子。原是就來你閣下，你閣下也不至於偷偷摸摸。自從姓文的失了東西，統領以爲是他帶來的人，一定要我辦賊；我辦賊不到，統領跟前，不知受了多少申飭。姓文的又時時刻刻來問我要錢，我弄得沒有法子，想私底下已經送過他五百兩，他還嫌少。現在既然是你閣下拿的，這語更好說了。你是統領帶來的人，同姓文的又是同事，他們沒有不照顧你的；我只要把你送到統領跟前，卸了我的干係。我們都是熟人，我又何必同你爲難呢？你快快起來，我們一齊出城。」魯總爺聽了這話，真正急得要死，只是跪着哭，不肯起來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樁事說起來，我也不相信。你閣下還怕少了錢用；要幹這營生？現在是被他們捕快拿着的，我肯照應你；替你瞞起來，不說破。他們一般小

人，爲你這樁事情，每人至少也捱過二三千板子。現在真賊實犯，倒我被不聲不響的放掉，我於他們臉上，怎麼交代得過？如此下去，以後還要辦案，不要辦案？你也是做官的人，應該曉得兄弟的苦處。」魯總爺見莊大老爺不肯答應，急得兩淚交流，口稱：「家裏還有八十三歲的老娘，曉得我做了賊，丟掉官是小事，他老人家一定要氣死的，豈不是罪上加罪！現在沒有別的好說，總求你大老爺格外施恩。我將來爲牛爲馬，做你的兒子孫子，也來報答你的。」

莊大老爺見他說得可憐，心想：「做這半天，也穀他受用的了。有娘無娘，不必信他，從來犯了罪的人，都是如此說法。因爲還有公事，倘若耽擱下去，外面張揚起來，反不好辦；不如趁此收篷，算他運氣好，便宜他這遭就是了。」想了半天，便長歎一聲道：「唉！既有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我本來不要難爲你的；但是文某人少的錢總得補上，我已經替你送過他五百銀子。還有捕快。他們辛苦了一翻，不能不賞他幾個錢，至少一百兩；難道這個錢，真果要姓文的出嗎？」魯總爺道：「實實在在，只拿他一百五十塊錢。那裏要得五百兩？」莊大老爺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知道，你去同他當面辨個明白也好。」魯總爺道：

「承你老爺恩典，我還有甚麼辨頭？只求寬限幾個月。等我關了餉來，拔還就是了。」莊大老爺又歎一口氣道：「說來說去，總是皇上家的錢晦氣。你欠大家的錢，一定要關了餉來拔還；這幾個月的兵吃甚麼？不是我說句得罪你的話，你們這些做武官的，直結兒沒有一個好東西在裏頭；一旦國家有事，怎麼不一敗塗地呢！我好人做到底，也不管你這些閑事。但是我付出的五百兩，口說無憑，須得寫張字給我。文七爺跟前，我去替你抗，說得下，說不下，碰你運氣。這賞捕快的一百兩，你今天要拿來的。叫他們多少賺兩個，也好堵堵他們的嘴，免得替你在外頭聲張。」

魯總爺爲這一百銀子，雖是爲難；聽了莊大老爺的話，不得不唯唯遵命，又重新叩頭謝過恩典。莊大老爺叫簽稿，替他起了一張稿子，叫他親自照寫。只見他捧筆在手，比千斤石還重，半天寫不上三個字，急得滿頭是汗，莊大老爺等的不耐煩，叫簽稿代寫，叫他畫了「十」字。莊大老爺收起，就叫簽稿送他出去。魯總爺謝了又謝，跟着簽稿出來，又朝着簽稿作揖。一出宅門，警面遇見捕快，趕上來叫了一聲「總爺」，又笑着說道：「高升是來伺候總爺的。總爺還是坐轎回去，還是騎馬回去？」這一聲，更把他羞的了不得。

，趕忙又替捕快作揖，說：「諸位老兄，休得取笑了！」捕快又道：「總爺可到小的家裏坐一回去。」總爺道：「不消費心了。停刻我就叫人送來。還有那天的皮貨，一塊兒拿過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朝諸人拱拱手，匆匆忙忙上轎而去。

莊大老爺便寫一封信，隨着起出來的贓，送給文七爺，告訴他辦法。文七爺自是歡喜，因為魯總爺是同寅，也就和平了事。當賞捕快一百兩銀子，就交人來帶回。又另外賞了來人四塊洋錢。莊大老爺接到回信，又叫捕快到船上叩謝過文大老爺。

魯總爺回船之後，東拼西湊，除掉號褂旗子，典當裏不要，其他之物，連船上的帳篷，通通進了典當。好容易湊了六十塊錢，自己送到縣衙，苦苦的向門政大爺哀求，托他轉稟莊大老爺，請把六十塊錢先收下，其餘約期再付。莊大老爺聽說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魯總爺又叫跟來的人，把皮統子送還了捕快。又當面約捕快吃飯，過天在那裏餞，說：「我們那裏不拉個朋友。」捕快道：「我的總爺，只求你老人家照顧俺，不要出難題目給俺做，本官面前少推兩頓板子，就有在裏頭了！甚麼請酒請飯，倒不消多費的。」魯總爺一聽這話，明明是奚落他的，臉上不覺一紅。彼此無話而別。

自此以後，魯總爺總躲着不敢見文七爺的面。倒是文七爺寬洪大量，等到沒有人的時候！把他叫了來，反把好話安慰他。當下魯總爺，雖不免感激涕零；但是轉背之後，心上總覺得同他有點心病似的。此乃晚近人情之薄，不足為奇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浙江巡撫劉中丞，自從委派胡統領帶了隨員，統率水陸各軍，前往嚴州勦辦土匪，一心生怕土匪造反，事情越弄越大，叫他不安於位，終日愁眉不展，自怨自艾。心想：「怎麼我的運氣不好，到了任就出亂子，不時電信來報！今日派的兵到了那裏。計算日子某日可到嚴州。」胡統領未到嚴州的頭一天，又有急電打來：「訪得匪勢猖狂，不易措手。」他老聽了，格外愁悶。隨後忽聽得說，大兵一到嚴州，把土匪都嚇跑了。他老還不相信。後來接到胡統領，具報出師搜勦土匪日期電報，方把一塊石頭放下。過了一天，又得「一律肅清」的捷電，中丞非常之喜。灑臬以下，齊來稟賀。中丞隨發一電，獎勵胡統領，尤他破格奏保。

歇了兩天，齊巧胡統領把勦辦土匪詳細情形，稟了上來，附有稟請隨摺奏保，異常出力人員摺子一扣。中丞看過無話；就把文案老總戴大理，傳了來，叫他速擬摺稿，告訴他說，無非是敘述「土匪如何猖獗，經臣遴派胡某人，前往勦捕。刻幸仰仗天威，一律肅清。所有在事員弁，實屬異常奮勇，得以迅奏膚功。相應請旨，將刻員等照單獎勵」各等語。隨手就把胡統領開來的單子，也交給戴大理，叫他照寫。戴大理接在手裏一看，單子上頭一個，就是周老爺的名字，心上便覺得一個刺。一時想不出主意，也不便說甚麼，只得退了下來。回到文案處，一面提筆在手，一面擺佈周老爺的法子。心想：「不料這件事，便倒易他了。然而我的心上總不甘願。但是現在這人是胡統領保的，要顧胡統領的面子，就只好批駁他。若要批駁他，就於統領的面子，不好看。」想來想去，甚是爲難。等到奏摺做好一半，烟癮上來，躺下過癮，拿過稿子覆看一遍：起先無非把土匪作亂，敘得天花亂墜，好像當年長毛造反，蹂躪十三省，也不過如此。摺中又敘：「經臣遴委得候補道胡統領，統帶水陸各軍，面授機宜，督師往勦，幸而士卒用命，得以一掃而平。」隱隱間把自己「調度有方」四個字的考語，隱含在內。看到此間，忽想起：「這件事情，應得備重

中丞身上着筆；方爲得體。中丞不認自己保自己，只要把話說明，叫上頭看得出，至少一定有個「交部從優議敘。」如此一做，胡統領便是中丞手下之人，隨摺只保他一個；其餘的統歸大案。方爲合體。大案總得善後辦好，方可出奏；多寬幾天日期，我就可以擺佈姓周的了。」主意打定，便攏了做好的一半摺稿，離開文案處，逕至簽押房；曉得中丞，還在簽押房裏看公事。他是多年老文案，便衣見慣的，便乃掀簾進去。劉中丞叫他在公事案桌對面，一張杌子上坐下，問他甚麼事情。他便回道：「卑職想這嚴州肅清一案，實實在在是大人一人之功。胡道若不是大人調度，也不能辦的，如此順手。現在大人的意思，把功勞都推在胡道身上，雖是大人栽培屬員的盛意；然而依卑職愚見，大人調度之功，亦不可以埋沒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你話固然不錯；然而我總不能自己保自己。」戴大理聽到此間，便把摺底雙手奉上，說：「請大人過目，卑職擬的可對？從前古人有個功狗功人的比方：出兵打仗的人，就比方他是隻狗；這發號令的，却是個人。這件事情，胡道的功勞，實實在在在大人之下。胡道帶去的隨員，更差了一層；倘若一齊保了上去，論不定就要駁下來，倒不如我們斟酌妥當，再出奏的好。一來大人的功勳，不致湮沒；二來上頭見我們一無

冒濫，不但胡道保舉不遭批駁，感激大人的栽培；就叫上頭看看，也顯得大人辦事頂真。將來大案上去，就是多保兩個，那班愛說話的都老爺，也不能派我們的不是。」

此時劉中丞，一心只在奏擢上頭，他說的故典，究竟未曾聽見。後來聽到他後半截的話，甚是入耳，連連點頭；但說：「跟胡道同去的人，不給他們兩個好處，恐怕人家寒心？」戴大理道：「此番保的太多，奏了進去，倘若駁了下來，以後事情弄僵，倒不好辦。如今拿他們一齊歸入大案，各人有本事，各人有手面，只要到部裏招呼一聲，是沒有不核准的。雖然面子差些，究竟事有把握，倒是大人成全他們的盛意，他們反得實惠。有像大人這樣的上司，還要寒心，也不成個人了！」劉中丞聽了，甚是歡喜，連說：「你話不錯。你就照這樣子，把稿擬好。胡道那裏，你去寫個信給他，把我的這個意思說明：不是我一定要撤他們的保案，爲的是要成全他們，所以暫時從緩；將來大案裏，一定保舉他們的。」戴大理見計已行，非常之喜，連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下來。等到把底子擬好，趕忙寫了一封信，給胡統領，隱隱的說他上來的稟帖，不該應只跨獎自己手下人好，把中丞調度之功，反行抹煞。中丞見了甚是不樂，意思想把這事攔起，不肯出奏。從經卑職從旁

再三出力，方纔隨帶保了憲臺一位，其餘隨員暫時從緩。

胡統領接到此信，甚是擔驚；及至看到後一半，纔曉得此事全虧得老同年戴大理一人之力，立刻具稟叩謝中丞，又寫一封信給戴大理，說了些感激他的話。因為上次稟帖，是周老爺擬的瓜子，就疑心：「周老爺有心賣弄自己的好處，並不歸功於上。險些把我的保案弄僵。看來此人也不是個可靠的。」從此以後，就同周老爺冷淡下來，不如先前的信任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